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5n1513

釋門正統

宋 宗鑑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513-A 釋門正統序
  - 釋門正統目錄
  - 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世尊本紀
    - 序
    - 釋迦牟尼佛
    - 附十三人
  - 天台高祖龍樹菩薩本紀
    - 序
    - 龍樹
    - 附十人
  - 天台祖父北齊南嶽二尊者世家
    - 序
    - 北齊慧文
    - 南嶽慧思
    - 附五人
      - 大善禪師
      - 玄光法師
      - 慧成法師
      - 慧超法師
      - 慧旻法師
  - 天台教主智者靈慧大師世家
    - 序
    - 智顗
    - 附隋觀法師
      - 真觀
  - 山門結集祖師章安尊者世家
    - 序
    - 灌頂
    - 附九弟
      - 普明法師
      - 智越
      - 高麗波若師

        - 清河法彥
        - 會稽大志
        - 臨海智璪
        - 潁川智晞
        - 富陽等觀
        - 昭丘道悅
    - 山門傳持教觀法華天宮左溪三尊者世家
        - 序
        - 智威處之
        - 慧威
        - 玄朗
        - 附三人
            - 神邕法師
            - 吳興道遵
            - 大義
    - 山門記主荊溪尊者世家
        - 序
        - 湛然
        - 附四人
            - 普門子
            - 元皓法師
            - 梁肅
            - 法劍
    - 山門授受窴脩外琇竦寂通七祖師世家(內附二人)
        - 序
        - 道窴
        - 廣脩
        - 物外
        - 元琇
        - 清竦
        - 羲寂
        - 義通
    - 中興教觀法智大師世家
        - 序
        - 知禮
    - 身土志
    - 弟子志
    - 塔廟志

- 護法志
- 利生志
- 順俗志
- 興衰志
- 斥偽志
- 荷負扶持傳
  - 序
  - 志遠
  - 皓端
  - 晤恩
  - 智圓
  - 附四人
    - 文備
    - 慶昭
    - 繼齊
    - 咸潤
- 本支輝映傳
  - 序
  - 遵式
  - 附五人
    - 思悟
    - 慧辨
    - 元淨
    - 從雅
    - 若愚
- 扣擊宗途傳
  - 序
  - 仁嶽
  - 從義
  - 附二人
    - 靈照
    - 可久
- 中興第一世八傳
  - 則全
  - 崇矩
  - 慧才
  - 本如
  - 有(真宗改梵)臻

    - 慧舟
    - 含瑩
    - 文璨
    - 因
- 中興第二世十傳
    - 從諫
    - 覃異
    - 溫其
    - 若水
    - 希最
    - 繼忠
    - 惟湛
    - 處謙
    - 處咸
    - 有嚴
- 中興第三世十三傳
    - 中立
    - 梵光
    - 思恭
    - 淨果
    - 擇瑛
    - 淨梵
    - 蘊慈
    - 宗敏
    - 擇卿
    - 齊璧
    - 應如
    - 蘊齊
    - 仲閔
- 中興第四世十五傳
    - 法鄰
    - 覺先
    - 宗肇
    - 道琛
    - 智僊
    - 了然
    - 如湛
    - 法久

        - 神煥
        - 思梵
        - 中皎
        - 有明
        - 可觀
        - 晁說之
        - 陳瓘
    - 中興第五世五傳
        - 圓智
        - 智連
        - 與咸
        - 慧詢
        - 善榮
        - 景咨
        - 宗印
    - 中興第六世二傳
        - 若訥
        - 端信
    - 七世一傳
        - 慧明
    - 護法內傳
        - 序
        - 法誠
        - 法嚮
        - 恒景
        - 飛錫
        - 楚金
        - 智琰
        - 行滿
        - 王安石
        - 子昉
        - 楊傑
        - 能
        - 思淨
        - 元潁
        - 鐘離松
        - 江公望
        - 吳克己

- 護法外傳
  - 序
  - 曇鸞
  - 劉虬
  - 傅翕
  - 僧稠
  - 抱玉
  - 皎然
  - 延壽
  - 贊寧
  - 戒珠
  - 法端
  - 義天
  - 永道(朝省旌其護法剳改法道)
  - 子光
  - 葉適
- 禪宗相涉載記
  - 序
  - 菩提達磨
  - 慧可(神光)
  - 慧能
  - 懷海
  - 玄覺
- 賢首相涉載記
  - 序
  - 法順
  - 法藏
  - 澄觀
  - 宗密
  - 子璿
  - 淨源
  - 義和
- 慈恩相涉載記
  - 序
  - 玄奘
  - 基
- 律宗相關載記
  - 序

        - 道宣
        - 元照
    - 密教思復載記
        - 序
        - 金剛智
        - 不空
        - 無畏
        - 一行
    - 補遺
        - 慧命
        - 慧耀
        - 法素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513-A 釋門正統序

編年者。先聖舊章也。王有德。官有守。能使列國遵行。赴告策書。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而舊章舉矣。洎三光五嶽氣分王制。尚存同盟。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從政者嚴於諸侯之事。擇能知四國所為。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善辭令者而使之。故雖法不昭明而行事可覆。聖筆約以備之。微顯志晦懲惡勸善之體猶在。降此而下。司馬君實掌握時英。以局自隨。半生僅成一書。豈遷・固所能企及。釋氏巖居穴處身屈者名愈高。位下者道愈肅。四海萬里孤雲身特。烏論所謂編年者。若門戶頹圮。稱戎侮我。烝然來思。不有不似罪使誰。當其用遷・固法。誠有不獲已者。法雖遷・固而微顯志晦懲惡勸善。未嘗不竊取舊章。此正統之作也。本紀以嚴創制。世家以顯守成。志詳所行之法。以崇能行之侶。諸傳派別而川流。載記嶽立而山峙。以耕以戰。誰主誰賓。而能事畢矣。宗鑑學淺識暗管見狹。聞狂斐之罪。亦自知之。道重身微。利害奚邮。皇宋嘉熙改元三月十日沙門宗鑑序。

釋門正統目錄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卷第一

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世尊本紀

大迦葉

阿難

商那和修

摩田地

毬多

提多迦

彌遮迦

佛陀難提

佛陀密多

脇比丘

富那奢

馬鳴

毗羅

天台高祖龍樹菩薩本紀

提婆
羅睺羅
僧佉難提
僧佉耶舍
鳩
摩羅馱
闍夜那
槃馱
摩奴羅
鶴勒夜
那
師子
天台祖父北齊南嶽二尊者世家
大善
玄光
慧成
慧超
慧旻
天台教主智者靈慧大師世家
卷第二
山門結集祖師章安尊者世家
普明
智越
波若
法彥
大志
智璪
智晞
等觀
道悅
山門傳持教觀法華天宮左溪三尊者世家
神邑
道遵
大義
山門記主荊溪尊者世家
普門
元皓
梁肅

無姓
山門授受窣脩外琇竦宗通七祖師世家
最澄
修雅
中興教觀法智大師世家
卷第三
身土志
弟子志
塔廟志
護法志
卷第四
利生志
順俗志
興衰志
斥偽志
卷第五
荷負扶持傳
遠端恩三師
孤山
文備
慶昭
繼齊
咸潤
本支輝映傳
懺主
思悟
慧辨
元淨
從雅
若愚
扣擊宗途傳
淨覺
神智
靈照
可久
卷第六
中興一世
則全

崇矩
慧才
本如
有臻
慧舟
瑩公
文璨
道因
二世
從諫
覃異
溫其
若水
希最
繼忠
惟湛
處謙
處咸
有嚴
三世
中立
梵光
思恭
淨果
擇瑛
淨梵
蘊慈
宗敏
擇卿
齊璧
應如
蘊齊
仲閔
卷第七
中興四世十五傳
法隣
覺先
宗肇

道琛
智僊
了然
如湛
法久
神煥
思梵
中皎
有明
可觀
晁說之
陳瓘
五世五傳
圓智
智連
與咸
慧詢
善榮
景咨
宗印
六世二傳
若訥
端信
七世
慧明
護法內傳
法誠
法嚮
恒景
飛錫
楚金
智琰
行滿
王安石
子昉
楊傑
能公
思淨

元頴
鐘離松
江公望
吳克己
卷第八
護法外傳
曇鸞
劉虬
傅大士
僧稠
抱玉
皎然
延壽
贊寧
戒珠
法端
義天
永道
子光
葉適
禪宗相涉載記
菩提達磨
慧可
慧能
懷海
玄覺
賢首相涉載記
法順
法藏
澄觀
宗密
子璿
淨源
義和
慈恩相涉載記
玄奘
基
律宗相關載記

道宣
元照
密宗思復載記
金剛智
不空
無畏
一行
補遺
後序
慧命
慧耀
法素

釋門正統目錄(終)
No. 1513
釋門正統第一(元本三卷今為八卷故安此題)

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世尊本紀

諸佛應世。竝有體用三身。一曰清淨法身。體也。梵語毗盧遮那。此曰徧一切處。二曰圓滿法身。亦曰勝應。亦曰尊特。梵語盧遮那。此曰淨滿(自報)。亦曰光明遍照(他報)。三曰千百億化身。亦曰劣應(大機指為化身。小機則成劣應)。梵語釋迦牟尼。此曰能仁寂默。皆用也。又此娑婆世界成・住・壞・空。各二十增減。劫名一大劫。今住劫號賢劫。有千佛出世。前八劫中空過無佛。於第九減劫中自南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減一歲。減至六萬歲時。拘留孫佛出。四萬歲拘那含牟尼佛出。二萬歲迦葉佛出。百歲時釋迦牟尼佛出。如是減至十歲。復子年倍父。增至八萬四千歲至第十減劫中。八萬歲時。彌勒佛出。如是至第十五減劫。有九百九十四佛相繼而出。乃至二十增劫中有樓至佛興。洎減劫已。方入壞劫。又此賢劫過去名莊嚴劫。未來名星宿劫。竝有千佛出世。具如三千佛名經。今依世尊垂勝劣兩應。施漸頓兩教。各見八相。撰世尊本紀。

釋迦牟尼佛者

劣應也。劣應八相。應聲聞。所謂下生。託胎。初生。出家。降魔。成道。說法。入滅也。藏通三乘及博地凡夫皆見此身。今獨稱

聲聞者。就能稟佛教而根性尤鈍者言之。若勝應。自云盧遮那佛。勝應八相。應菩薩。所謂下生者。託胎。住胎。初生。出家。成道。說法。入滅。而菩薩則別圓人也。下生。小如普曜經云。菩薩生兜率天上。為諸天師功德志就期運之。至當下作佛。托生天竺迦維衛國。大如華嚴經云。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剎微塵數菩薩皆與菩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悉皆同等。又以神通普現一切兜率天宮。一一宮中悉現十方一切世界閻浮提內受生影像。小托胎者。中天竺國淨飯王。姓瞿曇氏。夫人摩耶夢人乘白象。貫(亦作冠)日之精。自兜率天宮入於右脇。因是懷妊十月。天則華嚴云。毗盧遮那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旃檀樓閣。處摩耶夫人胎。又夫人云。善男子。如今世尊。我為其母。往昔所有無量諸佛。悉亦如是。而為其母。又大經云。菩薩下兜率天時。欲色諸天悉來侍從。故法華句記云。二應之相。經文各有生法。二身生相。當知兩處相望。不可以乘旃檀樓閣。濫同貫日之精。不可以種智圓明。同正習俱盡。復以十方七步不同而表勝劣。故知兩處皆無久成。又大乘住胎者。表常恒不變。故知華嚴云。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悉皆妙好。而令母身安穩無患。又曰。住母胎已。心恒正念。亦無錯亂。又夫人云。彼諸菩薩於我腹中。遊行自在。或以三千大千世界而為一步。或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而為一步。又經云。在母胎中。示現住兜率天。初生為童子。處王宮。出家。苦行。成道。轉法輪。般涅槃。又曰。或有見佛種種說法。或見在於兜率天上。或見來下處於母胎。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見成道。或見轉法輪。或見入涅槃。荊溪云。皆言或者。一一相中皆八相。故小乘無常生滅。不立住胎。而諸經或說住胎者。修非八相之數。初生小者。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夫人白王遊藍毗園至無憂樹下。舉右手欲折華枝。而太子悉達多遂從脇下降生。即感九龍降雨。沐浴身軀。乃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大論云。言竟便默如諸嬰孩。不行不語。乳哺三年。諸母養育。漸次長大。然佛身無數。過諸世間。為眾生故。現如凡人。又大經云。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終。生忉利天。若華嚴云。夫人攀金園樹子而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香水。共以洗浴。又大經云。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行七步。又云。難陀龍王等以神通力浴菩薩身。此大乘生相也。此之誕日。依周書異記及傳教法王本紀若漢法本內傳辨正論像正記則以為周平王戊子歲。或曰桓王・惠王・定王者。天台智者正取二莊之時。即周莊王・魯莊公也。皆機見不同。故有多說。三歲。淨飯王携太子謁天神廟。神象致敬。王驚曰。我子於天神中更尊。因號之曰天中天。又往見阿夷道人以卜休咎。道人見太子三十二相。四體

金色。頂有肉髻。乃曰。處國當為轉輪王。若出家學道當得作佛。恨我年暮。不見佛興。五歲。王為辨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七歲。王所起學館。令太子乘羊車詣師門。招婆羅門跋陀羅尼以教太子。而太子所讀之書曰韋陀五明天文地理射御書數圖讖等。十歲。常在宮中。未曾外出。始與二弟調達難陀試藝。穿七鐵鼓。及擲象。捵力。相撲戲等。十一歲。遊勤劬園戲射。與提婆達多爭鴈。十四歲。啟父王遊四城門。見老・病・死人。即回車還宮。痛念三患。無由脫免。憂不能食。最後復遊北門。獲逢沙門。思惟出家。十五歲。二月八日。大臣雲集。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授以寶印。立為國嗣。十六歲。出遊王田。看諸耕人。時淨居天化作壤蟲鳥來啄之。太子曰。眾生因緣。互相食噉。即更思惟。念脫生死。王聞其語。慮其出家。欲急婚聘。以悅其意。十七歲。納婆羅門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為配。及瞿夷・鹿野為三妃。雖行住坐臥朝夕相同。而無夫婦之道。多於靜夜。修習禪觀。十九。歲二月十五夜乘天馬踰城出家。行十二由旬。至雪山。跋陀仙人苦行林中。即以利劒自落鬚髮。念得加沙被服。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衣加沙。葢西域師子不害衣加沙者。故獵師竊此服以入山邑。太子見已問曰。汝著此何為。答曰。我著以誘麋鹿。太子曰。若如所言。身衣法服乃資殺盜。非為解脫也。我以加尸七寶衣與汝貿易可乎。獵者脫之而去。憍陳如等五人隨侍太子。始習不用處定。二十歲。從阿藍迦蘭仙人習無所處定。二十二歲。再遷鬱頭藍弗大仙處。習非想非非想處定。二十五歲。至尼連禪河側修諸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日食一麻一米。或七日一食。又父王敕車五百乘。載資生之具往遺太子。太子悉皆不受。經云。悅意天子見地生艸穿菩薩肉上。至於肘。或云。蘆芽穿膝。蛛網挂眉。未見所出。若鶴巢安頂。蛇虺纏身。乃世尊行因故事。非今日苦行也。厥後六年行滿。形神枯瘠。即詣河沐浴。出已難陀・難陀婆羅二女乳糜。時釋提桓因名吉祥。執持淨艸以授太子。敷為艸座。三十一歲。當穆王五年甲申二月七夜。降伏魔軍三十六億。然小中列降魔者。謂三藏菩薩既出同居。將欲成道。為欲界天魔所惱。故須降之。若地住菩薩分破無明。所有身土竝約界外焉。有貪著五欲天魔可降乎。所以八中無此相也。菩薩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八日。明星出現。豁然大悟。得成正覺。號曰世尊。是日堂弟阿難生(或曰十日)。先是。世尊以手指耶輸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至是生子。名羅睺羅。二仙於道場前七日而沒。世尊歎其不遇法輪之轉。二七日為耶輸父授五戒法。四十九日受提謂長者麨蜜。為授三歸及五戒法名。提謂經受四天王各一石盆。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勸請說法。若據大乘者。華嚴云。又見出家詣道

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又見如來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於諸佛所。恭敬供養。梵網云七歲出家。般若云。舍利子問最勝言菩薩。何緣先現苦行六年降伏天魔。後成正覺。答曰。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法性實無苦行。為伏外道。故示現之。而破天魔是欲界主。稟性調善。實不應壞。為化有情。故示降伏。謂諸外道。自稱能修苦行第一。乃至或見菩薩臥於棘刺。或臥牛糞。或著樹皮。或復露形。或食艸根。或食木葉。或六日一食。或飲水度日。或無所食。如是等種種苦行。經六年一無虧失。然實菩薩無斯苦行。應度有情而自見有。據此等文。似是大乘苦行。然終是漸中開出之大乘。非化儀頓施之大乘也。降魔亦然。若大經云。於南閻浮提生七日已。又示剃髮。又曰。又見如來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於諸佛所。恭敬供養。又曰。菩薩當以苦行自試其心。日食一胡麻。經七日粳米・綠豆等亦復如是。各一七日。都無利益。私謂此與小乘苦行何異。但小乘謂苦行實苦。大乘達苦無苦。蓋苦即法界也。今但藏圓相對。作如是說。當知更有四教迭論之理。成道大者。華嚴云。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梵網云。三十成道。大經云。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眾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荊溪云。若太子十九出家。則二十四成道。若三十成道。則二十五出家。機見不同。不須和會。復次世尊受請已。三七日中仍未說法。妙經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過去因果經云。初七日思惟我法妙。無能受者。二七日思惟上・中・下根。三七日思惟誰當聞法。即至波羅奈。為五人說四諦法。玄籤云。初七思惟法說。次七思惟譬說。三七思惟因緣說。皆無機。故息大施小。此偏就圓為語。若通約大乘語者。初七思惟欲說圓。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通。皆無機故。但說三藏。復次說法中。應論二始五時化儀。化法各四教。頓始者。一華嚴時也。有祕密。有不定。兼別兼圓。人法俱開。經云。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故居初四教儀云。爾時如來現盧舍那身。說圓滿修多羅。故言頓教。若約機・約教。未免兼權。又云。諸聲聞在座。如聾若啞。合論亦判此經是如來成道十日後說。至二七日往他化自在天宮。天王請說。十地經玄籤云。華嚴經在龍宮中有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今但有三十九品七處八會。乃龍樹菩薩入龍宮所誦出。兼說別圓者。籤云。如是處會不出別圓。但經意兼含。義難判定。始從住前至登住來。全是圓義。從第二住文相次第又似別義。於七住中又辨一多相即。自在至行向地。又是差別次第之義。又一一位皆有普賢行・布二門。故知兼用圓接別也。乃至善財於諸知識但解一法。未解餘法。此定屬別。若不爾者。何有圓人只知一法不解餘法耶。聾啞者。舊譯經云。時舍利弗

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在莊嚴神變功德。亦不樂說。不能讚歎。又出現品。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即所謂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也。四教儀集解云。華嚴初分永無聲聞。後分則有。故列舍利弗・目犍連諸大聲聞等。雖有在座。如聾如啞。不入其手。非其境界。此以舊本三十七卷以前為前分。自三十七抵盡經為後分。復次漸始者。二鹿苑時即三十二歲以後也。有祕密。有不定。但說藏教。人法俱開。妙經云。脫瓔珞服。著麤弊衣。故知居次。四教儀云。次無三乘根性。於頓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那珍御之服。著丈六弊垢之衣。是歲二月八日世尊於波羅奈為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及一呼善來。須髮自落。得具足戒。亦名見諦戒。加沙在肩。盆盂在手。威儀具足。如二十夏比丘未幾證阿羅漢果。於是魔王三請世尊。願入涅槃。答曰。四眾尚未具足。所應度者未得究竟。若欲涅槃。今未是時。魔王乃還天宮。耶輸携羅睺羅詣世尊問訊。先是王臣懷疑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有子。世尊語群臣曰。耶輸守節無瑕耶。輸以印信環(亦名歡喜環)與羅睺羅。羅睺羅直以環授世尊。王臣曰。真佛子也。三十三歲。度優樓頻螺迦葉三兄弟。并弟子一千人出家。亦得善來戒。證初果。及大迦葉得自誓戒(亦名上受戒)。以其年百二十。有大威德。名大迦葉。八日證阿羅漢果。三十四歲於象頭山上為龍王鬼神說法。又告乞食比丘。度須提那子出家。受三語戒。即歸依佛・法・僧三寶也。始以寶刀翦剃須髮。又付囑憍陳如及諸阿羅漢。徧三天下。為諸沙彌授戒。三十五歲摩竭國迦陵長者。奉世尊竹園。即於園中為私呵昧說法。及度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人。亦得善來戒證果。是時弗年十六。十五日得道。連七日得道。冬分因須提那子與其故二(二偶也謂故妻)共行不淨。犯此一條。遂制淫戒。許開初犯。未與結罪。三十六歲。舍衛國須達長者營太子祇陀園造精舍。凡一百二十處。講堂七十區。樓閣五百座以奉世尊。又請問欲彩畫諸殿堂。廊壁作何相狀。世尊一一答之。冬分第二半月。因檀尼吒盜王飛梯制盜戒。第三半月制殺戒。第四半月制妄語戒。自後直至鶴林。隨犯隨制。梵志優陀那及叔父子調達・優婆離難陀出家。難陀四月九日生。身長一丈五尺。調達七日生。長一丈五尺四寸。阿難長一丈五尺三寸。時優婆離是阿難陀家僕。因先出家。難陀不肯設禮。佛因制但據受戒前後。不在貴賤。須達多精舍成。外道雲涌。請舍利弗修威儀。弗制令尼師壇左肩上庠序入眾。三十七歲於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三十八歲於柳山下為伅真陀羅王弟說法。又度一百一十阿羅漢。受三五戒。阿難年八歲。出家得白四羯磨戒。佛涅槃後始得阿羅漢果。三十九歲。說八關齋戒。羅睺羅年九歲。世尊令出家。不樂聽法。為說未曾有因緣經。得受十戒。即證四果。令

阿難落髮。舍利弗為大師。目連為阿闍梨。耶輸愛子不忍割捨。佛制今後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又因畢陵伽婆蹉與十七羣童子授戒。不堪忍飢。喚呼求食。佛制年滿二十者方可剃度。又以說戒。眾集疲勞。許僧伽藍各結大界。應盡集不得受欲。又祇園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為比丘受戒。佛令就園外院東南建立。又往穢澤為陀崛摩說法。四十歲還摩竭國為弗迦沙王說法。四十一歲於恐懼樹下為彌勒說本起經。四十二歲還迦羅國為差摩竭及父王說法。王出四十里奉迎。度釋種八萬四千人。得初果。自成道來凡十二年。於十六大國等處行化度人。說長・中・增一・雜四阿含經及親說略戒。略戒者。即四分戒本。後七佛所說戒經偈也。至是說恒水經付諸弟子。說廣戒。廣戒者。即四分戒本比丘二百五十戒尼本五百戒也。佛在瞻波國白月十五日。僧說戒時。佛於眾中默然不說。初夜已過。阿難請說。佛言。欲令如來於不淨眾中說戒者。無此理也。目連以天眼觀犯戒者。檀尼吒再盜佛座中金蓮華葉於腋下。即手牽出來。白佛言。眾已清淨。應得說戒。佛終不說。復次漸終者。三方等時。即四十三歲以後也。有祕密・有不定。對藏說通・別・圓。人法俱開。大集經云。如來成道始十六年。故在鹿苑後。四教儀云。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四教俱說。是歲說維摩思益楞伽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等經。楞伽云。菩薩不應食肉。若別圓人。梵網已制。當知楞伽乃阿含後為漸制始。四十四歲。阿難勸請度姨母憍曇彌(大愛道)。以八敬法為比丘尼。八敬者。百夏比丘尼禮初夏比丘足。尼不得罵比丘。尼不得舉比丘過。尼犯僧殘求僧懺悔式叉摩那。尼從僧受具戒。尼半月於僧請教戒不得無僧處安居。尼夏竟依僧自恣。四十六歲。於欲色天二界中間化七寶坊。說大方等大集經。復次。頓漸俱終者。四般若時。即五十一歲以後也。有祕密。有不定。帶通別說圓。法合人未合。仁王經云。如來成道二十九年。日為我說摩訶般若。故知般若在方等後。亦知仁王在大品後。四教儀云。轉教付財。融通淘汰。帶通別二正說圓教。是歲說摩訶般若光讚般若金剛般若大品般若等諸般若經。六十歲。納阿難為侍者。六十九歲赴王舍國王請食訖。令羅睺羅滌盆。失手撲為五片。時有比丘白佛。皆撲盆破為五片。佛言。表我滅度初五百年。諸惡比丘分毗尼藏為五部也。親將鉛錫釘綴。故云五綴。復次非頓非漸者。五法華涅槃時。即七十二歲以後也。非祕密。非不定。人法俱合。妙經云四十餘年。大經云臨滅度時。是實顯。據蓋法華開前四時。三教悉入一乘圓教。涅槃追說四教。即施即廢。涅槃正顯常住佛性。止明根本戒。扶小乘律制為最後誡。勗楞嚴唯願圓頓一乘。亦止明四根本戒。足顯是同。所以然者。楞嚴云。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十輪經云。若不先學小乘。即

學大乘。無有是處。乃至無力飲河池。詎能吞大海。是故未開顯前。則或頓或漸。有所不同。一經開顯。則一切菩薩。皆當先學聲聞。唯不究竟證小身。是歲先說無量義經。次說法華經。後說普賢行法經及首楞嚴等經。孤山謂。成道四十九年。說楞嚴真際。謂四十五年。未知所據。七十八歲。於尼連河側先說方等泥洹經．四童子三昧經．大悲經蓮華面經．延壽經。然後說大般涅槃經。復次入滅。小見佛七十九歲。二月十五日受優婆塞純陀供已。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北首而臥。將入涅槃。先是。舍利弗．目犍連不忍佛入涅槃。遂請別佛先入滅度。佛因為比丘說月光菩薩經。又大愛道及五百比丘尼俱現十八神變。亦先滅度。外道須跋陀羅年一百二十歲。聞佛涅槃。來至佛所。即聽法音。得善來戒。證四果。亦不忍佛涅槃。先自滅度。佛於中夜說遺教經。又曰。我今有疾。文殊汝等當為四眾廣說大法。今以妙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當來應展轉付囑。佛說已。右脇而臥。以迦葉七日前。先在靈山化度眾生。滅後方知。阿難在娑羅林外。為魔所罥。垂滅方來。阿難經云。佛在波羅閣頭園。有長者名周那。請佛及比丘僧別為佛煑栴檀耳羹。以世奇故。獨奉於佛。阿難白長者。設供無福。佛最後於其舍。入般涅槃。又摩耶夫人從忉利天下來訣別。佛重於金棺內出來。合掌問訊說偈。故名為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洎迦葉將五百弟子從波波國來。欲見佛身。佛從重棺內雙出千輻輪足示之。厥後阿難與諸弟子如轉輪王葬法。以香湯沐浴。及新劫貝五百張。氎纏裹其身。納金棺內。周以栴檀木槨。積眾名香於其上。時大臣末羅各路幾親執炬火。欲爇眾薪。而火不然。由是金棺自繞拘舍大城。出三昧火。闍維之。得舍利八斛四斗。分布天上人間。起塔供養。即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也。後七日。迦葉與阿難等結集法藏。其後魔波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藏經。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而阿耨達龍王盡請歸大海供養。淨盡無餘。若大乘滅相者。大經云。我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又曰。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乃至上下行七步。又曰。善男子。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還源品云。大覺世尊入涅槃已。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牀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漸漸枯悴。摧折無餘。淨覺助宣記云。然大小機見不同。則表佛法有異。若大機所見。四方各雙。皆一榮一枯。即表四德以破八倒。東方表常無常。南方表樂無樂。西方表我無我。北方表淨不淨。二雙各一表常無常等。二而不二。即真常等四德之義。垂覆寶牀。即是佛住祕藏也。小機所見。唯一雙者。榮以表常。枯以表斷。佛於中滅。離於斷常。入無

餘也。又妙玄云。大經明聲光所集。始諸弟子。終于蝮蠆。及無邊身菩薩弟子之位。身量無邊。豈有大師倚臥背痛。此乃生身示病示滅。法身無疾常存。不變籤云。倚臥背痛及北首等。亦三藏佛相。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無央數眾。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如來住世一劫。或見如來住世無量劫。或見丈六身。或見小身大身。或見報身坐蓮華藏世界海。為百億釋迦牟尼佛說心地法門。或見法身同於虛空等。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日若垂沒亦應餘耀輝峻嶺。善矣哉。清涼要策曰。譬如澄江一月。三舟共觀。一舟停住。二舟南北。南者見月千里隨南。北者見月千里隨北。停舟之者見月不移。設百千共觀。八方各去。則百千月去住見殊。諸有知人。自曉玄旨。倘不達此。唯取長阿含第一文傳七佛者。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五處徒膠。猶未免夫倍蓰什伯千萬之不知。以此弘持。遠之遠矣。

附十三人

鶴林既往。大迦葉以頭陀苦行第一。堪能住持法藏。為傳法初祖。闍維佛已。八分舍利。結集法藏。弘持正法者。二十年行禮。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四塔次。禮八塔。次入龍宮禮佛牙塔。次上天上禮佛髮塔。著佛所與僧伽梨衣。持錫擗山。如入輭泥。法付阿難。難持法經二十年。聞一比丘誦法句偈云。人生百歲時。不見水潦涸。不如生一歲。而得覩見者。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佛偈云。人生百歲時。不聞生天法。不如生一歲。而得覩見者。因歎曰。我世無用。詣闍王。別門人曰。王睡。即度恒河王於睡中夢。蓋莖折覺已。門人即奏其事。王乃隨追半河方及。請曰。世尊涅槃。迦葉入滅。我皆不見。唯仰尊者。今復棄我。何所歸依。難默然。即入三昧。名風奮迅。令身四分。一分上忉利天與帝釋。一分至大海與娑竭羅龍王。一分與阿闍世王。一分與毗舍離國諸離車(雜車翻仙族王。又邊地主。又傳集國政以其國義讓五百長者遞為國主。罷政出外為邊地主)。法付商那和修。商那和修造般遮于瑟(西域五年一會名)於曼陀山。立精舍。二十年因至毱多所。坐毱多牀。多諸弟子不識。乃舉手空中而雨甘露。現五百法門。多皆不識。語云。佛入目連不識。目連入諸比丘不識。我入毱多不識我。得七萬七千本生諸經。八萬毗尼。八萬毗曇。汝皆不識。我若去者。法門隨去。諸弟子始覺神異。悉得四果。度弟子已。而入涅槃。法付毱多。又同時有摩田地。初阿難將入涅槃。大地動。雪山之中有五百仙。具五神通。作是念言。今此大地何以故動。于時觀之。即見阿難欲入涅槃。彼仙中有一導首。將五百仙至阿難處求出家。阿難化彼。河水

悉成金地。五百仙出家。得四果。諸仙在河中得戒。故名摩田地(摩田地翻中)。時摩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汝當於罽賓國豎佛法。佛記云。我涅槃後。當有摩田地比丘持佛法也。阿難付法入涅槃已。摩田地乃至罽賓。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時。踊身空中。作十八變。然後滅度。穌多在俗。已得初果。時摩突羅國有一婬女。名婆須密。於穌多所生染欲心。求與相見。穌多不就。時此婬女見賈客來。即便殺之。其事達王。王即屠截婬女手足。棄於冢間。穌多往觀。達知色欲。欺誑世間。厭惡訶棄。得三果。出家受戒得四果。說法之時。魔為障礙。穌多降已。由是不敢。閻浮所度夫婦得四果者。乃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丈六室。用以燒身。法付提多迦。迦登壇得初果。三羯磨得四果。法付彌遮迦。迦多聞博達。有大辨才。迦滅法付佛陀難提。提付佛馱蜜多。多十二年自持赤旛。在王前行。王問。何人。答曰。智人。問。求何等。答。求挍論。王乃設會。廣集論師。淺者一言。深者至再。王論亦屈。乞受三歸。一婆羅門善知算法。多密加之。其言佛無神。多言得罪。不信算之。即信墮獄。即歸信佛。多復密加其知生天。法付脇比丘。丘在胎經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屍臥。得脇名。法付富那奢。奢與馬鳴論議。鳴執有我。奢云。佛法二諦。世諦有我。真諦無我。鳴欲刎頭。奢令剃髮為弟子。鳴猶未伏。欲捨身命。奢入定。知鳴心念。時奢暗室中。有經。語鳴云。汝往彼取經。鳴云。此室暗冥。云何往取。奢云。但去。當令汝見。奢以神力遙申右手入暗室。五指放光。其明照耀。鳴始服勤。所為得法已。造賴吒和羅伎。伎音中演無常・苦・空・無我。聞者悟道。五百王子厭世出家。王恐民盡。禁伎不行。月氏來征。求以九億金錢請和。王以馬鳴及盆(佛所持者)一慈心鷄(不飲蟲水能滅怨敵)與之。月氏歡喜回軍(各準三億金錢)。月氏王又行禮塔。塔為崩。掘塔得尼乾屍。有剃髮師來求王女再三。王即思惟。小人何敢專輒。必其地有金耳。掘果得藏。王英勇。三海歸德。北海未賓。乃與安息國王戰。勝之殺九億人。大臣門王罪。云何滅王。置大鑵七日。煑湯令沸。以一金環置湯內。顧問羣臣。誰取得之。有一臣投冷水。隨而取之。王告臣曰。我所為罪。如彼沸湯。悔必可滅。猶投冷水。時有羅漢以神通力示王罪報。王生悔心。鳴為說法。由是罪輕。為千頭魚。劍輪截頭。斷已復出。聞鐘痛息。勸令長打。法付毗羅。羅造無我論。論所行處。邪見消滅。法付龍樹。

天台高祖龍樹菩薩本紀

原夫世尊於楞伽經中普告大眾曰。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金口懸記。深切著明。如此圓初住。去名下寂光。況圓地耶。今商略諸文。撰龍樹本紀。

龍樹者

南天竺國梵志種。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故號龍樹。亦言龍猛。梵語那伽閼剌樹那。此云龍猛。法苑引奘師西國傳云。梵音正云龍猛。舊訛略故云龍樹耳。或云龍是。華言樹是。梵語譯為猛也。佛去世後三百年出。年七百歲。昧者誤謂滅後七百年出。今天竺黑峰山石崛聖寺即其道場。師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在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十二字。皆達其文。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凡天文・地理・星緯・圖讖。乃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無不精練。與契友三人議云。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悉達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好色。逞欲極情樂最為至。咸曰。善哉。斯言為快。遂往術家學隱身法。既得藥已。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暴。未經數月懷妊者。眾王用智臣計。令勇士閉宮揮刃。二人死刃下。唯師斂息近王。身七尺而立刃不能加。始悟欲為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投師受具。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中所有文字。一時通達。自謂已是一切智人。作是念。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哀之。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啟七寶函。授諸大乘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曰。汝今看經。為徧未耶。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過浮閻十倍矣。龍曰。天上諸經。過此宮中百千萬倍。於是修行。妙悟經旨。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得道送還天竺。輔行又云。樹學廣通。五天無敵。欲謗佛經。而自作法。表我無師。龍接入宮。一夏但誦七佛經目。知佛法深妙。因而出家。降伏國王。兼制外道。外道現通。化蓮華池。坐蓮華上。師化象拔蓮華。撲外道。作三種論。一・大悲方便論。明天文・地理。作寶。作藥。饒益世間。二・大莊嚴論。明修一切功德法門。三・大無畏論。明第一義。中觀論者。是其一品。即今所憑。為觀法指南也。孤山祖承云。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大士。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是故摩訶衍乘。盛行天竺者。師之力也。師痛念去佛漸遠。外道方熾。而諸師各以己見。造論釋經。言辭詭雜。學路不一。學者靡所適從。遂造優波提舍十萬偈・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悲方便

論五千偈・無畏論十萬偈。無畏論亦名大智度論。亦名釋論。緣此稱無畏論師。仍於此論中支出中論亦名中觀論。大明中道之義。摧伏一切外道勝旛。南天竺國王深染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師為化彼。躬持赤旛。在王前行經。歷七歲。王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語甚大驚愕。稽首為禮。受其道化。爾時殿上萬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剃除須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其數叵量。摩訶摩耶經云。佛滅後七百年。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又有一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疾。師所作已辦。將去其國。問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否。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虛房。竟日不現。弟子怪之。破戶就視。見師蟬脫而去。天竺諸國。竝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慈雲祖錄云。今天台所承自第十三。龍樹為高祖由者龍樹造無畏部。出中觀論。高齊間。慧文禪師依中觀得道。口授南嶽思大師。是故師得山家高祖。高麗比丘淳智作贊略曰。法水東流注北齊。後生遐仰高源窴。天台教隨函目錄云。西域傳佛教者。凡有二宗。一曰法相。二曰法性。法性者。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而為祖述也。法相者。遠嗣彌勒・無著。近踵法護・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以為憲章也。所以經論翼張。性相角立者。由乎時機不同。法藥有異耳。儻因言以契理。識月以忘指。復何性相分其宗乎。然法性之義宏遠深詣。非膚受速成者所能知。故西域記云。弊三藏初遇宗龍樹之徒。欲從其學。彼令服藥求長生。方能窮究。弊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成。辜我宿願。遂乃回心以學法相。又王勃成道記大乘。則文殊・彌勒異其宗。鎧菴謂。此說雖出西域記。然質諸經論。不見二菩薩異宗處。況智者無一言及之。但云天親・龍樹內鑑冷然。外適時宜。各權所據。此自是二菩薩計法性與無明生法之異耳。又謂。菩薩造論多贊西方。勸修念佛三昧。如大智度云。佛是無上法王。菩薩為法臣。所尊重唯佛世尊。是故應當常念佛也。昔慈覺[|　*賾]師頌云。人問禪家者。宗門萬事。忘既能超極樂。何必往西方。却聽禪家語。西方是本鄉。馬鳴親訓誨。龍樹亦稱揚。近有西湖居士李子濟淨土詠史詩亦曰。匡持像運著勳庸。說偈婆沙大論中。願共眾生生彼國。普令具縛出樊籠。

附十人

樹之入滅。法付提婆。婆因入大自在廟。廟金為像。像高六丈。瑠璃為眼。大有神驗。求願必得。怒目動睛。提婆語曰。神則神矣。本以精靈訓物。而假以黃金瑠璃。威詐於世。何斯鄙哉。便登梯鑿

神眼。眾人咸曰。神被屈辱。婆曰。欲知神智。本無慢心。神知我心。復何屈辱。夜營厚供。明日祭神。神為肉身。而無左眼。臨祭歎曰。能此施設。真為希有。而我無眼。何不施眼。提婆即剜已眼施之。隨剜隨出。凡施萬眼。神大歡喜。問求何願。婆曰。我辭不假他。但人未信受。神曰。如願。即沒不現。神理交通。咸皆信伏。唯一外道。獨懷瞋恨。汝以空刀破我義。我以鐵刀破汝腹。五臟委地。猶不絕也。遺以三衣。語令速去。復為追者說無常等。我以業作。今還業受。汝何憂惱。說已入滅。法付羅睺羅。初有外道造鬼名書。隱密難解。龍樹一讀便解。再為提婆說乃解。更廣為羅睺羅分別。方解外道。歎曰。沙門釋子。神智乃爾。所讀我書。如似舊知。法付僧佉難提。提道高化廣。說偈試羅漢曰。轉輪王中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入三昧。思之不解。升兜率問彌勒。勒曰。泥著輪上以為甕器。甕器後破。非是二乘。亦非是佛。下為提說。提曰。彌勒語耳。提將入滅。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闍維。如須彌山不可動也。於是以大白象挽之。亦不能動。就下闍維。樹更蓊鬱。都無凋變。時眾咸見。歎未曾有。法付僧佉耶舍。舍遊海畔。見有一城。詣城乞食。而說偈曰。行為第一苦。飢為第一病。若能見法實。則得涅槃道。城主於是請進與食。因見二鬼。昔是兒婦。由彼慳貪。我乃誓曰。見汝受報。復見一城。共食齊。整食竟。即以其盆。相擲火起。燒身於客。惜食故致斯苦。法付鳩摩羅馱。馱為童子時。以能斷事。故號美名(此翻童真法王子與文殊同號)。一覽萬騎。人名馬色衣仗皆記。法付闍夜那。那為嫂送食。比丘犯重罪者。化作火坑。令入懺悔。說法罪滅得四果。時人號為清淨律師。見大城邊不得食鬼。經五百歲。又見鳥子是本時兒。障我出家。經五百歲不。得道果。法付槃馱。馱付摩奴羅。羅與三藏分地而化。恒河已南二天竺人多邪見。付摩奴羅。恒河已北三天竺人信易化。付與三藏。法付鶴勒夜那。那付師子。師子值惡王。名檀彌羅。破塔壞寺。殺害眾生。劍斬師子。血變為乳。金口祖承。齊此而止。

天台祖父北齊南嶽二尊者世家

原夫世家之作。其猶周詩之有國風乎。齊鄭之令不逮於邶鄘。荊揚之化罔沾於幽冀。則與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雅。固已不同。然二南為正首。七月居變。極亦何妨。與檜曹竝列。而曰某國某國也。去聖逾遠。世變日下。學路詭雜。亦在乎學者自擇而已。挹流尋源。聞香討根。撰北齊南嶽世家。

北齊慧文

高姓。當高齊時。應迹人間。值夷狄雜霸。道梗不通。入佛法者。淺深莫決。師先依慧多受學。每用蹈心。內外中間。求心不可得。泯然清淨。五處止心(頂上・髮際・鼻柱・臍間・地輪)。後又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慧多從鑒多。鑒多從就多。就多從嵩多。嵩多從神最。神最從明最。明最至師凡七世。只修小乘七方便耳。師夙植德本。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至三十卷。引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行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論問云。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亦如是。先說一切種智即是一切智。道智名金剛三昧。佛初發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種智。是時煩惱習斷。一切智・一切種智相已。先說斷一切煩惱習。師依此深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也。所以遠指龍樹為師。蓋雖不識龍樹之面。已見龍樹之心矣。是故一家以中論為所稟。龍樹為所承。而智者觀心論。歸命龍樹師。孤山曰。得龍樹智論一性之教。依論立觀。慈雲曰。得龍樹智論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吳興頴云。讀中論第二十四諦品第十七偈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獨醒。頓了說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立名中道。皆是謂也。師獨步河淮。時無競化。聚徒數百。道俗高之。既以心觀口授慧思。思獲六根清淨。即圓十信・別三十心・華嚴十梵行。瓔珞鐵輪也。望煙別薪。見鶴知池。弟子所證如此。師位高下不言可知。昔人歎曰。戴天者不知天之高。履地者不知地之厚。僧史失傳。不及具載。惜哉。有謂背手探藏。得論明禪者。遂訛習[(女/女)*甘]語耳。

南嶽慧思

李姓。武津人(陳州)。少以寬慈。閭里欽伏。嘗夢梵僧喻令出家。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洎進具。謝絕人事。道志彌隆。十年常誦法華。七載專行方等懺法。及常坐三昧。日惟一食。不受別請。所止

菴宇。野人焚之。即嬰厲疾。遂求悔過。所患平復。再卜艸舍。誦經如初。又夢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正道。乃得四十二僧加羯磨圓滿戒法。既寤益勵。恒業無棄。昏曉由茲苦行。遂見三生行道事迹。又夢彌勒・彌陀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并諸勝友同會龍華。感傷悲泣。轉復精進。因讀妙勝定經見歎禪定功德。乃訪北齊。咨稟正受。晝夜接心。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倍加勇猛。遂動八觸(重・輕・冷・熱・澁・滑・輭・麤)。發本初禪。禪障忽起。四支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豁然。法歲將圓。慨無所證。自傷昏沈。生為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法華三昧。大小法門。忽爾開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得。皆蒙印可。研練逾久。前觀轉增。於嵩陽間名行遠聞。學徒日盛。乃以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接自他。眾雜精麤。是非由起。怨疾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齊祚將傾。佛法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忽聞空聲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嶽是入道山。武平初領徒南遊。至光州大蘇山數載。從者如市。地當陳齊邊境。烽火數興。眾不遑處。洎陳光大二年。竟往南嶽。至乃告眾。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先是有梁高僧海禪師居之。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道(衡嶽)。久之登赤帝峰。遇嶽神會。棊師謂曰。弟子可讓所居與吾乎。吾當別卜勝處與汝。神曰。諾。師即轉一石鼓。逢平地而止。與神為廟。今所塑嶽神。猶坐石鼓(今上封寺)。又指巖下謂眾曰。吾一生曾居此坐禪。為賊斬首。尋獲枯骨一聚(今福嚴二生巖)。行至西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即拾髑髏。頂禮起塔。以報昔恩(今二生塔)。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託此。因指人掘之。果有僧所用器皿及堂宇層甓之基。即築臺。為眾說般若經(今三生藏)。無水給眾。以林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注(今虎跑泉)。時有九仙觀道士歐陽政。則覩山有勝氣。謀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眾盛。吾法必衰。乃鑿斷嶽心。釘石効巫蠱。乃埋兵器。詭奏帝曰。慧思此僧受齊募而為之。帝受其誣。告敕使至山驗彼真偽。初渡石橋。兩虎號吼。驚悸且退。次日前進。見師宣勅師曰。檀越前去。貧道續來。越七日。始飛錫而往。王城四門。俱見師入。勅使始至。乃同啟奏。帝坐便殿。見師乘空降于玉陛。梵相異常。一無所問。據湘中故事。般若臺畔有擲盌峰。時師乘盌赴詔畢。田詩云。應將盌渡鬬神通。擲去乘將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于今相續聞真風。俗儒不知護法菩薩意也。帝已得謀偽之情。

即追道士。刑于市曹。師奏曰。害眾生命非貧道心。乞放還山。給侍僧眾。亦小懲矣。帝可之。敕有司冶鐵券十四枚。以十四道士姓名。周回標於各人券上。以敕印封鑰之令。侍師還。其還也。帝餞以殊禮。因為大禪師思。大之稱自此。初敕送棲玄寺安下。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暠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自是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之。以犀枕奉。既眾莫敢留。迎歸舊隱。說法如故。久之道眾以老病告辭。願將田數頃。充于香積。用贖一眾。老身伏望。慈悲放還。感恩無地。師曰。汝自造罪。非吾累汝。汝既留田。亦從汝願。遂以田歸寺。號留田莊(俗呼贖身莊)。鐵券竝為收藏。仍勒石為贖身券記。一名陳朝皇帝賜南嶽山主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又名思大和尚建法幢碑券。樣現坑于三生藏院。厥後梁朝僧惟勁撰防邪惑正論三卷。留山中留今尚存。我太宗朝有大臣出守方面。道遊是寺。歷覽遺迹。謂主僧曰。異日道士或得志於時。必有報復。當埋其碑。碣易其名目。勿留蹤跡乃佳。於是改左右曰。天竺碑券悉坑之。大觀間。道士林靈素以妖術熒惑天聽。革釋氏名。果移文物。色既無蹤可尋。其事遂寢。乾道初止菴傑來董此山。告眾曰。尊者二生塔墮荒榛斷棘中。瞻禮無從。曷若遷就三生塔合為一處。以便香火。眾然其說。即洎日與執事者十四人。但備斧鑼。啟扶石壟。見靈骨如黃金色。既奉安已。次見石屏刻往日道士姓名。乃轉報為今主首僧。但小異耳。眾驚駭退散。是夕嶽廟一爇而盡。州縣逮捕。主首一時逃匿。靈骨還本。葢師嘗云。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須著我加沙。入我伽藍。壞我遺體。又告嶽神曰。吾有難。弟子亦當有難。今七百年。果符此讖。嗚呼。非六根淨具大神通。焉能洞達過去未來若是。師將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仍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眾斂念趺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異香滿室。顏色如常。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四。法付上首弟子智顗。師所著述口授。門人以成章句。罕事刪改。出四十二字門二卷・無諍行門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又以信士施金書般若經二十七卷。法華經一部。貯于瑠璃寶函。莊嚴炫燿。大啟眾心。仍請講說二經。隨文敷演。莫非幽賾。後令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處。顗有疑焉。師曰。汝之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顗又咨審師所證位。即是十地。師曰。非也。吾一生望入銅輪。恨領徒太早。損己利他。但居鐵輪耳。嘗製發願文囑弟子。略曰。世間所有道俗。殷勤請供養者。皆惡魔所使。非善知識。初假殷勤。似有好心。後

即計生。忿怒・善惡二魔。俱非好事。從今已後。不應信此。所有學士。亦應如是。皆不可信。如怨詐親。苦哉苦哉。不可思議。諸王剎剎。皆亦如是。擇擇擇擇。師身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衲。繒纊之屬。損物成者。一切不受。靈瑞重沓。缾水常盈。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者。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異香奇色。不可勝舉。傳燈云。誌公令人謂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報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眾生可化。據師舊銘。生於梁天鑒十三年。時誌入滅。則彼言未可憑也。

附五人

大善禪師

修法華禪門。得慈悲三昧。衡陽內史鄭僧果。每蒙縣令陳正業稱揚師德。略無信向。一日同獵圍鹿一羣。謂陳曰。公嘗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三昧之力。今日其如此鹿何。陳率左右同聲念曰南無大善禪師應時群鹿飛空而出。內史媿伏。此與葛繁稱觀音名號。所育群鵝飛騰而去。人見雲間雪陣橫空何異(觀音感應集)。尚書吳明徹嘗啟曰。南嶽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對曰。信重三千。業高四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顗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矣。葢師與智者齊名。智者之道若揭日月。光昭天下。豈不定慧兼全。而南嶽獨以師為稱焉。師順寂時。天雨異華七日。所入地位最深可知。

玄光法師

新羅人。少穎悟厭浴。求師專修梵行。迨成人。越滄溟求法中夏。抵衡嶽見思大。大察其所由。授法華安樂行門。稟而奉行。精勤罔忒。俄證法華三昧。思大曰。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念護之。增進菩提。汝還本國。當設善權。若負螟蛉。咸成蜾蠃。師返錫江南。欲附海舶未及津口。忽覩彩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其宮闕。殊非人間宮府。羽衛陳設。但見鱗介繁穴。雜以鬼神。咸曰。天帝降我龍宮。請師說已證法門。吾曹受潤不淺矣。既登寶殿。復陟高堂。如問而談。七日而畢。帝躬送別。向所艤舟。泛洋不進。師復登之。舟人謂經半日耳。師歸就熊州翁山。駐錫結茅。遂成寶坊。演說化導。開悟甚眾。升堂受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其諸門人譬若鳥附須彌。皆

同一色。已而逃遁。罔知攸往。南嶽影堂所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慧成法師

段姓。澧陽人。脫素於十住寺。誦法華經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既進具游。建業正值成實大師講演。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行至匡山。聞思大闡化南嶽。往依之。思大曰。汝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煙。虛喪工夫。惜哉。師素憑疏鈔。依他生解。既承訓已。發憤焚之。時禪學數十人。皆先達士。或以其後至恐不能及。師以夜繼晝。開眼坐禪。十有五年。又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若道場。歷試銷障。行之三年。魔鬼俱絕。遂解眾生語言三昧。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亦失。以師比校。霄壤懸殊。思大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行解齊矣。師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出于俗。德行所招。不久便就。搆殿缺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中梁。往迎接。視之果然。信士殿弘為精舍主。忽然氣絕。召師至舍。弘乃甦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上殿曰。我與此人共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竟依所請。陳主聞而召之。毅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且曰。師若不允。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入船。乃奮身入水。立於池上。又請云。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矣。從之至闕下。特授帝戒法而返。乃賜禪慧寺名。有常律師遇師同寢。夜暗捫虱於地。師即知之。及明告別。師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矣。已而智者來自玉泉。共談玄理。良久氣絕。年七十三。湘東王宮內立碑。

慧超法師

沈姓。丹陽人。性溫而裕。幼從釋課法華。聞光州思大定慧雙明。毗尼兼善。與智者同寅叶。恭摳衣請業。思大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游衡嶽。復與智者。同途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得道。倍隆三慧。大業承運爰發。詔書延入禁中。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誦經五十餘年。萬有餘部。寢疾告眾曰。往返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慼。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凭杖。言已向西而逝。遺言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窟之。

慧旻法師

河東人。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妙經期月。便過十五。請法於新羅光英。偉秀發宿。士稱之。又十五年。還海鹽尸光興寺講妙經。異香彈指。屢結空中。聽眾雲翔。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徒行道十七年。足不逾閾。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眾逃難。唯旻守死禪誦。大唐開化止南澗寺。兩兔一彪相親同止。一日異香滿室。眾以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生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如期順化。

天台教主智者靈慧大師世家

嗚呼。子孫談祖父之德。是為難也。宰我子貢。有若知孔子亦深矣。而孟軻曰。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豈不以德有隆汙其隆者。非稱謂所及。可稱謂者迹也。或者以私心紀之。何以逃阿其所好之譏。顧不難哉。然碩德鉅業。昌言盛心。豈隣人所能知。非子孫其誰紀之。是用攢聚諸文。撰教主世家。

智顗

字德安。陳姓。荊州華容縣(今荊門軍)人。父起祖梁散騎益陽縣開國候。母徐。夢吞白鼠而妊。誕彌之夕。房室洞明。欲陳鼎俎以為慶。席火滅湯冷。為禮不成。目耀重瞳。眉分八彩。乃帝王休相。二親雖掩藏。而人已知之。兼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七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妙經普門品。一徧成誦。十五於長沙郡佛像前誓為沙門。荷負正法。夜夢瑞象。手從窻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遂投湘州果願寺僧法緒落髮。尋詣慧曠律師。精通律藏。續上光州大蘇山禮思大。思大一見嘆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因授與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經一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本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之句。豁然大悟。照了法華。若義和臨於萬像。達諸法相。似清風遊於太虛。將證白師。師曰。非爾弗證。非吾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自今以後。縱令文字法師千羣萬眾。尋汝之辨。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嘗令代講。手持如意。臨席嘆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矣。師資道隆。名聞遐邇。初旋陀羅尼者。旋假入空。百千萬億旋陀羅尼者。旋空出假。法音方便陀羅尼者。二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義諦。今言初者。即是五品十信以登住為真修。即十信為方便。今云前方便。知屬五品。未幾告違思大。思大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光大。初入京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寺(寺號昇元。在城西。前瞰江面。後踞崇罔

閣。乃梁時古跡。高二千五十尺。太白所謂日月隱簷楹也。李主時猶在)。首講法華妙義。以五時八教。釋一代群經。勅公卿停朝一日聽法爾。後講大智度論秉諸來學說。次第禪門。用清心要。或立禪徒於靈耀寺。或敷止觀於玉泉山。或講仁王般若於陳帝。帝伸三拜之禮。或授菩薩戒於隋主。主賜智者之名。六十餘州化導七眾。得益叵量。繼以徒多悟少。反妨自行。以大建七年九月息緣宴坐于天台。展昔願也。或於華頂降伏強輭二魔。精怪奔潰。或以海曲為放生池。亘三百里。或講淨名經山谷變瑠璃之色。或聞神人告寺成。標國清之名。茲舉大略。細存別傳。一夕獨坐說法至旦。智晞啟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有梵僧來。為我言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方行。於華頂夜。許相影響。今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告。又南嶽思大禪師及喜禪師令我說法。亦為我言。他方華整相望甚久。緣畢應往。吾等相送。我再拜稱諾。此死相現也。其年十月。煬帝遣使奉迎。因隨使至石城大佛像前。示疾(云石城。天台西門大佛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謂智越曰。我命謝在此。不復前進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十界・三觀・四悉・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即令唱法華經題。乃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廣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少頃又令唱觀無量壽佛經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實不唐捐。又曰。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授觀心論。命智越施牀。東壁面向西方。智朗問。不審何位沒此何往。後弟子輩將何宗仰。報曰。我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秖五品耳。問。何生者。吾諸師友。皆從觀音而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者。有波羅提木叉四三昧在焉。言訖唱西方佛名。如入禪定。即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眾迎全身。葬于佛隴西南隅。文帝遣使勅封其塔。每歲遣使開塔供養。洎盧政力為使而至。則全身不復見矣。吳越錢忠懿王追謚法空寶覺尊者。我慶元三年五月。封靈慧大師。從荊門軍守臣請也(具興衰志)。師所談教法。不畜章句。縱無礙辨。晝夜流瀉。若懸河不可竭也。初講玄句以開妙解。次演止觀。依解以立正行。故荊溪云。非玄義無以導。非文句無以持。非止觀無以達。非一家無以進。斯之謂歟。乃至諸餘部帙。灌頂結集以成教藏。號曰性宗。師盛德大業。內外聖賢。稱述益多略爾。附載便於觀覽。頂師私記緣起曰。大法東漸。僧史所載。詎有幾人。不曾聽講。自解佛乘者乎。縱能

發悟。復能入定。得陀羅尼者。不縱具定慧。復帝京弘二法。不縱令盛席謝。遣徒眾。隱居山谷。不縱避世。守玄被徵為國師。不縱帝者所尊太極。對御講仁王般若。不縱正殿宣揚為主上三禮。不縱令萬乘屈膝。百高座。百官稱美。讚歎彈指喧殿。不縱道俗顒顒。玄悟法華圓意。不縱得經意。能無文字以樂說辨。晝夜流瀉。不唯我智者具諸功德式。師答王文穆書曰。智者於法華判教曰。前代諸師或祖承名匠。或思出袖襟。雖阡陌縱橫。莫知孰是。然義不雙立。理不兩存。若深有所以。復與修多羅合者。錄而用之。無文無義。不可信受。遂廣徵十家。謂南三北七。即江南三師。河北七師。雖通依頓漸不定以為教相。判釋經論。或開為四時。或張為六宗。或但為二相。或混作一音。異論紛然。眾制鋒起。智者破之。則南北俱壞。取之則三七或存。皆文旨炳然。覽者如鑒。語人。則盛破光宅。餘者望風。語法。則徧難四宗。他皆失據。義師補注序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唯在法華。西域自阿難結集之後。獨天親菩薩作論以通之。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斯經之大事。教化之終始。亦晦而未明。東夏自羅什翻譯以來。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唯陳隋國師天台智者。昔在靈山佛會親承。後於大蘇道場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乃以五義釋題。四釋消文。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觀兼舉。真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況震旦人師。而能跛及。故章安曰。斯文若墜。將來可悲。又補注問。輔行引九師相承。北齊文師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覓。但是一轍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等。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玅。故龍樹雖是高祖。亦不及也。今此將說法華大車。十乘玅行。則雖北齊用心。豈能盡於淵旨。唯天台玅悟法華。得大辨才。故以此經大意。開十妙・十乘。所以龍樹北齊亦所未及。非謂智者任情斥祖。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嶽。師資相承。宛如符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及大品經。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又曰。余讀此方諸師製作編入海藏者。無有如南山律師贊天台之深也。南山者。其天台之知音乎。贊曰。天台智者。蘊道天台。尋師衡嶺。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受四教於神僧。傳三觀於上德。入法華三昧。證陀羅尼門。又曰。自發旋南嶽。弘道金陵。託業玉泉。遁跡台嶺。三十餘歲。盛弘一乘止觀禪門。利益惟遠。義同指月。不滯筌罣。或於一法中演無量義。攝無量義還入一心。實觀玄微。清辨無盡。由是四方法侶。請益如林。若定若慧。傳燈逾廣。為大機感。著述其文竝。理會無生。宗

歸一極。南山歎仰若是。而唐宋諸師或於天台而有形斥。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耳。傳燈以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錄十一人。大師預焉。彼焉知大師豈止禪門達者而已。身為陳隋國師。化行六十餘州。何論出世管窺。蠡測鄙哉。甚矣。梁公禪林寺碑云。天台山西南隅一峰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歲。長老大比丘然公光照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殊途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年也。夫名有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涵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起悟辨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壠。亦鄒魯之洙泗。玅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冠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歸依。緊眾人是賴汝吾徒也。盍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薪盡火滅。

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久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楊公五贊。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嶽有誰知。五時八教舉綱宗。一念三千空假中。大部炳然垂日月。幾人金地識重瞳。法門何止富樓那。除障徒聞優笈多(別傳善巧說法。即富樓那。破魔除障。即優婆笈多)。指導眾生歸淨土。慈悲真是古彌陀。華頂峰頭魔界懾。石城巖下寂光圓。位居等妙猶難測。五品方知是大權。出現由來為大緣。空中開示游泥蓮。妙宗若悟如如旨。犀拂金爐當處傳。李詠史云。昔同南嶽覩毫光。一誦蓮經悟藥王。論釋十疑垂萬代。唱經況復示西方。陳公止觀序云。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眾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眾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為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為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汪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便嘗一滴。知百川味。便由一漚。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為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烏乎。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道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立鏤板。以傳立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晁公序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云。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起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仁王疏二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云云)。又曰。智者慈注。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異他宗。不容同世竝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楊陳晁各有傳)。

附隋觀法師

真觀

范姓。錢塘人。其母以誦藥王觀音品求嗣得師師。少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從師聽十誦律超勝前標。忽夢人曰。汝有大根。何守小道。師遂學摩訶衍。質疑問難。塘揆玄門。時諺曰。錢塘有真觀。當天下一半。僧師求陳伯智薦於智者。請受禪觀。智者以師年臘俱齊。止為法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宣。後於靈隱山建南天竺寺居焉。嘗講法華以為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每盥洗遺涕。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日皐亭神請講法華。感神捨祠為寺。司馬李子深。請講涅槃至現病品。夢三人把旛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臥疾。夢與智者同輦。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後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啟手足曰。欲出生死。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空過也。時聞空中伎樂之聲。至中夜。跏趺示寂。師即下天竺靈山寺開山始祖。行業神異。章安頂師手。撰別傳紀德。歲久弗存。今唯見之於續高僧傳。師冢塔猶在慈雲。式嘗重修之。具靈苑集。其略曰。師志在佛乘。道契惟極。出不順帝王公候。大勢所臨處。不為博藝辨。達大名所乱軒。軒然于世表。邈乎不可得。而擬今土門自開。一無遺物。又不知全身從多寶以證經乎。像佛壠以化往乎。作六詩以奉標識。有云王候曾不屈(隋主三徵。秦王兩延。皆辭以疾)。个是出家身。白骨已為土。清風猶凜人。家隳方事葺。寺廢亦重新。獨有不濡地。無人繼後塵。

釋門正統第一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山門結集祖師章安尊者世家

原夫身子為轉法輪將。而同門稱為第二世尊。慶喜得佛覺三昧。而後世美為分餅瀉水。豈不以其父折薪其子克。堪負荷者。誠不易得歟。矧兼此二。敢後揄揚。撰涅槃疏主結集教藏世家。

灌頂

字法雲。吳姓。台之臨海章安人。生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即以為名字焉。七歲捨入攝靜寺。為慧拯師弟子。日記萬言。二十具戒。侍智者於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證。於同門中慧解第一。故能纂其微言。行于後世。葢智者之說法也如雲・如雨。能領・能持唯師而已。私記緣起曰。幸哉灌頂。昔於建業始聽經文。次在江陵奉蒙玄義。晚還台嶺仍值鶴林。荊揚往復。途將萬里。前後補接。纔聞一徧。非但未聞不聞亦乃聞者。未了卷舒。鑽仰彌覺堅高。猶恨緣淺不再不三。咨詢無地。如犢思乳。竝復惟念斯言。若墜將來。可悲涅槃。明若樹若石。今經稱若田若里。聿遵聖典。書而傳之。又著涅槃玄義。自敘曰。大業十年十月。廬於天台之南。管窺智者之義。輒為解釋。運值隋末。寇盜縱橫。海閙山暄。無處紙筆。匿影沃洲。陰林席箭。推度聖文。衣殫食盡。仍蒔粟拾薪。勤兼曉夜。凡歷五載。何日不見兵火。菜食水齋。冰牀雲被。孤居獨處。夢抽思軋卷舒常住之卷。酬報乎身手。讚歎解脫之法。仰謝於心口也。仁壽二年。奉詔入京。九夏弘宣。六宮仰止。遣使送還。賜予良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寺。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尊般涅槃日。爇眾名香。煙昇若雲。汝多焚香。吾將去矣。因申遺誡。詞理切至。門人感悟。靡不涕零。忽起合掌。如有所敬。口稱安養四聖尊號各十聲。奄然而逝。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卒臨終曰。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行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人云。卻後六年。有頂法師來陞此座。計歲論期。審晞不謬。輔行云。大師生存。常願生兜率。臨終乃云觀音來迎。當知軌物隨機。順緣設化。不可一準。是月九日。窆于寺之南山。昔智者當陳時。欲創國清。已標基伐木。未遂所期。囑師修營。一依舊式。大業之初。煬帝南巡。師以梵宇新成。出山迎接。引見慰

問。酬對如響。聖眷彌隆。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賜物三千段。氈三百領飯僧。落成增飾院宇。壯觀海西。師神用無方。幽顯咸化。有老父染患百藥不瘳。厥子祈救。師焚香轉法華。病者香氣入鼻而愈。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深樹密。逕術不通。師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斯地坦夷。當來講經。曾未浹旬。白沙徧涌。平如玉鏡。遂講法華光明以酬願。一日擊鐘講涅槃經。海寇忽來。道俗駭散。師怡然自若。渠魁反見門首兵旗耀日。執仗者長丈餘。雄悍奮發。兇徒奔潰。佛隴講暇。與學徒累石為塔。擬別得二片為塔門。有光英者先運一石。咸疑厚大。方欲傍求。師舉杖揮之。即迸為兩。厚薄均等。用充塔戶。宛如符契。師所著述涅槃玄二卷。疏十卷。玄問云。古來傳譯。什師命世升堂入室。一肇而已。肇作涅槃論。世人翫味。卷不釋手。此復云何。答曰。高僧盛德。日月在懷。既不親承。其門難見。然其作論談。大不在小。非三藏也。其言不涉界外。非別圓也。歸宗指極。乃見通教義耳。觀心論疏二卷。式師叹在隨函錄中。且云攷其所說。知入品位。然江浙名流。或疑偽矣。八教大意一卷・國清百錄五卷・智者別傳一卷。餘闕本者不能具載。法付智威。吳越國王謚總持尊者。孤山讚云。三月能語。早歲出家。杖揮裂石。言涌白沙。香流愈病。鐘擊摧邪。智晞所覩。推驗無差。淳智贊曰。佛世多聞尊慶喜。天台強記美章安。法王樂說若河傾。法子總持如海納。菜食水齋編大教。冰牀雪被解雄經。亂中結集最苦勞。後人受賜何容易。

附九弟

普明法師

朱姓。會稽人。少小立志。異于常童。聚沙以為福事。刈蒿以為殿塔。有僧乞食。因云。即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洎大建十四年。踰山越嶺。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講次。座眾既散。禮足歸依。願盡此生。為師弟子。智者笑曰。宿緣所牽。今得相遇。於是服勤左右。晨夕無懈。專求禪法。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摩。誦法華一部。雖隆冬中。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僧云。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以啟智者。智者曰。既冥中所示。宜改舊從新。智者往玉泉。令造大鐘充佛隴用。江陵道俗競為經營。臨鑄有盲人來觀。知相不吉摸。開破缺。乃倍土再造。約支體不具者莫來。遂得鏗鉉。聲聞七千里。洎隱國清。取水頗艱。地多礓石。念曰若此石出水。不亦快乎。言訖泉涌。周給遐邇。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

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議于章安。安勸勿改。俄有括州都督周孝節施杉柱。泛海而來。章安向赤城。見師身長十餘丈。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之。所欲當成。章安感其神異。合掌向林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創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一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於日沒。還返舊縱。砰砰磕磕。勢若初至。比房侍者。恒聞共語。陰往察視。不見別形。聽其言唯勸修善。緣畢示寂。換衣就滅。經于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得施隨捨。造金銅像十軀。閱大藏二過。作利益事。一運其心。金帛自送。充其支度。

智越

鄭姓。南陽人。止父求婚。願出家。父從之。剪髮遊方。遇智者於金陵。北面請業。授以禪法。深達五門六妙。誦法華萬遍。居學徒之首。智者晦迹台嶺。四眾一以付之。二十年間。循循善誘。不違重寄。即為二眾依止。四部歸宗。智者忌辰。隋帝勅供千僧。師又以長餘助之。文皇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殿曾不固留。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疾。右脇而逝。山崩地動。眾所見聞。壽七十四。

高麗波若師

開皇十六年。求禪法於佛隴。未幾證悟。智者謂曰。汝於此有緣。須閑居靜處。成辦妙行。華頂峰去此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陁之所。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勿慮衣食。道訓以來。影不出山。十有六歲。大業九年二月。忽至佛隴國清。密告善友。壽命將盡。來別大眾。數日無疾而卒。龕出寺門。回旋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覩者咸發道心。

清河法彥

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蒙授禪那。寂坐林間。不停房舍。或入定七日方起。以證白師。師云。此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嬈試之。恬然不動。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國清。壽六十。

會稽大志

顧姓。出家即事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為立今名。誦玅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復於廬山甘露行杜陀行。或投身猛獸。獸輒避去。飡粒若盡。唯以餅菓繼命。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衣孝服。慟哭佛前三日。誓捨形骸。伸明正教。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嶽。用報國恩。帝許之。遂集七眾。設大齋。絕粮三日。登大棚。布裹其臂。灌之以臘。如炬然之。光徹巖岫。見者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為眾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留願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眾生為善知識。讀之感激。無不墮淚。

臨海智璪

張姓。年十七。二親俱逝。釋服染病。久醫無效。乃於靜夜。力疾出庭。向月而臥。至心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沈痾。繫念旬。朔夜夢一人形色異常。從東來謂曰。我今殊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璪身。次第吸漱。涉于三夜。因爾稍痊。灼知三寶是我歸。仗投安靜寺。禮慧憑為師。聞智者為世良導。伏膺請業。乃遣行法華懺悔法二七日。初夜懺訖就牀。欲坐。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咨白。智者曰。此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住寶林寺行之。初入懺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問。何人。即答。我看燈耳。如是數過。寺有慧成大德聞之曰。彼堂素有惡鬼。今聞此聲。鬼取人也。成侵曉扣戶。喚之未及應。成繞堂喟云。苦哉苦哉。其人亡矣。璪開戶。成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兒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咨永陽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璪曰。命由業也。豈防護所能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啟王云。爾防人去。後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至三七日。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現。嘗往會稽。路由剡溪李行村乞食。主人誤進毒蕈。食訖前邁。主人噉其餘。皆吐痢幾絕。鄰人持藥追師。十里方及。師疾行無恙。問。何故見尋。具陳上事。師笑曰。貧道無他。可棄藥而返。信道力所熏。毒不能傷也。大業元年。駕幸江都。銜主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帝遙見之。避席令坐。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為智者設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為造四周土墻。六年。往揚州參見。遣給事侍郎許公遠送還。為智者設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嚫僧絹各一疋。凡九經參覲。貞觀十二年卒。

潁川智晞

陳姓。先世官寓閩越。幼懷脫俗。年二十投智者出家具戒。稟受禪決。如救頭然。居佛隴。創造嚴整。惟經臺未搆。香爐峰者多樫栢木。有神據之。無敢睨視。咸請師伐之。師曰。恐山神護惜。不可造次。夜夢送香爐峰木。悉用捨訖。遂取用之。大小咸宜。更無所少。初智者與沿江居民約。捨作放生。永絕採捕。歷年浸遠。復立扈梁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呪願。頃有漁人見立在扈上。意謂隨水。呼舡往救。即不見矣。遞相報示。改惡從善。復停採捕。僧法雲欲往香爐峰禪坐。師諫曰。彼山神剛猛。汝道力微弱。慎勿往。雲不從。方越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雲自陳已。深生敬仰。東山銅鐘忽爾響震山谷。師云。此喚吾也。可香湯浴我。十二月十七夜趺坐。執如意說法。尋即寂然。眾哭不已。復啟眸戒曰。有生必滅。世相如是。寧足悲耶。今吾去爾。勿撓吾意也。又云。吾習禪來將五十年。不負信施。當自策勵。勿唐喪光陰。或問生處。答曰。據吾所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在天西北。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唯一座空。吾詢所以。答云。却後六年。灌頂當昇此說法。十八日旦。謂弟子曰。汝等早齋。吾命不久。有氓登山問疾。食竟辭還。師念其遠來。苦留不住。謂曰。既不少留。即當疾去。雨必作矣。時杲日麗天。全無雲翳。頃之大雨傾瀉。日當亭午。趺坐而逝。咸聞空中絃管聲。龕于智者塔前二百步。壽七十二。初師禮育王寶塔八萬四千拜。旋遶數千匝。感紫文印于右臂。方整明亮。終身不沒。臨終告弟子云。眾聖印我。豈虛也哉。吾生內院必矣。

富陽等觀

孫姓。依止智者。於天台貞觀九年十二月餘杭法忍寺請敷演大教。至十年正旦皐亭廟神請受菩薩大戒云。禪師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在。今故遠來求師授戒。師即索爐然香云。吾為檀越受菩薩戒。神蒙戒已。即便辭去。明日夜半。燒香剃頭。洗浴著新淨衣。面西趺坐。稱彌陀・觀音・勢至・智者號。為慧法師說三觀義云。此親承大師口說者。言畢而終。

昭丘道悅

張姓。年十二投玉泉寺出家。常誦大品般若及玅經為日課。時智者創造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懸之。每誦經卷。通輒加一下。聲

韻淩徹。聞者肅然。幽冥之途。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因患水腹。脹急如鼓。世醫拱手。唯念般若治之。一夕誦次。急腹水迸流。試以手摩。洪腫頓退。茲非所謂轉重障輕受者乎。隋末盜起。兇賊朱粲據壖來加害。師端坐曰。吾沙門也。浮幻形骸。任加白刃。賊奇之而去。師一生唯衣麤麻。日止一食。且分其半以資飛走沈泳之屬。慈善所熏。或飛來肩上。或招至手中。雖弊服蔽身。而絕[癸-天+虫]虱。每於隣居乞虱養之。居山五十餘年。壽七十二。永徽中有見其跣足擎錫於清溪之上。自稱般若法師。言訖不見。

山門傳持教觀法華天宮左溪三尊者世家

原夫治推文景。而文景之書且無一事可紀。則其緜固本根而壽。漢氏之脈必有斡旋。運用者人皆知締創之難。不知保守之尤難。上不遺夫祖宗付托之重。而下合夫為天下得人之仁。茲所以竝列祖位而無媿也。撰三尊者世家。

智威處之

縉雲人。蔣姓。母朱。世業儒。祖為唐興宰。十八為本州堂長。父母令歸納婦。中途忽逢梵僧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耶。因示其五願曰。一・臨終正念。二・不更墮地獄三途。三・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不為流俗之僧。葢師前身徐陵。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誌公。公曰。天上石麒麟也。後為陳左僕射聽智者說止觀。深有所得。故立此願。今為蔣氏子。實先酬不高不下處託生之願。淳智贊曰。親逢智者陳良願。果作宗師副宿期是也。師聞願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禮章安。煬帝勅度四十九僧。師其一焉。受具已。詢求心要。定慧圓明。寂照無礙。欲卜勝地。以所悟法門。饒益有識。上元元年。以神力飛一錫於門外。洎尋之。乃在蒼嶺普通山。可五百里。以狹隘不容廣眾。凌空再擲。今軒轅鍊丹山法華院也。師既戾止。剪棘刈茅。班荊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殆無虛日。學子明來習禪者三百。習講者七百。登座則有紫氣覆頂。狀如寶蓋。烏雀旁蹲。有若家畜。煬帝嘗以麈尾扇・辟支佛牙・真金像雕・檀龕賜章安。章安回施永鎮伽藍。艸創之初。眾苦無水。乃浚一井。纔二尺許。供給千眾。冬夏無竭。迄今賴之。師身強七尺。骨骼古雅。封官朝散大夫。賜大師號。天與多能。富于才藻。嘗製桃巖寺碑。與王簡棲頭陀寺碑氣度相埒。永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示滅。異香七日不絕。方其坐滅之時。隣郡仙居上畈之人。見其赴俗舍之齋。咸謂至人行無方所。

起滅不可測也。吳越國王諡玄達尊者。我皇祐初仙居令伍祑於傳道處。宇以殿亭。奉安真像之夜有虎遶殿三匝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繼忠。躬禮舍利。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論曰。師與天宮威同時。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之。只有八世。豎分則成乎九也。昔如來般涅槃後。阿難結集一代教典。出二弟子。一名商那和修。一名末田地。故付法藏中。橫列二十三。豎分二十四。葢二弟子居國雖異。行化則同故也。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一家教觀。出二弟子同時行化。結集日。煬帝送供十年。昔阿難結集闍王亦送供一夏。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佛。章安多聞何殊阿難。二威不異商那和修與末田地。煬帝・闍王亦外護符契。師平昔坐禪舊地。涉三百載。春艸不生。異哉。

慧威

劉姓。東陽人。幼入空門。祝髮受具。時縉雲威大弘台道。往摳衣焉。刻志禪那。忘寢與食。覩師墻奧。一日千里。多居山谷。罕交人事。故其止觀說行。人無得而名焉。惟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稱之。法付弟子玄朗。吳越國王諡全真尊者。

玄朗

字慧明。雙林善慧大士六世孫也。母葛感瑞夢而有娠。產已但莞爾而笑。未嘗啼泣。九歲隸業清泰寺。授經日過七紙。如意中剃度。得戒於光州岸律師。與會稽宗禪師商確祕要。雖互相述許而各云大旨未周。聞天宮盛行止觀法門。可以銷眾滯。趣一理。即親附之。一家宗趣靡不精通。悟解深密。復依恭禪師意研心法。以十八種物行頭陀教。深厭人寰。志棲林壑。遂因巖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峰。左縈碧澗。艸氈鋤枕。凡三十年。因號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故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揉紙而衣。掬泉而食。誦經則朔禽下聽。洗鉢則群猿來捧。有盲狗至山長嗥于地。特為懺悔。不逾旬日。雙目豁明。每翹跪祈圓通大士。願生兜率內苑。觀近彌勒焚香。斂念咸降舍利(天寶中建塔藏之。會昌毀廢。有僧緘祕歷授來雲。開寶六年建塔巽隅安奉焉)。開元十六年。刺史王正容屢屈。出山暫居城郭。擬親法喜。辭疾不就。師博通儒典。兼綜羣言。然其所傳止觀。為本祇樹園內。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也。刺史張成綺撰行狀凡三千言。謂師誨人無倦。講不待眾。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

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尋經論。不徒然一燭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遂得遠域龍象。隣境耆耋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屋宇凋零。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錫指撝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又壘二塔。繪事不以牛膠。悉調香汁。其細行又若此。一日顧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示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一。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隣。隣夢亦協。葢表欲界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荼毗已。門人奉舍利塔於左溪西源。遵像法也。信人分舍利塔於州之東源。申永慕也。稟法十二人。的子湛然。故淳智贊曰。大慈無倦誨人心。門下果生英傑嗣。新羅法融・理應・純英悉葉舊學。來傳此道。流布海東。吳越國王諡明覺尊者師撰法華科文二卷。修治法華文句若千卷。禹山沙門神迥為之敘引普門子序止觀輔行。傳弘決云。惟昔智者大師降生示世。誕敷玄德。大拯橫流。咨覆簣於大思。振絕維於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為師宗立極。建言以上乘為歸趣。爰付灌頂。灌頂引而伸之。欽若弘持。廣有記述。教門戶牖。自此重明。繼之以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愆千素。復次天宮威。威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左溪玄朗。玄朗卓絕。天機獨斷。相沿說釋遑恤我文載。歎於毗壇湛然。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溪。深相器異。誓以傳燈師子。永嘉真覺大師為同門友(玄覺)。特貽手帖。招覺山居。覺復書千餘言。有喧不在廛。寂不在山之語以激之。山中穆公刊于石而序之曰。師與覺同道也。師之言非不知也。彼將有激云示覺之言。非責也。彼將有說云爾。固非常人所知。反是而議者惑也。招提遺迹頗形賦詠。與耆年所談脗合。永嘉虛已。云巖上引眾飛錫杖。即卓菴時山水竭涸刺。山以錫之說也。雙林紹光云。神鬼移棺葬遠峰即弟子欲塔其舍利。被神物潛瘞之說。金華仲遠云屏石挂秋雲。即葬已。神運石。屏障卯位風之說也。是三者。質諸李華碑銘。有不合焉。豈世尊其道因神其事耶。銘云。礎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沒。眾生未度。我為舟筏。將如趙代。豈忘荊越。趁道云何。知之在行。殲煩惱鷇。開寂滅城。不住之住。不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溪。東入滄海。青松白月。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無改。

附三人

神邕法師

字道恭。蔡姓。暨陽人。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凝神側聽之貌。年十二。辭親入道。請業于法華俊師。開元二十六年。勅度隸籍香嚴寺。依法華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曰。此子當為學者司南。新出輔篇律記。抉其膏腴。窮彼衢術(遂音)。一宗學子。罕能與聯鑣方軌者。又從左溪習天台止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五夏敷演。學者宗之。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聞風。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值安史梃亂。東歸江湖。經歷襄漢。有著作郎韋子春。氣剛學贍。與之酬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舍人范咸歎曰。閣梨可謂塵外摩利。論中師子矣。旋故鄉居法華。名卿鉅儒賦詩往復。繼支許之游。為邑中故事。自至德迄于大曆。頻受眾請登壇受戒。丹陽以南・金華以北稱為教授師。建伽藍于焦山以接衢婺往來之眾。吏部侍郎奏上賜額。大曆初。中嶽道士吳筠造論數篇。斥毀釋教。無知者惑之。師與勍敵。旗鼓纔臨。筠倒戈矣。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佛法興行。師之力也。朝以僧統獎之。貞元四年示寂。塔于大曆之北京。弟子智昂・靈徹・進明・慧昭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祕書首挍書郎陸灌為銘。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為碑。

吳興道遵

字宗達。張姓。崇勳茂德。世為吳中右族。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年二十。詣天竺威師進具。事報恩興師。宗毗尼學。嘗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適郢而求冥山。先佛則不然。觀萬象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念覆疑山之峻。困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遂誓傳台道。親稟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裏。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外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歟。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寺山之福地。嗚呼。羣峰合沓以就我。嘗大藏以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清晝山空杉次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聲在於窅冥。此持經之聲也。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尚・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境。誘其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蘇州支研山報恩寺)。焯乎盛哉。經王之慧日。昇于天孚。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師以無緣慈眼極觀四生。多溺空見。乃

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將欲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玅塔。開淨土受生之業。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聞得記。方等四部。喜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葢是如來極開方便。疏雖有作。功乃無為。接人天機。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師又曰。佛法壽命。其惟常住乎。常住不存。我法安寄。於是買莊二所。世田為義。俟嘉穀以登身田是修。期聖利不絕。自非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月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念。儼在光中。以問荊溪。荊溪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山本寺。壽七十一。臘四十六。初當寺。葢公・輸公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乎。示寂之日。驕陽久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輸・法盛・道欣入如來室。得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志警抜。德隣先賢。精志行以撿議。敷大乘以基性。霅川畫皎然夙聆德聲。勒銘于石(金鈔杼山集)。

大義

越之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七歲父授書籍。日記數千言。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眾敬畏之。中宗即位。恩制度人。師試蓮經。格中第一。自後聽習弘闡稱心。寺開元中喪所親。因入天台佛隴。[門@免]大藏。報劬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奏天樂聲。

山門記主荊溪尊者世家

嗚呼。聖賢應迹。豈曰無故而來。譬之泉流不至甚急。以木槩之。則驚波遽起。故必有累卵之危。然後見徇難守死之節。古曰。疾風知勁艸。板蕩識純臣。生乎百歲之後。而金湯正法。功齊力倍於教主者。荊溪是也。然佛隴之道。得不岌岌乎。其殆哉。撰記主世家。

湛然

戚姓。常之荊溪人。人尊其教。因以為號。家世業儒。師獨有拔俗志。童齠邈然。異於常倫。年十七訪道浙東。遇金華芳巖和尚。示以天台教門。及授止觀等。本因求於左溪。溪與之言大駭異曰謂曰。汝何夢矣。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於大河之中。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付以平昔所弘之說。師德宇凝粹。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群流會通川也。天寶初。解縫掖而登僧籍。時年三十八矣。尋詣越之曇一律師。博究律部。次往吳門開元蘭若。敷演止觀。左溪歿。師挈密藏。獨運于東南。謂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啟上法。旁羅百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餘萬言。心度諸禪。身不逾閫。三學俱熾。群疑日潰。求珠問影。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本師力也。師痛念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俱以雙弘定・慧。圓照一乘為事。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豈期自唐以來。傳衣鉢者。唱於嶺嶠。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率皆以道行卓犖。名播九重。且為帝王師範。故得侈時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他經。與夫教外別傳。但任胸臆而已。師追援其說。一一辨明。誠欲指南。方位不易。雖橫身受敵不惜也。識者謂非。師荷負此宗。則圓義永沈矣。楊子雲曰。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今於師亦云。葢昔天竺祖師馬鳴造大乘起信論。首述歸敬三寶。偈有曰。及彼身體相。法性真如海。賢首藏師消釋之。乃謂釋論云。在眾生數中。名為佛性。馬鳴只作一體三寶。贊之賢主。却作別相三寶釋之。師謂非唯不符佛祖大意。亦乃釋論初無是說。又清涼觀師於華嚴大疏復以瓦石非性之文翼成賢首偏見。因有金錍之作。葢申涅槃佛性。進不教部權實之義以救其弊。故假夢寄客。立以賓主。實欲茲錍一施。厚膜必去。於一切處。悉見毗盧遮那之指耳。又憫天台五義釋題四釋消經。乃說己心中所行法門。而前後諸師與夫儒宗悉皆罔識名字。故於止觀輔行及法華記中力為發揮。更與諸宗對辨。如釋法華文句。說界如。則斥賢首宗曰一中無量。一界具十。一一十如。若自若他。若因若果。在一心故。故云無量中一。一中無量。不可以一說。不可以多說。不可以權說。不可以實說。因果・善惡・空有・大小・凡聖・漸頓・開合心法。依正一多自在。一切諸法悉皆如是。是知談法界者。未窮斯玅。致使惑果事而迷因理。如論慈恩釋四種聲聞曰。人

見經教中一類定性聲聞。便謂灰身滅智。永無成佛之因。誰知滅後彼土得聞。又曰。不知彼論。自申方等唯識。所以迦葉自悲敗種。至法華會。敗種還生。天親即以其論(法華)申之。若棄如來顯實之文。而滯菩薩弘權之教。偏執之愆莫大(指唯識論)。謬申之過可知。又曰。全迷玄文大旨。而欲文句消經。固蔽理觀深微。而但以事相釋義。言弘斯典者遠矣。今問弘經者為名利壅己。為大悲益他自行暗於玅宗。何殊無目而導。彼此俱迷。自他咸沒。如論止觀明靜。前代未聞。則著述及習禪者曰自漢明夜夢。洎乎陳朝凡諸著述。當代盛行者。溢目預廁禪門衣鉢相傳者盈耳。豈有不聞止觀二字。但未若天台說此一部。定慧兼美。義觀雙明。撮一代教門。攢法華經旨。成不思議十乘十境。待絕滅絕。寂照之行。前代未聞。斯言有在。故南山歎曰。唯衡嶽台崖雙弘定慧。豈南山諂附而虐授哉。又因感遇止觀有旨歸處。及歎六宗(陰陽儒墨名拜道德)九流(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與此背馳。則曰。今運居像末。矚此真文。自非宿植玅因。誠為難遇。況十乘・十境出自一家。十界・十非他所未簡。教行無準。如何旨歸。且如六宗情期大同。九流詮述小異。莊生歸於自爾。老氏專歎去奢。況馬祀。羊烝。因招三惡。晡祠粟祭。果致燒然。如此旨歸所趣。非遠尚不逮於人天。何關藏通漏盡。如其所計豈。如凡有所說。咸混一如。願諸同遇者。深生慶幸心。冀來世重聞。早契無生忍。又曰。適與江淮四十餘僧往禮五臺山。因見不空三藏門人含光云。曾侍三藏親遊天竺。彼有僧問曰。大唐有天台教迹。最堪簡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可能譯之。將至此土耶。豈非中國失法求之四維。而此方少有識者。如魯人耳。厚德向道者。莫不仰之。敬願學者行者。隨力稱贊。應知自行兼人。竝異他典。若說若聽。境智存焉。若冥若顯。種熟可期。竝由弘經者有方故也。若直爾稱講說。是弘經者。何須衣・室・座之三誡。如來所遣豈可聊爾。余省躬揣見。自覺多慚。迴以眾緣。強復疏出。縱有立破。為樹圓乘。使同志者。開佛知見。終無偏黨。而順臆度。冀諸覽者。悉鑒愚誠。一句染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作舟航。隨喜見聞。恒為主伴。若取若捨。經耳成緣。或順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玅經。一剎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為勸請。若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色一香。永無退轉。天寶末大曆初。優詔連徵。竝辭疾不就。始居蘭陵中。詣清涼。晚歸台嶽。當大嶽大飢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為依怙。師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和易所及。麤狂擾從。德充化成。身世俱離。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

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善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然。壽七十二。臘三十四。門人奉全身起塔祔于智者塋兆之西南隅。師有始終心要厥今盛傳。神智釋云。因始果終。諦德無別。華嚴名法身。方等為實相。般若稱佛母。法華譬髻珠。涅槃號佛師。三諦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龍猛悟之而造論。智者得之以開拓。傳及荊溪。立為心要。是則佛祖授受。莫不旨歸乎此矣。像末情澆。不能信重。而更別求心要之術。良由近代習大乘者雜濫故也。悲夫。觀神智所贊。則師之顧命。獨以三觀為訓者。真法身慧命之所存矣。師所著書曰法華釋籤(內有十不二門別行)・法華疏記・止觀輔行各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止觀義例各一卷・止觀文句科各六卷。又為司封員外郎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此外製述逸而不傳。梁肅於師碑銘後復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葢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嚮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入室弟子元皓・以肅嘗摳衣公堂。獲知德善與教之所由然也。俾刻金石。紀于舊山。辭無所愧。因不敢讓。止觀統例云。當二威之際。止觀法門。但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葢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寧僧統云。觀夫梁公之論。筆勢痛快。轣轢前作。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葢深入堂奧。洞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宜其語不虛發矣。吳越國王謚圓通尊者。宗元錄云。元祐間。永嘉忠遣門人掃塔。艸棘荒蕪。卒難辨認。即按梁公碑云大師塋兆百步尋而獲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塊。夜夢元弼山神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再懷猶豫。乃就舊基建石塔焉。

附四人

普門子

何姓。嶽州人。魏史部尚書晏之後。父珍。為常州義興尉。師屢戰文場。存登膴任。抽簪脫俗。居南嶽寺方丈之中。唯儒書釋典。銅缾錫杖。麻衣葛屨而已。於天台一宗。深有造詣。又得古文關鍵。荊溪與之為多聞友。嘗為荊溪撰釋籤及輔行序。言習禪之弊最切。

其文曰。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古。先梵皇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音莫違。尚假言詮寄諸結集。況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賓。十無一二。至有窮年默坐。甘節於昏懵。白首論心。遲回於半滿。人之多僻其若是乎。未階捫象。各陳乳色。或謂即心是佛。悟入之門。色不異空。本末誰迹。將冥絕待。章句何施。嗚呼。大教陵夷若是。葢由未辨文字之性離。孰喻總持之功深(云云)。梁補闕送虛上人歸越有云。東南高僧普門元皓。予甚深之友。豈苟云乎。貞元八年季冬。六日示寂於君山偏室。壽八十四。臘四十五。門人曇環集師遺文二百餘篇。勒成十卷。陽羨蔣防為之序。然古謂嶽州君山。今宜興亦有君山鄉。鄉有淨樂寺。即荊溪受業相去數里有南嶽寺。乃稠錫道場。土人云。袁府君治此有善政。死為地主。廟號果利。沒時天降銅棺。鬼神營葬山頂。故號君山(亦曰銅棺)。豈師嘗居此。南嶽土人賢其父子。因以嶽州君山之名名其所居耶。

元皓法師

字廣成。秦姓。吳門人。幻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律戒。隸本州龍興尋。為荊溪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深以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為其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及注解大涅槃經為其首序。則錄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耳。此乃師之法要。如王輔嗣之說易。司馬遷之自敘。管仲能言輕重。孟子贊揚春秋。雖儒釋不同。其義一也。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滅。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閣維。塔于本郡虎丘東山南。原師耽學味道。不涉餘事。聽荊溪言。曾無倦色。分折義理。派別川注。默記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荊溪歎曰。回也如愚。好處山林。宴坐一室。以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既成之日。二君已亡。此亦師獲麟之一句也。師同學知名者百餘人。其成乎事業更相輝映。則有上都雲華寺清涼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不列僧數者三人。翰林梁肅・諫議大夫蘇州刺史田敦・撿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吏中丞太原少尹河東節度使崔恭。緇流受業者五人。皆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崔公收行紀德。鑱諸琬琰。立于虎丘羅漢石壇之左。鎧菴曰。崔公此碑乃師實錄。讀者方知。止觀統例云。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葢指師與崔梁等也。又見清涼觀師曾稟受荊溪教觀。厥後恃其辨博。別生異見。遂逃逝於天台螟蛉於賢首。故荊溪金錍義例之作屢有彈訶云。

梁肅

字敬之。早從釋氏學。傳天台宗教於荊溪。執弟子禮。志在一乘。最為精博。故孤山祖承云。朝廷中得其道者。唯梁學士一人而已。公嘗刪定天台止觀為六卷。見行于世。但慈雲謂其文雖簡要。而修相闕略。又述止觀統例。其文雄深雅健。宛有易翼。中庸步驟。韓昌黎雖獨步元和。然以五原及諸文較之。似不及也。唐史謂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唯公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觀此亦可知韓筆所自來矣。柳子厚記先友。亦稱其最能。為文公。又述天台荊溪碑銘。崔恭序之曰。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荊溪大師碑。至今山家金石之文。唯此二碑為冠。洎子厚作龍安禪師無姓和尚等碑及東海若等文。本朝晁以道作明智法師碑敘教。觀師承遠有端緒。為東南文寶。竝庶幾焉。公有文集二十卷。惜其板本磨滅。無與再刊者。鎧菴曾於北蜂處覩寫本。無為子楊傑親題其後。鑽仰無已。貞元九年十一月卒于長安。享年四十三。崔公云。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號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著。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久世。又何補哉。

法劍

居房州龍興寺。遷嶽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峰不越閾五十載。鄉閭氏族不以告人。而世以無姓稱之。或曰周人也。讀法華金剛般若等經。數逾千萬。或說以有為。曰。吾未嘗作。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受教者不失其宗。聽信者不惑其道。楊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玄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李蕘為嶽州。恃辨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楊嚴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師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柳子厚銘讚曰。和尚順承中道。而紹天台之本。統勤求端慤。而成極樂之至願。雖其詳不可聞。然以時事[弓*攵]之。則師當為荊溪弟子。以子厚稱梁肅為先友。而普門為肅所敬。又楊炎敗於建中之元。而荊溪滅於建中之三。則天台本統捨荊溪其誰哉。故其碑云。和尚所嚴事。皆世高德可見。終于聖安寺。法付懷遠。遠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奉全身葬于卓然師之塔東。

山門授受窣脩外琇竦寂通七祖師世家(內附二人)

原夫窴脩而降。葢有潛德而不耀者。然中興導師所業。實權輿焉。五嶽崢嶸。崑山產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緬懷繼世之功。敢靳特書之筆。母以子貴。詎不信然。若夫興復而振起之。則寂通最為渤澥之平相矣。撰窴脩外琇竦寂通世家。

道窴

不知何許人。大曆中荊溪委付止觀輔行記。令其敷揚。同門皓公素畏服之。貞元二十一年。有最澄者。日本明敏僧也。遠泛溟涬。來求教法。窴師講誨。遂為弟子。盡寫一宗論疏以歸過天台。郡守陸淳求一言作據陸判云。最澄閣黎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窴師。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信受用。請印記。安可不從。已而泛海言旋指一山為天台。號一寺為傳教。風行電照。盛化彼國。遂遙立師為其天台始祖焉。師更有素・脩二師傳家。

廣脩

留姓。東陽夏昆人。早歲入窴師之室。研窮教觀。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及四分戒本。天台刺史韋珩請講摩訶止觀于郡齋。會昌三年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瘞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夥。法付上首物外。咸通七年。門人良謌發墳火葬。得舍利千餘粒。重塔藏焉。

物外

揚姓。福州侯官人。初從脩法師傳定慧學。值大中歉歲。艱於乞食。遂跏趺入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五穀登時。當擊磬引我出定。後果越歲方從定起。中和五年三月十五日。終于國清。弟子敬休・慧凝・元琇。塔在智者塔院側。

元琇

天台人。弟子清竦・常操。操下義從。從下德儔。儔下慧贇・修雅。雅越州人。時餘姚龍泉上方僧紹恩誦法華。雅作歌曰。山色沉沈。松煙冪冪。空林之下。盤陁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華狼籍。偶

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為大事。今日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集腹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遠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千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恨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未端的。我昔心猿未調伏。長將金鎖虐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聞無物為舉蹋。我亦當年神兒戲。長恨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亦當年學吟詠。將謂冥捉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治步武。今日覩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土。師誦此經一字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唇。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一句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於風。不在西。不在東。徧在勞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腹。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兮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轆轤高下。浪死虛生。世間縱聽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未為勞生治心病。能使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天恭敬。亦合動龍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廣之徒不稽首歸命。

清竦

天台人。弟子志因・義寂・覺珍。因。錢塘人。弟子懷贄・義清・可榮・晤恩。恩。見荷負扶持傳。

義寂

字常照。胡姓。永嘉人。在孕母厭葷血。及產乃蒙紫帽而出。齠齔即白二親。求入開元寺投師。師授法華經。讀誦暮月而徹。老宿悉奇之。既祝髮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復造天台。求授止觀法門。其所領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古傳蒲州不聽泰。溜州一徧照)。初智者所說教迹。自安史挺亂以來。會昌籍沒之後。當時碩德但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師痛念本折枝摧。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以錢忠懿王覽內典。昧於教相。請扣韶國師。韶稱師洞明台道。王召師建講。遣使抵日本。求其遺逸。仍為造寺。賜號淨光。追謚九祖尊者。台道鬱而復興。師之力

也(僧寶傳韶適與智者同姓。疑後身也)。嚴教主拜像詩云。憶昔昏霾萬里開。德星一點耀南台。修真名自神州起。慕法僧從日本來。道樹幾將成巨蠹。慧燈相次作寒灰。當時不假扶持力。塵劫茫茫事可哀。太平興國初。夜夢寺東樓柱陷地。意頗惡之。翌日徙居西房。是夕果春雨驟作。山頹樓圮。眾謂師獲天眼通焉。雍熙初。永安縣光明精舍請師為四眾授三聚戒法。於佛像前獲發願辭一紙。即。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仍勸裝塑是像。願捨報後。復為男子童真出家。常持布褐。傳法利生。以是推之。師仍皎後身也。又黃巖邑中信士。請乘舟泛江。講流水品。放諸水族。至智者昔日靈石道場。宛同祖禮文中。方舟泛泛清江上。法語琅琅碧浪心也。又嘗於明之育王。夢登國清上方。見寶臺一所題曰文殊。覩觀音大士從臺以手接師。須臾驚覺。自是以來每一揮麈。則摐(初江)金玉應召。羽商和親。九旬談玅。殆不相違。四年十一月四日示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尊但累小塔。窆于方丈而已。年六十九。臘五十。郡城得戒法者。迎師真相歸開元寺祭享。縞素哭泣。若喪考妣。郡牧鄭元龜為詩悲悼之。講三大部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金錍等論亦各二十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玅不二門科節各數卷。今逸不傳。得法弟子百餘人。海東來學者十人。義通。其上首也。又天台宗昱下濕州契能者。神悟。謙之師也。住台之常寧。神悟嘗繼其席。能晚年以天台十四代所傳爐拂付扶宗忠。忠不受。乃緘藏於天台云。

義通

字惟遠。尹姓。高麗國君之裔。母郭。妊誕頗異。眉毫長尺許。捨龜山院為釋宗弟子。及冠受具。即傳華嚴起信。彼尤宗仰。晉天福中遊天台。訪雲居契旨。嗣謁螺溪。未幾。具體之聲。浹聞四方。乃歎曰。圓頓之學。畢茲轍矣。吾欲以此施鄉。答所生之地。導所未聞。乃括囊東下。道由四明。時錢忠懿王以國子出刺是郡。邀至問以心要法門。且請為戒師。仍贈詩曰。海角復天涯。形分道不賒。燈青讀圓覺。香煖頂袈裟。戒比珠無類。心猶鏡斷瑕。平生賴慈眼。南望一咨嗟。又相望幾千里。曠然違道情。自茲成乍別。疑是隔浮生。得旨探玄寂。無心競利名。茆齋已秋夜。誰伴誦經聲。又贊。不離三界生。我大師白毫異相。滿月奇姿。戒珠普照。慧海無涯。人天福聚。瞻之仰之。已而緇素歸慕。請留依怙。師曰。非始心也。眾曰。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如曰。利生何必雞林。師曰。緣已汝合。辭不我却。因止焉。漕使顧承徽捨第為傳教院。至太平興國中。改賜寶雲。用昭其祥。師之至也。演教・觀二

紀。知禮遵式。弟子之上首也。升堂及門不可勝紀。著述頗多。唯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僅存名目。壽六十二。端拱改元。十月十八日示疾。越三日右脇而逝。荼毗已。門人收骨藏于育王山陽(寺西北隅)。後七十有七載。主延慶文慧法師宗正。覩劈甃將就蕪沒。重累石。為之方墳。仍碑其事。居無何。是寺別改門徑。塔亦隨毀。宣和丁未昌月。堂董之從。于烏石山僧若權者。求昌書。遷葬以示後來。書略曰。其骨於日光中。或青・或黃・或紅・或白。滋生於骨上。見者無不歡喜作禮。歎未曾有。紹興庚辰主師院僧智謙。再刻塔記及吳越國王詩贊。命工塑坐像。修骨塔。淳熙中。主僧宗瑩再於東廡作振祖堂。繪四祖師像(智者四明天竺)。魏和・王史浩俱以偈贊之。師贊略曰。台山墜緒接統興衰。有二神足。真師子兒。慈雲法智迭和塤篪。人皆謂師蟠英孕秀。植根堅固。獨幹雙枝。因艸菴教苑遺事曰。當是時。台道既微。賴師持之。授法智慈雲以起家焉。此所謂台宗之命脈也。師好以鄉人稱之。故今山家咸稱為通鄉人焉。觀竹菴贊曰。呼一切人。皆是鄉人。冷雲掃電。枯木生春。決定願力再來。歸命天台後身。宗元錄云。予嘗[弓*夕]其事迹。殊無識其大者小者。及至寶雲。但有一影堂耳。惟相傳云。兩眉中間。其白毫相舒之長五六尺。卷乎其中。真大士僧也。洎鄞僧宗曉。採師事迹著於碑。實簡編者。別為一集。號寶雲振祖。附于四明教行錄之後。則通師翁言行。班班可攷矣。

中興教觀法智大師世家

原夫寶雲出二弟子。解行略同。而惟四明得稱中興祖師者。弘護之功深也。惟賜不如。則陋巷為疏附之友。惟參所畏。則負米。掌禦侮之權。蓋一人敬服。則千萬人皆敬服矣。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是誰句耶。章安既往荊溪。次亡誕。此人師紹彼烈。光一家大教。鐘此三良是誰語耶。撰第二記主法智世家。

知禮

字約言。金姓。四明人。初父經以枝嗣未生。誠志頗切。與妻李禱佛。偶夜夢梵僧遺一子云。是羅睺羅。及建降庚申歲生師。遂以佛子羅睺羅名之。神清氣朗。骨狀不凡。雖在童齔。不與眾倫。七歲屬母喪。號泣不絕。謂劬勞匪易報。遂急於出家。父撫而異之。不奪其志。始事太平興國寺洪選為師。十五受具。即探律部。二十學台教子寶雲通席下。始三日。第一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法界次第三卷授初學)。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

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矣。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便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傳之。謂教法有賴矣。涉二載。厥父夢。即跪于通前。通持缾水注于師口。其引若泉。其受若谷。自後圓頓教觀於焉超悟。即代通講授。洎于數年。值通歸寂。復自夢貫通之首。擐于左臂以行。慈雲解曰。得非初表受習。若阿難瀉水分缾之莫二也。後表傳持操師種智之首而行化也。由是發大精進。具大智慧。安然露地。煥若彌天。接一徒人必謂之登龍折一義。眾必謂之伏鹿。故道不求揚而四方盡聞。眾不待召而千里自至。淳化中受請于本郡承天綿。歷四祀。遷于延慶。專事講懺。四十餘歲未嘗有一時離香火之供。亦未嘗一夕戀茵蓐之溫。是寺乃至道間前後院主居。即顯通願捨與師。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教法。安眾修道。師以其舍宇頹毀。俾天台僧覺圓募緣重建。既種種圓備。大懼壽不我永。事或他變。乃囑于後賢。惟善繼者居焉。非私于子孫也。遂作戒誓。使無反誨。言乃顧弟子立誠等作戒誓二篇。戒辭略曰。矧夫我大師能仁之制。乃爾攸聞三月安居八穢。靡畜子孫。受業非俗。如何應知四事本給誰乎。苟明負經戒。則現招惡報。未來隨焚。況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為聚學。何敢私哉。又曰。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邇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謀咸然。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辨兼美。敏於獎導。何哉。兼講。則叛吾所囑。浮偽。則悞於有傳。戒德。則光其化導。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辨以暢義。導以得人。又曰。苟猶不畏吾言。吾有誓願。神明照之。灾祥不僭。汝其戒哉。誓辭略曰。竊以如來垂象。久託鷲山。須達歸心。先經祇樹。梵王奉宮。而請說淨名。臥室以興談。至於正法住持。皆屬塔廟。四依繼軌。咸顯所居。既法籍人宣。故人必依處。此處雖寄聚落。頗若山林。西映湖光。東連野色。棟宇延袤。粗可依棲。滅後造堂。惡世揚法。日藏稱如來遊止。法華謂是佛受用。今茲陋室。永言通經。仰惟諸佛。慈臨四依哀納。庶令凡鄙。自然莊嚴。永遠休光。未來安處。道隆內院。化廣香城。常得善師。遐聚賢學。星分法炬。徧照於十方。流布宗乘。綿亘於三世。帝壽不斷。玆種益滋。其或惡黨凶徒將來。因占特權結勢。橫見欺奪。廢傳般若。障塞行道。我已將此處奉上三寶。仰給傳持。是人便為因占欺奪佛受用處。亦是廢轉法輪處。亦是離間和合學處。此人當得滅三寶。斷學般若極重罪惡。當願若我徒黨乃至餘人。將欲占據我傳法處。動心則應時狂迷。動口則失音不語。動身手者或被風率。或遭火爛。毒虵蝮蝎一切侵害。惡瘡膿血。盲聾瘖瘂。肢體闕壞。一切諸難。令其備受。乃至命終。當墮阿鼻地獄。成壞轉寄。永無出期。未來

餘殃。復倍前劫。寧壞我命。寧斷我命。寧破我眼。若壞我形命。終不呪令是人招斯等苦。若壞我此處。即是斷我及一切眾生菩提善根般若種性。亦斷智者教觀壽命。亦滅如來遺化勢力。以要言之。即是壞滅十方三世三寶壽命正法眼目。開一切眾生三惡趣門。閉一切人天涅槃道路。此人罪報不可思議。仰願諸佛菩薩。諸天龍神。遮護此人。勿令一念起此惡心。況至毀壞。初景德間。光明玄義有廣・略二本抗行于世。時慈光恩師製發揮記解釋略本。乃謂廣本有十法觀心等文。蓋後人擅添。遂以四失評之。又其弟子清・敏二師。共搆難詞。輔成其義。欲廢廣本。寶山信致書請師辨折。師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非我志也。矧二公乃吾宗先達焉。可率爾拒之。信重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遜讓不獲。遂有扶宗釋難之作。力救廣本十法觀心等文。及斥不解發軫揀境之非。觀成歷法之失。清弟子梵天昭・孤山圓。又撰辨訛駁釋難之。非救發揮之得。於是兩家搆詞。設難往復。各五綿歷七載。猶未已也。師遣門人本如。與之講論。其說卒能取勝。其後法孫繼忠攢結前後十番之文。名曰十義書焉。又如三千具造定境了法用觀等義。實為後學指南。蓋台・衡之道。將付寒灰。得師中興。何啻回天之力。方其在延慶也。修常行三昧。於起信堂中。以九十日為期。所旋繞地。成車轍之迹。建炎兵火煨燼。跡亦泯沒。聞老宿之言者。徒增感慨。咸平三年大旱。師與聞式二師同修光明懺摩禱雨。至三日猶未感應。於是撤席伏地。同誓於上帝曰。儻佛事將辨。不蒙甘澤下降。當各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浹。天聖中。曾魯宣靖公(公亮)。隨侍楚國公。會出守四明。一日遊延慶。師已先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公來。宜具禮迓之。洎公至。師以夢告公曰。烏有是哉。惟默記于方寸。至大拜。方以師夢為然。於是請于朝。置田闢舍。大啟法席。而延慶遂為望剎。寺亦圖某像而祠之。天禧初。師年幾耳。順謂其徒曰。半偈忘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矧其去佛滋久。慢道者眾。吾不能捐捨壽命。以驚發懈怠。則勇猛精進之風喪矣。於是約十僧入懺。期滿三載。共焚其身。又曰。誓真法之供。懷安養之國。時翰林學士楊億。仰師道行。望風推重。專勤置郵。確請住世。復以欣厭之意而興難焉。師答曰。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懺塵畢盡。楊公知不可以義屈。亦不可以言留。乃致書天竺慈雲。俾自杭至明。面沮其義。又致書郡守直史館李夷庚。密戒隣社。徧加安護。毋容以焚。是年真宗皇帝誕節。楊公叩丞相寇準薦以紫服寵師之德。又樞密使馬知節請楊公撰先父神道碑。酬以潤筆。楊公悉不受。惟乞薦師美號。馬因奏。聞乞降旨以受。上即召楊公問之。公乃奏師遺身事。上深嘉歎。重諭楊公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賜之。潤筆

卿宜。無讓於是。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師之本願。始為所奪。上繼遣中貴人俞源清。遠至師室。命修懺法。厚有賜予。俞欲知懺法旨趣。乃為撰修懺要旨。今盛行于世。教苑遺事曰。內翰揚公。有問淨土是何人境界者。有問法華梵網皆魔王所說者。此以理奪事而問之也。師乃以即理之事而答之曰。即此見聞。更無道理。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後公謝啟有云。惟少室之宗風。本靈山之笑視。以至黃檗痛杖於臨濟。船子揮楫於夾山。此公以禪奪教也。師復啟。殊不領略其說。蓋昔禪教互相為謀。至此則不然。則知大宗師手段。當自有體。日本國師源信。嘗遣學徒寂照等持二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玅。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贄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弘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據教行錄更載答日本十問之文。但不知為彼國何師也。師將示滅。復結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又修光明懺七日。為順寂期。甫及五日。結跏正坐。囑門弟子曰。生必有死。蓋常分耳。汝等當勤修道。勿令有間。從吾之訓。猶吾生也。語畢驟稱彌陀佛號數百聲。奄然而逝。天聖六年正月初五戌時也。年六十九。臘五十四。露龕經二七日。爪髮俱長。儀貌如生。其月二十四日。闍維于郡南門外。未間先聞異香馥郁。火滅舌根不壞。舍利五色。不知其數。明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奉靈骨。塔于崇法院之左。舍利迄今猶有藏瑠璃缾。奉安大悲閣上者。弟子升堂者千餘。其覩奧極深。領徒繼盛。若則全・覺琮・本如・崇矩・仁嶽・慧才・梵臻・尚賢等二十人。稟法弟子四百七十八人。手度弟子七十人。趙清獻(抃)碑其行全。三學錄其實。胡祕書(昉)銘其塔略曰。嗚呼。大師之出世也。豈無謂乎。得不以祇園之法屬乎澆季。而師扶樹之乎。天台之教當其流布。而師光大之乎。門外有車。諸子不復乘。師使乘之乎。衣中有珠。醉人不復悟。師使悟之乎。化化城於險道乎。浮浮囊於大海乎。報諸佛之恩乎。為如來之使乎。不然。何精心向道。忘身為眾也。若是之甚哉。昔梁補闕謂。天台等覺歟。玅覺歟。不可得而知也。今之談大師者。得不以梁公之言而稱讚乎。故慈雲祭之以文。悼之以詩。無非寄極言以暢其所懷。議者不以慈雲之言為過而謂師之道。然凡師著述行于世者。光明玄義捨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觀無量壽佛疏鈔三卷・觀音玄義記二卷・觀音疏記二卷・不二門指要鈔二卷・扶宗釋難一卷・千手眼大悲心呪行法懺儀一卷・融心解消伏三用各一卷。其鎖碎部帙。諸文科目。不復枚舉。嘉定十三正月。宗鑑掛鉢。上竺與首座懷怛造像立祖。且稍正九祖昭穆坐次便佞之輩輒撼搖之主者。持兩可之說。適眾求齋忌疏文。因致意焉。天上無雙月。三千不離空中。人間只一僧。四海皆傳教行。豈是等閑勳業。敢忘盡

命。欽崇恭惟。中興教觀。法智祖師愾氣邪說之縱橫樅然亂雅。念正宗之杭隍僅若懸絲。屈佛子之尊嚴。向海隅而出現。三陽用泰。一氣皆春。發記主之幽潛。載揚別理。補山門之罅漏。彌顯今宗。勍敵詎敢跳梁異戶。頻聞得雋哲之人利見大法重光。六十州咸仰化風。誰能繼者。五百年必有名世。數亦偶焉。復漢宮之威儀。殄陽九之屯厄。王正謹始竦驚木鐸以求觀象。魏布新盡使冰魚之破執言。言祖道汲汲人心。祇見南湖奉開山之鼻祖。未開列剎。酬再造之洪恩。允矣。至公蔽於流俗。□等作興化事。致天匠而方墩優填。開闢宗途。黜百家而推明孔氏。式屆涅槃之日。敬輸葑菲之誠。仰冀慈憐。俯回昭鑑。伏願□等。信符起信。宗識玅宗。究修惡性。惡之玄微。多聞守約。達本覺始覺之旨趣。一道無偏。
釋門正統第二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身土志

無始以來。有物混成。橫無畔岸。豎絕本標。然膠膠擾擾乎其中者。咸迷茲性德。如醉如夢。但有六趣輪轉而已。尚無出世三乘之法。況一佛乘乎。荊溪云。必有一人最初先覺。遂以斯道轉覺後覺。相續不已。覺者滋多。乃有十方三世諸佛。欲窮佛理。身土為先。非土何以顯身。非身何以示玅。釋迦既爾。他佛可知。撰身土志。

大雄世尊。自劫踰塵點之前行菩薩道。歷諸圓位。成究竟覺。所證之法名曰玅法。故法華經云。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蓋能成即自報之智。名曰報身。所成即本具法體。名曰法身。智與體冥。乃能起勝劣大用。名曰應身。天親大士於是說示現三種菩提。一・應化菩提。經以分身表之。二・報佛菩提。經以釋迦表之。三・法佛菩提。經以多寶表之。法・報・單應身。複乃修性三身也。所謂玅法者。蓋玅名不可思議也。法者。十界・十如。權實之法也。又南嶽舉三種。謂眾生法・佛法・心法。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言心造者。不出二意。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不出三世法數。頌云。六凡(六道輪轉三界。未免生死。故俱名凡)・四聖(三乘則脫分段生死。佛則更脫變易生死。故俱名聖)互具百(慈雲於一心字派出十界。復引墨迭貫方之聯珠。表一一界展轉具九。成百法界)・十如是法(玅經方便品略開三顯一。殷勤稱歎。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天台指此為法華一經正體)。繞成千(謂一界具十如是法。十界則具百如是法。百界則具千如是法)。五陰(實法)眾生(假名)并國土。是故三千數具足(生陰二千屬正。國土一千屬依)。荊溪云。若非三千攝則不徧。若非圓心不攝三千。故三千總別成空・假・中。又云。方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蓋實造者。以有四住地煩惱。潤分段生死業。能招集分段生死苦果。謂六道眾生。所稟陰入界身是也。又猶有無明住地煩惱。潤變易生死業。能招集變易生死苦果。謂阿羅漢・辟支佛及大力菩薩三種意生身是也。如來既已玅證圓常之道。則五住究盡。二死永亡矣。然大悲熏心。且乘宿願力。豈忍坐視三乘六道流轉二死苦海而不救乎。於是乘本垂迹(本地所證唯一圓。佛垂迹化他則施四教)。起乎權造。初於大通佛時。作第十

六王子與諸大眾覆講此法。結其大緣。自茲之後。節節誘之。機緣既熟。遂於今日非頓而頓。現勝應身說大乘教。非漸而漸。現劣應身說小乘教。勝應者。乃如來現圓滿報身。別・圓大機所見也。故梵網經云。爾時釋迦從初現蓮華藏世界東方來入天宮中。說魔受化經已。下生南閻浮提迦夷羅國。母名摩耶。父字白淨。吾名悉達。七歲出家。三十成道。號吾為釋迦牟尼佛。於寂滅道場坐金剛華王座。茲蓋境玅究竟顯。名毗盧遮那。智玅究竟滿。名盧遮那。行玅究竟滿。名釋迦牟尼。三佛不一異。不縱橫。故名玅果法身。複報・應單乃體用三身也。別見則三佛相關。圓見則三佛相即。若夫藏通之機。止見釋迦而已。此當更以天台所談身土反覆明之。先自同居淨穢說起。穢既不等。淨亦復然。劫灾頌云。業道增減。壽至十三。灾現刀・疾・飢。如次七日・月・年止(世界已成。上界諸天下生贍部。人界壽八萬四千歲。後乃百年減一歲。減至十歲。謂之減劫。復從十歲增之。子年倍父。謂父十歲。子二十歸。父二十歲子四十歲。增至八萬四千歲。謂之增劫。一增一減為一小劫。如是二十小劫為一中劫。成・住・壞・空各二十劫。共八十小劫。總成一大劫。每減劫中。人壽至三十時。飢僅灾起。經七年七月而止。減至二十歲。疾疫灾起。經七月七日而止。減至十歲。刀兵相殺。經七日七夜而止。餘少人民怖灾造福。故壽復增。此名小三灾)。三灾水・火・風。上三定為頂。如次內灾等四無不動故(初禪內有覺觀患故招火灾。二禪內有喜患故招水灾。三禪內有樂患故招風灾。此名大。是三灾四禪無內患故亦無外灾)。然彼器非常情。俱生滅故(器即依報。非是常住不壞之法。情則有情正報。彼天宮殿情生即生。情滅即滅)。要七火・一水・七水・火後風(謂初禪經七火。二禪始一水灾。二禪經七水灾。初禪又經七火灾。三禪始一風灾。蓋初禪實一大劫。以大梵先生後捨。除空劫。二十增減故壽六十小劫。二禪極光天七火灾。後始一水灾。故壽八大劫。三禪徧淨天四十九火灾。及七水灾。又七火灾。後始一風灾。故壽六十四大劫。劫章云。火・水・風灾以為數。數不能及僧祇量。即此大劫三無數。菩薩方登正覺時)。正法念處經云。成・住・壞・空各二十劫為一大劫。蓋劫成之初。梵王自二禪先生初禪。經一增減劫。次有梵子輔眾。從極光天感念而來。欲界空居次第成就。乃有微風漸盛。且堅成世界。底是為風輪。大雲遍覆。雨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水輪。水輪之上。凝為金輪。金輪之上。又注雨水。大風鼓擊。清濁異質。為梵世。為空居。為法寶石。為山海。為土地。品物惟錯。區域肇成。諸天福盡。下生南洲。身光能飛。不飲不食。後食地餅。林藤杭稻。體乃堅重。不復光明。日月為出。忿吞漫萌。受欲長滋。始有人道。分疆殖貨。盜賊以具刑罰以立。十惡成備。死淪三塗。覩茲惡趣。更修善因。得生俱盧三洲。及六欲天。令賢劫住世。當第九增減劫。至住劫當終。人皆厭世。修習禪定。上生初禪等天。不作諸惡。不生無間。住劫既盡。世界則壞。先空三塗。後

極他化六欲諸天。以次上升。于時下界俱無有情。日熱四倍。先涸溝池。焦艸木。次現二日。三日。乃竭江河。次現四日。五日。又枯海水。至六日。七日。竝出則山石畢鎔。大千世界為猛火聚。梵眾梵輔以次上奔。惟梵王天最後捨去。世界煨燼。無復存者。劫壞則空。空而又成。為後劫始。若當水灾。則二禪奔三禪。風灾則三禪奔四禪。其為空洞。亦同火灾。茲竝同居之相也。梵網經云。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蓮華藏世界海)。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千色究竟天)。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釋迦。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諸處南閻浮提)。各接微塵眾。俱來至我所。聽我誦佛戒。如是盧舍那佛。化為千釋迦王。千箇三千大千世界。一釋迦復化為百億釋迦。分王一三千大千世界內百億閻浮提。故號千百億釋迦牟尼佛。天台謂。此乃別赴一緣說。蓋凡結經。多為同居而設。苟如正經廣談依正則惑矣。又華嚴云。都有十箇二十重世界種。遶此中心世界種。總都十一箇二十重世界種。又云。此十一箇世界種外周圍至輪圍山。復有一百箇世界種。隨方各十於中布列。近山周匝十箇世界種。各各上下四量餘九十箇世界種。不言重數。共有一百一十箇世界種。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乃正經所說。大論云。復次。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世界。一時起一時滅。如是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如是一佛世界數如恒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海。如是佛世界海數如十方恒河沙佛世界是佛世界種。如是世界種十方無量是名一佛世界。茲竝實報之相也。蓋由如來坐勝劣兩應。施頓漸兩教。故有大始焉。有小始焉。小始既說同居依正。大始亦談實報身土。若夫方便乃斷通惑者之暫居。寂光乃斷別惑者之極證。既識同居・實報。則方便・寂光可類知矣。或見內典所說無邊剎海。及十世劫波。多以為誕。殊不知積年以為億。安得億年不為劫乎。積土以為邦域。安得邦域不為世界乎。如來既現圓滿報身。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所談依正。諸法雖圓滿廣大。然約機。約教。未免兼權。故諸師論天台荊溪判釋是經。大約有四。一・法界華嚴。乃約理而說。二・盡未來際華嚴。乃約實報而談。三・寂場華嚴。乃約小機三七日中未覩說法而分。四・時長華嚴。人多異論。殊不知約化儀而言。則時長。止齊般若所謂頓漸已竟。及化儀四教齊此等文是也。若約入法界而言。則時長必須直至涅槃。所謂大機。則華嚴不休。小機則諸教次第及鈍根菩薩三處入法界等文是也。劣應者。乃世尊所現百億化身。俯為藏通機見也。故法華經云。又以他日。於窻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汙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輭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蓋緣一類機緣於頓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說四諦・十二因

緣・事六度等教。然小非究竟。故有方等彈斥。般若淘汰。自頓・漸二法既合于般若之後。非特所說之經不名華嚴。而名般若。而能說之主。亦不名舍那而名釋迦。蓋以不共般若共二乘說。故有茲施設耳(通名教共別圓名教不共般若名部共華嚴名部不共)。次說法華開前頓漸。會入非頓非漸。始暢如來出世本懷矣。故經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又復如來開顯之後。重說大涅槃者。有二義焉。一為未熟者更說四教。具談佛性。令具真常。入大涅槃。故名捃拾教。二為末代鈍根。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夭傷慧命。亡失法身。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比以諸師堅執一說。謂只一悉達太子。金剛土臺成道。四種機緣所見各異。引荊溪云。皆以三藏如來而為境本。於色相上四見不同。殊不知茲乃漸中開四。止在漸收耳。若夫化儀之四通收頓漸。則須分大小兩種八相。舍那・釋迦各為境本。方見如來一期施化儀式也。

弟子志

詩曰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又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綿。過期之曆。孚忠厚之報。機關實在於此。故荊溪云。盡未來際。三世九世種熟脫三。是則念念三密。念念三九。念念三段。念念逆順。念念身土。一一不同。一一入實。又豈他所測耶。嘗鼎舉臠。撰弟子志。

如來鶴林既滅。法付聲聞。則唯迦葉。其付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故阿難與文殊在鐵圍山則結集大乘。與迦葉在石室則結集小乘。乃與優婆離結集毗尼。凡以生死海中。法為船筏。黑暗崖下。法是明燈。譬如良醫雖近。玅藥猶存。商主云亡。寄寶尚在。故凡為流通者。功莫與京嚴教主。或對曰。吾佛出世無數方便。普度含生。金口宣揚。五十年之正教。阿難結集三百會之真詮。梵僧白馬以駝來。聖主置場而翻譯。萬億天龍之護衛。十方國土以流通。或初翻而地涌靈泉。或重譯而天降甘露。或誦之成功也口中蓮出。或講之悟物也天上華飛。或宣一偈地獄為之空。或念首題眾灾為之息。寫在空中而雨治不濕。閟於匣內而火燄不灰。噫。翻譯・讀誦・書寫・講說。其明效大驗尚如此。況復解而能行。行而能至者乎。又結集之後。有諸惡王出世。破毀佛法。則三藏金言必多放失。猶此土經傳遭秦火之酷也。故華嚴大經必假龍樹入海強記。而出世方得聞。則其餘貝多或存或沒。可類推矣。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皆如來金口懸記。謂之金口祖承。據涅槃經。佛以聲光召眾高會雙林。迦葉為定所持。阿難為魔所罥 。以故二士

不來。世尊將入涅槃。乃云。我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良以迦葉頭陀第一。能為四眾而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立為初祖。良由於此。然諸祖傳法。其生緣入滅。付法藏傳既不明載。難為鑿空撰出。獨馬鳴・龍樹二大士。既各造論弘法。又有本傳可攷。所以其道東傳。為橫出天台。九祖謂之今師祖承。故唐柳子厚舉龍安海公。斥晚學皆誣禪以亂其教。其道遂隱。乃太息而言曰。嗚呼。吾將合焉。馬鳴・龍樹之道也。信哉斯言。實萬世學佛者之指南矣。自西天諸祖。預承佛記。位在四依。雖內弘大道。而外為小像。良以菩薩形服無準。聲聞威儀有度。故大雄既沒。欲化導易行。必為此像者。以四果是真福田故也。故二十四人。多言果證。然亦隨機利見。未必盡同。故有四依有四果。商那修多等四依為四果像也。馬鳴・龍樹等四依為四依像也(破見思稱比丘。破無明稱菩薩)。故涅槃經有四種人能護正法。為世所依。即四果人也。初依示小乘內凡像。二依初果。三依二三果。四依四果。約其內證。則大菩薩。若以始終圓義明之。初依是觀行相似。人未破無明故。二依十住。三依行向。四依十地。依者憑也。於佛滅後。憑此四人。為人天依止。取解故也。蓋羣生昏寢。長夜冥冥。先覺警世。慧日赫赫。故西域記明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授。或通宗乎眾典。或別釋於一經。既分照於四方。乃俱破於羣翳。然若據如來正付法處。須依玅經。本迹二門。開顯已竟。乃稱揚初品因果功德。及讚毀罪福。然後現十種神力。摩娑塞虛空。諸菩薩頂囑耳。流通法華。為令其人得佛慧故。故此之付法。非特橫被十方。亦及豎窮三土。若乃付迦葉等。特為同居閻浮提內。住持三寶設耳。所以不在靈山會上而在雙林者。以涅槃追說四教故也。復次文殊・阿難結集之後。其大乘經律多是深位菩薩弘傳。罕有異執。惟聲聞之眾。各隨所解。遂起偏計。於三藏中毗尼尤甚。初畢鉢羅窟結集之時。既以窟內・窟外為上座・大眾二部(內上座部迦葉為祖。姑集三藏。外大眾部婆師婆為祖。結集五藏。名為結集。二部共一千眾)。是後迦葉等五弟子。次第任持。各二十載。無有支別(豎五師)。蓋其體權達道。不相是非。通奉優婆離所誦滿八十徧。只號僧祇律也。先是如來住迦蘭陀林。與阿難入城乞食。路逢二童子聚沙以戲。其長曰。德勝掬沙為麨。奉獻世尊。其次曰。無勝合掌隨喜。時德勝施土已。即發願云。使我將來蓋於天地。佛為德勝。授記我滅百年之後。當獲轉輪聖王。福田之一。於華氏城作正法王。號曰阿育。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眾生。洎百年後。果得為王。威被海隅。勢侔鐵輪。在位苛虐法僧佛經。造諸獄具。遭其憲網。悉皆酷治。乃至焚蕩經籍。斥逐賢聖。遇得道者。以神力化之。遂革迺過。又逢穌多以因果啟迪。廣說獻土之因。及如來懸記。興建浮圖之事。重省

增懼。追思補復。於是遠會應真五百大眾於王舍城中重集三藏。不謂稔多出五弟子。乃於律藏各恣心見。不解均融。遂離僧祇。為五部焉(同世五師。亦謂橫五師結集。共五百眾)。蓋由如來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依之修學。莫不悟道。故大集經云。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此五者雖採集不同。然亦同一說戒羯磨。猶未判然成異也。止因長老大天(執大眾部)倚王者之力。於鷄園寺(白月晦日)說偈鼓眾(龍象邊鄙二眾)。別行布薩。由此諍競不已。上座部(大德・多聞二眾屬)不與相通。始乃破律為二部。二部派流有蕩不返。迨數百年。子孫繁衍。展轉異執為十八部。乃至五百部焉。哀哉化醇為醨。大義於是乖矣。析金爭氈飲河。於是分矣。故諸部云。如是契經。我部不誦。而於自部。皆至于解脫者也。雖如來在世。為機不等。制立五名。乃是預表滅度之後。心有諸部分張。然其實如來教主。是一共誰。爭競而得分之。雖佛付法上首等。亦有五弟子。皆是相承。異世傳道化物。彼遺教三昧經稱。羅旬比丘以福薄故。乞食空還。佛使眾僧分伴為五。其所著衣亦五色有異。令羅旬更互著之。日隨一部中行。遂得飲食。茲乃如來在世。暗以五色之衣。用彰五部之相耳。非實各分五部也。至於毗曇小乘一藏。雖佛曾為諸弟子說。然散在眾經。初無別部。即大小乘十二部經之一也。洎乎迦葉・阿難重集之後。或十支宏闡。或千部鬱興。乃至有宗經而造者。有釋經而造者。皆是四依菩薩。發明大小兩乘。俾如來一代所說之經。各有歸宿而已。所以立三藏之名者。蓋以佛所說論。與佛世弟子及滅後弟子所造之論。足彼經律。各能含出世大義。以成寶藏之三也。北山錄云。論通弟子造以能合離真俗。舒蓄名理。壺奧在殼。風味淵派。法義之所由生。故皆得謂之摩怛哩迦(此云本母。能生智慧如母生子)。矯伏擒縱。啟塞關。激發斯爾。的施有餘勇。外道異黨莫余敢侮。故皆謂之優波提舍(此云論議)。法謂所對慧則向觀向則克滅觀則克聖。故皆謂之阿毗達磨(此云無對)。佛昔一時有言曰彼此。中間而入於定。諸大弟子各以已解競宣聖意。或以生死為此。涅槃為彼。道為中間。或以眼根為此。色境為彼。識是中間。如是乃有五百言不相與。志不相奪。暨大聖起定。舍利弗等謄情稽疑。佛言。我說觸為此。集為彼。受為中間。爾曹雖非我意。然皆為滅苦之因。竝應受持。不宜忘失。故佛日未亡。舍利弗造異門足論。目連造法蘊足論迦多演那造施設足論。玉毫既晦。提婆設磨造識身足論。世友造品類足論戒身足論。迦多演尼造發智論。凡七論。奮揚才藻。控越風猷。旁求聖意。左弼神化。其大窮天地。細考隣虛。三傳四詩。各金玉其音也。復次如來高會鷲峰。開顯一化之後。皆欲令一切眾生俱住大乘。故方便品云。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入大乘為本。以故說

是經。又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又云。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然如來說是妙法。勉逼時眾。固欲即令信受。其如極鈍之機。堅執小教。未肯迴心向大。如來於此亦不以大法強之。故安樂行品云。又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若於房中。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是故普賢行法。楞嚴圓通雖皆以大乘為囑。留逗後昆。然中夜臨滅之時。遺教所談。終存其小。住法記云。此教所興。正存滅後以法華顯實。化事已終。涅槃談常殘機亦盡。深悲未度具縛凡流。故重整偏小而為誘掖。故知末世修行。必自權門。雖學大乘。同修遠離。況經開會。寧有異途。矧乃聞常。無非實道。且夫四魔未伏。六賊難降。識想波騰。紛然莫息。我人嶽立。卓爾不移。自非戒忍對治。定慧調伏。悟苦集而可棄。慕道滅以知歸。既知止息無復疲勞。方可高踏於大方。直趍於寶所。此乃諸佛出世之常範。聖師弘闡之明規也(若據遺教。本聲聞乘。而馬鳴造論。乃名菩薩。大智述記以五意消。一・本如來出世意。二・順法華開會意。三・依涅槃重施意。四・流通應機意。五・大小相攝意)。然西土諸師。諍競蠭起。學小乘者。禁方等。禮釋迦者。棄他佛。乃至道圓頓貝葉或沈于江。或炷于火。大乘於此亦不免執實難權。但東傳震旦。大小混淆。亦不知何者為大。何者為小。自李唐以來。凡國家剃度僧尼。雖曰登壇稟戒。然開放逸者。多務去經而小律。所以佛法之弊。職此之由。為今之計。凡受具足戒者。必復與受梵網戒。而學大乘者。亦須依楞嚴等經。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要見大小竝行。道不相悖。仰副如來追說四教之意。庶幾佛日重光。有補聖化。復次如來在世。頓施別圓。在寂場中。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圍繞。如雲籠月。則稟教之徒。初無在家出家之異。而所謂國王大臣者。亦莫得而預其事也。次為三乘根性於頓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那珍御之服。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一呼善來。須髮自落。袈裟覆肩。鉢盂在手。即證道果。謂之善來戒。八年之後。人根漸鈍。如來於是付囑諸大羅漢。游歷諸國。為諸來學。製衣剪髮。令歸依三寶。謂之三語戒。洎乎阿難入道。始興白四羯磨。謂之具足戒。又十四年。阿難始勸請度姨母愛道。以八敬法為比丘尼。又先曾為提謂長者等。授五戒・八戒。名為優婆塞・

優婆夷戒。是故謂之四眾。自金河顧命之後。迄于有唐竝遵此制。唯則天延載初。始制出家二眾。令隸祠部。又經天寶之亂。軍興乏用。復令鬻牒。所以律云。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非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為吾徒者。當順正法乎。然周孔之教。其存于世者。雖禮樂制度未克盡復。然立學校以作成人。林設科目以遷舉人。林則猶有古先哲王之遺意。所以異人輩出。成致君澤民之勳業者尚多有之。若夫釋教之存於世。則異於是矣。既無學校以作成之。又無科目以選舉之。所以梵宇雖徧天下。唯其徒隨所偏。尚以教之。則作成之法果何在也。又僅有試經一科。其廢已久。則選舉之法果何在也。宜乎其徒之闢茸者。日益多而反使其教無益於國家之萬一也。竊謂既存其教。當主其教。不可任其自興自廢。以謂不關政治而忘其作。成選舉之法。所謂作成者。俾其凡為領袖者謂之以讀誦大乘督之。以講演玅義。明一事因緣。則以本迹究源流。以時教判大化。修四種三昧。則以三觀為舟航。以五悔為檇棹。乃至凡所應為。遵教行之。所不應為。遵教止之。茲蓋大略也。若選舉之法。討論之。潤澤之。則聖君・賢相・名卿・才大夫之事矣。惟幸勿忘靈山囑累。惟幸勿忘靈山囑累。復次如來滅後。以教觀之學。傳於西域者。凡十四代。初無異轍。粤自金人入夢。東傳震旦。漢魏以降。雖有異途。及佛隴一。出則南北風靡(文中子云。元經以斷南北之粒。蓋謂岷江所限南北也。南三師・北七師。就中光宅為最。章安云。但破光宅。餘者望風)。然是時。已有達磨西來之說。厥後賢首弘華嚴。慈恩闡唯識。則判然立異矣。故南山律乘雖獨出。法王所制及不空呪語。亦本如來密談。大法遂不免與數家者竝立為五。觀其各闢戶庭。雖若有異。然俱欲開遵群迷。俾知修習而已。後之君子。幸自決擇焉。所謂天台教者。始自北齊文師。因閱中觀論悟其旨。遂遙稟龍樹為師。乃依論立觀。授於南嶽思大。思傳天台智者。智者研覃法華宗旨至藥王品大悟。即以告思。思曰。非汝不證。非吾不識。此法華三昧前旋陀羅尼也。縱文字法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辨。由是大弘厥教。傳五世而至荊溪。謂之天台九祖。學者宗之。幾與六籍侔盛。孤山曰。原夫一家宗趣。道傳三觀。悟自法華。故開張龍猛之宗解。釋鷲峰之典。於是鼎分。部帙翼張。教行更相映顯。以成大猷。所謂玄義釋題。止談化意。文句解經。但事消文。至於止觀。方談行法。故教在玄文。行在止觀。意令行解相濟。成我自心。是故三部相須。缺一不可。觀師云。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言五時者。一華嚴時。二鹿苑時。三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涅槃時。是為五時。亦名五味。言八教者。頓・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是名八教。頓等四教是化儀。如世藥方。藏等四教是化法。如辨藥味。今先辨化法

四教。然後出化儀四教。及辨五時・五味。所謂化法四教者。一・三藏教。二・通教。三・別教。四・圓教。三藏教者。謂戒・定・慧。藏。二乘梯陞。出苦止息。化城菩薩伏惑。修行六度。論其境。則唯知六界由業所造。論其觀。則析色觀空。雖有三乘。同名小法。通教者。三乘共學。近遠俱通。若能前進。亦可得去。論其境。則不殊三藏。論其觀。則即色觀空。唯利根菩薩能遠通別圓。別教者。別在菩薩不與二乘人共。所行事理。非彼境界。論其境。則知十界由心所造。而不知本具。論其觀。則次第破惑。捨事取理。圓教者。圓謂圓融・圓滿。心外無境。百界性具。由具能造。故觀所造唯見本具。是則三諦一心。而具三觀一心。而修三惑一心而破三一一三。隨佛自意。是佛境界。非前三教行人所知。是究竟道。然此四教該佛一化。名相理趣未可卒備。所謂化儀四教者。一・頓教。二・漸教。三・祕密教。四・不定教。頓教者。頓觀一切三法也。謂修三觀破三惑。顯三諦等。雖次第頓入有異。然於初心竝聞三法。故名頓教。漸教者。於一切三法中。但說少分而已。謂修空觀破通惑。顯真諦等。後方轉入衍門。或接歸別圓。及開顯即圓。故名漸教。祕密教者。謂如來三輪不思議故。或為此人說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互不相知。故言祕密教。不定教者。亦由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此則如來不思議力。能令眾生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漸益。如是得益不同故。言不定教。所謂五時者。佛初成道即說華嚴。為彼利根盛談圓頓。但兼別機。或說次第。而於小乘全未受益。次於鹿苑。但說三藏析空之法。小方受益。破四住惑。證無漏果。而執小為極。次說方等諸經。以衍對藏。四教俱說。以大訶小。挫其取證。由是稍懷鄙恥。有慕大心。轉小成衍。皆習通行。次說般若。融通淘汰。轉通成別。密破無知。聲聞心已通泰故。佛加之轉教菩薩。空生・身子・迦葉悉在對揚之列。但無希取。尚住小果。次說法華。直云唯有一乘。廢諸偏小。三乘受記。咸皆入圓。涅槃重施偏小則異。同知圓理。與法華同。此約一番小機。次第入者。得作此說。若約番番新入。菩薩利根。處處悟圓。則五時互通。各有始卒。然此宗自安史據亂。會昌籍沒以來。舊聞放失。傳者罔憑。或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吳越錢忠懿王觀永嘉集昧於教相。叩問韶國師。師稱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召寂建講。為遣使日本求其遺逸。為之造寺。賜以師號。追謚九祖。一家教觀。鬱而復興。及寶雲通得二弟子。一曰知禮。即四明法智也。因慈光恩欲廢光明玄廣本觀心文。禮以扶宗排之。異說遂息。又撰諸鈔。大弘宗旨。中興其家。二曰遵式。即慈雲懺主也。遍行四種三昧。祖述國清百錄遺範。製金光明等懺法行世。又孤山圓雖傳奉先清觀法。然青出於藍。尤多自

得。又承韓昌黎排斥之後。扶豎有功。著十疏通經。道俗韙之。初孤山撰刊正記釋觀經疏。四明亦製玅宗鈔輪。下有霅川嶽於三身壽量之見異乎二家。入室咨之。上書諫之。又說三千三諦。亦有異同。乃因歎向之議。頗招水乳之譏。戶牖各開。軌轍碩異義。神智患他宗所立。不本經論。但任胸臆。修證無由。縱有依經傍論。亦判釋不盡佛意。而却於佛法正宗妄有排斥。況祖三張者。假託老氏篡乎儒佛。世俗不窮根源。隨彼宗奉。遂於大部補注及四教集解。數數明誡。欲學者審其是正焉。

所謂賢首教者。初杜順和尚弘範華嚴宗旨。著法界觀以授儼師。儼師傳賢首藏師。藏師立五教判經。一曰小乘教。二曰大乘始教。三曰終教。四曰頓教。五曰圓教。幾百年而清涼澄觀國師追宗其學。造華嚴疏。圭峰密嗣之。號賢首五祖。

所謂慈恩教者。唐弈三藏遊天竺。遇戒賢論師傳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歸授慈恩基師。基師造疏鈔。依戒賢三時判教。一曰有教。二曰空教。三曰不空不有教。又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論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發明蘊奧。鉤抉細微。所謂高揖羣言。執神之機者。功蓋多焉。

所謂南山教者。始優波離結集毗尼藏。至曹魏時。僧祇四分等律迭來此土。唐澄照宣律師屢感天神降現。商搉律相等事。遂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而撰述疏(戒業)鈔(事)。亦號三大部。破斥諸家。大弘厥旨。我皇祐元祐間有堪(會正)・照(資持)二師。接武而出。各述記文。後因生師與照爭論。旋遶左右。衣製短長。分兩派焉。

所謂密教者。初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蘇悉軌範。轉相傳授。及金剛智始來東土傳之不空。不空復入師子等國從龍智阿闍梨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天寶中召至闕下。明皇特見高仰。及肅代二朝皆為灌頂國師。暨沒。贈台司空傳慧朗。厥嗣遂微。今但特有瑜伽佛事者存耳。先是空弟子慧果授與日本空海。傳授不絕。近俊苅來雲間從北峰印學者。即其遺派。學術行業真海東翹楚也。

所謂禪宗者。始菩提達磨遠越[葸-十+夕]嶺。來乎此土。初無不立文字之說(南泉普願始唱別傳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惟面壁習禪而已。又以楞伽四卷授之慧可。謂可曰。籍教悟宗。又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可度世。可持之以為心要。隨行不爽。遺委洎黃梅五祖弘忍。易以金剛傳授曹溪慧能。是謂六祖。爾後南北分宗。五家柝派。始各闢戶庭。侈大其道。於是稱禪宗者類。以掃蕩掀翻為尚。凡經論所詮事理解行。一切斥為紙上之談。詰其所以然。則曰。我宗無修無證。吁。安得天台六即之義。以藥其病乎。葢能有二弟子。一曰南嶽讓。二曰清原思。南嶽下分溈仰・臨濟二宗。溈

仰雖絕。臨濟獨盛。迨至石霜。又分黃龍・楊龍・楊岐。今黃龍弱矣。而楊岐三佛最為競爽。清原下分曹洞・雲門・法眼三宗。法眼當五季時高麗國王遣沙門三十六人傳永明之道。相次以歸。遂以開寶八年絕乎中國。而傳乎高麗。今僅存曹洞・雲門二家焉。然啟禪關者。雖分宗不同。挹流尋源亦不越乎經論之禪定。一度與今家之定。聖一行也。復次如來善巧方便。深觀此方眾生身・鼻・舌根則鈍。眼・耳・意根則利。就三利中耳根為最。所以諸大菩薩於佛滅後。顯化娑婆。雖玅德現於清涼。徧吉彰於岷峩。然俱不若觀音本證耳根圓通投合此方機緣。救苦說法。厥功尤多。是故如來稱贊。非止一經。慈悲感應如普門品。圓通自在如首楞嚴。總持祕要如消伏三用。相好莊嚴如觀無量壽。至於指其處也。則見於華嚴大經。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山名曰補恒落迦。觀音菩薩止住其中。鎧菴贊固是塵塵俱法界。此方獨選耳圓通。復次如來臨滅。勑諸羅漢留身住世。或四。或十六。或九十九億。如基之布。散影十方。或海嶋。或山間。不可得而知也。按寶雲經。列十六大士之名。各有百千眷屬。及其住處。然後乃云。如是聖人皆不涅槃。應人天供。為世福田。於刀・疾・飢三灾之時。人壽十歲。佛法盡滅。而眾生壽復更增至百歲時。十六羅漢與諸弟子下閻浮提。說法教化。乃至人壽至七萬歲時。弘法乃畢。時諸羅漢以佛經典。及舍利等收聚起塔。乃共集會。結跏趺坐。圍繞是塔。當入涅槃。與世寶塔俱沒于地。不復出現。于時佛法一時盡矣。又於此時。千億支佛出現于世。說法利物。乃至滅劫。人壽八萬歲時。彌勒佛出。又法華信解品四大弟子述偈。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普於其中。應受供養。又法華論。有四種聲聞。一曰決定性。二曰增上慢。三曰退大。四曰應化定性。若到法華則名元住小。元小退大。得記之後。竝堪受佛遺囑。住世應供。據法住記。諸大羅漢各承佛囑。住一世界一方所。為後人津梁。今永嘉鴈蕩・天台石橋・眉陽中巖・西蜀牛頭。皆化現異迹之所。又賓頭盧曾為樹提長者。現通。佛擯不容涅槃。勑令為末法四眾作大福田。然玅覺果人。究竟十號。方有應供之名。令諸大士。本證小法。亦同藏佛。得此名者。葢已斷見思。出分段。即能應彼人天供養。況經法華開顯。進破無明。所謂真阿羅漢者乎。所以勑其久住世者。葢若如來住世無異也。禪者頌云。五百小乘癡齪漢。一生把定死蛇頭。神通玅用不如汝。佛法須還老比丘。茲葢不知聖賢以權引實之化。法華開顯之旨故云。鎧菴疏。位居已辨。雖現聲聞之形。惑破無明。實祕菩薩之行。已受上・中・下之記莂。長為正像末之良因(云云)。又末代比丘・比丘尼三惑浩然。諸戒多犯。亦稱應供者。葢祝髮。染衣。實住持三寶之一。猶

假儒衣冠非儒。而何所以與彼真僧同稱良福田也。故如來留白毫一分功德。供養末世弟子。又受兩國三千寶蓋。獨留其一覆護末世弟子。令得供養。豈無自耶。復次如來滅後。寶誌現於梁朝。僧伽來於唐代。布袋化於鄞水。猪頭顯於雙溪。襄陽啖蛤。姑蘇餌蝦。羅什吞針。童進飲鴆。隱峰倒卓。灌谿步歸。或大吼而休。或翻舡而往。此皆菩薩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者也。今之人往往竊服假形。叨濫上聖。能為其易者。不能為其難者。猶負塗之豕。躡應龍之足。其可得耶。

左溪(八)
新羅純英
理應
法融
支硎道遵
靈源
道欣
法盛
靈輸
慧照
靈徹
智昂
僧統神邕
進明
婺州清辨
行宣
圓淨
法開
會稽大義
法源
明州道源
衢州道賓
慧從
常州守真
杭州法燈
法真
弟子傳禮
王元福
法華(六)

教主(四)
天竺真觀
國清普明
天台智越
華頂波若
天台法彥
福林大志
國清智璪
佛隴智晞
法忍等觀
玉泉道悅
玉泉法盛
國清普朗
九江智鍇
國清慧威
碧閒法俊
興皇慧弁
金陵法慎
南嶽慧稠
當陽抱師
玉泉關王
天台山龍王
得深心三十二人
得門千數
北齊(二)
龍樹(一)
南嶽(三)
高麗玄光
入水光三昧二人
入火光三昧一人
升堂受荊一人
高閒慧旻
南嶽大善
縣令陳正業
南嶽僧照
枝江慧成
悟真慧超
雲峰慧涌

仙城慧命
江陵慧威
鐘山智瓘
枝江慧瓘
般若方合淨人
影堂二十八人
南嶽帝君
大都督吳明徹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章安(五)
玉泉道素
荊州弘景
南嶽大慧
天宮(七)
荊溪(九)

荊溪
道遼
素師
最澄
廣脩
維蠲
光韶
敬文
良謁
物外
慧凝
玄廣
處原
敬休
元琇
常操
義從
德儔
慧[(文*民)/(亠-一+貝)]
修雅
清竦

義寂
行靖
契能
慶文
瑞先
義通
清曉
遇成
守仁
有基
定祥
異聞
體源
知禮
遵式
祖韶
元淨
若愚
義誠
梵光
可昇
居白
慧辨
從雅
仲元
慧觀
德賢
慧日
思尚
永堪
子琳
思義
清鑑
法潤
本融
思悟
胡則
文昌

天授
寶翔
澄或
宗昱
覺明
智臻
懷慶
曉乘
悟真
蕭閑
志倫
懷玉
覺彌
志因
可榮
義清
懷讚
晤恩
洪敏
文備
源清
智圖
智仁
繼齊
咸潤
善明
慶照
德聰
慶巒
可嚴
蘊常
行滿
普門子
梁肅
李華
田敦
崔恭
受業身通三十九人

智度
元皓
智淨
仲儀
子瑜
道如
仲良
尼悟極
智真
道巽
識徹
無姓
懷遠

法智
廣智尚賢
神智鑒文
空相思恭
戒澄
延慶宗正
明智中立
晁說之
陳瓘
法維
法中
慧照法鄰
延慶覺先
溫州全教
明州蘊恭
超果惟湛
海慧若圓
處州義詢
扶宗繼忠
溫州法詮
神智從義
僧正處元
息菴道淵
淨社處廉

法明文節
閑林子真
法明師昶
壽昌法舟
天台法雲
玅慧師楷
水陸文炳
圓辨道琛
月堂慧詢
悅菴淨慧
逸堂法登
一菴處躬
正菴端信
雪堂戒應
清湛
指南仲韶
止菴法蓮
環菴戒樞
鏡菴景遷
杭州如吉
明州本圓
浮石崇矩
守孜
溫其
善嵩
居式
日東
懷月
衢州文智
三學則全
若水
廣慈慧才
希最
子良
思辨
惟清
法宗
慧舟

志豪
越州覺琮
神照本如
能仁法寶
白蓮處咸〇
神悟處謙
北神淨梵
通照慧明
報慈蘊堯
超果慧道
德藏從進
頂山子文
飛英智忱
北禪慧深
婺州子方
白蓮善珪
德藏擇瑛
壽安良弼
教藏有全
楦菴有嚴
法麟
應通
寶纖
元璪
台州懷雅
杭州義全
廣嚴瑩
南屏梵臻
淨覺仁嶽
慧勤
可久
子昉
乃仁
尚能
慈梵
靈照
靜仁
覺圓

靜智
胡宿
文粲後身道因
梓菴有倫
道時
薛清歸
俞源清

南屏
群峰太初
梵慈智普
東靈欽
揚尖初淵
崇先了生
楊尖法欽
龍華方
南屏靈玩
南屏用文
憲章仲閔
餘慶道存
杭州宗正
超果會賢
精微彥倫
清辨蘊齊
景德法雲
寶積彥端
溫州景初
文詡
如詢
慈辨從諫
圓覺蘊慈
法照中皎
能仁道山
白蓮法希
海空法英
白蓮法雄
東山祖意
則菴明哲

醴泉行環
布金覺先
神敏慧齊
文首座
能行人
法雲宗敏
圓明智賢
車溪擇鄉
祥符道忻
悟空善榮
牧菴有朋
顯菴法昌
隱學本然
浮石子慧
永福智敦
天王道用
能仁懷寶
艸堂如寶
竹菴可觀
智行守旻
神辨清一
北峰宗印
日本俊芿
古雲元粹
明義首座
佛智慈雲
法照淨通
普明如靖
圓通思梵
普圓善期
慧覺齊璧
北禪文俊
北禪法榮
慧照道倫
圓覺淨珪
慧解曇應
慈室玅雲
癡絕希顏

清修法久
密印修慧
澄覺神煥
覺菴簡言
總菴玅心
常齊法燈
鑑堂思義
假名如湛
車溪智欽
天竺應如
法燈道遵
崇先懷志
宣祕慧仙
普圓普證
餘姚澄
慧覺清月
佛照智賢
神辨覺寧
等慈慧序

白蓮咸
白蓮道鄉
台州淨佐
明州淨景
安國元慧
智涌了然
延慶智連
澤山與咸
赤城中益
白蓮智圓
山堂元性
白蓮玅璘
白蓮清悟
白蓮子眸
虛堂本空
梵章首座
真教智仙
證悟圓智

都錄若訥
等菴士衡
虛菴有宏
上竺玅珪
中菴師安
上竺師覺
石磵從戒
晦案慧明

或有功法門。或章藻相涉而未詳承稟者。

金華方巖秈
志遠元堪二師
抱玉楚金二師
寶王論飛錫
十祖玄燭及皓端師
虎丘智琰
萬州行滿
終南善師
玉泉恒景
棲霞法嚮
終南法誠
剡溪明曠
悟真法盛
寶藏利贇
天台道暹
錢唐善信
空相有圭
嘉禾子玄
天台元頴
佛智道如
溫州覺津
無相法勒
日本源信及寂照紹良二師
司封鍾離松
鎧菴居士吳克己
寶積實講師
姑蘇開上人
四教儀諦觀

宗元錄元頴
寶雲威
普照因
會稽仲
括蒼聰
廣化明
廣慧賓
普慈暉
慈門熙
空相融
清方二師

統圖如右。夫佛之設教也。尤致謹於小・大・偏・圓之辨及其施化也。則大小俱談。偏圓竝列。無一機見棄。無一法或遺。四教以網羅之。三接以神明之。迄於無一人之不成佛。吾祖亦然。先說思議。後說不思議。以十境・十乘配對四教。為四百乘。觀法以契佛心扶之。餘宗弘小則棄大。讚圓則毀偏。皆著榮執枯。分河飲水耳。果得統耶。非統耶。先佛大醫王也。四教遣病藥也。三接行藥湯使也。吾祖醫子克家者也。諸師傳克家子方法者也。雖其間不能無優劣。劣者亦能以家法示人。況優者乎。獨列正統。未見其非也。

塔廟志

依正相須其猶地利人和之不可缺乎。非人何以弘道。非處何以安人。法智載嚴於誓戒。慈雲廣紀於金園。凡以此也。天造地設。物護神欽。軌範攸聞。興衰所繫。其可忽耶。撰塔廟志。

如來既往。悲願恒存。特留舍利。饒益世間。故當時則有八國共分。後世則有無憂興建。所謂八國共分者。按菩薩處胎經云。佛滅度後。乃有舍利八斛四斗。八大國王嚴兵競爭。乃至天龍八部皆興奪心。時有智臣諫曰。諸王若爭。須有勝負。如來舍利。不成利益。我當分為三分。一分奉諸天。一分與龍神。一分分八國。由是眾心悅隨。各將金壜盛貯迎歸本國。建塔供養耶。旬傳亦云。先為三分。謂人・天・海。人中一分復分為八。所謂無憂興建者。按無憂王傳云。東天竺國阿恕伽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後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命尊者耶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於一日中足滿其數。徧瞻部洲。界在震旦國者。十有九所。今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者。十九之一數

也。又三國之初。吳人未信釋典。天竺沙門康僧會始入吳地。締搆行道。孫權以為矯異。誣俗攝會。讓曰。佛有何靈。爾獨改形。會曰。佛身雖滅。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外國先王建塔八萬四千。表遺化也。權謂。紿己。俾祈舍利。嚴憲緩期至三七日。會徒將死。舍利乃降。鏗然盤中。上燭虹霓。吳之君臣。相顧而悅曰。至哉。奇瑞也。始立建初寺。仍呼其地為佛陀里。時赤烏十年也。然今所陳八國及無憂等事。此則如來施化之迹耳。若以天台教旨判之。則有四教互為有無。及分段・變易。存沒不同。生身・法身全碎有異。學者又宜深究焉。謂四教俱有。四教俱無。藏通有別圓無。別圓有藏通無。法性無分段有。及全碎俱有也。四教俱有者。玅玄云。雙樹入無餘涅槃。薪盡火滅。留舍利為一切人天作福田等。此是通佛舍利也。大經云。如來受長者八斛四斗供。入滅留八斛四斗舍利。此約藏教而言也。若別圓有者。此表常住。身雖入滅。留此舍利。以表不滅也。四教俱無者。藏通言無。此表二教灰斷不生義。別圓言無。此表二教常住不滅義。藏通有・別圓無者。藏通實有生滅。故云有。別圓不談生滅。故云無。別圓有・藏通無者。利根菩薩受別圓接。見有舍利。當教鈍根住空菩薩。見無舍利。法性無・分段有者。機息應轉為滅。故知界外法性身佛則無。若界內者。既是分段生身。有生滅故有。全碎俱有者。如多寶全身舍利。釋迦碎身舍利也。復次。此方古之儒禮。追遠祖宗之儀。七廟乃有寢。無廟但以本主寓神迎尸居位。初無後代。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縑索繪畫等像也。若夫釋氏之教則不然。按觀佛三昧經云。佛昇忉利天上既久。時優填王不勝戀慕。鑄金為像。聞佛當下。以象載之。仰候世尊。猶如生佛。及遙見佛。足步虛空。踏雙蓮華。放大光明。佛語像云。汝於來世大作佛事。吾滅度後。我諸弟子付囑於汝。若有眾生。造立形像。種種供養。是人後世必得念佛三昧。佛告阿難。持我語。遍告弟子。我滅度後。造佛形像。及畫佛迹。令人見之。心生歡喜。能滅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若據帝釋造像經乃木為之。葢如來赴機不同耳。又毗奈耶律云。給孤長者造寺後作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即白佛。佛言。隨意。未知畫何物。佛言。於門兩頰。應畫執仗藥叉。次傍一面畫大神變。次一面畫五趣生死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兩頰畫持鬘藥叉。講堂畫耆宿講說。食堂畫持餅藥叉。庫門畫持寶藥叉。水堂畫龍王持餅。浴堂・火堂畫天使者(亦五天使・亦五官。即生・老・病・死牢獄)。經法堂畫菩薩并地獄相。瞻病堂畫佛躬看病比丘相。大小行處畫死屍相。僧堂畫自骨相。又正法念經云。昔有國王夫人生千子。欲試當來成佛次第。拘留孫佛探得第一籌。釋迦第四籌。乃至樓至當千籌。第二夫人生二子。一願為梵王。請千兄轉法。次願為密跡金剛神。護千兄教法。

據經惟一人。今狀於伽藍之門而為二像者。夫應變無方。多亦無咎。又五分律云。佛四面有五百金剛。今狀其二。無可疑也。又前文云。於門兩頰。應畫執仗藥叉是也。今殿中設釋迦・文殊・普賢・阿難・迦葉・梵王・金剛者。此土之像也。阿難合掌。是佛堂弟。理非異儀。迦葉擎拳。本外道種。且附本習。以威來象。葢若以聲聞人輔。則迦葉居左。阿難居右。若以菩薩人輔。則文殊居左。普賢居右。今四大弟子俱列者。乃見大・小乘各有二焉耳。梵王執爐。請轉法輪。金剛揮杵。衛護教法也。或設三佛同殿。右彌勒・天親・無著者。當來補處之像也。左彌陀・觀音・勢至者。淨土之像也。竊嘗論之。若據娑婆化主。止立釋迦之像。輔以文殊・普賢可也。若夫極樂教主。雖輔以觀音・勢至。然當以別殿處之可也。當來下生。既在補處。未有輔佐。豈得與釋迦・彌陀竝列而為三耶。茲豈一佛獨化之道乎。又見以佛侍佛。又未成道。未轉法輪。即預居萬德世尊之位。既招多過。良為不可。又有以菩薩居正殿者。道場之建。本為菩薩設。如天竺觀音是也。初五季時。僧翊得奇木不能名。刻為聖像。僧勳又以支佛舍利。納置頂間。其後像現光怪。降祥于下。又熙寧中。曾魯公感異夢。復因禱雨孚應。遂敷奏朝廷。加號靈感。建炎中高宗皇帝。聖駕南渡。駐蹕臨安雨暘。祈禱厥應如響。別聖相仍。至今不絕。若夫靈驗事迹。則有智覺禪師之賦。邊公侍郎之傳。欲知菩薩為我父師。請自覽焉。又有菩薩一百籤。及越之圓通一百三十籤。以決群迷。吉凶禍福。禱之誠者。纖毫不差。敘其事者。謂是菩薩化身所撰。理或然也。或依倣而作。則多名目。但以菩薩迹示等覺・正遍知。不思議神力挾之。則或驗・或不驗。可見矣。復次諸方梵剎。立藏殿者。初梁朝善慧大士(傳翕玄風)。愍諸世人雖於此道頗知信向。然於贖命法寶。或有男女。生來不識字者。或識字而為他緣逼迫不暇披閱者。大士為是之故。特設便方。創成轉輪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則與看讀同功。故其自誓曰。有登誓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又能旋轉不計數者。是人所獲功德即與誦經無異。今稱龍宮海藏者。乃約龍樹入海而言。又稱天宮寶藏者。乃附慈氏居處而說。然一切如來只令口誦。心惟轉我法輪。饒益羣品。今大士特興慈悲。在在處處。創此機輪。運轉不息。欲俾一切含靈同霑利益。盡未來際成等正覺。大哉神力。詎可思議耶。先民所謂智者創物。大士其有焉。若夫諸處俱奉大士寶像。於藏殿前首頂道冠。肩披釋服。足躡儒履。謂之和會三家。佛印禪師(了元)為王荊公贊其所收畫像曰。道冠儒履釋加沙。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又列八大神將運。轉其輪。謂天龍八部也。又立保境將軍。助香火之奉。謂是在日。烏傷宰也。茲三者[弓*夕]錄無文(錄六卷。弟子結集。

進士櫻潁修定）。不能自決。直俟龍華會上。庶可問津耳。抑嘗究之。大士既示迹同凡。則其所服者。必隨當時在家之服。況蕭梁既廢五斗米道。專奉西聖之教。當時衣縫腋者。亦多歸向真乘。又何俟大士冠履加沙。以和會之耶。承訛襲舛。若是者多矣。復何恠乎。復次精舍所踞。號曰仁祠。式警羣迷。聿形悲濟於彼坊佐。或臨江湖川。澤汙沼隄防之處。多有因高就下。普化博施。捐以為放生池者。濫觴雖兆於真經。滲漉實推於佛隴。自天台海曲買滬梁之地綿丘三百里。敷奏王家。全宥潛蟄。因艸菴日海上漁人截流一網。巨尾孅鱗。皆為所有。一日何止萬死耶。智者嘗刱放生池於海涯。當其放之也。則為授歸戒。說大法。然後縱之海中。圉圉洋洋得其所也。而不知日活幾千萬億乎。智者沒。至唐末。中國台道漸息。而海東諸國極熾。忠法師謂智者緣在此方。而道敷于海東者。此必放生諸魚所致耳。聞者莫不笑之。以余觀之。其語若誕。教理有憑。流水十千天子。即脫魚報。豈非此乎。中興以來。祥開延慶。化廣葛川。金塘大堤。歌於劉禮部之頌湣潯涤浦。酬於王丞相之恩。故教行錄・金園集。各有放生儀軌。鱗番疊幅。率土化之。佛生之旦。眾大和會。浮泛綵鷁。演唱竺墳。悟流水勝因。識銜珠善報者。舉袂揚塵。揮汗成雨。固不待於百年而後。勝殘去殺也。況動以祝聖為名。則憂國愛君。顧不韙歟。復次伽藍中事有若微。而所繫至大者。刻漏是也。正因出家。必有眾法。禮念而不失限。齋粥而不愆期。皆眾法之微者也。滁陽慶曆集施昌言贈開化覺詩。坐久銅蓮。幾番沈注。遠公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為器。狀如蓮華。置水之上。其底沈水。半之乃沈。每晝夜一十二沈。為行道之節。此與釋氏要覽釋蓮社名義大同。若夫允合眾論。推窮理道。則有沙門瑞新之壺。更記文曰。湛盧制鐘無聲。陸斷犀兕。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賢丈人預半千之曆數。是其興亡。若風雨司晨。不如僆鶡之口。夫物無全用。人難盡善。故尺短寸長。蓍龜誠不能知。事亦可信也。吾黨謹先人之遺訓。粥則見乎掌文。齋則過午不食。奈屏居丘園。凡陰霾晝起。密雲夜作。而秉爨者耳不聞銅烏之聲。目不辨曦轡之位。時有失節。一夫失準。多士咸苦。余病之亦舊矣。乃創一石壺。連足高一尺過半。廣二尺許。壺內有水。水外有山。山有十二峰。外間列小峰亦十二朵。以象二十四位也。壺心立臺曰若陽。中有司烏丈人而處焉。臺面相對。有建大竿舉于水中。刻太陽之形懸于竿。表高出群峰之巔。壺下置一木囊。內有鐘。渠有流。權有欹。槩有合。最兒有大輪。有旋車。有乎輿。嘗實水于鐘渠。以曲諸漏。入流權中。權與欹槩相應合。最兒坐權槩之末。執陰陽箭。履端持漏以射於滿大輪。輪得箭而輕舉矣。大輪舉則旋車行。車行則平輿轉。平輿載轉。若陽臺上司烏丈人乃移一位。以

正曜靈之所臨。一百刻中。總四十八箭。以占二十四時。分方定位。日月與之期。明陰洞陽。天地不能欺。晝夜消長。山川昏黠。而早晚之節。能使人之不惑。故命之曰壺。更雖媿銀龍之先。巧華漏之奇製且貽。則雪庭以解顛倒之刺耳。年名景祐。太歲甲戌。仲秋月望日記。宏智禪師宗門達者。嘗倣其製。而立於太白。後備其文。而刻諸堅珉。抑又以見壺更之製。可以範圍伽藍。彌綸眾法者也。後又有以盤摹香篆。號無聲漏者。締創若易。而久久之後。末香有燥濕。山童有勤墮。豈若壺更之罕失耶。

護法志

護之為言養成之之謂也。群荄萬彙。何者非材。而梧檟勝於貳棘。四肢六分。何者非身。而一指劣於肩背。是知愛護應達本源。人存法存。事非聊爾。外護雖切。內護尤深。為開明故。撰護法志。

大雄出世。雖示入同居。先說華嚴。然頓施別・圓二教。乃專為界外菩薩。則其法有不必護者。次說阿含。則當漸初。獨施藏教。乃專為一類小機。則其法有不足。護者惟其漸中開出四教之後。正欲同居土中。廣演大法。方有魔外之擾。必賴諸天八部及國王大臣協力擁護。方可流通。然說方等・大集之時。雖會一切鬼神護持正法。比之光明。則三乘同學既不專小。亦不專大。又三學尊經。諸天本所聽受。故獨於此時。各各發願焉。又說仁王般若之時。雖囑十六大國。令其受持是經。於千里內七難不起。挍之涅槃。則正當如來入滅。故國王大臣獨受付囑擁護住持三寶也。今故舉此二經以發明其事焉。所謂光明發願者。如鎧菴裝天像願文云。吾佛世尊乘宿願力。以一大事出現於世。演說真詮。數極河沙。開悟未來。亘百千劫。是故諸天於方等會各發弘誓。護持流通。功德以財大辨以辨。俾請說者兩無所乏。地神地味膏腴。說處散脂。威武摧敵攘難。東方持國・南方增長・西方廣目・北方多聞。如是四王護四天下風雨。時若穀果用成。大梵尊天作世界主。釋提桓因統忉利天。摩醯首羅光明最勝。居十住位。王大千界。巍巍三天。眾所瞻仰。亦以威神。莊嚴法會。金剛密跡。執持寶杵。韋馱應機。最存弘護。摩利支天。常行日前。菩提樹神。見佛成道。鬼子母等。翻邪歸正。領諸眷屬。周匝圍繞。我聞皆是大菩薩眾。不忘宿願。護佛教法。如一眾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自求安樂。又佛之垂化也。道濟百靈。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大將由滅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為德。三乘賢聖既肅爾以歸投。八部鬼神竝森然而翊衛。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

與佛比對否。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此則諸天護法之大略也。無盡居士張天覺(商英)。鉅儒碩學。筆大如椽。嘗記玉泉寺關王祠堂云。過去陳隋間有大法師。名曰智顗。一時圓證諸佛法門。得大總持。辨說無礙。敷演三品。摩訶止觀是三非一。是一非三。即一是三。即三是一。是三是一。非一非三。隨眾生根而設。初後至自天台。止于玉泉。冥坐林間。身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神與其眷屬。怙恃慧據。以通力故。知師行業。即現種種諸可怖畏。虎豹號。擲虵蟒盤瞪。鬼魅嘻嘯。陰兵悍恕。血唇劍齒。毛髮鬚鬘。妖形醜質。欻忽千變。法師愍言。汝何為者生死於幻。貪著餘福。不自悲悔。作是語已。迹言悄絕。傾然。丈夫鼓髯而出。我乃關羽。生於漢末。值時紛亂。九州爪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義臣蜀主。同復帝室。精誠激發。洞貫金石。死有餘烈。故王此山。所嗜惟殺。所食惟腥。諦觀法師。具足殊勝。我從昔來。本未聞見。我今神力。變見已盡。而師安定。曾不省視。汪洋如海。非我能測。大悲我師。哀憫我愚。方便攝受。願捨此山。作師道場。我有愛子。雄鷙類我。相與發心。擁護佛法。師問所能。授以五戒。神復白言。營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逕掣電。靈鞭鬼箠。萬壑浩汗。湫潭千丈。化為平地。黎明往視。精藍煥麗。簷楹欄楯。巧奪人目。海內四絕。遂居其一(智者造寺三十六所。櫻霞・靈巖・天台・玉泉。天下四絕)。以是因緣。神亦廟食。千里內外。同共雲委。稽違有咎。怠慢有罰。捐施金幣。匍匐恐後。玉泉以甲實神之助。歲越十稔。魔民出世。寺綱頹亂。搥拂虐設。神既不祐。廟亦浸弊。元豐甲申。襄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辦。以大眾請。翛然赴感。有陳氏子。忽作神語。自今已往。祀我如初。遠近播聞。瞻禱逾肅。明年辛酉。廟宇鼎新。爾時無盡居士聞說是事。廼其贊之。關侯父子為蜀將。氣盖中原絕等倫。喑嗚叱咤山嶽推。義不稱臣曹孟德。憤烈精忠貫金石。英靈死王玉泉山。陰嶽十萬部從嚴。鐵騎咆哮汗金甲。架鶚韝鷹走熬犬。鞭笞虎豹役龍蛇。膾肝脯肉飲頭顱。無上菩提豈知有。智者南來為利益。默然燕坐喬木陰。法力廣大不思議。溪山動蕩失安據。妖怪百千諸怖畏。神通究竭誓歸依。大威大猛大英豪。棄置愛戀如泥滓。將此山留奉佛士。受持五戒攝身心。仰山南嶽及嵩山。佛佛道同無異化。見在住持承皓老。宗風孤悄神所欽。未來補處出家人。枯木巖前希審細。宏我如來像季法。長松十里碧雲寒。猗欣美哉蘭轡古。今與關王之忠義。玉泉之崇高。相為無窮。識者讀之。非獨可以知智者之道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亦可以信護法者之不苟矣。若夫靈山之功德

天。北禪之韋將軍。東椄之元弼山神。皆此類也。所謂涅槃付囑者。葢凡曰。帝王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貽厥子孫。一言一行。即為軌範。垂之萬代。斷不可易。所以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帝力可以鎮萬邦。王威可以伏兆庶。故金口之遺囑。鶴林之顧命。慮四眾微弱。三寶衰墜。故託國之盛風。藉王之勢力。乃委寄於王臣。仗佛勑以流通也。是故法之盛衰。視王公大人之輕重。猶權衡之於物焉。開皇三寶錄云。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等皆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朕則坐致太平矣。對曰。臣聞渡江以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郄超・王謐・王坦・王恭或號絕倫。或稱獨步。謝敷・戴逵・范汪・孫綽・皆致心於天人之際。靡非時俊。清淨之士皆謂釋氏之教。無所不可。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徧於海內。則善人・君子無慮百千萬億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百刑息於國。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又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物不獲從志。法師何以教之。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士女以悅。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固當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是不殺。德亦眾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撫几曰。法師所言。真謂開悟人心。明達物理。可與談於天人之際矣。嗟乎懿哉。若人非獨誘進於真門。抑亦裨興於王化也。唐太宗問弈三藏曰。朕欲樹功德。何者為最。弈曰。法假人弘。唯度僧為最。是則法固欲護。僧尤當護。故南山感通傳云。韋天將軍生知聰慧。早離塵緣。修童真業。不受天欲。如來一代所制毗尼。竝在座中聽受。故臨滅曰。親受付囑。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若見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悉為惑亂。則倉皇奔赴。應時剪除。若有鬥爭陵危之事。亦蒙躬往慰喻和解。又南洲僧尼雖多犯罪。然化令從善。心易調伏。若見毀禁及造諸惡。為其流涕。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亡瑕。不存往失。又人間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之囑。不敢不來耳。是則王臣固當護法。亦當以法緣僧存如天護僧也。然僧固當護。苟犯王法亦所當治。但或傷其善類。則玉石俱焚。茲故委曲引經。乃明公高議論之。按大集經云。若道俗等打破戒・無戒比丘。罪重出萬億佛身血。何以故。以能示人出世要道。乃至涅槃故。又涅槃經云。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及四部眾。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

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大臣四部。應當治。護法論云。蘇子瞻謂張天覺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侍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為念。與之闕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據蘇・曾二公之論。不治則得大集之意。必治則得涅槃之意。然涅槃追說四教。深慮住持三寶僧尼。苟或不整。佛法亦從而壞。是知當以涅槃所說為正。而大集所說為旁矣。惟外護君子。臨事斟酌。不失於寬。亦不失於猛。俾上合佛意。下符眾望。乃為盡善。趙超然居士(令衿)。作郡榜文曰。古人謂出家為僧。正要遠離世法。不與俗人一律。毀形易服。當為何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先佛所制。只合體究佛意。勒苦修行。乃僧人本分之事。近來公庭多見僧徒衮同百姓。紛拏諍訟。殊失六和之義。事理縱明。已失僧體。何以使人信向。何以受人供養。設使虛實未明。或寄廂審會。或出院罰贖。累辱佛祖。有玷同袍。得不羞乎。敢煩僧司及諸方尊宿。委曲開諭。使常與加沙為主。忍辱守靜。閉戶修行。堅持戒律。清淨三業。莫務咬虵。不得將不干己事亂煩官司。明行告示。內外通知。若百姓等人。非理欺負。引證分明。當為行遣。亦不輕恕。若超然者。亦近於善斟酌者也。復次。如來滅後。騰蘭二大士先以四十二章經來化此土。孤山首疏此經。且敘其大意曰。孔・老之典。談性命焉。則未極於唯心。言報應焉。則未臻於三世。若夫釋氏之為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為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孤山此言。誠為確論。彼蕭梁范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吁鄙哉。淺聞寡見。非特不達唯心。亦乃罔識三世。茲又孤山所謂非特彼乃反破己宗。抑亦自誣性靈而蔑棄祖禰也。且夫周孔制典。何嘗不言鬼神。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鬼神之精狀既精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叔靈上旻。豈曰滅乎。禮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請代武王云。能事鬼神。姬且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三則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儒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五經。神靈之說。則是信佛。教識性之談矣。又復自是之後。諸儒尤多異論。故鎧菴答喻貢元書云。釋氏流入中國幾二千載。吾儒號為一代宗師。攘斥甚力。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之是否與其道之邪正。唯堅執吾周孔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堅。撲之而愈熾而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

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矣。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過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拈槌豎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與我朝晁以道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為足下言。惟足下他日考其書而計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已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悋乎。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又重刑刪定止觀序曰。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觝排。使啟禪關者能讀此書。其旨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旨以分別名相自困乎。況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開導。了達其義。又孰肯貪於麤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巖之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信。

釋門正統第三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利生志

世雄福德。壽量難思。見果推因豈過。有不殺施食。所謂尤大彰明者。而眾德萬行總攝其中。爰自方等會上說金光明經。四佛世尊因信相菩薩疑釋尊壽命不酬往昔因地。於是現相為說釋尊長壽雖山斤海滴。地塵空界。亦不可比。一部宗元。雖崇空慧。究其終極。魚虎已蒙八相之記。天神亦藉法供之資。故知不殺。多端救生。尤顯施食匪局鬼。最堪悲哀。此二緣撰利生志。

放生之說。儒釋皆談。世論諄諄。其文山積。今且載王狀元(十朋)・淨樂居士(張掄)二公詩文于左。自淺階深。求佛壽者。先寓目焉。詩云。夫子釣不綱。仁心戒盡物。君子遠庖厨。孟軻論仁術。生魚舍子產。獸網祝天乙。於牣文王沼。靈德壽周寶。唐置放生池。天下八十一。至今湖州碑。輝耀魯公筆。我宋仁如天。神武而不殺。華夏及蠻貊。胎卵暨化濕。皆歸好生德。惟恐一物失。清原(吉州)號佛國。此典胡獨缺。耽耽舉子場。馥馥荷華隰。誕節逢千秋。錫宴遍群邑。何以壽吾君。故事修遺逸。魚鱉族至微。端賴尺水活。況茲十畝池。中含千里濶。郭索行艸泥。玄夫巢蓮葉。長須及眾鱗。巨細各儔匹。圉圉復洋洋。生意俱可必。永逃數罟憂。咸被中孚吉。中有六六魚。聊茲友螾蛭。一朝得雲雨。龍門變凡質。歲旱當作霖。莫忘池中日。文云。蛙之為物至微。而殺身之害其酷。白刃既下。體即為兩。猶跳躍十數始能死。荼毒煩冤之狀所不忍視。頃沈陽仲。推惻隱之心。率諸仁賢。歲與持竿者約。俾罷其業而償其直。人日百省。旬一給之。始於建巳之月。終於南呂之律。於是所活不可勝數。自陽仲下世。遂無主盟掄。今不揆。竊有意舉行之。嘗藉其人。得三十有六。既欲稍優其。予益省為足。使可以飽而不復懷詐以見欺。且延其期。盡秋季。葢白露方降。跳梁尚多。必待其風霜凄然。皷吹始快聲也。較之異時。又獲全貸為。慧滋廣嘗試籌之。一人日釣百蛙。累三十六輩。凡釣三千六百。積半載則盈萬數者。葢六十有五。嗟乎。兩股所得幾何。而暴殄天物如此。倘以群賢之力。歲捐六百五十千。若九牛亡一毛耳。又何損耶。是則六十五萬之蛙。托命於數君子之手。可不為之動心哉。豈惟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苟蛙有知。感恩為如何耶。惟執事圖之。此之救生只在事法。未該玄理。又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嘗有夢魚記云。予到任。依普賢懺法。不令

人捕城中江湖內魚。(城外難禁)景德四年孟冬。奉詔還闕。十月十日。夜夢江湖中魚悉現人形數。萬眾號云。長者去矣。吾眾烹矣。哭聲沸天。所不忍聞。然而是耶。非耶。真耶。妄耶。復焉知後來宰邑者非長者乎。所嗟者人何故而為魚。魚何故而通人。知人之去留。一何靈也。君子鑒之。何忍烹之。予愍其有情故記之云。我中興祖師念彼世論未達根源。則跋其後曰。非釋典了義莫知厥由。葢魚性・佛性・宰邑之性本不二焉。在事苟分強異之耳。佛既先覺。立法教人觀乎物性。起同體悲。安其危示其樂。俾其復本。與佛齊致。故流水救魚。已得成佛。魚亦當成。不二之驗矣。今所夢者。豈孤然哉。實由佛廣放生之教。魚蘊得脫之緣。人有增善之分。共而成之。其理必也。未如是聞見之人。得不力行其教諦觀乎。性使齊於流水者也。詳其所跋。則知達世外之法者。全理作事。即事為理。固不可其世相同日而論。至於赴計詡獄中之難。報修禪堂上之恩者。亦非苟活性命而已。升濟神明。必將宣揚於未來之典轉。轉利生流於無窮。其為救生亦大矣。抑亦行持。罔隔緇素。我先正忠肅公・馬少師受懺主。安養佛事。舉族遵奉。世守不失。尤謹放生。官守所臨。德風所偃。信入者不可勝計。其孫東玉倅當塗。守淄川新定。民皆化之。奕世子孫。洎于咽婭。延及妾媵無不為。清泰之歸。所感靈祥。異瑞洋溢。書傳王夫人誦破地獄偈。即夢典獄代致眾囚殷勤意。豈非三界之中。火血二塗最為劇苦。拯濟茲悲。事半功倍耶。明智教海老龍也。命工置戒殺事。陳了翁序之。有云。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梁慧以羊易牛。孟子謂其有術。昔人因事作傳。大士依傳作圖。使過者必觀。疑者必問。相問相告。久而不已。則戒殺之道當有離文字而得之者。葢嘗究之約物以戒。其戒猶寬。若嵩明教之評孝。則其意嚴矣。以精神乘變化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吁。若是其嚴哉。於此而不從。則非人子矣。孰知用意。猶未若慈雲之嚴。慈雲約開顯意而頌三世佛云。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三乘六道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虛受三界苦。唯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怨讎。或烹宰殺害。不了眾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壽命。生生生佛國。是葢以法華宗旨戒殺。而非約物以戒殺也。慈雲其至矣哉。若夫施食之法。又非一切人天所知。惟如來以大慈普覆。不忍一切含靈受其飢餓苦惱。故假面然鬼王緣起。令阿難尊者以一摶食。誦呪施之。今緇素通行。謂之施餓鬼食。經律所出。有三不同。一・涅槃經謂之曠野鬼。二・焰口經謂之焰口

鬼。三・鼻奈耶律謂之訶利帝母。皆由如來善權示迹。俾後之學者依而行之。觀其所行。用力甚約。收功甚博。回視夫靈輒倒戈漂母。返哺之儔。誠有天淵之間。所謂曠野鬼并訶利帝母者。今為佛弟子。每食必出生飯者是也。所謂焰口鬼及婆羅門僊者。今為佛弟子。至心所辦斛食者是也。又有所謂六道者。始因蕭梁武帝篤信三寶。遂詔宗廟。用素饌薦。烹以代犧牲。而帝見江東之民多淫祀于五道大神。乃以相似佛法。設六道祭。葢欲止天下之殺也。又六道次第。人居乎二。鬼居乎四。後世昧於求福者。反以人之貴禱于鬼之賤。其猶俛首就足。抑君奉民。何逆之甚。且耗蠹民財。暴殄物命。葢仁人君子所共悲憫也。慈雲懺主欲令台之白鶴廟改祭為齋以救之。辨惑破疑。詳乎彼文。欲舉而錯之。一方之俗者請自尋之。又有所謂水陸者。取諸仙致食於流水。鬼致食於淨地之義。亦因武帝夢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普濟羣靈。諸功德中最為第一。帝問沙門。咸無知者。唯誌公勸帝廣尋經論。必有因緣。於是搜尋貝葉。置法雲殿。早夜披覽。及詳阿難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潤之金山寺修設。帝躬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世涉周隋。茲文不傳。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禪師。因異人之。告得其科儀。遂再興焉。我朝蘇文忠公(軾)重述水陸法像贊。今謂之眉山水陸供養。上下八位者是也。熙寧中。東川楊鍔祖述舊規。又製儀文三卷行於蜀中。最為近古。然江淮京浙所用像設一百二十位者。皆後人踵事增華。以崇其法。至於津濟一也。外又有所謂十王者。按正法念經。祇有琰摩羅王。此翻為雙王。以兄主男獄。妹主女獄故也。據冥報記云。天帝統御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是謂地府。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大神。如六部尚書自餘鬼道如州縣等。此外十殿之名乃諸司分者。乃唐道明和尚入於冥中。一一具述。因標其號。報應符合。初匪罔世。往往猶歷代官制不同。隨時更變也。又有十王經者。乃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所撰。又水陸儀文敘曰。圖形於果老仙人(唐張果老畫幀)。起教於道明和尚。雖冥司有十王之號。在藏殿無一字之談。稽攷所因。粗知其故。由雙王之示。實分十殿以強名。或崇追薦之方。或啟預修之會(云云)。然今之施食。亦施財者。事祖廣記云。寓錢今楮鏹也。唐王岐傳云。玄宗時。岐為祖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巫*頁]。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岐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岐始耳。今巫家有焚羹禳謝之事。亦自此也。法苑珠林云。紙錢起于殷長史也。又冥報記云。唐睦仁。蒨者趙人。少事經學。不信鬼神。於一日路次見一人。衣冠乘馬。從者五十餘人。盼視睦

而不言。如此經十年。間凡數十相見。忽一日又相逢。乃駐馬召睦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戀。欲與君交遊。睦問。君何人耶。答曰。吾鬼也。姓成。名景。本弘農人。仕西晉別駕。今為胡國長史。睦問。胡國何在。曰。黃河已北。總為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砂磧中是也。其王即昔趙武靈王。每月遣我朝泰山。故由此路。睦許之。乃設酒食。復以錢綵為好。辭曰。鬼所用錢。即紙錢也。若綵絹亦紙為之。銀即錫紙。金即黃塗之也。嗟夫。世變逾下。逗醇為醨。革公以私。施食一門紛然異轍。倘能齊末歸本。不失佛意。罔以多岐而亡羊。則善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順俗志

醫方萬品。對病為良。佛法多門。投機稱玅。大覺世尊撫育萬彙。方便慈悲。隨順種種俗諦。於不分別中強立分別。令像末眾生現世親修。及子孫追導各有條目可舉而行。其有上機大士。即俗而真。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何者非法界實相。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斯之謂矣。撮略大綱。撰順俗志。

世雄慈悲。以佛眼觀。見一切眾生三業六根。造罪無量。當墮惡道。受種種苦。百千萬劫。永無出期。是故諸經論中。立懺悔一門。令彼仗三寶力。洗心首罪。所有重障。悉皆消滅。猶國王一赦。咸與惟新也。然金口親宣。法句尤備。無越觀普賢行法經。良以洞見眾生起過之由。造業之相。所以智者大師憑此觀經及諸大部。立法華三昧以行於世。一懺悔。二勸請。三隨喜。四回向。五發願。是名五悔。蓋懺悔則通消三障之罪。別除十惡・破戒之愆。勸請則滅波旬請佛入滅之罪。隨喜則滅嫉他修善之愆。回向則滅倒求三界之心。發願則滅修行退志之過。如是懺悔。何惡不斷。何善不修。何眾生不度。厥後法智・慈雲亦皆更相著述。法施一切。蓋法智則有大悲懺儀。慈雲則有請觀音金光明及淨土行願儀及梵法主別出光明懺儀。若夫他宗。雜華儀文既昧法華開顯之旨。不能即權而實。宜乎識者少所承用焉。乃慈悲寶懺等文。則又不勝異意。轉失科儀矣。復次如來設教。雖種種不同。大槩欲一切眾生脫離苦輪而已。然所以令其脫苦者。則有豎出。橫出之法焉。所謂豎出者。聲聞稟四諦。緣覺觀十二因緣。菩薩修六度萬行。二乘則破見思生方便土。菩薩則破無明入實報土。洎乎法華開顯。會入一乘。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則俱處常寂光土矣。所謂橫出者。蓋此娑婆穢土(六趣雜居名同居穢)五濁垢重。雖如來在世。五時調停得道者無限。乃至正法千年。大小之徒。間有證入。然運經像末。人根轉鈍。則

雖欲脫苦。未由也已。如來大慈大悲。懸鑑及此。所以諸大乘經偏讚彌陀。令其橫截娑婆。往生安養(唯有人天名同居淨)。雖九品因果。差降不同。然皆獲不退菩提。(常親三聖。與諸善人俱會。無四趣可退。所以決證。)故李詠史云。能仁現穢取娑婆。折攝剛強方便多。橫截愛河無別法。唯教專志念彌陀。又無邊剎土非無淨。唯我彌陀願海深。十念功成蒙接引。端如點鐵化精金。鎧菴詩卓哉西聖釋迦文。三輪垂範億代遵。開顯一化無餘蘊。後談樂土令棲神。馬鳴龍樹皆贊述。首傳震旦得遺民。自是措紳多嚮慕。豈徒緇侶蒙陶鈞。河東先生具正見。發揮此道尤諄諄。景迂曾見照與立。有文炳然名略因(晁以道著淨土略因)。縱墮空宗亦牽復。楊公(傑)陳公(瓘)即其人。又止觀頌我因娑婆佛。知有極樂佛。極樂十萬億。云何見彼佛。彼佛即法界。法界即彼佛。如佛我亦爾。如我眾生然。三者玅難思。一一俱法界。彌陀證法界。能起法界用。法界既無外。用亦遍法界。嗟我及九界。局認一緣生。是故久流轉。二死大苦海。今欲生極樂。惟止觀二法。止心法界師。觀照法界體。一止而三止。一觀而三觀。止觀乃能發。所發諦境三。性三修各三。是則成九法。達無修性已。惟住一玅乘。定慧力莊嚴。即此用化佗。法界盡極樂。無一不成佛。舜若可銷亡。爍迦心不動。淨土緣起者。西域則有五通畫像。震旦則有遠公蓮社。所謂畫像者。按感應傳云。昔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彼土大乘人。非五通神)往安樂世界謂阿彌陀云。娑婆眾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五通還國。聖儀隨後而至。見一佛及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五通取葉。即於所在。圖寫流布。故李詠五通曰。娑婆人未識阿彌。直往西方為請祈。頃刻聖儀俱降現。尋將貝葉廣傳持。所謂蓮社者。釋氏要覽云。東普遠法師。鴈門人也。止于廬山虎溪。招十八賢士(緇十・素八)。修西方淨業。鑿池栽蓮倣彼國。以蓮華分九品次第接人。故稱蓮社。或云。嘉此社人。不為名利淤泥所染。喻如蓮華。故以名之。又遠有弟子法要。能刻木為十二葉蓮華。植於水中。用以機關。凡折一葉以為一時。與刻漏無差。俾念不失正限。故得此名。高宗皇帝親灑宸翰。特書此二字。奎畫天然八法備體。至今四遠鐫刻。作大佛會鎮。故李詠遠公云。蓮社開端接後人。翕然緇素總來親。十年三覩莊嚴相。定作金臺上上身。其後有唐京師善導師・新定少康師・五臺法照師・我宋錢唐省常師・長蘆宗賾師咸踵遺躅。大弘此教。今亦以李詠紀之。畫三百壁淨土相。寫十萬卷彌陀經。貴賤不論皆激勸。且登高柳定祈生(導)。洛下文書累放光。化行新定嗣餘芳。口中十佛隨聲出。消得兒童為播揚(康)。常瞻三聖禮虛空。多謝文殊指示功。欵感神僧來預報。三年定托寶蓮中(照)。西湖社裏千人集。光我廬山淨社緣。遐想當年奇

特事。同盟太半是朝賢(常)。發明五惑製高文。要使群盲識淨因。況得普賢并普眼。預名來感葦江人(預有蓮華勝友錄書入社。名字感二菩薩預會。書名為首)。茲誠捨障度厄之神方。長生不死之要術。所以智者臨滅。獨令唱玅法蓮華經題。及觀無量壽佛經題而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慧熏修。聖行道力。實不唐捐。噫。真有旨哉。若夫橫・豎二出進修之法。今附錄明・晦菴二文以顯之。葢以昧者局促口・耳。不達念佛理。致為著空寂。菴記其略曰。唯心淨土。本性彌陀。即第一義諦也。功忘於中。分為二法。言唯心淨土者。盡法界・虛空界一切染淨國土。皆常寂光清淨玅土。眾生心源全體具足。故曰唯心淨土。言本性彌陀者。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諸佛・一切眾生。與我同心。三無差別。一切佛體同一佛體。若念一佛。即是普念一切諸佛。今念彌陀。故曰本性彌陀耳。須知本性彌陀即是唯心淨土。身・土無二。不可分別。又復應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常自空寂。空寂與彌陀無二無別。若謂空寂異於彌陀者。相於彌陀者也。若謂彌陀異於空寂者。相於空寂者也。相空寂者不知彌陀。相彌陀者不知空寂。知空寂彌陀者。其唯無二焉。所以終日念彌陀。而常自空寂。終日空寂。而不礙念彌陀。念念離相。了無所得。故曰離一切相。即名為佛。又憫夫學豎出者。汎濫於玄句諸部之文義。旁午於乘場十法之宗途。皇皇然無所歸往。為作修心要術。其文曰。學佛法者。須求的旨。一代化門。只要羣生見性達理。其餘萬行皆助道法門。馬鳴祖師宗諸大乘。造起信論。起眾生大乘正信。信一切法即自心性。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偏。即是楞嚴玅明真心。本周法界。離心性外若有一絲毫法。即同魔法。大論云。除實相外。餘皆魔事。實相者。即眾生一念心性。法華一大事因緣。只顯這箇法門。開示眾生心中佛之知見。佛用三智知。用五眼見眾生亦具此之知見。所以開諸法之權。顯實相之實。諸法中有此實相。故名開權顯實。實相乃無相也。無一切相。無生死涅槃・有無等相。離文字言說心緣等相。法界無外。永寂如空而不妨具一切法。雖上聖下凡暫異。此一念心未曾少殊。本體清淨猶如虛空。是諸法之實體。一切法從此而生。生即無生。常自寂滅。靈明覺知。性自神解。分明顯露。無所不通。如空不動。似鏡常明。應對施為。皆承此力。名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真如亦名玅心。有無量名。十界迷悟聖凡苦樂果報之通體。此性本來無毫髮事。只為眾生認生滅緣。違背玅明。隨逐妄境。不知全水作波。認波而不識水。只為萬象差別。不達本性一如。縱修出世行門。未離前塵境界。中論三觀一心。具足一家宗承。能照萬境。境元是心。心境一如。體用無二。隨境體玅。即相恒真。正照境

時。是誰照境。了境即寂。心識自忘。玅性湛然。真心獨露。自覺聖智。歷歷孤明。清淨本然。寂而常照。不妨見聞覺知。自然法法皆玅。恐學者泥於筌罤。不了本心。聊陳梗槩。一家觀行。無時暫忘。自然與法相應。入佛境界。故經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今以二文訂其同異。則不分而分。暫云橫豎。倘鼓舞於離相之途。磅礴於無相之域者。則橫出豎出是或一道耳。普賢行法經令修念佛三昧。以入一實境界。非末後豎出之法乎。而吾祖所出行儀。第五悔中。亦只云正念直往生安養而已。故知玅達旨趣。左右逢原。則橫豎二義。誠所謂分而不分者也。復次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而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嵩明教云。親者形生之大本。人道之大恩。唯大聖人能重大本。報大恩。雖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死。及其應物。示同人天。成道登忉利。先以道諭其母。三月還故國。示父於道。父之表也。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趍葬。故曰。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芝苑云。父母恩重。舉世所知。順色承志。泣血絕漿。雖盡禮於儒宗。實未資於去識。故目連託救母為施。釋迦垂報恩之法。令自恣日作盂蘭盆。藉彼勝德。拔我慈親。又義淨三藏云。盂蘭乃西域之語。此云倒懸。即飢虗危苦之謂。盆即東夏之音。乃救苦之器。所以仰大眾之恩光。救倒懸之窘急。經云。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又禮讚文曰。伏值九旬。行滿三業。功成供。自恣僧答。劬勞德盆。羅百味。先奉三尊。願賜哀矜。受今供養。然法隨時變。時者莫知。今以侍郎顏度為虎丘西菴在律師。撰建會疏語登載于後。讀者自當審其是焉。疏云。其經譯於西晉為會。盛於李唐。初因救所生母為緣。終以施自恣僧為本。惟人有凡聖。故供有等差。在佛勑。則以盡世甘美為勤。彼俗情則以百味飲食為重。經文具載。學者不分。迨久流傳。浸成訛舛。謹按經云。年年七月十五日。常憶父母(云云)威力如斯。慈恩可報。奈何近世但於是日。僧為俗人幹其享祀。或為解夏止事于求。此會蔑然。時人莫見。奉持是法。惟在孝心。若欲舉行。甚有依據。大剎各為解制。小院自可如宜。計彼僧員。優其費直。倘得施財之厚。庶營飯食之豐。先供佛前。餘齋僧眾。獲存古制。實慰存思。又近見庸僧。假此會設。以規利養。至沒蘭盆之名。乃稱中元之會以媚俗子。戕名毀實。殆有甚於顏公所云。若以寧僧統不許結庚申會。盛意例之。則稱此名者。可勝欲哉。復次預修齋七者。灌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言。若善男女善解法戒。知身如幻。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蓋。請僧轉念尊經。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曰。普廣菩薩白佛。父母親族

命終。或墮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為其修福。得福多少。佛告普廣。為此人修福者。七分之中。僅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生不信道德。是故七分獲一也。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屋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苦。往生佛土。就預修中流。俗又有寄庫之說。雖若誕妄。然入冥之人多睹其事。不可斷其無有也。但龍舒居士王日休評之以謂。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譬如有人。平日不修言行。以求知於賢人君子。乃交結猾吏。且預寄其財。竢己下獄。則取而用之。豈不謬哉。今勸世人。但回此費。以辨西方資粮。則誠為良策。復次。累修齋七者。釋氏要覽云。人亡。每至七日。必營齋追薦。謂之累七。又云齋七。瑜伽論云。人死中有身(冥間化起一相似身傳識謂之中有)。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中陰經云。中有極壽七日。)。若有生緣。即不定極七日。必死復生。如是展轉生死。乃至七七日住。自此已後。決定得生。又此中有七日。死已或於此類由餘業可轉中有種子。便於餘類中有生。今尋經旨。極善・惡無中有(極善如上品上生即登金臺。極惡如地獄相現即入火車)。既受中有身。即中下品善惡業也。故論云。餘業可轉也。如世七日齋福。乃是中有生死之際。以善追助。令中有種子不轉生惡趣。故由是。此日之福不可缺怠也。若百日與夫大小祥之類。皆託儒禮。因修出世之法耳。復次無常鐘者。南山行事鈔云。病者將終。打無常磬。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竝得停止。付法藏傳云。罽賓吒王以大殺害。死入千頭魚中。劍輪遶身而轉。隨斫隨生。有一羅漢充僧維郡。依時打鐘。得聞鐘聲。劍輪住空。如是因緣。遣信自令長打。使我苦息。過七日已。受苦即止(梁武誌公見興衰中)。唐高僧傳。西京大莊嚴寺僧智興。次當打鐘寺僧。有兄陪隋煬帝駕幸維揚。暴卒於道。一夕托夢與妻曰。吾達彭城而亡。以今月初蒙禪定寺僧智興打鐘。聲震地府。受苦者皆解脫。吾亦預此。汝可將絹十疋奉興。陳吾意也。其妻依言送之。興不受。乃均施于眾。寺主恭禪師問。其何法而有此驗。答。吾見付法藏傳罽賓吒王受苦。聞鐘業輪息。仍依增一阿含鳴鐘法故(凡聲鐘皆為抜苦。須依法處心)湘山野錄。五代時。江南上元縣民。遇疾暴死。心氣尚煖。凡三日復甦。乃誤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間。忽見先主孝王。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於斯耶。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此耶。其民具道誤勾之事。主聞民得生還。泣曰。仗汝歸語嗣君。寺院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唯聞鐘則暫休。或能為吾造一鐘尤善。民既還家。遂乞面君。具奏。君感泣慟躃。遂下詔鑄一鐘於清涼寺。鐫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出幽厄。然智者臨終。語維那曰。人命將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唯長唯久。

氣盡為期。云何身冷方聲磬耶。說者又謂。今時將死已方打。故知無益。當知此欲敦逼現生親修。作如是說。不可以文害意。謂滅後打鐘全成虛設。復次黃白旛者。釋氏類苑云。或薦亡黃旛者。灌頂經云。若四輩男女。若命終時。若已命過。於其亡日造作黃旛。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諸經要集問曰。何故經中為亡人造作黃旛。掛於塚塔上者。答曰。雖未見經釋。可以義求。此五大色中。黃色居中。用表忠誠。盡心修福。為引中陰。不入惡趣。莫生邊國。又要覽云。北俗亡者。累七齋日。皆令主道場僧煎紙旛子。一首隨紙化之。按正法念處經有一十七種。中有謂死時若生天者。即見中有如白氎垂下。其人識神見已舉手攬之。便受天人中中有身。故今七七日是中有死生之日。以白紙旛子作勝旛。相示之故。北人招魂帛。皆用白練。甚合經旨。復次三長月者。乃諸佛神變之月。謂正・五・九也。智論云。天帝以大寶鏡共諸天。從正月一日照南洲。善惡具錄。如是二月東・三月北・四月西・至五・九二月亦復如初。故此三月常修諸善。世之士大夫以是月為上任之忌者。亦為避刑殺故爾。或云。正月是眾生現生之初。五月是興盛之中。九月是欲藏之始。此亦一說耳。復次六齋日者。白月初八及十四・十五日。黑月二十三及二十九・三十日也。四天王經云。帝釋勅四天王各治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按察眾生善惡之業。至十四日遣太子下察。十五日王自親臨。黑月亦復如前。若王親下之時。一切諸天星宿鬼神。俱時隨從。若遇修福齋戒者。諸天相慶。即為此人注祿添筭。護持福業。令其成就。普賢觀經云。若國王大臣。當勸令於六齋日。勅諸境內力所及處。令行不殺。又世間節令。其中有十齋日者。本云十齋經。一云寶積經每月有齋日。謂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也。令各持佛菩薩號。乞福滅罪。准國律令諸州府。遇十直日不得行刑殺者。亦若三長月所忌耳。復次正月然燈者。僧史略引漢法本內傳。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像無損而發光。正當正月十五日。是西域十二月三十日。謂之大神變月。漢明勅令燒燈。表佛法大明。或云。漢武祭五時神祠。通夜設燎。取周禮司[穫-禾+火]燒照祭祀。後率為故事。然則本乎司[穫-禾+火]舉火供祭祀職。至東漢用之。表佛法大明也。加以歷代沿革不常。唐先天二年。西域僧沙陀請以正月十五然燈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四。勅常以二月望日燒燈。天寶六年正月十八。詔重門夜開。以達陽氣。羣司朝宴樂在時。和屬于上元。當修齋籙。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今後每至正月。宜取十七・十九夜開坊

市。以為永式。尋又重依十五放燈。德宗貞元三年。詔正月十五然燈。是漢明帝因佛法初來。與道士角法。勅令燭燈。表破昏闇。僖宗幸蜀。中原多事。至昭哀皆廢。梁開平二年。詔近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然燈。廢停已久。今後三夜。開坊市門。公私然燈祈福。莊宗入洛。其事復興。我太平興國六年。勅下元亦放燈三夜。為軍民所福。供養天地・辰象・佛道。三元俱然燈放夜。自此始著于格令焉。嗟夫。真俗相順。如在右乎。世之君子。飲食而不知其味。衣服而不知其名。終身由之。而行不著。習不察者。可勝道哉。

興衰志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以時為興衰者也。其生也榮。其死也衰。此以人為興衰者也。茲二者。固不足以為上三土重輕。而佛出同居。利霑十界。法流東國。觀其所應。足以知其所感者。平等一實之理。未嘗不自若也。撰興衰志。

世尊入滅。逾四百年。當此土周貞定王時。鄭人列禦寇者。隱居著書。號列子。有云。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不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不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禦寇蓋深知此理者。以穆王湯問格之。蓋不謬矣。我仁宗皇帝贊佛牙舍利。蓋以此命意也。故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惟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洎乎呂 政稱帝之四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付獄。俄有金剛神碎戶出之。帝懼即厚禮遣出境。西漢哀帝元壽元年。景憲使月氏還得浮屠經。莫有識者。曰。人曰法非不至也。祐薄障重。所為利益。僅同腦魄。依俙彷彿是隔羅縠者。東方朔一人而已。漢武掘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朔。朔曰。可問西域胡道人。世仍懵瞪。摩騰至止。或以問之。曰。劫灰也。朔蓋知之未盡乎。抑亦知而未盡言乎。豈以其祐薄障重而未可處言乎。彼其能知者之不可誣。則不知者誠未可以輕議也。然是時張騫請通西域。未幾西域諸國亦有入貢者矣。

後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至殿庭。旦以問群臣。大學生傅毅奏曰。西方有聖人號佛。陛下所夢必此也。博士王遵推

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蔡愔・王遵等使西域尋訪焉。是時世尊入滅僅千年矣。無何。蔡愔等於大月氏國遇摩騰法蘭。獲經像遂與之偕還入是帝大悅詔於西陽門瓠白馬寺以居之。騰蘭譯出四十二章等經。楚王英篤好佛事。未幾英以宅過預納贖罪之。縑詔還之。以助王營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云云)。

桓帝初。西域支婁迦讖譯阿閦佛國等經。後又譯道行般若及般舟三昧經。永興元年鑄黃金浮圖・老子像於禁中。靈帝時安世高譯義決律一卷及經二十九部。佛朔譯道行經。支曜譯成具光明經。是時蒼梧太守牟融著書。號牟子。以推美釋氏。獻帝臨御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本起行等經。曇果猛詳譯修行本起經。文教駸駸。光被遐邇矣。

先是蜀郡鶴鳴山張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籙之術。著書二十四卷。百姓有求其道者。令出米五斗以助養徒。故謂之五斗米。道陵死傳子衡。衡死傳子魯。遂盛于世。即劉璋欲令先主討擊。後降曹操者是也。道士醮禱宗此為始。初年桓帝遣中官醮祀祈福。至魯又廣造章符。時黃巾已熾矣。晉武咸寧間。陳瑞以左道惑眾。亦自號天師。至北魏用崔浩。而寇謙之等出焉。

三國鼎據。遑恤我家。孫權赤烏年當魏本。始八年也。康僧會至自印土。吳地始有佛法。六・七年間。支亮・支謙亦自月氏來。如靈徵詩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者。指吳僧也。魏朝亦源源翻譯。曇柯羅之僧祇戒本。康僧鎧之無量壽經。曇諦之四分羯磨本。帛延之清淨平等覺經葢與漢氏爭隆。加以朱士行祝髮。出家未幾。講道行般若。為震旦度人最初開先之祥典。午稱制亦有竺法護譯涅槃寶藏及正法華經。時孫皓暴酷。虐毀神祠。荐及寺宇。天紀之四。康僧會滅。而吳亦亡。愍懷之敗。佛圖澄至趙。弭石勒嗜殺之心。時天竺迦葉・維衛二石佛像浮海至吳。五馬渡江。吉友亦嘗譯孔雀經。是時權臣庾冰初建議。令沙門致拜國王。尚書令何充等駁沮之。安帝時賊臣桓玄專國。與八座書復伸此議。廬山法師慧遠著論五篇闢之。其事皆寢厥。後宋武之大明。隋煬之大業。皆暫下此制。尋亦停廢。迨及李唐高宗・龍翔玄宗・開元竝制僧尼盡禮致拜父母。葢凡遭貶抑者六焉。而毀滅不與也。晉穆永和四年。佛圖澄滅于趙。趙亦以亡澄有弟子曰道安。秦符堅伐襄陽得之。禮為國師。初沙門各呼其姓。安令咸以釋為氏。又耻講者不能分節。令諸經文無豐。約皆以序正流通。為三分。又令僧食時念佛取法報見未攝。攝及二土四大弟子為十聲。餘為結句也。或者昧之。溺於數而缺其所念過矣。遠師者。又安之弟子也。簡文帝時建白蓮社于廬山。闡弘淨業之修。力抗逆玄之議。以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示滅。今之教苑每於此日展敬禮文。表追慕焉。三賢授受最有功於震旦。時哀帝亦嘗詔

支遁入內講經。且遁之訓徒也。高士許詢每攝都講之職。後世士大夫至以空忝許詢輩。難醻支遁辭為嘉話。當時之盛亦可想矣。
鳩摩羅什以安帝之元興譯大品般若玅法蓮華等經。於姚秦翻譯之美。古今無二。幽顯遺焉。以道生與肇・融・叡四聖・八俊・十賢為徒。生嘗講涅槃經。頑石皆點頭。肇別譯亦多。廣有著述。融降外道。外道因絕。不至此土。同時弗多羅譯十誦律。曇摩耶舍譯毗婆沙論。佛陀耶舍譯四分律。佛馱跋陀譯華嚴經六十卷。繼有法顯者往西域求法。幾二十年。於晉宋之間。譯出僧祇律五分律焉。三藏典籍於茲粗備。而僧正名職亦始立於義熙元年。宋元嘉中。功德鎧立戒壇於揚州南林寺。又譯善戒等經。及為比丘尼受戒云。
南北分壤。魏太武制京城建道場。慶上生日。又改寺為招提。又勅州鎮亦建慶生道場。太平真君七年(宋元嘉二十三)太武幸長安。見僧寺有兵器。司徒崔浩素惡僧。因誣僧。欲附蓋吳謀叛。勸出兵焚毀塔寺。及滅經像。盡罷僧尼為民。違制逃匿者搜捕梟斬。以令越六載。太武疾病。左右皆言毀佛致災。崔浩亦以作史暴揚國惡。夷滅五族。文成繼立詔復釋氏。自為師賢等落髮。以師賢為僧統。洎宣武時。天竺流支三藏盛化于彼。亦頗翻譯。久之菩提達磨禪坐少室。而魏仍分為東西云。
元嘉之暮。法師慧琳與時輔參決機政。時人謂之黑衣宰相。彼寡德適時者。古人猶未免致譏。況坏器未火爛壞終虞。致令溺黠特慧。附勢趁炎。搖尾乞憐。而不知恥。孝建間。詩僧慧休叛教。是為湯。從事而無本。亦叛教于康。是為賈。嶋亦有貌從而心不然。如靈師文暢者。嘲諧醉飲。清唱華月。識者比以丁公之貳。武后盜器。佞僧受紫方袍。銀龜袋之。賜者十輩。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吁。尚忍言之歟。
實誌公以明帝太始二年初。顯化於金陵。齊初嘗制收付獄。而神變無方。梁武帝假其力。遊於地獄。見其高祖受極重苦。帝問。何以救之。誌稱。定業難逃。唯聞鐘聲。其苦暫息。因詔天下寺院打鐘。當徐其聲。公天監十三年入滅。
明帝又勅寶賢為尼僧正。齊初勅法獻為僧主。又制沙門對制稱名不許稱臣。時竟陵王子良好佛。尚書殿中郎范縝不信因果。著神滅論。
新昌石佛者。僧護所鑿也。齊明建武方成面像。梁天監十五年。僧祐律師并鑿之。高十丈。越二載。而師滅。又七十五載。而南山道宣律師生隋開皇十六。凡相距百年。
梁天監元年。制。僧尼犯過只依佛律行遣。二年帝捨道歸佛。四年御製水陸儀文。十六年詔廢省天下道觀。又詔宗廟用素饌以代牲牢。普通二年雲光法師講經感天雨華。四生慧約法師為帝授戒。賜

號智者。六年勅法雲為大僧正。大通元年菩提達磨至自天竺。又帝幸同泰寺捨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大同三年傅大士對帝講三慧般若。問答其詳。初無柏板。成四十九頌之說。

魏分東西。東為齊而西為周。齊文宣天保六年。帝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辨論。遂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武成帝河清三年署法常為國師。

周武帝天和四年。詔儒・釋・道會議三教宗旨。帝踞高座。剖判臧否。時帝未有虧教之心也。鑄鐘懸禁中。每緇黃升進。必擊之以為節候。銘曰。天和五季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鐘一口。冶昆吾之石。鍊若耶之銅。郢匠洪爐化茲神器。雖時屬蕤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逕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候。延法侶而尋聲。金闕降真。俟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乃勒銘云。九霄仙籙。五嶽真文。智炬遐照。禪林遠熏。金鼓入夢。瓊鐘徹雲。音調冬立。響震秋分。二教竝興。雙鸞同振。遠降天霜。遙虧地鎮。陜河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待業。造理因機。靈圖降彩。慧日垂運。金河霧集。銀澗雲飛。般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沈惛。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命智海。先度黎元。帝詞如此。乃信讖緯黑衣當王(讖以黑衣為羔羊羔羊高洋)。心忌釋宗。盡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道士張賓詭詐罔上。私達其策。衛元嵩侑之表云。唐虞之世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滅。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者以大慈為本。終不苦沒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典。平延寺者。無間道俗。罔擇冤親。以城隍為塔寺。即周武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推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方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都上十五事表。後身生惡瘡亡也。建德二年。召三教博達。議廢教法。師道安・法猛・知炫與黃巾辨爭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卷三十六篇。用笑三十六部。遂兼廢道教。三年五月。詔罷二教。應沙門・道士竝還為民。越五載。宣帝繼祚。詔復釋氏。摧服冠纓菩薩僧。當陳大建十年也。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還云。見閻王王問。卿父作何官。答。臣父在周朝為司命上士。王曰。錯追也。可速放還。又問。卿識周武帝否。答。男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之也。王曰。可往看之。有吏引至一處。門牖椽瓦竝用鐵作。於鐵牖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如之。答。我信衛元嵩言。毀於佛法。故受斯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答。

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偏三界而云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汝今若還語世間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僕射齊公親見其云。初見武帝。帝云。為我上聞大隋天子云。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我滅佛法。今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文帝由是出勅普天下人。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思大禪師。生於梁天監十三年。而滅於陳大建九年。未幾後主詔智者於大極殿講仁王經(至德二)越三載。於光宅寺講法華經(禎明元)又二年。當隋開皇九年陳滅。智者為晉王廣授戒。王稱以智者之號。又六年為晉王製淨名經疏。又二年入滅。

隋開皇十九年。學士費長房者。成都人。本預緇流。周武沙汰還俗。博通今古。精究玄微。開皇譯館。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脩葺。以列代經錄散漫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始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敘。函多條例。然而瓦石雜糅。真偽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在流傳。最為該富。仁壽元年。闍那笈多譯玅法蓮華等經。煬帝大業二年。法師僧鳳等抗詔爭沙門致拜王者事。寢之九年。詔改天下寺院為道場。

唐高宗武德二年。詔用佛經語。正・五・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八年太史令傅奕附道士傅。仁均譖釋氏上疏十一。通請除罷之。法師法琳等著論辨之。因名辨正。明年詔毀寺觀。罷僧道為民。六月以秦王世民為皇太子。大赦復二教。八月帝遜于位。貞觀十四之秋。奕病卒。後人夢見一處。多是先亡者。乃問傳奕毀佛事。答已配越州作泥人(墮泥犂也)。

十一年。制老子為皇宗。居釋氏之上。法師法琳・智實等詣闕申理。制不許。駕幸洛陽。實等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非宗老子。葢祖三張。不宜居釋氏之上。制遣宰相諭旨。實猶執不奉詔。帝怒杖實于朝堂。尋死之。詔蘇州法師道恭・常州律師專宣入對。論以更釋道名位之意。賜帛各五十段。則天改國號。復以釋氏在道教上(天授二)。

十七年。天台太守閭丘胤遇散聖豐干。及遇寒山拾得於國清寺。

初玄奘三藏往西域取經(貞觀三)。至十九年回歸。勅同南山律師翻譯越三載。勅有司鈔奘三藏新譯經論各九部。送九路總管。展轉流通。又十六年。而奘入滅(麟德九)。又三年而南山入滅。詔天下寺院圖形畫像以為標範(乾封二)。

高宗初御勅天下僧尼。有犯國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中間更令到拜父母。龍翔三年。泗州僧伽大士至洛陽。咸亨四年詔萬回入宮。儀鳳元年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則天垂拱三年。菩提流志三藏至。先是義淨三藏往西域求經(總章二)。至神功改元。凡二十九載回歸。各有翻譯。聖曆二年。實叉難陀新譯華嚴經八十卷。越三載。召賢首國師法藏講之。
中宗神龍三年。詔天下童行試經。故相房融在海南筆受天竺沙門般剌蜜諦首楞嚴經。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景龍元年制七聖忌辰。設齋行香。睿宗景雲二年。制妃主建功德院。玄宗開元二年。制京城僧道午後不許出街。及僧道盡禮致拜父母。十七年詔天下啟建皇帝誕節。謂之天長節。
開元之三。一行禪師赴詔。四年無畏三藏至。七年金剛智三藏至。八年不空三藏至。十二年無畏譯毗盧遮那經。密教一宗於斯為盛。天寶元年壬子歲。西蕃・大石・康居五國來寇。安西奏請。發兵解圍。計一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召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不空至。始誦仁王護國密語二七遍。帝忽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現於殿庭。帝問不空。不空對曰。此毗沙門第二子獨健。領兵副陛下。意往救安西。故來辭耳。請設食發遣。其年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北黑雲中見有人。長可丈餘。皆被金甲。空中鼓角大鳴。聲震三百餘里。地動山傾。帳幕聞有金鼠齧斷弓絃。五國即時奔潰。斯須見天王。見形謹圖樣。隨表進呈。仍誦呪日也。因勅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部從供養。至於佛寺。亦勅別院安置。今仍遵焉。又駕頭床子者。盛經七寶案也。其制以雜環。珍間填成之。欹其足高。其緣所置之經。即仁王護國也。所覆之巾即上深紅羅也。使中官謹愿者馬上平持舒徐而啟行。望乘輿可百步以為前導。類辟惡車。僧史略據唐紀云。永泰中。羌胡寇邊。京城戒嚴。又因星變。內出仁王經兩卷。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開百座仁王道場。謂法筵。時帝親臨御壇。儀中合用寶案置經引駕。因而不廢。況不空重譯本云。骨經寶案。若王行時。常導其前。所在住處。作七寶帳。置經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釋。令千里內。七難不起。不空既呪。感天王解安西圍。又祈禱多驗。于時可以請依經置案。以象前驅。時祕其事。故史氏莫知而輿服志之缺載也。
先是。則天延載。初勅天下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五)又制僧尼隸祠部撿挍。天寶五又制僧尼祠部給牒。至肅宗至德二載。以安史連禍。軍興乏用。制僧尼祠部鬻牒。自時厥後。文宗太和制僧尼造帳入籍。宋世宗又令歲造僧帳。嵩明教尊僧籍僧之文。葢有激而云也。世尊有勅。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得非佛眼懸鑑。當順正法乎。
乾元二年。賜南陽慧忠入內。賜國師號。代宗永泰元年。詔天下官司無得箠辱僧尼。大曆二年。制許大臣建功德院。又因律師乘如表

請。亡僧衣物。乞歸眾僧。制可。六年。勅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人以為常式。十四年。詔兩京十四律師。詳定新舊律。條列持犯。順行天下。憲宗元和二年。制法師端甫為僧錄。

初梁慧皎撰高僧傳而宣律師繼之。於唐循名紀實。則盛德大業不泯沒於後世。見賢思齊。使方來者不墮於流俗。如斯而已。德宗之末。乃有金陵沙門慧炬撰寶林傳。誇大其宗。至與僧傳所紀如皂白氷炭之不相入。迨及我宋吳僧道原。進傳燈錄於景德之初。李遵勗集廣燈錄於天聖之七。惟白禪師集續燈錄於建中靖國。後有所謂普燈者。有所謂聯燈者。而皆以寶林為口實。故鎧菴論之曰。寶林說詭。非特達磨・慧可事跡與僧傳不同。其最虛誕無稽而流俗至今。猶以為然者。七佛說偈。世尊拈華是也。且七佛緣起前之三者。乃空劫之前。已入滅度之佛也。後之四者。乃賢劫千佛最初出現之佛也。經所引者。葢明釋迦行因。經涉前後七佛。亦長壽天皆所曾見故也。所經劫波。前後隔遠。豈有遞相說偈付法之事。縱若有之。未審吾佛何處舉似梵僧。何年譯至此土耶。又據涅槃經。佛以聲召眾。雙林高會。迦葉為定所持。阿難為魔所罥。以故二士不來。世尊將入涅槃。乃云。我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良以迦葉。頭陀第一。能為四眾而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故也。茲其所以為付法初祖。豈約臨涅槃時。一時契悟與不契悟耶。彼寶林傳乃以拈華笑悟為迦葉最初傳法。有一人傳虛之後。或拈。或頌。便為口實。且如來在世大小眾中。契悟不少。無非傳佛心宗。何獨迦葉而已。殊不知迦葉自於法華了此大事。豈待涅槃會上重新微笑而受法耶。然名公鉅卿如楊內翰・黃侍讀。皆為其所惑。一則傳燈作序。一則廬阜書石。東坡有言太史公云。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乃知邪說移人。雖豪傑之士有所不免。況眾人乎。二公之謂矣。

元和九年。百丈懷海禪師始立天下禪林規式。謂之清規。議者恨其不遵佛制。猶禮樂征伐。自諸候出。是歲百丈卒。

元和十四年。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內供養。侍郎韓愈上疏詆斥。貶于潮州。同時有柳子厚者。愈之所敬畏也。深明內教。廣贊台崖。審思篤信。明辨力行。當永州龍興寺淨土堂之成也。雖經始再造於李・馮二刺史。而周延四阿。環以廊廡。公實為之繢二大士侍佛之像。繒蓋・旛幢。種種嚴好。書十疑論於墻宇。而旦明告夫人曰。此天台顗大師之所弘宣。而求無生之生者之舟栰也。以詔當世。以訓方來。則記文存焉。又於無姓碑曰。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其見之明。其辭之確。世未有如子厚之至者也。初柳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師正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

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殺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弊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公始至。逐祥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室。闢之廣大。逵達橫街。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大雲寺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室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皷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去鬼息殺。而務趍於仁愛。公之力行有如此者。且憂切弱喪。弘闡誠實。使怙終娑婆者有所懲而進趣。清泰者有所慕。則東海若一篇(見本集)。我元祐中。東坡書以遣淨住院僧。從本使刻而置之無量壽佛堂。蜀僧曇橘州跋焉。

文宗開成二年。制皇帝誕節。禁屠宰。武宗會昌四年正月。署趙歸真道門教授先生。制罷聖節斷屠。嫌其出自釋典。帝素不喜釋。歸真等乘間切詆。宰相李德裕助之。五年四月勅祠部撿挍天下寺院蘭若。凡四萬四千六百餘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百人。七月詔毀寺院。罷僧尼為民。銅像等委鹽鐵使鑄錢。鐵像等鑄為農具。金銀像等銷付度支衣冠土庶之家。所有金銀像等限一月納官。違者如法處分。凡兩京及諸路上郡各存一寺。六年三月帝服金丹。熱躁發狂旬日不能言而崩。大臣迎皇叔光王立之。是為宣宗。改元大中。五月赦書於左右兩街。各添置佛寺八所。遂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捕趙歸真・鄧元起等二十四人。皆以蠱惑先帝。竝集朝堂誅之。仍勅。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天下州府靈山勝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時史議之曰。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遂惑左道之方。偏斥異方之說。況天竺西來之教。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安可一朝隳殘燔棄。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矣。七月詔列李德裕罪惡。流潮州。再貶崖州而卒。五年勅天下州縣國忌行香。

朱梁開平三年。制聖節。百官入寺行香祝壽。周太祖廣順三年。勅臣僚遇誕節。集于寺觀。起置道場。世宗顯德二年詔。併省天下無額寺院。及歲造僧帳。

國朝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進士李藹坐誹謗佛經。特旨決配沙門島。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三年。吳越錢忠懿王納土薦贊寧僧統。令其奉真身舍利寶塔入朝。越六載。詔寧修大宋高僧傳。久之又詔充史館編修。四年天息災三藏譯寶王等經。八年詔普度天下童行。淳化三年。制宰臣已下。國忌行香。真宗皇帝景德三年。猪頭和尚志蒙顯化衢・婺二郡。

太中祥符五年。勅近者告期中夕降聖皇圍。昭示誨言。備聞帝胄尊祖聿。隆於顯號。奉先式煥於不圖。鴻緒發源。既彰於積累。縣區設教。用表於欽崇。應天下州府軍監。竝於天慶觀置聖祖殿尊像。及侍從竝令玉清昭應宮降[示*承]。
仁宗皇帝慶曆三年。光梵大師惟淨謂。西域經既不來。奏乞罷鴻臚寺譯經職。皇祐二年。大覺璉禪師赴詔。嘉祐元年。召言法華入宮。
二年。錢塘長老契嵩進定祖圖正宗記。自慧炬撰寶林傳。稱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後傳燈錄復踵其訛。嵩遂欲小乘禪經及寶林傳等定之。以謂付法藏傳可焚。吳門子昉法師著論辨之。去其偽謬。四名復准付法藏傳。止二十四代。
神宗皇帝熙寧十年。舒王王安石捨鍾山宅為寺。元豐三年制革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八律。八年高麗義天僧統來求佛法。哲宗皇帝元祐二年。詔革大洪山靈峙寺為禪。徽宗皇帝崇寧三年制諸州縣創漏澤園。大觀元年。流芙蓉道楷禪師于緇州。四年流石門德洪長老于崖州。政和三年金總持三藏遊錢塘。又嘉州奏晉慧持法師從枯木中出定。
宣和元年。詔革釋氏為金仙。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法師法道等十人抗辭不奉。詔制民服流于道州。三年八月汴河溢。泗州僧伽大士降于明堂。賜號巨濟。此月詔復釋氏舊名。七年法道法師還服。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東京留守宗澤補道宣教郎。充留守司。招諭兼總管司參謀。為國加持。行西天法。護佑軍旅。糧道不繼。道往淮潁。勸豪右分粮。師賴以濟。三年車駕駐蹕。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天台教院。擇主之者。丞相呂頤浩以圓辨道琛應詔。
初祖宗立制。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其次竝立殿庭。僧東道西。獨遇郊天道左僧右。厥後因林靈素之徒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起例。遂壓僧班。紹興三年。法道法師謂。靖康建炎以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其於班列自合復仍舊貫。遂與道士劉若謙訟于朝。抗辭辨論。及以短箚申稟。乞降指揮。特賜改正。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朝旨批降。依條施行。二十八日遍行天下。刪去政知海行所稱道僧之條。還復嘉祐編勅。以僧道立文為次。今之僧道。凡遇國忌行香。及諸處聚會。得正其名分者。皆道力也。洎紹興十三年十月。劉若謙於景靈宮祖宗神御之前。自擅爭占序。班在東都僧正。善達僧正戒月陳列。二十一日。差鄭彥告示。若謙等除宣德門肆赦外。餘時立班竝僧在左。
八年改賜天下僧道。勅綾度牒。九年勅諸路報恩光孝禪寺。奉徽廟香火。十二年制住降度牒。三十一年制施行度牒。

寧宗皇帝慶元三年五月九日。尚書省牒。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潮北轉運司奏據荊門軍申。據忠翊郎・趙善瑩等狀。伏見本軍當陽縣管下玉泉山景德禪寺。為惰智者大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為師。以忠此方廟。興於陳隋之間。而香火之嚴。於今為盛。本朝賜額顯烈。唯智者大師封賜未及。照得智者道場。關王父子與夫龍王祠廟前後祈禱。感應咸載碑刻。比年以來。湖右多歉。士民每禱於祠。輒獲感應。切見去冬旱乾。知軍高子溶親禱於廟。即有三白之瑞。涉春雨賜不愆。蠶麥大熟。六月忽爾亢暘。幾月不雨。旱禾將枯。人心煌煌。本軍如前祈求。甘雨隨降。數日不止。近本軍擇定九月十二日。大閱義勇民兵一千餘人。適值風雨連日。有妨教閱。又晚禾在田。未曾収刈。恐致牙蘗。蒙知軍高子溶親詣行祠。隨即開晴。人心大悅。是知今歲諸鄉五穀倍收。委是功勳顯著。惠及生民。乞於行本司尋依條牒。復州羌委竟陵縣。主簿賈鄂躬親詢究。得於紹熙三年四月末旬。天時不雨。當陽縣民戶杜興等。前來玉泉寺神前祈禱。至五月初五日。大雨連綿。得獲豐稔。本路安撫司羌委幹辦公事鄧諫。從於五月十五日。親詣神前祈禱。纔至拈香祝文。即時大雨。次日再請聖水前去祈求。未至府界。遂致滂池。三日而止。又紹熙五年七月八日。知荊門軍高子溶為見夏交之際。大闕雨澤。田畝龜坼。遂委當陽知縣董俊明親詣神祠祈禱。即時雨澤。徧於四方。得獲感應。申司施行。遂再牒峽州宜都縣尉李必勝。躬親前去。覆實得委有前項靈應事跡。保明是實。欲望特降叡旨。賜智者大師號。伏候勅旨。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行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申照得奏內。本軍具說去冬乾旱。祈求得雪。六月亢陽祈雨。九月秋閱值風雨。晚禾未刈祈晴。其詢究官。詢究到事。竝無上件。因依卻稱紹熙三年四月。及紹熙五年七月內。祈雨感應前後竝皆契同。未應條法指揮令勘。當乞下本路轉運司照會申部。本部除已行下湖北轉運司外。今又據荊門軍申近取會。得京西路隨州大洪山靈濟大師已係加封圓通應感慈忍靈濟大師八字。本軍方欲申乞。將智者大師照靈濟大師加封。體例特賜。擬封間准。慶元二年六月十日。勅勘會諸路州軍保奏到靈應神祠。加封有司。拘以小節。未圓行下取會。遷延歲月。有失褒崇之意。五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禮部太常寺日下撿照已。保奏去處疾速擬申。施行撿准。條節文道釋有靈應。合加號者。竝加大師。先二字每加二字。申乞撿照前申。特賜將玉泉智者大師一體加封。施行本部。再下太帝寺。照條勘會。今據太常寺申勘。會湖北運司保奏智者大師。乞加封本寺。當時照得智者大師一位。緣於典籍。內即不該。載所封師號。今據荊門軍申稱智者大師。自來不曾封賜本寺。勘會昨本。路轉運司已行保奏。應得前項條法。指揮合擬封二字。大師

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加封本部。據太常寺申存前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靈慧大師。

斥偽志

春秋之法。其責純。於夷狄者常恕。而於中國流為夷狄者。責之常嚴。豈不以真者易見。而似者難明。朱紫莠苗。喻意可識。三張之黨家。指其邪人辨其妄。金陽干鹵 。備於前修。唯是附託宗途。城狐社鼠。止惡防非。撰斥偽志。

唯祖宗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眾者有罪。二宗經。諸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大服藥。死則裸葬。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謂佛吐戀師。佛說涕淚。大小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原其濫觴。亦別無他法。但以不茹葷酒為尚。其渠魁者。鼓動流俗。以香為信。規其利養。晝寢夜興。無所不至。陰相交結。稱為善友。一旦郡邑少隙。則狠者憑。愚以作亂。自取誅戮。方[(臘-月+目)-口+冂]・呂昂輩嘯。聚者是也。其說亦稱不立文字。嘗曰。天下禪人但傳盧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者即真禪耳。乃云。菩提達磨栽心地種。透于靈臺。即其語也。人或質之。則曰。不容聲也。果容聲則吾父母・妻子・兄弟先得之矣。或有問焉。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成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以此自陷。亦以陷人。此所謂事魔妖教者也。據僧史略稱為大秦末尼火祆(火煙切)教法。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弟子玄真習其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貞觀五年。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又號波斯。開元二十年。勅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以西胡等既是師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天寶四年。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天下州郡有者准此。大曆三年。勅回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六年。勅荊・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會昌三年。勅天下摩尼寺竝廢。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國回紇諸摩尼等。配流諸道。死者太半。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二千餘人。竝勒還俗。然未盡根荄。時分蔓衍。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黨類立母乙為天子。發兵討擒母乙餘黨。械送闕下。斬於都市。初陳州里俗喜習左道。依浮圖教自立一宗。號上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糅雜淫穢。宵集晝散。刺史惠王友能多不法。由是妖賊嘯聚。累討未平。貞明誅斬方盡。後唐石晉時。復潛興。推一人為主。百事稟從。或畫魔王踞座。佛為其洗足云。佛止大乘。此乃上上乘。葢影傍佛教。所謂

相似道也。有比丘為飢凍故。往往隨之效利。識者當遠離之。此法誘人。直到地獄。戒哉。今之魔黨。仍會昌配流之後。故不名火祆。仍貞明誅斬之餘。故不稱末尼。其教法則猶爾也。故法令禁之。所謂白蓮者。紹興初。吳郡延祥院沙門茅子元。曾學于北禪梵法主會下。依倣天台。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稱白蓮導師。其徒號白蓮菜人亦曰茹茅闍黎菜。有論于有司者。加以事魔之罪。蒙流江州。後有小茅闍梨。復収餘黨。但其見解不及子元。又白衣展轉傳授。不無訛謬。唯謹護生一戒耳。所謂白雲者。大觀間。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稱魯聖之裔。來居杭之白雲菴。涉獵釋典。立四果・十地。以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者尊之曰白雲和尚。名其徒曰白雲菜。亦曰十地菜。然論四果。則昧於開權顯實。論十地。則不知通・別・圓・異。雖欲對破禪宗。奈教觀無歸。反成魔說。覺海愚力。排其謬于有司。坐流恩州。其徒甚廣。幾與白蓮相混。特以妻子有無為異耳。亦頗持誦。晨香夕火供養法寶。躬耕自活。似沮溺荷篠之風。實不可與事魔妖黨同論。其愚癡誕妄。自貽伊戚者。亦為有識士夫所惡。如嘉泰二年七月十二日。施行臣寮所奏。臨安府餘杭縣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進狀乞勅額云道民者。游墮不逞。喫菜事魔。所謂姦民者也。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自植黨與千百為羣。挾持妖教。聾鼓愚俗。或以脩路。建橋為名。或効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呼嘯善誘。實繁有徒。所至各有。渠魁相統。忽集忽散。莫測端倪。愚有爭訟。合謀併力。厚啖胥吏。志在必勝。遇有修建。夤緣假名。斂率民財。自豐囊橐。橫行州縣。欺轢善良。刱置私菴。以為逋逃淵藪。葢由寄居形勢之家。受其囑托。認為己產。出名占據。曲為蓋芘。遂使州縣。莫敢誰何。此風久熾。全不為怪。臣未暇究論。且餘杭南山白雲道人崇師之地。智元偽民之魁。挾左道以惑眾。揆之國法。罪不勝誅。況所建菴。在張拘師京日。累與隣寺互論。張枸已判道人。私菴照應元降指揮拆除基址還寺。今智元再行廣闊。基址鼎新。建置連甍接棟。窮極土木。非惟不遵元判。又復妄扣天閽。玩侮朝廷。未有若此。況慶元臣寮論偽民姦惡之弊。不得自為黨類。永遠結集。各令四散。如違將為首人決配遠惡州軍。徒黨編管。近臣又論非給降度牒。僧道刱置私菴。不耕不蠶。蠹民惑眾。皆抵于罪。陛下申嚴。命令遍牒諸路州軍監司。限一月條奏。誠為嚴戒。智元蟣虱小民。不足以污諫紙。然不容已者。除惡當謹。其至微行法必貴於自近智元輦轂之邇。容姦集偽。建立屋宇。全無忌憚。妄肆僥求。至傲天聽。度非智元自能為之。必有為之地者。非痛勦絕。何以令遠。昔傳五斗米道者。始托黃老。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其後

數十萬眾。同日竊發。漢室遂微。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詎可以為細故而忽之。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重行編配。永不放還。菴舍盡行柝除。散其徒黨。籍其物業以為傳習魔法。既視典憲之戒如本菴。委有先朝御書塔名。只量留屋宇。就差鄰僧掌管。併乞行下諸路監司遵從已。降指揮日下條奏。如奉行不虔。以違制論。寄居形勢之家。准前認為己產。蓋芘執占 。不遵約束者。臺諫指名彈奏。施行以後。又復影傍權勢。私立其菴。迄紹定六。餘三十年視權勢者之興衰好惡。而屢有廢置焉。加以三者。挍其優劣。則艸菴因得之。聞政論云。教變則禪。禪弊為魔。魔熾為賊。真知言哉。是知傍附經論之弊。猶輕搥提經論之弊實重。唯聖君賢相。凡百君子。反經常之道。以救之。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忒矣。
釋門正統第四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荷負扶持傳

嗚呼。楚狄敝中國。而齊桓霸叔帶危宗周。而晉文興。會昌籍沒。五代分崩。不有大士起而救之。則中興正派不可待而授也。障狂瀾。弭酷燄。功豈淺哉。撰遠・端・恩三師孤山列傳。

志遠

汝南宋氏。幼喪父。年二十八辭母依荷澤禪師。慕天台一宗。境觀十乘。該通玅理。修性三德。同居祕藏。乃導前躅。百界千如。即遮即照。凡聖平等。物我兩忘。僅四十年。學者加市元堪為首。會昌四示滅。年七十七。遺命以大部藏屋壁。大中復教。堪取三部。傳唱敷揚。

皓端

秀之張氏。九歲出家靈光。授經如溫故習。二十受具。聞育王希覺師盛揚律部。遂往依焉。一聽通徹。義門無壅。未幾。詣金華法雲師。學名數一支。并法華經。後受吳興緇侶之請。晝夜講論。錢武肅王名就羅漢寺及真身塔寺為眾演法。時台宗有玄燭師者。學者號為第十祖。復依之。遂悟一心三觀之學。撰光明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通于一路。忠獻王賜紫衣。署大德師號。晚慕遠公之風。送客有界者。凡二十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唯一榻。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本寺。容貌如生。三日焚于城西。多得舍利。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贊七十餘卷。門弟八十餘人。師性耿介。言無苟且。世論罕談。唯以佛法為己務。祕書錢昱尹秀為著行錄。

晤恩

字修己。路姓。姑蘇常熟人。母張。嘗夢梵僧謂曰。吾欲寄汝為母。已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送。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阻之。不從。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深符其意。漢開運中。遂造錢塘慈光。因師之席。洞曉玄

微。尋令覆述。出諸弟子右。於是盛相推伏。號義虎焉。先是一家教典。經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玅遺音。固已掃地。師尋繹十玅。始終研覈五重旨趣。講演大部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者。師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不言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姓字。況登其門乎。平時惟一食衣鉢不離。貨財不畜。臥必右脇。坐必加趺。晨粥親視明相。方許受之。弟子有飲。過中湯藥者。即時擯出。每有布薩。大眾雲集。則潸然下淚。葢思大集有無戒滿洲之言也。每以安養淨業誨人。其得生者。感乎瑞相。往往有之。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覩白光出井。明滅不常。謂門人曰。吾報齡盡此矣。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室。師問之。答曰。吾灌頂也。已生淨土。嘉汝所修。同我之志。故來相迎。夢覺呼其徒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眾說止觀旨歸及觀心文義。辰時端坐止觀堂。面西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五。院僧文偃等聞空中絲竹嘹亮。鈴鐸交作。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茶毗得舍利無算。滅後三十一年。天禧二載法孫智圓得遺骨於他舍。乃鑿石為塔。重葬碼磆坡。勒銘識于塔左。

智圓

字無外。自號中庸子。亦曰潛夫。徐姓。錢塘人。學語即知孝悌。人頗異之。稍長不與羣稚嬉戲。常析木濡水。就石書字。或列花卉若綿蕝(祖悅切)然。戲為講訓之狀。父母見之。不忍逆其志。遂捨入空門。八歲登具於本郡龍興(今大中祥符)。十五知騷雅。多為唐律詩。二十一將從師儒。受周孔道。為文以訓世。會疾所縈。因自訟曰。汝浮屠子。髮既祝矣。形既毀矣。而不習釋氏之典。乃外慕儒學。忘本背義。又豈稱周孔之旨乎。聞源清師傳智者三觀之法于奉先。遂負笈造焉。在摳衣之列者二年。會清去世。離羣索居。嘗歎天台宗教。自荊溪沒後。其微言墜地者多矣。於是留意撰述。且有扶持之志。遂往西湖之孤山。其山崛起湖心。杳在塵外。水湛琉璃之色。波揚碼磆之名(時改賜寶勝院)。後人尊其教。因以為號。又於其中樹亭名曰養素。亦名文會。錦繡薰風。望月疊翠。玉峰負暄。大槩多為夜講設也。訓不失宗。學者成市。凡大師之說。荊溪所未記者。悉能記之。莫非祖述龍猛憲章文思。以三觀之旨。會同羣經。幾百萬言。以廣其道。葢世之學天台者。未覩堂奧。即首問天台以何為宗。或答云法性。或答云性具。獨師作法華十不二門正義序云。原夫一家宗趣。道傳三觀。悟自法華。故恢張龍猛之宗。解

釋鷲峰之典云云。葢聖人設教。意在修行。四教開合。不出三觀。則師論宗旨。度越諸師矣。又皆明吾佛之教。以見孔老二家。談其性命與夫報應之說。皆未臻其極。故其疏四十二章經序曰。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為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彙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祕藏者。可勝言哉。逮乎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為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企於帝也。伯陽之為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者也。矧茲兩者。談性命焉。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焉。則未臻於三世乎。雖然。而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乎哉。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夫釋氏之為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為天地根而已矣。考善惡報應也。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矣。有以見伯陽乎。仲尼乎。雖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玅者。則存乎釋氏之訓歟。其可教乎。域外也。又已明矣。域內則治乎身矣。謂之外教也。域外則治於心矣。謂之內教也。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為不誣矣。是故代人謂三者。混同焉。或幾乎失矣。或謂三者碩異焉。亦未為得也。何哉。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則不得不異也。至乎遷善而遠罪。勝殘而去殺。則不得不同也。(淨覺還源記釋)又與駱節判書云。浮屠之法非古也。其來於東漢乎。其為體也清淨。其為用也仁恕。由是七六家十九流焉。為利於上下。救弊於孔老。其亦至矣。請揚搉而陳之。夫秦火六經漢興雜伯。民澆俗漓。爭奪方熾。禮讓浸微。則仲尼之仁義。伯陽之道德。或幾乎息矣。賴我浮屠之為訓也。既以三世報應制其事。復明一心空寂窮其理。民有聞報應之說者。雖貪殘鄙吝之夫。亦庶乎賑乏周急矣。民有聞空寂之說者。雖矜功用壯之夫。亦庶乎守雌保弱矣。能周賑。則博濟之道行矣。守雌弱。則朴素之風振矣。博濟行。則禮讓著。朴素振。則刑罰措。以斯而利於民。則仲尼・伯陽之道不遠復矣。故曰。為利於上下。救弊於孔老焉。洎乎時君好之失其旨。方袍事之非其人。失其旨。則節制不行。非其人。則寂淡不守。廼以雕峻輪奐而奢夸。廼以輕肥溫飽而煒燁。徒以多為貴。則壞其道者眾矣。言以怪為美。則惑其聽者庶矣。遞相沿襲浸以成俗。使夫清淨仁恕之風無乃蕩盡矣。於是蠹食蠹耗之謗。自茲而生矣。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失耳。非教之罪也。而往世君民者。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而遷怒於善人教法者有焉。往往造毀佛之律行。挾釋之誅。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過舜。服藥過度。而歸咎於

神農。縱火致焚。而反怨於燧人耶。又嘗嘆首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佛乘修證。為最後垂範。雖欽慕斯文。而未敢判釋。一日門弟子以撰疏為請曰。楞嚴玅典。前哲解之者適二三家。而學者猶躊躇於兩楹。師胡不以龍猛三觀。智者四教約之申義。啟沃後昆。師既從所請。遂索經披讀。研覈大義。且見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契。故嶽公嘆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企。及瑩公清話云。楞嚴本在西域。祕而未傳於此土。智者聞之。忍死數年。俟經之來。無何入滅期逼。遺讖此經入漢。吾不得見之矣。當有宰官身菩薩。以文章翻譯佛語。又數百年。當有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經。歸中道第一義諦。茲言雖出假託。然亦頗符其意焉。師於經禪那現境門中不禮塔廟。摧毀經像等慨然發憤。排其謬妄。且力勉王公大人。曲加主盟。俾正法久住。文云。夫假象知真因。言體道。於是嚴其像以生其敬。寓其言以悟其心。住持三寶理在茲也。苟生邪見。豈達中庸。唯自敬身。輕毀經像。邪風一扇。愚者悅隨。昔衛元嵩諫周武帝不造曲見伽藍。以四海為平延大寺。和夫妻為聖眾。即皇帝是如來樹。令德為綱。維尊耆年為上座。周武惑之。遂滅佛法。凡為此說者。非天魔外道入吾佛法中。肆其姦謀。傾毀我教耶。今世細人。濫學其語。心非邪見。內惟饕餮。影附邪魔之蹤。熒惑無知之俗。率多背佛法以說己法。輕佛語以崇己語。及貴有位者。奴召隸役。頤指氣使。則兢兢戰慄。趍走不暇。苟得其言。或刻之琬琰。或置之簡牘。奢夸珍貴。惟日不足。及觀經像。則輕若艸芥。以此驗之。進非達道。退非邪見。苟求利養。誑惑愚俗。欲彼尊崇於己耳。烏乎執政者。果以儒道治國。則當知此輩乃亂臣賊子之儔。安可容也。果以佛教治心。則當遵佛囑。葢大涅槃經付囑國王大臣。篤信檀越。見毀法者。當苦治之。使正法久住。即長壽之因也。惟執政者。從吾之言。而正之可矣。非從吾之言。遵佛之囑也。非遵佛之囑。行儒之道也。昔鄭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移此政以及吾教。則佛日重明矣。真風再扇矣。是乃救無量眾生無間獄苦。豈小補哉。又撰文殊說般若經疏二卷。般若心經疏一卷。不思議法門經疏一卷。彌陀經疏一卷。遺教經疏二卷(淨覺助宣記)。瑞應經疏一卷。普賢行法經疏一卷。無量義經疏一卷(慧覺雜珠記)。涅槃三德指歸鈔蘭盆摭華鈔西資鈔等共一百二十餘卷。世號十本疏主。門人集其平昔雜著。凡六十卷。題曰閑居編。且兼通孔墨。旁涉莊老。作文賦詩。清新雅健。悉用假其道。樂其情。日多杜門獨居。權勢不得屈。貴驕不得傲。世俗不得友。惟處士林逋為良隣焉。時王文穆(欽若)與慈雲為法喜友。因至錢塘。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遣使邀師同往。師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為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一僧子。聞

者笑而敬之。師早嬰痾瘵。常苦疲薾。伏枕方榻。自號病夫。著病夫傳。然猶不倦講道。亦不廢吟哦。艸藁盈軸集曰。病課不喜相形問命。與夫陰陽吉凶之說。撰福善禍淫論。擇日說以矯時俗。其端方純一之風。誠頹波之砥柱也。預訓門人曰。吾沒後。無厚葬以罪我。無擇地建塔以誣我。無謁有位求銘記以虐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標前。志其年月名字而已。享年四十七。斸所居巖不屋而壇。陶器斂身。自銘其墓。以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及挽詞三章。十九日入寂。吳遵路撰行業記。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人啟陶。覩師肉體不腐。爪髮盡長。其唇微開。齒若珂玉。乃襲新衣。屑眾香而重瘞之。崇寧三年謚法慧大師。李詠史曰。通經十疏辨河傾。絕筆彌陁淨業成。陶器墳中收幻質。昭然精爽定西征。靖康改元。金人犯順。顯仁皇太后隨兩宮北狩。佩平日所事。繪四聖像以行。雖為黠虜所幽。而密蒙神祐。感於夢中。厥後南歸。謀所以報之者。有司改師所居為延祥觀。以奉四聖。香火遂移額山。北遷師塔焉。庚申紹興二十一載也。鎧菴謂就元繪四聖中。有觀音大士一像。羽流易以他像。足成四聖。遂令作記者亦曰。四聖謂天蓬・天猷・翊聖・真武也。紹熙中。山陰義銛遊孤山以詩吊曰。講堂風月吊孤巒。已作崆峒問道山。卻憶四華來石室。不堪九虎守天關。湖邊幽艸未成夢。竹外小梅初破顏。華表日斜丹竈冷。仙人化鶴幾時還。

附四人

文備

字昭。本鄭姓。福州侯官人。幼事師太平寺。誦法華・維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經。靡不精練。從唐清泰受尸羅本寺。晉天福間裹囊遊浙中。初至會稽從柔法師傳百法論。綿歷數稔。詣錢唐龍興寺。訪先達。溫習其義。於名數一支尤造淵極。續聞天台三觀之學可以指南羣惑。誓欲傳通。遂登慈光因師之門。孜孜翼翼。不舍晝夜。凡法華・淨名・光明等疏句及摩訶止觀悉洞曉。肯歸同門。因師每與覆述觀法。莫逆於心。因謂人曰。備雖後進。今與吾並驅於義解之途。諒無先後矣。因沒。師仍北面事恩。葢學無常師理。長則就也。師氣度沈厚。終日如愚。洎後學詢疑。同儔立難。擊蒙辨惑。旨遠辭文。或謂師曰。斷佛種人乃祖斯戒。所學如此。盍誨人一方乎。師曰。宗匠頗眾。講授滿門。吾祖之風未墜于地。抗跡閑居。從吾所好。於是三十餘年坐忘一室。陶神玅觀。介然自得。故其解行人罕知之。惟懷道者默識焉。雍熙二年秋染微疾。忽

凭几三出圓相。或問西方之信。以偈答曰。嗟彼浮世人。問我西方信。其信早縱橫。羣迷自不認。一水百千波。波波皆佛印。舉動真彌陀。誨爾常精進。疾革。侍者問。淨業成就。有休徵乎。答曰。吾先圖出圓相。乃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壽六十。臘四十九。景德中孤山以猶子述行業記。

慶昭

字子文。胡姓。錢唐人。幼出家開化院。年十三受具。二十一聞天台教法。會同一性。抗折諸宗。適源清師傳道於奉先。師北面事之。服勤左右。凡十七年。茂名峻業。穎出朋儔。奉先謝世。師遂嗣講。不墜父風。後學歸之者眾。未幾徙居石壁山。欲為終焉。計屬城南有梵天。上方乃巖禪師棲真之所。主僧遇明捨為講院。請師開山。景德元年四月也。真風既揚。遠近從化。化緣云畢。我報亦終。以天禧元年四月十六日歸寂于正寢。壽五十五。臘四十一。門人奉全身葬于大慈山崇教院之右。祕丞張君房帥錢唐重師之道。命工琢石為塔以識之。師平日講法華止觀及諸部經論共百餘周。傳教弟子自咸潤而下凡九十七人。滅後四年。門人從政。請孤山狀其行業。乃論之曰。師性重厚。不尚夸耀。講誦之外。端居靜室晏如也。不結托以要譽。而名亦傳於後。無財食以聚眾。而徒亦僅千百。不誑誕以駭世。而世或歸其仁。君子謂絕此三病。得此三利。求之叔世。為難能乎。雖欲勿稱識者。其捨諸吾執野史。筆於江湖間。纖善微惡。往往迹諸簡牘以勸。以懲。況師之行業偉異者耶。既答門人之請。而亦假以為訓焉。先是光明玄義有廣略二本抗行於世。恩師製發揮記解釋略本。乃謂廣本是後人擅增。遂以四失評之。弟子奉先・清靈・光敏共搆難詞。輔成師義。欲廢廣本。法智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觀心等文謂。清・敏二公不解發軫揀境之非。觀成歷法之失。而師與孤山既預清門列。亦撰辨訛駁釋難之。非救發揮之得。如是反覆。各至于五。綿歷七年。永嘉忠攢結前後十番之文。號十義書。自茲二家觀法不同。各開戶牖。枝派永異。今山家號清昭之學為山外宗。故天台之道自師數傳之後。厥嗣漫息。而中興教觀遂屬於法智焉。鎧菴曰。予謂棄陰觀真。猶棄冰觀水。即陰觀真。猶即冰觀水。若乃既知陰是妄矣。猶觀妄焉。是猶知冰是水矣。猶觀冰焉。是亦大惑也。荊溪云。凡觀心者(定境)。先了萬法唯心(了法)。方可觀心(用觀)。請以斯言格之。自見臧否。

繼齊

字希中。貌壯而氣清。志高而辭正。永嘉之翹楚也。初學止觀法門於奉先清。又習淨名大義於石壁昭。又與孤山圓為忘年友。孤山嘗為師作字說。美其學行。時法智製不二門指要鈔。立別理隨緣之義。師謂之濫說。與嘉禾玄・天台嶺竝形辭藻。互相攻擊。爾後十門折難既出。則師與夫二家之文俱湮。汲無聞矣。

咸潤

字巨源。鄭姓。越之上虞人。七歲事等慈子明師進具。精貫毗尼。後遊台嶺。讀智者三觀書有省。詣錢唐開化昭輪下。博究淨名法華涅槃楞嚴之義。昭乃分座而處。謂可任法器。昭赴梵天俾。師代之。景德四年。上虞宰裴奐洎里中緇素迎還等慈。宣衍淨教。天禧初。徙舍郡之隆教。昭示寂。授以爐拂・嗣宅梵天。講說四辨。遠近宗仰。天聖三年。徙住永福。於是越之文雅忠公洎其徒奇玉入京。譽師道素。且云。踞猊牀。揮麈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名立。乃請李淑撰。傳教弟子題名記刻石示後。略曰。師最初傳教曰。善明以下斷。以天聖終禩。凡若干人。編名左次。後得度者緒而表之。抑儒門著錄之一端也。

本支輝映傳

周過其曆享天祿者。餘八百年。號魯衛。晉功實多焉。故傳云。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以藩屏。周非若童子之辨。髦而因以敝之。法智之中興也。矩如克家之子。淨覺骨鯁之臣。而慈雲皆以真子養之。凡所著述若記・若鈔・或序・或刊。惟恐其道一日不行於天下。則其用心視彼為本。而自視為支。以全茇其根抵者。豈不盛哉。撰慈雲懺主列傳。

遵式

字知白。葉姓。天台人。母王。乞男於觀音大士。夢美女授以明珠。嚥之生師。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山求義全為師。全先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已而師至。與落髮。二十納戒。明年習律於守初師。且謁國清寺普賢像。燼一指誓傳天台教觀。北面受學於寶雲通。未幾。智解傑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行四種三昧。述偈見誠。通師既寂。師旋故里。以苦學感疾嘔血。自謂必死。乃以消伏呪法行道靜室。兩足皮裂。以死自誓。至三七日。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志益堅。至五七

日。見死屍盈室。師乃踐蹂而過。其屍皆隱。滿七七日。復聞空中曰。十方諸佛增爾福壽。其夕如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厥。疾即愈。懺罷。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如洪鐘。肌膚鮮白若玉琢焉。南屏臻謂其弟子曰。師叔轉報矣。師遂著觀音禮文一篇。淳化初。眾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四大部經。有懷胎驢自施氏家來伏座下。若有聽意。如期至者。凡四十日。既產乃已。至道中結緇素之眾。修習淨業。復擬普賢作念佛三昧詠及誓生西方記。又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以旃檀為像。刻己身戴之。撰十四大願文。其後工有誤。折其像。所執楊枝者。師大恐。即自接之。不膠膝而合。咸平三載。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果雨郡。將蘇為異之。碑其事。五年復歸故郡。境內淫祠。皆為考古正之。濫享者撤去。有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祭。師曉諭之。使改祭為齊。棹舟往彼。風濤遽作。意神所為。因向廟說佛戒殺之緣。其浪即平。尋與神授佛戒。絕其牲祭。且著文。并野廟誌與其神約民。至今依之。師嘗以事適他。道出黃巖有豕奔來。擾伏其前。意若有求。徐推之。乃出於避屠也。遂償其直。令釋之。豢干竺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台有赤山寺。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僉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光中時見浮圖之影。其照所及。餘四十里。皆捕魚者。[竺-二+(一/(尸@邑))]梁周之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遂命眾建塔七級。應其先兆。斯民不復漁矣。又於東山修懺。會大旱水不給用。乃卓錫。石縫泉即激涌。今石眼泉是也。師至杭館錫昭慶。闡揚妙典。學子朋來。時杭之俗以酒肴會葬。乃以勝緣諭之。卒變葷為齊。因著戒酒肉慈惠法門以成其化。又每夜施摶食於水邊。漁者夜聞眾鬼相謂。今夜雪甚。師不可出。奈何。有曰。師慈悲。必不忘我。且待且待。良久。眾鬼笑呼曰。師果來。我等飽矣。漁者起伺之。果見携燈蹈雪而至。蘇人以郡符迎師就開元精舍講法。緇素坌集。日萬夕千。其不茹葷飲酒者。殆傾市邑。沽坊屠肆不得其售。監官有月課之虧語及於師。師謂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中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之患。予今德薄。安可久留此會。即翻然復杭。刺史薛顏以靈山命居之。其地即隋高僧真觀所營天竺寺也。遺跡湮沒。殆不可覩。師按舊志。乃賦詩植碑記之。葢始謀牽復也。寺西有陳世所植檜枯枿僅存。至是復榮。因名重榮檜。復賦詩刻石。祥符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京。以師名奏賜紫服。王文穆(欽若)罷相撫杭。一日率僚屬訪師。請講法華三法妙義。慈霪浪浪。衣冠屬目。公曰。此未始聞也。與為方外之遊。久而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尋奏復其寺。賜天竺名。乃特書其額。公有書與師曰。天台智者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諸師。孰為優劣。師先答立

教(見世家)。次錄火宅喻品諸子索車文云。今先錄古義一二。對智者釋義。次別引慈恩基師正破天台一義。還用天台被破之文。與他竝決是非云云。次更錄車體文。略評諸家優劣。云夫大車之喻。彰二經之正體。乃開顯之大綱。久祕之至。談三周之共顯。迦葉僧首於茲而獲悟。空生上聖由斯而述領。儻立理不當。其失非輕。觀古諸師無一可取。又別錄慈恩破天台義。以天台引大智度論釋法華佛住之義。故彼有妄斥師云。此師不曾讀智論。此是彼論釋。住正文祇見天台。此釋不究所以。便妄斥云。古人因此有解聖・天・梵・佛等住。住名雖同。義意全別。語邃義幽之處。曾不屬心。名同義別之文。虛張援據。尋此斥意。殊為孟浪。又云。應知陀羅尼菩薩。能演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又安同常人。但述名相而已。又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之意。請公奏西湖為放生池。公尹應天方微疾夢與師相見。其疾即瘳。乃遣書道其事。又與秦國夫人施錢六百萬為其寺之大殿。會乾元節。公以其道上聞。賜慈雲號。章獻太后以師熏修至精。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山中為國修懺。師著金光明護國儀文上之。因奏啟請天台教文入藏。公亦助之。奏未行而公薨。內臣楊懷古因降香至。重師道德復奏之。始如其志。師凡遇安居之初。則勵其徒行光明懺法。以七晝夜為程。又補百錄光明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又依經攢集。消伏毒害。并彌陀熾盛光儀又為馬侍郎撰淨土行願法門及淨土略傳。且於寺東建曰觀菴。送想西方為終焉。計厥今所修懺摩。竝遵其法。故懺主之名滿天下。又撰教藏隨函目錄。且略說諸部大意。俾一讀者如指諸掌。謂。法華玄義者。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世大意蘊乎其中。文句者。蓋以疏句分節經文也。荊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乃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己心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又於妙經普門品中加別譯重頌偈。至今緇素遵之。天聖九祀講淨名次。因與眾訣別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非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其勉之。遂作謝三緣詩刻石示後。八月二十八日歸于艸堂。明年十月八日示疾。使請彌陀像以證其終。其徒尚欲勸請住世。且以觀音像應命。師炷香瞻像祝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云云。或問所歸。乃以寂光淨土對之。其夕三鼓。奄然坐終。師嘗製一龕曰遐榻。且銘之。壽六十九。臘五十。山中人見大星殞于鷲峰。赫然有光。下燭席弟子垂百人。稟法二十人。門學不啻數千。明春奉遐榻葬寺東月桂峰下。崇

寧中錫法寶號。紹興十四年勑改寺為時思薦福。奉憲聖慈烈皇后香火三十年。謚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開禧中復舊額。移薦福干山後。師幼習詞翰。篇章有詩人風。其文名金園集天竺別集靈苑集等行世。初盧積中秀才。以師天姿過人。勉令業儒。師答以詩。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及一食不足耕。一絲不足緯之句。膾炙人口。昔智者準一代聖教立四種三昧。俾學佛者造修有方。內常行一種。以九十日為期。人多憚之。師決意力行。精苦彌篤。曹勛作記稱師每於旋遶之地。熾炭然鏊。寘殿四隅。晝夜觀想。遇因倦則以指抹鏊而醒之。十指存三。乘痛煙起。示無生法忍。俾學空寂者得真法供養。以是不受軀命。嵩師曲記初無是說。疑以傳疑。識者攷之。又建光明懺堂。每架一椽。甃一甓誦大悲呪七遍。凡所建立。幾數百間。建炎以來。三經賊難。積薪焚之。薪盡而梵剎巋然。非大慈悲・大願力所致耶。李詠史曰。般舟三昧九旬修。大小彌陀懺更留。星殞香消忽西去。空餘千載仰嘉猷。故艸菴與寂照書云。切念在昔慈雲・法智同學寶雲。各樹宗風。化行南北。更相照映。克于一家。而法智宗傳方今委弊。分肌析體。壞爛不収。中下之材。固難扶救。切聆慈雲法道。淳正之風。簡易之旨。綿綿尚存。斯由代不乏賢。謹守不失。是以賊馬所及。寶界蓮宮巍然獨存留。為邦家植福之地。固其驗矣。師之後有明智韶。韶後有海月辨。辨後有慧淨義。義四弟子繼主法席謂圓應・賢神・智元・慈覺・堪寂・照日也。鎧菴曰。堪謂十不二門乃迹門十玅。勿觀心耳。又謂修二各三即三止三觀。共發性三即三諦三觀。又祖述孤山之說謂。今家以三觀為宗。實見諸師所未見也。元弟子慈明觀繼日住持。結集金園集等堪弟子。慈受・琳相承講演不墜祖風。獨休・果二僧錄借監總之權攘取。及瑞峰修行賄得之。而師風烈掃地。吳太皇既還舊額。京尹趙師澤請天台法英主之。講演修造。頗復舊規。一紀之餘。以疾謝事。北峰印繼焉。初師在日。有竹生於巖樹。作詩云。孤植幽巖樹。竹生巖樹心。結根人莫問。造物意難尋。向月藏龍影。當風別鳳音。歲寒方獨見。高節倚疎林。嘉定壬申。印師董院之二載也。其舊題巖竹再瑞。鎧菴和其詩曰。印公秉一德。克享慈雲心。樹腹竹重出。巖腰瑞可尋。霜凌我全節。風動爾諧音。不許常時見。天寒表瘦林。

附五人

思悟

徐姓。錢唐人。幼出家欣慈院受具。好遊講席。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求者如市。天聖三年屬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王丞相擬達天聽。師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矣。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呪。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公薨。益精勵無廢。旦暮越歲。克如志焉。八月二十一日答前誓。薪盡屍在。袈沙覆體。儼如其生。眾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之。久乃方壞。舍利無數。三歲之後。信者尚獲。慈雲以贊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燄赫赫。其樂愉愉。逮火將滅。儼如加趺。逮骨後碎。粲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無。芳年三十。真哉丈夫。

慧辨

字訥翁。傅姓。華亭人。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令入普照寺。十九進具。從天竺韶學天台教觀。復事浮石矩。忘飡廢寢。咸盡其學。韶之將老。命代講者。八年後領寺事。翰林沈遘以威猛治杭。僧徒見者多惶駭失據。師從容如平生。沈異之。俾涖僧職。遷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目擊其事。贊中嘗序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葢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帥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眾而已。師既涖職。凡管內寺院。或缺住持者。僧司申至。師即涓日會諸剎。及其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如朝廷設棘圍糊名考校者。十問中五問以上者中選。以是似不三。號為憂降。然後卻隨院之大小。以所選次第差請。諸山仰之。咸以為式。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常千人。得法甚眾。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使從支徑遁去。居無何。倦於酬酢。歸隱艸堂。但六事隨身而已。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與眾訣別。加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初師遺言須東坡至方可闔棺。四日坡方入山。見之趺坐如生。頂尚溫也。師沒二十一年。東坡謫居惠州。弟子慧淨大師思義囑參寥子道潛求坡作贊。且曰。余在杭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辨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又作三絕以吊 之曰。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卻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其後參寥往潁水謁子由曰。辨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可乎。子由亦為銘之。師來天竺。初至合澗。有老人冠帶逾梁。傴僂迎之入門。而失代講。時夢章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辨慧。嘗苦脾疾不愈。夢天神以金槃盛水。

使其瞑目。浣腸浣已復納。覺而痛止。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師時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楊無為贊曰。海上有明月。一輪長皎潔。風卷浮雲萬里開。冷照飛來峰頂雪。

元淨

字無象。徐姓。於潛人。家世喜為善。客有過其居者。指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上騰。當生奇男子。已而生師。左肩肉起如加沙條。八十一日乃滅。其伯祖父嘆曰。是宿世沙門也。慎無奪其願。長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筭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從其邑僧法雨出家。性不茹葷血。每見講座輒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進具。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時門人方盛。眾欲卻之。慈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弟。慈雲沒後。事明智韶。韶嘗講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本具第一義諦。因涕下如雨。由此遇物。俱法界矣。代講十五年。杭帥呂臻請住大悲寶閣嚴。設戒律犯秋毫者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遘帥杭。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音聲懺悔為佛事。非禪那居也。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競來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祖無擇治杭。言者不悅其政。遽起制獄于携李。師以鑄鐘之緣。例當訊辨。幸而不罹。非所寓止真如蘭若。泰然擬金剛錍。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僧文犍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竺。師不為忤。犍猶不厭。使者復為。遷師於潛。逾年犍敗。聞朝廷復以上竺畀師當犍之時。吳人惡之。施者不至。巖谷艸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清獻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復留二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聖人。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己。位本鐵輪而證止五品。況吾凡夫也哉。因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茆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為築室廬。具像設。甕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為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一年鄧去。歸龍井終焉。師講說不擇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効者。師禁曰。如我乃可。平生修西方淨業。未嘗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東坡子迨生四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

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布衣李生習禪觀甚辨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狂人回頭左道以鼓道俗。宣言當建率堵波為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以師不可欺故也。不得已來。先以錢十萬。詣上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師答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叵量。承建淨檀為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既違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即今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雖門弟子亦勸。但禮之以化俗。師厲語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日當與爾曹虔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眾出迎。而狂人竟不至。學者皆服。又嘉興令陶彖有子得魅疾。巫醫不能治。師祝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病心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見眉間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自後常有於其臥起處得者。將化入室。(號方圓菴。秦觀記米芾書)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參寥・道潛告曰。吾淨業成。如七日無魔。右脇而逝。吾願足矣。五日出偈告眾。七日奄然而寂。元祐辛未九月晦也。塔成。弟子懷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予由銘之。

從雅

錢唐淨住僧。得海月台衡三觀。乃曰。慕虛名。爭如修實行。言清行濁。賢聖所訶。入南山天王。專業讀誦。閱法華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真身塔十徧。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拜。誦號五千萬聲。一字三拜。禮法華三徧。楊無為贈以所撰安樂國贊三十章。師欲廣化。遂圖三輩九品列。以贊文刊石。淨住一生。坐不背西。無疾趺化。異香滿室。天樂盈空。

若愚

字子發。錫號法鑒。海鹽馬氏。年二十四有聲學校。抵湖之覺海蘭若。素所居裂冠。依僧用明得度。學教于辨才。道譽日隆。郡請住南屏。力辭不赴。奉辨才杖屨。退居龍井六年。與參寥心友。參寥能詩近名。師韜光鏟彩不求人知。覩覺海屋老僧殘。為興無盡供。建閣奉安西聖。甲於東南。啟淨社。勸化道俗。每集必數百人。三十年加功進行。多蒙佛接。張祠部(景備)留題有動人無限往生心。句。初辭親。日夢白衣人授七十二策。壽果至此。靖康丙午九月。

謂其徒曰。夢神人告汝同學僧則章。得普賢觀行法三昧。已生淨土。彼待汝久。曷可淹留。命眾諷觀經。甫畢乃云。聖相現前。吾往矣。偈曰。空裡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蹈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闍維得舍利數百顆。塔于東廡。雙槐居士鄭績銘(闢白雲具斥偽志)。詩編名谷菴餘塵。

扣擊宗途傳

陶唐於變巢許不臣。周武會朝夷齊異議。反經合道。蓋有激揚。未若皂白之不相為用也。法智中興。克復舊物。天下後世是之。或者居摧碾之。下抱手澤書之。反不能以一唯響。應一覽無遺焉。既非隘路叛出之比。必其用心有所在矣。撰淨覺神智列傳。

仁嶽

字寂靜。號潛夫。姜姓。霅人。師開元行先。十九進具。學律於錢唐擇悟。能達持犯。聞法智最明天台教觀。徑往依止。至水月橋。擲笠採蓮徑中云。吾所學不就。不復過此橋。法智器之。居以東廈。杜諸窻牖。雖白晝亦藉蘭膏以使尋繹。屋壁棟梁皆如墨。鄉書至。悉投帳閣。積歲一開。為眾分衛。坐于舡舷。方舒足頃。豁然自得。若拓虛空。不知舟檣之折。針芥相投。筌蹄盡舉。晝聽夜習。面詢口訣。聞以所疑。請益函丈。擷大屧。關大鑰。眾望風畏之。凡十餘年。悉其蘊奧。乃曰。學解不如躬行之著明彰信也。與十同志修。請觀音懺法。因臥病次。怳如夢寐。深悟向之所學皆非。知見超達。遂與法智背馳。往復詰難。如十諫雪謗之類。是其尤者。十諫序云。夫何大師未察忠素。再樹義門以安養生身。抑同弊垢。娑婆劣應。混彼舍那。又曰。豈圖拾其短。隱其長。沽出藍之名。起逆路之見。自墜塗炭。良可悲哉。道不我合。讒由是興。將事四方之游。以諧平昔之志。造天竺慈雲。攝以法裔曰。吾道不孤矣。師獻詩曰。十載事遊歷。茲辰竊自矜。愛山逢鷲嶺。問道得牛乘。貝葉秦翻偈。蓮華晉社僧。如何稚川子。向此學飛昇。會有昭慶請。慈雲以詩送之曰。黃鸝鳴谷口。受請近重城。鷲嶺雲初背。石函僧過迎。陞猊百子會。揮麈四鄰驚。自喜千年後。吾家有道生。慈雲門人從者大半。移石壁靈芝慧安清修。凡五道場皆當路所屈。在靈芝日。為溫之仁。行人請住淨社。居僅十載。緇素敬仰。乃至標榜名額。或真楷。或大篆。悉為奮筆。永嘉法道中興。實師力也。德臘既高。霅帥請主祥符(霅王芳菲園)。觀察使劉從廣奏命服樞密副使。胡宿請淨覺號。朝野共欽。而胡最篤信。執弟子

禮。撰楞嚴集解序。葢師平昔探討法藏。尤精此經。會粹諸家之說為集解。以通之。大張五重之旨。作說題以明之。欲廣演於神呪。調聲曲以諷之。期修證之必成。示禮儀以備之。世俱行焉。晚景專修懺摩。遵梵網然三指為供養佛事。創隱淪堂休室。究其立名。意期息機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謂門弟曰。我明日午時當去。期至留偈而終。四月四日墳于何山西隅。壽七十三。臘五十四。法嗣慈梵・靈照・乃仁・瑩珂。尚能振舉玄綱。作人師範。著述凡五十五卷。大論節文十二卷。大論樞淨名精英會粹禪門樞要雜編名義為教網之大綱。法義之精雋。又有梁唐二集。及牕案記諸子雜言史髓等文可以裨贊佛道。開導後昆者。咸有卷軸。旁通六經。貫穿百氏。善詩能文。精篆隸。堅修戒律。至老無懈。靈照名義序曰。師逼於終世。猶閱是書。孔聖垂終。口誦法言。仲舒至死。手不釋卷。則師有焉。元潁傳而論之曰。予嘗論及師平昔辨說。擊揚宗旨。其所予奪。大抵如砧槌相扣。器諸淳朴或彼或此。初何疑焉。止觀天親・龍樹。內鑒冷然。外適時宜。各權所據。斯之謂乎。淳熙甲辰。沈大卿(祖德)葺其塔。蕭千巖記。

從義

字叔端。永嘉平陽葉氏。母潘。八歲入道。又九年通經落剃學於扶宗忠。徧歷廣詢。二十七寄講玅果。說四教義。出集解。迄今盛行。主大雲・真白・五峰・寶積・玅果五剎。學徒匝座。辨折明白。堅徹旁通。音吐清暢。有若成誦。罔不悅服。自教主以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推明止觀。厥旨奧衍。讀者疲精竭力。難於貫穿。至師研詳精到。故聽者多願稟承。且痛患隋唐以來他宗所立。不本經論。但任胸臆。修證無由。縱有依經傍論。亦判釋不盡佛意。卻於佛法正宗妄有排斥。祖三張者。假託老氏筮乎儒佛。世俗莫究根源。亦加宗奉。遂於補注集解數。數辨明非黨宗也。欲學者審其是耳。如論禪宗。則曰。達磨以楞伽四卷。授可師云。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可度世。又云。藉教悟宗。世人何得妄說教外別傳。若看禪人語錄。何不看佛語錄。佛語錄者。阿難等錄。佛金言以成經也。唯永嘉集多用佛經以為指南。此得達磨正意。與近言禪者異。子厚云。今之空空愚夫。誣禪以亂其教。又曰。今人學教。不知所以。便欲廢講修禪。而不知教中所談何事。又禪者云。若未頓超方便。且於教法留心。嗚呼。此言謬矣。豈圓頓上乘微玅教法。祇在方便而不超脫。豈方等真詮常住極玅但分別名相而已。不知以一心三觀甚深般若。尋經學教。自免數寶之責。若謂誦持經論是滯言說者。娑婆世界以何為佛事。禪徒豈

不言語示人。無離文字說解脫義。豈不然乎。若乃諍於說默。豈是通見。當知聖人之道。或說。或默。或非說默。視・聽・覺・觸亦復如是。得其旨者必不諍矣。豈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華嚴等諸大乘經無此事耶。烏乎。世何愚也。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諸佛如來言無虛妄。四教儀謂自隨喜品直至等覺。忽用五悔。即引五十校計經注云。始自凡夫。終至等覺。皆因五悔。等覺尚修。暗證之流。那忽見棄。又說事理二懺訖。乃云。莫見此說。便謂漸行。謂圓頓。無如是行。謬之甚矣。何處天然。彌勒自然。釋迦師科云。茲蓋以無因無果。斥彌勒・釋迦。既是果人。果必由因。今不修於事理之因。是無因矣。豈可無因而感果。祖師所明理觀事懺。斯是依準諸大乘經。凡愚不知。或聞此說。便謂漸次。而圓頓中都不如是。所以有若未頓超方便。且於教法留心等。良由迷於大乘修行法門。偏計理性。無說無示而廢修。得解行二門。端拱無為。不禮聖容。不讀經教。言我是大乘頓機直入。若諸經論。蓋被中下漸次之流。一家所斥。暗證之徒良在斯矣。又曰。華嚴云。如貧窮人。數他珍寶。於法不修。亦復如是。故佛垂教。欲人依之而修證耳。苟能因指見月。經論何傷。文字解脫何必畏哉。所作皆是玅道。何謂漸行。教外將何而別傳乎。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耶。若慈恩等疏。此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他寶。豈但分別名相而已。誤無量人棄嫌經論。所損至大。彌須謹之。清凉云。攝天台三觀之玄趣。使教合亡言之旨。心同諸佛之心。不假更看他面。謂別有亡機之門。昔人不參善友。但尚尋文。年事稍衰。便欲廢求禪。豈惟抑乎佛心。亦乃翻誤後學。是以不能依教修行。故為如來訶責。人之罪戾。經論何愆。故祖斥修心不達者云。隨逐積年。看心稍久。不知研覈問心。是以不染內法。著外文字。偷記注而奔走。負經論而浪行。斯皆斥於不了之人無異數寶者耳。今之庸鄙。於知識處纔聞句偈。便謂教外別傳。以由不知吾佛法藏如來教海。合融一切諸法故也。遂以禪高於教知他。何謂教。何謂禪。悲夫。辨祖承則曰。今家承用二十三祖。豈有誤哉。若二十八祖未見經論所出。近見刻石。鏤板圖狀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傳授相付。烏乎。假託何其甚歟。識者有力。宜革斯弊。使無量人咸遵正教。又崇法禪師先聽律。歎云。解脫之道。天壤相隔。遂棄之學經論。洞明智者一宗。徧說法華十玅。又云。予以不退心慕常樂果。當自初地至十地。豈為名相所惑。直造韶國師。師云。自性清淨。無一法可得者。佛之理也。百福莊嚴。無一善可棄者。佛之事也。雖分二途。俱強名耳。吾崇壽之子。玄沙之孫。建大法幢。以金剛體全付於汝。今問若爾。將何以為別傳。戒律是三學初章。何乖解脫。維

摩云。其知此者。是真奉律。豈非解脫。苟如國師所云。將何出於天台之道。而云名相所惑是誰咎耶。如議賢首宗。則曰。清凉觀師初學天台。所見既僻。為荊溪所破。遂棄天台。宗賢首。雖遵稟止觀。而斥天台判教。豈不教觀胡越。解行矛盾。又曰。清凉謂。台宗判華嚴兼別。失如來意。乃自立云。行布是圓融之行布。善財參諸知識。但解一法。謂之謙己推勝。若爾普賢・彌勒何不然耶。又以知識對當位。次判華嚴為頓。頓仍謂華嚴是菩薩請。超勝法華。而却用天台判教文及三觀三德・一念三千・性善性惡等。況賢首圭峰長水所立義門。各自不同。師資撰述。何其然哉。又問清凉。法華若攝餘經歸華嚴者。何不攝餘經歸法華。而却歸華嚴。況法華部內實無會入華嚴之文。但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是經既云法華。何得謂歸華嚴。天台但判頓部在初喻之乳味。何曾指為根本。就喻言之。但見乳成醍醐。禪源諸詮云。古師所解。皆是四禪八定。南嶽天台依三諦理。修三止觀。文義雖圓。終成次第。唯達磨傳最上乘禪。名如來禪。頓同佛體。迥異諸門。師曰。圭山宗賢首判教立義。而賢首五教章。美贊南嶽天台。以為升堂入室之人。心經疏明圓一心三觀自指如智者大師所明起信論疏明修禪法。亦指天台止觀等文。又圭山師清凉。清凉華嚴疏引用天台性善性惡三止三觀三德三諦三一相即等。文曾無有異。圭山何獨違背祖師。貶南嶽天台耶。如議慈恩宗。則曰。造疏釋經。都無立行。攝法入心。成觀等語。謬移經品。前後改削。論文語句。專用唯識等論。定性滅種以通法華。茲乃徒援權典。用證實教。豈不誤哉。如論道家則曰。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書序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以茲墳典化于天下。是故儒宗得為一教。仲尼但是傳教。況其餘哉。故云祖述堯舜等佛。是法王說。十二部經八萬法藏。教化眾生。故釋教。教只有二。道教只可判入儒流。宗儒佛者。衣服飲食。宮室遵其教主。道士所服衣・所食食・所居室果誰教之。雖欲以老子為教主。其如老子非是帝王。若言別有天尊為教主者。五經但云河圖命包洛書。畀姒而已。若言道經有天尊號者。三張偽撰。豈堪作證。其自說所得於祖之道。謂之聖人。洪範又曰。吾佛玅證圓常。法界之體。體具諸法。不出十界。十界互融。故有三千。具即是假。假即空中混而不辨。辨亦不分。雖一一徧。亦無所在。此名玅法。從本垂迹。大通之時。為第十六王子。與諸大眾。覆講此法。結其大緣。自茲之後。節節誘之。今之寂場。示成正覺。宣演大乘。小機莫悟。有如聾啞不動。而遊施於小化。方等彈訶。般若淘汰。機緣既熟。玅法斯通。故住靈山。宣暢本懷。三乘九界。咸悟一真。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

之。諸法實相。三千空中。既已顯露。本成大覺。亦乃斯彰大事因緣。始得滿足。是我方便。諸佛亦然。所以智者靈山親承大蘇。玅悟於止觀。說已心中所行法門。不出三千。空中而已。生佛雖殊。玅法無別。剎那即是。何須外求。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知本體常自寂然。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光明順正記三卷・新記七卷・觀經往生記四卷・金錍寓言記四卷・不二門圓通記三卷・淨名略記十卷・義例纂要六卷・法華句科六卷・四教集解三卷・搜玄三卷・菩薩戒疏科一卷。晚示疾秀之壽聖。囑門人曰。若等自利利他。以久吾道。勿作最後斷佛種人。吉祥而逝。元祐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壽五十。臘三十一。瘞舍利于錢唐寶藏院側。劉提刑(燾)記行業云。端介清白。不妄遊從。寤寐三觀。耽味著述。過午不食。非右脇不臥。非濾水不用。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或欲以椹衣師名加之。悉辭不受。可謂賢也已矣。

附二人

靈照

字了照。號希夷子。蘭溪盧氏。幼不與羣兒伍。失恃怙。以脫俗啟兄。兄以三麤藤示曰。用此擊汝。至於俱碎。可從汝意。師欣躍入林。負藤一束。置兄前曰。果容入道。用此擊我。俱碎無恨。既志不可奪。遂令師寶慧紹賢。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晝夜不息。幾月誦通法華光明。抱經投試。有司嘉之。獎以別榜。稟持惟謹。竊自思曰。沒齒無聞。君子恥之。矧為佛徒。飽食虛度乎。詣錢唐學教觀于香嚴湛。服勤數歲。更欲旁求。湛曰。汝無他往。今淨覺闡化吳興。吾宗之傑也。宜就正焉。負笈而往。師資道契。切問近思。一家戶牖。靡不通達。歷試艱難。眾心允服。淨覺歸寂。住吳山解空。遷景德戒壇。熙寧中湛於華亭超果別創教肆。甫備。臨終囑其徒曰。吾竭力建此。唯願得一真傳教人繼之。捨靈照其誰。依教禮請師。擎眾而至。禪誦精苦。講誨無倦。遵偏讚之。典慕東林之風。自元豐初結為蓮社。每至孟春。啟繫念會七晝夜。唱道勵激。比及三年。預社逾二萬人。感驗至多。西聖入夢。相好奇特。作禮跪問。靈照一生誦大乘經。學大乘法。修大乘行。期生安養。轉度眾生。果遂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勿復疑矣。深夜誦經。力疲倚臥。復夢遍吉。身相如經所說。喜而驚寤。願造聖像。說玅經萬部。以嚴淨報。元豐五年仲冬。示疾謂侍者曰。吾已見異。安養之期不遠矣。十六昧爽。累足而逝。四體三日溫煖。闍

維舌根不壞。紅潤如生。舍利迸流。赤白間錯。壽五十五。臘二十四。塔骨舌于院東南。親度靜仁・覺圓・靜智。登門受道千餘。

可久

字仗老。錢塘錢氏。天聖覃恩得度。學教觀於淨覺。喜為古律。造於平淡清苦。東坡以詩老呼之。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堂。坡作郡日。元宵九曲觀燈罷。斥玄從者。獨至[土*奢]戶。入了無燈火。但聞薝蔔餘芬。留詩云。不把瑠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非燈。志林云。師及垂雲・清順三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未嘗有憂色。今老矣。不知尚健否。蒲左丞集錢唐古今詩。求藁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養浩。送客有界。樞密林公訪之。亦不屈。照律師嘲曰。拗折牀頭舊杖黎。任教桃李自成蹊。如何昔日廬山遠。却為黃冠一過溪。師笑不答。久之劇厭人事。辟穀燕坐者十餘年。窻外唯紅蕉數本。翠竹數百。觀練熏修裕如。忽曰。吾死蕉竹亦死。擇瑛公亦死。瑛葐同遊時尚無恙。已而果然臨行口占曰。生老病死樂在其中已矣。乎傳語風華雪月。言訖長往。壽八十。葬骨北山禪寂蘭若。

釋門正統第五

釋門正統第六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中興第一世八傳

則全

字叔平。四明施氏。十歲師保國光相塔院。行緣進具。造法智輪下。未幾悉了其義。居十大弟子之冠。述四明實行錄。猶蔡邕作。郭有道碑也。有置氣善品藻。遇事不合於心。即指言其失。眾慮以為不可。師自謂。無欺不變也。住三學前後。郡守愛重之。給事郎公尤最識者。謂師材如許。儻以儒冠簪縉紳間。職諫諍之司。補兗職之闕。風采凜然。豈下漢汲黯。唐曲江公。我王黃州耶。惜乎遠處海裔。久屈不伸。楊公適聞鄉間之譽。特加敬禮。銘其塔曰。凡晨會而夕散。夕承而晨止者。餘三十年推援經史。校磨雋傑。辨其可否。一得一失章章。然行事之為世法者。悉中其評議。無毫髮謬。誠知非常人也。慶曆五年閏五月終于三學。弟子若水立碣延慶淨土院。

崇矩

衢州景德僧。得法智之傳。行輩畏伏。居第一座。啟講。法智坐聽。歎曰。吾後有賴矣。黃巖東禪。請夏講。未幾還里轉講受業。仍董院事。法智付手爐・如意。洎登座。老禪宿講竦然驚駭。真廟時遊京師。朝士以名達上。召講四十二章經。賜紫方服。遊永嘉。以夢回故隱住浮石。浮石本係禪林。住持元勳曾問從真起妄義。言下相契。執弟子禮。願改教苑。請師傳道夏。舍人特為敷奏。奉旨永為十方傳教住持。學徒雲委。蓮社勝會無慮萬人。廬山佛隴之道大振。至今不泯。其初領眾。法智以書囑累者至十。有曰。既受彼請。當聽吾言。立身行道。世之大務。雖儒・釋殊途。安能有異。先務立身。次謀行道。謙為德柄。當堅執之。使身從此立。道從此行。吾見學人切於名利者。皆不能鳩徒演教。當視之如詐親。懼之如狼虎。先宜誡之。然後進行勤講。豈俟再言。此外宜覽儒家文籍。博究五經。雅言圖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之說。吾素乖此學。常所恨焉。汝既少年。不宜守拙。當效圓闍黎之作。元豐間會稽通謁天柱水。覩方丈壁間揭此簡錄之跋尾流。通且見重臣貂請名僧。讓居之意。師仍稟慈雲。慈雲亦以授辭勉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

勗哉。被忍為衣。入慈為室。處空為座。身遠眾惱。口寡世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軌。是謂四行。名安隱說。能如是者。乃可說法。名吾弟子。反此非吾徒也。今授汝香爐・如意・手書誡辭。一秉一把必體吾意。善護自他。勿令斷種。又文昌者。舊圖列慈雲下。及為永嘉玅果法智。又付玅宗鈔。令其講授。且曰。或有異同。箚取寄來。仍為歎其修心。勤進為法。周旋二利。兼行三空。不爽必獲玅果於斯世。又願彬者。法智與書甚委歎其早以弘教為志。久處座下。傳唱利人。頗有道譽。因囑其像末隆法之勤。若此之流。可例速肖。世異失傳。不能槩錄。

慧才

字曇遠。溫之樂清王氏。五歲師白鶴怡芳祥符覃恩得度。十三進具。聞四明盛化。往學焉。稟性昏魯。茫然罔措。乃曰。普門大士。弘誓利物。有求必應。吾將持菩薩名。課大悲呪。庶幾心智發明。學通祖道。一夕恍若睡夢。見梵僧長數丈。呼師名。脫加沙。授與披挂。囑云。盡生記吾。吾當助汝。翌日臨講。廓然開悟。目矚耳聽。有如聞習。曩所聞見。無不洞曉。朋儔咨扣。應酬無滯。法智命為眾分句讀文。稱其所得。繼參慈雲服勤。北面解行俱高。領寶山廣嚴・孤山竹閣・南山佛慧。治平初。沈帥請住法慧寶閣。凡二十年。度支毛公請住浮石。未幾勇退。杭人為築菴於雷峯黃皮園塔下居焉。平生以大悲呪為憑仗。嘗一晝夜翹足誦之。每翹足則以百八遍為期。又以誓生安養復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未終。前數日夢若宮室者。或告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坐書贊佛偈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閏六月十日塔于菴右。壽八十六。臘七十三。性恬貌古。少語寡欲。舉止沈厚。與人慈和。天台教門異論尤多。師資相戾。喧動江浙。惟師循循講訓。善否短長。未嘗形齒。高而不介。和而不流。往來錢唐。逾四十年。養高任。緣四事自饒。非福慧兼備者耶。元豐元年春末。緇素萬指。求授大戒。先為懺摩。然後授甘露法。方羯磨時。道場中觀音像頂放光。表證初貫。寶燄朦朧煜爚。漸次舒發輝散講堂。猶如隙光斜迸飛入。又如水光側影反射。簷廡道場然炬及與日光不能映奪。會眾得未曾有。悲泣贊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照律師以稟戒為書行業。趙清獻鎮越有詩云。乞得鄉邦樂矣哉。雷峯菴靜此徘徊。浙江莫謂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弟子十人。法宗懺主拔萃。戒珠闍黎繼其道云。

本如

句章林氏。受業國寧。投法智輪下。時年少於于眾中已稍稍有聲。典詞翰駭服儕類。嘗請益經王義。法智曰。為我作三年監院。却向汝道辦事。訖又問。法智大喝。師豁悟。有頌曰。處處逢歸路。時時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法智受命服作致語云。彌天才筆洞懸河。獨步當年解義科。國士聽經春夢少。江僧從化晝禪多。半千衲子傳新鈔。積代宗師解舊訛。且恐吾皇命同輦。伎人無處獻笙歌。慈雲來竺峯。授以東山學者。常五六百。講道三十年。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別行請觀音摩訶止觀觀心論金錍等皆解釋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懺一年。注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鏤版施萬卷。仁廟時乞賜天台教藏郡。將為奏賜教乘四千五百卷。章郇公・元參政・葉翰林・蔣密學多之為贊記歌詩。駙馬李都尉請紫方袍。神照號。魏國長主奏敕賜白蓮菴院。歲度二人。皇祐二年居菴七載。五月十八寢疾。少間升座。辭眾法堂。藏閣方丈梁折。鐘撞不鳴。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詰朝右脅而寂。異香不絕。明年三月葬菴北。門人戀慕。啟鑰視之。容貌儼然。爪髮俱長。塔生蓮華。梵才大師祭文有圓寂經歲肉體如生語。師輕樂財施。弘教為己任。敝衾壞衲。裕然以老。嘗於天台施菩薩戒。方羯磨。光發智者塔。及國清赤城山。交射戒席。嘗供千佛。飯千貧人。寘華座席。佛華宜不萎。而數位輒萎。貧人華宜萎。間有不萎。壽七十。臘五十三。弟子處咸等。紹業者甚眾。

有(真宗改梵)臻

法智暮子。住金山龍游。錢塘通守吳侍讀革興教禪居請之。學者朋來。講次分文折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眾義路通。窮一文則諸文允會。強記者集成類例。類例者仁師錄其五。淨覺增二。括蒼聰加三。佛慧才重葺。永嘉吉銓次。廣智嘗曰。類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學者揀尋知其綱要。失在昧其本。文義勢起。盡學者文外更求。不可謂秖此耳。興教之盛。群峯泰初銓次。高座緒餘。超果會賢。別立懸敘消文。一一文下開來意。正釋觀心號南屏。一家古集序云。矧今之日。教肆多點讀斯文。豈不失於元本。唯求枝葉。但教典不有之處。可溫故知新。不唐學問果。由是而識大輅。固不以椎輪為貴矣。天竺韶覩之。掩卷而慟曰。碎骨法身。譌誤後學。去櫨菴嚴。知為後學患。書寄無相。昕幾二千言。力勉切勿傳授。至有醍醐化糟粕。法藏變鬼火語。其慮後世深矣。鎧菴曰。此雖人師。務欲短販。枝蔓其說。以媚後進。然作俑之罪。必有當之者。師與淨覺辨教門陳詞有司。乞集高臺。竪赤旛。倣天竺聖師與外道挍。勝以旛標顯處。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府君。覩師法戰勇銳。

就判詞分解之曰。行文製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弭兵後之。聞之凜然毛立。師贊美玅宗鈔。建立圓宗。符合祖意。述二偈曰。佛許六即辨蛄蜣。何不通知一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千若果成。一切皆常樂。蛄蜣不究竟。諸佛斷性惡。初吳公多於休沐請講。垂紳正笏。立于門外。師未登座。不敢輒入。東坡云。與師語群籍。有所遺忘。則應口誦之。衮衮不休。文祭辨才。有請有辨。臻句觀行業碑曰。此文甚工。俱未道此老太過處。崇寧中謚實相。

慧舟

丹丘人。二親歿。思報罔極。棄家師景德惟隱。年二十負笈投法智。數載成功。乃曰。法智有訓。佛道甚夷。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果志於是。則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不遠。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三載。四年集十四人行普賢悔法三載。入期誓於像曰。向此三昧儻俾我。焚軀効供。當信受奉行也。行法既圓。回故里。求證於神照。照全其重願。命錯薪為然具。道俗奉旃檀等香數十。煎負成大[廾/積]。擬諸方墳。洎仲夏晦。神照囑曰。法華尊施爾。克修之梵網明誨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如。則一聚之燼。乃三昧之蘊。喜見精進。奉淨明真供。惟子行焉。師奉教。致回謝四眾。引諸燒。所禮佛及眾。巡繞三帀。凝神端坐。既知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豈有能燒・所燒之相。惟一切法。趣苦行而已。少選薪榻既爇。火光亘天。容儀肅如。了無傾側。薪盡焰息。霜骨宛然。緇素競求舍利。執爐啟願五色星迸。瘞骨山西。立石幢焉。壽三十四。臘十三。衢之祥符懷襲與師偕修。熟知始末。屬月山惟白記之。丹丘吳玘立石。明之延慶。

含瑩

明之廣嚴僧。稟法智教。觀深造淵源。見稱教主。以銀書玅經。經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筆。法超於翰墨。玉軸琅函。見者竦敬。建炎盜作。院宇蕩盡。於瓦礫中。獨獲是經。淳熙間。蓮止菴住持夜聞千萬人喧鬧。起聲見方丈。別室遺火。火已穿屋。小臺閣經。柱上冒火。捧下略無所損。葢兩遭烈焰。遠由大乘功勛。天龍翊衛。近則教主行願。堅固所持云。

文璨

薛姓。鄞人。久預法智輪下。代祥師講。法智授辭曰。天台命宗。以偏圓一揆。示乎教以境智不二。明乎觀非教無以生解。非觀無以成行。解行俱備。則可登聖賢之域。吾久事斯道。靡有懈懷。四海學人。往往遐至。文璨論師。始則升興國祥師之堂。討論大義。克著功業。祥師放心至理。情忘彼我。旌汝好學。命入吾室。孜孜教觀。無分晝夜。緜歷多祀。景行純素。與言相應。今祥師嚴整塔寺。續三寶遺風。慮妨示徒。付講於汝。吾嘉祥師有出俗之見。復觀汝是傳法之器。故授汝手罏。洎鬱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披。德香芬馥。寂忍成就。則利養毛繩。名聞毒箭。何傷於己。前所謂登聖賢域者。其有分耳。師言行最高。嘗居闕澤。書堂普濟之龍虎軒。塔銘真贊存焉。於艸菴道因為叔祖。

因

字德固。一云亦宗。號安住子。其孕也。母夢璨披幃而入。寤而生。明發訃至。咸謂後身俾出家興國。十七進具。夏坐延慶。有問以教門中事者。徐釋之。正與大部一義相符。師初未知文義出彼也。識者知其宿習。如覺法師麈尾寄焉。洎至龍虎軒。行步平穩。如昔曾遊。坦然怡悅。謁寶雲明智。學天台心觀。徧歷教庠。讀指要鈔。深有悟入。宣和中徧窺禪室。鄰三學。以序贈之言。道行已成。玄旨高玅。參徹宗匠。深明禪學。達其利病。名播一時。府命尸禪祝香云。三入禪室。五登講堂。始終親近。八善知識。彼皆光明。碩大有德。有言緣不在彼。如水投石。今以承嗣延慶第一代祖師法智尊者。用酬法乳之恩。遷永明寶雲廣壽。治平晚年歸延慶。學徒授道無虛日。宣和中著輔正解。闢律宗妄自解經。悞斥天台。往復難書。達于府治。論辨超勝。著關政論明神宗槌提經論之奭。三書投廟堂時相韙焉。待制朱序之尤詳。教門艸菴錄十卷行世。乾道丁亥四月十七示滅。年七十八。臘六十一。染疾猶講。語學徒曰。華藏世界。洞徹著明。奇玅清勝。甚快于心。汝等弘道。吾今盡矣。或請留頌曰。昔說彌陀贊即是。函集眾稱我贊。乃隨眾稱佛名數百。命諷觀經至上品生。斂坐脫。日輪正午。頂足皆煖。手輭隨舉。葬全身于城南祖塔。葢其贊云。無邊剎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且序云。世尊言彌陀是法界身。吾祖又言實相為體。以二說為心要。則十萬億剎若臨明鏡。師嚴毅。辭辨鋒起。有嬰其鋒者。世謂

登龍門。日誦玅經。世典內教過目不忘。諸文論講。言窮至理。義盡淵源。嘗有圓相。掬之如環。足底奇紋。雙魚宛爾。以外挹內。足知所蘊。嗣法月波・梓菴・有倫等三十餘人。登門入室千數。有孫薛澄。清鄉。號述菴。作忌疏云。諸法本空。即空成實。至人不死。雖死猶生。安住尊者間氣所鍾。前因不昧。探戒珠於驪頷。飛慧劒於龍門。早游刃於儒林。無書不讀。晚乘桴於教海。有感皆徧。得舊國於荊榛。遇故人於達路。心傳一貫。識照羣迷。於道最高。裂衣冠而罔恤。為疑不決。械囹圄以須爭。望名席以犇趍。順下風而造請。見八知識無半語之相投。將一瓣香為四明。而拈出祭文云。嗚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云殊。所麗一天。譬以二藥。治眾生病。所期者痊。奈何末途。兩宗被魔。學者泥偏。私立位號。互為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氈。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癭付咽。不求其端。教曰我是。孰明漸圓。性怪欲聞。禪曰我是。妄稱別傳。兩宗既孤。又於其宗。派別星懸。或本四明。或夸雪溪。或承白蓮。天台微旨。浮談浪語。如漂流船。或參為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川。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猿。持此勝心。敵人勝心。以燕伐燕。佛法至此。眾生何依。誠可慨然。堂堂我翁。能於兩宗。洞達玅玄(云云)。

中興第二世十傳

從諫

字正夫。處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讀。其父曰。再來人也。可以塵緣累乎。捨事淨因惟璨。十九試經進具。誦經恥不知義。依上竺辨才。夙夜聽習。勤忘寢味。三年以拔萃稱。才囑其依南屏于金山如教。餘十載。因請益次。問辨如流。屏曰。吾道之行。在此子也。熙寧講于明慶。徒眾日繁。堂宇隘窄。邦君韙之。移董淨住。元豐中處人建壽聖迓之。郡亦以厚禮邀致越三年。辨才退居龍井。鄧內翰(潤甫)慨南屏祖剎不振。堅命辨才。才曰。吾老矣。非從諫首眾不可。鄧以專郵屈致。嗣歲才舉。自代傳教。二載復移淨住。元祐初。上竺虛席。蒲左丞(宗孟)覩當路競挽。其私未決。辨才囑云。靈感聖迹。遐邇依歸。苟不得人。實難光顯。從諫道行內明。儒釋通曉。四方推服。本眾悅隨。若非此僧。它人難住。蒲允之。師於止觀契悟深幽。喜接禪衲。大通(小本)嘗貽書惟黑白。圓相師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大湖上。義天僧統求法。府主以師應命。統慕法有

後。留朝以其國母憂憶促之。師諭之云。高僧道紀。負經游學。以母不可捨。遂荷與俱。然經母皆不可背。以肩橫荷。號橫擔紀。今僧統賢於紀遠甚。豈為經背母。使憂憶乎。統始有歸志。求爐拂傳衣。師示以詩(護法外傳)。統仍往台。誓於智者塔曰。已傳授杭州慈辨法師教觀。欲還本國流通。乞賜冥加。令得傳布。且邀師真歸。建祠宇。尊為初祖。東坡在惠。嘗書此事。示慧誠曰。天竺慈辨。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辨館之。日與講法。詞辨鋒起。夷僧莫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葢才有過人者。住上竺二十四年。以老退還壽聖。兩浙門學以天真父子情分憶之。相率詣師。師目其室遽曰。久不與諸子說法。勞遠至耶。乃沐浴新衣。升座舉唱。言詞激烈。無不感涕書偈云。生滅出沒本來無實。七十五年空華換骨。撒手崑崙頂上行。從來不動毗盧窟。絕筆而終。大觀己丑十二月二十七也。明年正月。葬全身于受業。傳道三紀。登門萬數。慧覺壁以嗣子。鎮上竺撰行狀。

覃異

字隱之。越之餘姚杜氏。師龍泉清序。皇祐普度具戒。習教於四明贊。徧歷諸方。天竺明智・雷峯廣慈。皆登門入室。孜孜扣擊。餘二十年。學成還里。眾強住持。確然不就。卒以耆舊。督迫講演。受經行輩悅服。掩關謝事。專勤淨業。誦法華五千部。普賢・彌陀各萬卷。佛號無算。崇寧元七月示疾。十九日告其徒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剋力進修。可得相見。澡身。結印坐逝。二十五日火化西郭。而灰骨間舌根數珠儼然。此誦持之効也。其徒葬于寺之西峯。壽七十六。臘五十二。大智律師以其弟覃悅僧首。嘗預室灑為銘其塔。

溫其

金華人。依浮石。矩學有聲。治平還鄉。營城西北。景雲頗流通地。夏大旱。日演光明。扣諸大權。精意感通。甘澤充洽。太守職方盧革奏是寺永為天台教院。敕補住持。雕造九祖像。金碧嚴麗。甲于東南。名士林墅偈贊諸祖。於師有分衢梁祖粲。寶婺精藍句。弟子七十二人。普月大師善嵩住慈覺。行道日久。化成一境。居式住景德。有虎子稱繼。以佛智・慈雲・法照・淨通師資相映。各振一方。所謂城北玅智・山南智顯是也。東陽台學亞于丹丘鄞水。得非寸燄起於師歟。

若水

衢人。學教有聲。眾已畏服。更欲廣求。乃易名若水。外現末學不致教者之不屑也。住天柱崇福。講演外課。密語有功。祖忌將臨。戒庖人備鮮筍奉供。庖人以非時難之。於昏時嚫盂水後圃。夜聞爆聲。遲明竹萌布地。求者皆滿意。居民有疾。呪水飲之立愈。眾為樹碣。因回祿不存。惟呪筍園。與俞丞相化龍池。尚勝眾口。雖佛法之力。亦達境唯心所致。

希最

施姓。霅人。感異夢而生。相者曰。骨相異常。勿染家俗。捨于廣化僧寶新。四歲以天禧覃恩進具。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廣慈曰。吾宗得人。益不墮矣。擢居上首。同門畏愛。號曰義虎。治平中講于青龍隆平塔院。出處語默。與法相應。名實既符。道俗咸嚮。杵鎮宰意。飄然拂衣。鎮宰替去。雖以請還。不復住持。講于勝果。僧子雲室。有妖祟呪土擲之。須臾得片紙書云。今被法來。遣難捨。若法力沒。余當復來。數日後。擊物颺火。變怪大作。師至其室。訶曰。汝果何物。得非未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者耶。何為擾人不已。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乎。為說輪迴因緣。眾僧聲呪。破其罪障。空中轟然。得朱書字。稱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謝罪。有曰。從來受迷。至今方斷。蒙師為我發露惱僧之罪。已得釋然。中夜當生他化天。是後影響果絕。元祐庚午季秋六日說法。書偈坐脫。孟冬闍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七十六。骨散龍江。呂 益柔碑論曰。余嘗讀高僧傳至于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人謂德被精靈。竊疑其誕。及覩此。則知佛慧神通。足以斥陰妖之靈響。拔重泉之沈魄。明暗兩途各獲安利。夫怪者聖人所不語。將為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嘗謂敬鬼神而遠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為無哉。今沈光變現。顯顯如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得不聞而懼乎。此所以雖怪而必書也。鎧菴曰。予慶元間遊是寺。拜觀法師行業。及視碑陰有沈光書跡。字闊徑寸。若醉華狀。豈虛誕乎。續讀雲間誌及吾鄉楊提刑(潛)宰縣日所編曰。勝果寺有最法師碑。呂 益柔撰事涉怪誕。於是不載。得非楊公執於外典一途之見。而忽釋氏業通三世之說乎。今全錄沈光文于後。庶幾主張儒道君。予欲廣神滅論者知所戒焉。(今文不錄)。

繼忠

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禱天台章安佛祠。同夢僧授以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方娠。母厭葷血。幼見佛具。必愛玩。八歲入開元普度。稍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修觀音懺。見大士放光・舒臂授水灌頂。而疾頓愈。依廣智於延慶。研問精詣。廣智器之。間代講席。雪竇明覺顯。見而歎賞。禮觀音於天竺。豁然心開。所學洞徹。南屏臻重之。就天竺請演法華。永嘉士庶請住開元東閣。遷玅果慧安。退隱江心。以研禪觀。又住西湖法明。學者奔湊。有欲新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福。吾忍侈其居以毀之。天台自陳隋。世以爐拂相傳者。十四世有契。能師請師繼紹。師辭以得法廣智。能緘爐拂而歸。趙清獻慕其名。接禮甚厚。以詩贊美師儀相偉岸。語音如鐘。稠人中顒然特異。見者畏喜。陞座講演。不事文飾。貫穿經論。辨才無礙。每正月上八授菩薩戒。常數萬人。率眾放生。不可勝數。其徒繼之代弗乏絕。行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無虛日。誦呪救苦祈求。神驗無方。或入酆坐者起。行者避以手加額。元豐五年十月八夜。沐浴更衣。說法別眾。結印坐脫。紅光徹空。淨社全教導師夢金甲人告曰。今夜得道人入滅。竦然驚起。俄聞師逝。慶恩希玅夢神人告生兜率。師久施食。滅後其徒繼施如初。鳥雀悲鳴。三日不下。十二月十四葬西峰瑞鹿山。壽七十一。臘六十四。著扶宗五十卷。度弟子數百人。傳其法者百餘。永嘉俗尚佛事。多為千佛羅漢供會。整肅嚴辦。若官府然。皆曰。此忠法師所化也。集十諫書等。及指迷決膜十門析難等。有功教門。但二師口義實傷冗謬。十義書亦欠刪定。學者患之。葉水心題西湖法明寺疏云。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矢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艸莽。百年間冠葢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昶崇殿堂。院落始成。昶猶精苦。衣屨穿損。食不累合。諸生雲赴。應答泉涌。東掖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昶各有論述。故玅真普濟欲集諸家學為教。藏院中率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續。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知也。

惟湛

字子照。義烏人。其未生也。父與母陳。遇異僧謂曰。汝當生子六人。其第五者切勿留之。宜令出家。必弘大教。祥符中。師始生齠齔。便求出俗。父母難之。遂致疾。方悟異僧之言。乃從其志。師雙林慧勤・天禧覃恩進具。學教觀于神照。復依廣智。大有所成。大師所得。我已得之。陞堂請益。無思不服。乃曰。大師所授。吾

不疑矣。若夫圓頓。絕待之旨。非深造自得。吾不敢自許。優而柔之。積而思之。忽於祖師言下豁然有省。與上流講論。或稽首服從。或攘臂扼斥。因歎曰。得佛之道。謂之無諍三昧。尚非言思。寧容戲論。還棲舊陰。禪誦自適。既而曰。吾祖有訓。莫作最後斷佛種人。獨善豈孫謀耶。負錫錢唐。講于香嚴。遷東越。後居雲間超果。一雨所潤。莫不沾益。講習之餘。力營福事。雕彌陀聖像。敞淨土懺室。講堂。方丈。周遭舍宇。供事一新。天台祖道。淨土法門盛行三吳。由師始也。熙寧六年三月。舉涅槃遺教。殷勤囑累。趺坐逝去。火化得舍利數百。八日建光明會。與眾同修。遽曰。報緣齊此。與汝訣別。粲然如珠。煅擊靡壞。塔于縣西余山慧日。壽六十五。臘五十三。弟子四人。得法甚夥。入室領眾。海慧・若圓。

處謙

字終倩。永嘉潘氏。母張。感異夢。三載始生。師九歲出家。師常寧契能。章聖覃恩得度。依慈雲。慈雲曰。吾教有寄矣。依神照為第一座。然三指供養三寶。誓世世流通台道。神照集眾。授摩訶止觀曰。汝當大建法幢。中興吾道。不得見矣。還里嗣能師。席住慈雲赤城玅果。學徒圍座。發言超越。舉事炳煥。罔不稱善。鎮潼節使李端懿。魏國長主子也。白蓮乃魏國功德。自神照後。主者艱其人。李請師繼之。虛以待物。慈以容眾。咸若大旱雲霓。嬰兒乳母也。北海郡王奏神悟號。王荊公與諸搢紳。競以歌詩紀美之。天台亢旱。太守請禱。師臨潭語龍曰。汝昔受吾祖付囑。過歲亢陽。當施甘雨。以活焦枯。今其時矣。言畢風起。於潭雨澤滂浹。凡住十七年。辭其家曰。吾祖等玅莫測。猶謝徒眾。深入山林。宴處進道。況晚學乎。徑歸永嘉。檀越固留巾子山慧林講金剛。杭帥祖無擇以寶覺。請趙清獻之淨住。陳紫微之天竺。揚內翰(繪)之南屏。皆名剎也。凡坐十道場。登門者三千。受業者四十。弘道者三十。晚化東吳。捨末從本。革謬以正者蓋多。其厭棄榮寵。退藏林谷。禮誦專業。衣鉢不離。齋戒自持。講論兼濟。禪宗內怡者不可勝數。嘗謂聖人之教根於法華。特解十不二門題曰顯玅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者。二即不二。玅之門也。故以總別斷盡十門二不二相。使麤玅昭著。門旨不壅。是知境玅不二之門。在乎一念色心體一。得此之門。寶場即乘道場可至。鎧菴於此見與師同。贊以頌曰。八字歸四(別分色心歸色心。總在一念歸不二)四歸二(色心二字歸心字。不二二字歸觀字)。十門境觀一口吞。顯玅文中說亦然。謙豈不是法智孫。又發明摩訶止觀不思議三境頌云。

性德佳名覿面招。直趁龍角在雲霄。可怪變化飄風雨。盡向天台過石橋。一・修名纔立峻如山。四面高高若為攀。不道東西南北靜。突然過却數重關。二・化佗名號為渠彰。底事男兒不認鄉。迢遞雖然生異路。到頓誰復為思量(三)。三千實相不思議。枝條華葉盡同歸。堂堂大道無纖翳。白牛高駕疾如飛。(總)熙寧乙卯四月丙寅。令設香華。諷普賢行法。彌陀經稱贊淨土。乃曰。吾得無生。日用積有歲月。今以無生而生淨土矣。端坐而化。壽六十五。臘五十六。葬南屏山右。弟子良弼請揚無為銘其塔。

處咸

字應之。天台王氏。七歲師國清清素。十四進具。思佛法廣大。我不力學。何能見道。遂閱藏於天封。凝寂紬繹。不事形骸。或入深林窣谷人不到處。經宿而還。三年功畢。依神照。神照入滅。將遊杭天台宰崇。大年留住赤城崇善。寺宇隘弊。謀遷東南隙地。正岡隴勢而患不足。吳人李庭芝代崇夢神告曰。公典天台五祖臺下龍頭九九和尚宜見之。李不諭姑華之。徧詢。無知者。閩人陳白以不第栖赤城。李與語白曰。五祖乃天台第五祖師。昔居此山。五祖臺咸師乃辰年九月九日生龍頭。九九和尚其此乎。李愕然。結方外交。勸師移寺。開基日得銅磬・銅甕器。聞者知必成。已而荷畚鐘。捐金帛者不絕。刱數百楹。金碧相照。因長松而疏徑。瞰白雲而開軒。林靜而鳥聲清。谷虛而鍾韻答。萬岳千峰。爭高索氣。李少帥奏法真號。請主白蓮。據法座。握心印。朝講暮參。久而益嚴。故丹丘之人知陰禍。戒殺生。損奢侈。尊敬信。強者飲氣而不敢暴。惡者易心而不敢險。環境千里。半為善俗。二浙聞之。亦多風靡。智者宗旨。神照行業。由是愈光。所著行法經疏二卷。師之生也。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室為白馬。洎師道成。始悟曰。白馬馱經祥也。元祐元年正月。法鼓不鳴數日。七月而師寂。預言。二十三日吾當行。唱衣飯眾就寢如故。戒侍者。鐘鳴告我。比告。徐起趺坐曰。吾行矣。速告大眾。眾至息盡。壽七十一。臘五十六。塔于山北。提刑羅適銘。

有嚴

字曇武。臨海胡氏。母將孕。號痛頓仆。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男也。乞以出家。母合掌許。俄而就蓐。六歲依本。十四進具。性質警敏。理趣超誦。閱壽禪師心賦。若有所得。神照闡化東山。海眾雲會。乃竭心事之。法真咸期以莫逆。不以晚進為嫌。嘗

與論不思議境。遽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一法。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益奇之。咸主赤城。師住慧因無相。咸移東掖。師乃繼焉。數十年間。法席鼎盛。紹聖中郡遣官吏迎主東掖。項背相望。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眾。吾老矣。可堪此耶。卒不受。有以命服師號及之者笑而答。退居故山靈鷲東峰。廬於攡木之傍。名攡菴焉。畜一鉢。拾薪汲水以自爨。二飡唯三白。賓至則先炊以餉。或慰其勞。則曰。大士身命施人。而我自奉。日惟慙德爾。何勞乎。如是二十餘年。毗尼條章。輕重等護。便用之物。細至屐屩。悉分潔觸。寂寥自得。專以安養。期心作懷故鄉詩數篇。悽切慕戀。膾炙人口。建中靖國元年孟夏。觀中神告淨業成就。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作自餞歸淨土詩。越七日而終。遠近號慕。以陶器塔于菴北。有光景如月。三夕乃止。壽八十一。臘六十八。雖領徒弘法。而藏經儒典靡不該通。注安樂行空品疏法印經及備撿箋難助覽彌陀禮文。或對詩文。二策行世。懺法精處。為人薦導。必形夢寐。施鬼神食。不為長語。密誦祕言。若有所見。母病目。對觀音想日精摩尼手。母夢師擎一日當前。覺而良愈。居人或物出。為祟。為厲所馮。一為課誦。即獲痊安。寺有蛇蟻害人。設壇禁呪。後不復見。水旱為災。講龍王法印經。則應如響。朝奉石景。術記行業。備撿引南山云。古者講華嚴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詞。文字浩博。寄心無所。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著。何況著文字。故大集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己見。壞亂正法。天神瞋故。三災俱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則無味。諦思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是非特見。是捄世之心。亦可知其說法儀軌矣。

中興第三世十三傳

中立

鄞人。陳姓。母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九歲出家受經。不再讀。治平中試經受具。依廣智。廣智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析如此。廣智卒。師神智(監文)。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二百人無出師右者。為延慶第一座。謁永嘉忠數載將歸。忠曰。行必紹法智之席。神智謝事。師繼之。學者雲委。元祐間。高麗僧統義天來問道濟岸。遇師升堂。嘆曰。果有人焉。接談累日。義天傾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髮許。主客揚公多之為作真贊。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圓照傳。義天至惠林。以師禮見照。問其所得。以華嚴對。照摘其微義示

之。茫然自失。乃曰。未嘗參禪。照曰。如前所云。謂禪可乎。揚從旁扶曰。目擊道存而已曰。與人覿面。目既擊矣。道烏乎在。曰。不可措言。照曰。是謂斷見。諸佛菩薩智言亦多矣。果不可措耶。照之取勝。未若於明智之心悅誠服也)蓋師以淨土法門。使知釋迦有淨土。彌陀來穢土。欲志於心者。必矚於目。作十六觀室。未幾退居隱學。棲真僧職須才。太守貊勉出住寶雲。寶雲頹圮。師復新之前。此伽藍神腹得願文云。復更百年。當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退隱白雲山。眾為築菴。無日不講。臨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為作不思議境辨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網曰。寄果明因。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旨歸釋疑。郡請主延慶。辭弗克。登座演法鉤深索隱琅琅。慈霪河漢無極。下座問侍者。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出。歲懺行江浙。唯延慶最盛。嘗率徒數百。七晝夜修之。遴選令修法華懺者。十年行法將圓。禪觀中見一大舟。眾欲乘不可。師獨坐以往來。自是慧辨泉涌。講大部淨名・光明數十徧。其對儒生則反質曰。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彼不能對。則與申之曰。無乃若是乎。蓋於周孔老莊之訓無不究。觀法華誦逾萬數。著述有蛄蜣指迷。政和甲午四月辛亥。謂法維曰。吾病聞異香。厥意甚適。謂十六觀行人曰。當與汝輩訣別。西向坐逝。年六十九。塔于崇法祖塔之東。待製晁說之碑曰。智者之為智也異哉。龍樹之傳身而覩之。而三觀之。單複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於隋。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歟。故其教東及日本。西返天竺。未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別之有。韶國師自斥云。當絕語者。不知此方以何為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道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其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達磨曰法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韶壽二師。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曰華嚴觀師。有公為異同。而意自有所在者曰慈恩基師。唯是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善乎。梁肅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柳子厚為無姓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為龍安言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闇昏。放乎淫荒。吾將合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辨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文。後三十年。果得明智。視彼暗證。禪魔禪鬼。定文字法

師。乘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勉。謹序本末。為之銘曰。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惟迦葉。其付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於達磨。達磨在梁武時始來東土。於六度中特以禪名(云云)陳瓘贊曰。嚴奉木叉。堅持靜慮。以身為舌。說百億事。

梵光

字和甫。鄞人。陽姓。母王。感異夢而娠。十二月乃生。室有異香。年十二師普安鑒修。十六進具。謂。三世佛戒為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吾稻粱也。詎可一日忘。學律於湖心聖壽通照。師習教觀於延慶神智。慨然遊方。時台道盛於浙西。天竺辨才嘉其精專。授以記莂。之白牛。見海慧智普。普講法華如來壽量品。廣談三身。大悟言下。還歸。普撫之曰。吾道東矣。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歸止承天受業來請。太守王資深以廣壽召。政和四春。太守呂淙以延慶。請辭不獲。廣壽之眾願從者百二十。却之不可。延慶時五百眾。法智之盛不及也。靖康初。高麗貢使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及寄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謝去。居茅山湛明菴。寓奉化福聖。延慶燬廢積年。太守仇待制思得人振起之。迎師再還。辭避不獲。羣僚畢集。佇聽講演。仇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樓大學把麾尤重之。勇退而逃。留偈曰。頂髮氄氄近六旬。前頭更鼓恐逡巡。免歸林下勤香火。放作閑雲野鶴身。眾不忍奪志。而樓謂。不可失。僚屬躬請。至于再三。紹興十二以疾丐閑院事。付道琛。而老于擇陽悟真。悟真與運使陸寘鄰。嘗倅明結方外好。於此頻過。從明春辭之曰。老病頗久。以口腹累。悟真且辱。異顧御戢。不可言生。雖無常滅。心有所將。以後事托延慶陸具。舟行抵彼。沐浴更衣。趺坐與眾誦觀無量壽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等。作頌畢。眾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恬然而逝。紹興十三二月八也。壽八十。臘六十四。四月葬崇法祖塔。弟子正勤・正因・孫八人。傳道二百餘。天資樸素。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禮遇惟均。或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不輕為行。容分別耶。初主延慶。值宣和壬寅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築壇披軸。則雲興。離席而雨作沛然。以濟昌國。戴氏鬼物所擾。巫覡羽流驅禳弗効。迎師誦呪及門。崇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奉化鄔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久處幽冥。聞人間光法師為眾施戒。此日冥中異類悉脫。沈淪暫歸別汝。異跡多此類。或以問。則正色拒之。

思恭

烏程人。十九剃落。傳智神文教觀而歸時空相。廢于積潦。僅存百椽。師曰。事孰非幻。幻固有壞。壞而不興。必待其盡。而後從事乎。輦土增旱。為新屋三百十楹。輪藏壯麗。如大道場。從容無求。而人自趍。之工畢修懺三年。老于吳山解空。建炎己酉九月坐逝。荼毗。煙及皆得舍利。十二月葬院東南。壽七十二。弟子戒澄以下四十三人。禪者淨端。因觀師子戲入道。常以此接人。師尊事之。端亦密與語空相。講時端忽持片香。爇爐中。坐聽罷。揖曰。我老耳聾。未嘗聞若言。葉左丞(夢得)銘塔。

淨果

法真咸高弟。形如老鶴。語不阿世。撰金剛疏。欲講即講。不待眾集。友人巨律師遊冥府。司姓名者曰。誤追也。可復還。臣窺其籍上云。明州淨果闍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遍。其謂必師。且驚且喜。翌日以問。則披襟云。吾但講十遍。并以義讀成百遍耳。

擇瑛

字韞之。桐江俞氏。母王。夢二日貫懷因妊。彌月誕一男。次年又產一男。異之。俱令出家。各試經得度。長名子欽。字希固。受業錢唐淨住。以遊方卒于台。次即師也。失所恃。隨父來杭脫素南山瑞峰。師壽寧處邦進具。學律有聲。熙寧中見神悟於寶覺。聞演唱媿休曰。不意叔世。復有斯人。真吾師也。摳衣請教。朝夕匪懈。神悟器之。看不二門・金碑。不寢數月。以所得白神悟。神悟曰。法華玅旨。歸乎自心。宜善護持。勿自輕也。但恐摩尼至寶。投于弊囊。非所宜耳。學行著聞。朋儔嚮慕。如鏡去垢。有像斯現。如鐘內虛。隨扣而應播。遷南北。行止任緣。或住持。或寄講蘇杭・湖秀。餘二十處。老病于杭之祥符。時復揮麈。緇儒雲集。元符二春疾革自省。吾二十年。專弘上乘。啟悟群庶。豈謂嬰茲疾苦。力不能制。以所著撰對眾火之。奮身而起。凭几向西。命諷彌陀。卷終而逝。三月二十九日也。闍維靈芝照塔。於蓮池西而銘之。壽五十五。臘三十二。師以聽神悟講。深悟淨教。述修證儀。以偈贊佛云。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端嚴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

淨梵

字治之。嘉禾笪氏。母龔。夢神人如佛。光明滿室而妊。洎生。名佛護。十歲。師勝果思永懺主專念彌陀。問之則曰。我要將來去他方丈養老在。十八進具。學教於超果淨。復依神悟。元豐中。年三十住新市西菴。遷蘇州大慈無量壽。以音聲言辭為佛事。澡沐灑濯。跪起拜伏。窮冬沍寒。風雪慘栗。長夏溽暑。陽光熾烈。未嘗少懈。講則以大部終而復始。至十餘徧。餘文稱是作大法會。集眾慶懺。門徒絡繹。士庶傾心。得法弟子徧于吳中。檀施稟戒。滿于城邑。勉思溪王氏建塔造寺。刊大藏版流傳江浙。大觀庚寅三月。集三七僧。連修法華期。精誠處禱感普賢授戒羯磨稱淨梵比丘。聲如巨鐘。保倅黃公彥碑曰。異哉。師之道力如是。與北京道進法師夢釋迦文佛授戒。思大禪師夢梵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圓滿戒品。異世同効。不其韙歟。法華期懺修習規式。師始肇建。二浙咸遵。元符中。夢黃衣人召入冥府。王稱讚已。今撿祥靄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遣使送歸。庚伏酷暑。眾不安臥。在水心亭被三衣坐。風雹凉爽。全不受暑。且示眾云。夏行冬令。眾愕然。驚歎法師神力。天龍衛護。變炎熱為清凉也。或與眾熏修禪觀。時或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葢諸天守衛。恐時刻愆期。特來省察。自後他處修期。有見韋天按懺。點察行人名數。有不終懺者。必預定之乃是其中戒行不嚴。秉心不虔者爾。師依讖譯光明。別製懺本。與眾同修。當時感格。勝異非一。政和間。應師有婢為祟所纏。請施戒而止。葛氏施戒薦夫。見夫繞師三帀而去。宣和中。賈待制補為管內掌法。因稱法主。建炎戊申十月四日。終于寢。闍維葬舍利橫塘般若院。

蘊慈

初依壽安弼。次從天竺慈辨。慈辨十大弟子。師乃說法第一。首眾未幾。主西湖菩提・越之圓通。崇寧初。能仁虛席。大眾延佇文首座。能行人各然二指修法以請。大開法施。學士雲集。有十數說。迄今宗之。盛暑講勞。丈室少憩。而文適至。謂曰。此山居師席者。講罷不入懺室。則在禪堂。未有恣意偃臥者。師曰。敢不承教。自此祁寒烈暑不少懈。大小便利。沐浴更衣。雪中亦掬以沃。終於東山。太守孫公漸贊曰。天台教師圓覺梵僧(号)。實際真風。丹青莫狀。霹靂齒牙。伏犀骨相。水月亭亭。作這模樣。教門有權實指迷章。

宗敏

字子修。錫號法雲。當湖魯通奉子。襁褓失所恃。成髻力學精進。深梵書。通儒典。不樂世諦。志慕空寂。八歲師德藏惟穆。十五進具。參超果照・廣化明・南屏玩及天竺慈辨。慈辨謀首座。或非其人。乃杭議請與論辨。同門畏服。紹聖初。豐侍郎(求之)典杭請主西湖菩提。元符中。呂大尉(吉甫)遷于馬腦。蔣樞密(之奇)時至湖上。訪問楞嚴大旨。贈詩云。每受楞嚴學。孤山最有聞。寺西即勤公所居報恩院。東坡以勤與歐公為詩友名其泉。以六一退居泉上。宴坐三十年。兀术陷杭院為煨燼。還當湖假族人菴以居。紹興七年示寂。命以衣盂修報恩塔。山椒而葬焉。年七十七。臘六十二。紹興二十五。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遷報恩于山北鳥窠。弟子慧靜・主通奉香火。建東堂。擬藏其骨。闍維之次。容貌如生。族姄郎中謇撰銘謇。博究內典。有釋迦文佛紀行世。

擇卿

天台人。根性聰利。智識高明。學于慈辨。特立獨行。朋儕敬畏。一家教觀。游泳穩密。嘗曰。四明所弘奧義深旨。吾悉得之。唯起教觀。信之不足。但不敢不信耳。主車溪壽聖。二十年不屈節豪右。而供施無虧。平生喜茗飲。一夕語侍者。碾茶一甌。鍾鳴報我。侍者報。鍾鳴矣。集眾證明。啜茶滿碗。書偈云。自古幻化三世佛。至今幻化五道人。人幻佛幻誰假真。東西南北孰疏親。五十四年漚已滅。澄清大海無等倫。泊然而化。所著祕密五章。高弟祥符昕及朋觀二師。

齊璧

字復圭。錫號慧覺。湖州莫內翰之叔。四歲父死。將殮。臥苫中。以身藉匱伏而厭焉。人無知者。久之乃出。見者異之。端重不妄言笑。得佛書一再讀成誦。他書不盡然。母使依開元鴻敏出家。十九進具。學教於祥符神智。次依慈辨。慈辨命講文殊・般若・彌陀等經。示二偈令歸湖闡化。凡十年間主杭之超化・湖之寶藏・蘇之觀音・秀之壽聖。靡不服從。自慈辨主天竺。嗣席非其人。學徒謀曰。得璧公可興。翁師(彥國)聞之。具禮邀迎。鍾鼓一新。翕然復盛。星羅市坐。不啻半千。隨扣而應。若撞巨鍾。半夜頂彌陀像。旋繞憶念。建炎己酉八月二十一日謂首座曰。吾牀前多寶塔現。何也。座曰。和尚平日流通法華。期為證矣。師曰。吾願見彌陀。集

僧念佛助我。僧繫念間。以手指曰。眾僧自退。我見阿彌陀佛。已端然坐逝。壽五十九。閏月甲申葬山西艸堂側。賜玅辨號。塔名慧寂。弟子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餘人。所著尊勝懺法普賢觀新疏祖源記助解孤山無量義經雜珠記集安般守意法門。住天竺時。大旱。泉脈竭。眾憂之。師密以禱。夢泉發山前西坡。且掘之。清流迸涌。味甘不竭。因砌方池。筧于香積。名曰夢泉。作記表之。有婦久疾。夢入寺。師為悔謝宿過。既覺。不藥而愈。師素苦風眩。嘗立道場。要期七日。未竟疾作。顛仆幾絕。猶不暫捨。宴坐為觀。有神舞于前。頃之無恙。疾不復作。主寶藏時。每歲終興念佛會。男女各一晝夜。僧一晝夜。不相混雜。其主橫山。每日落如懸鼓時。率徒旋繞。同聲繫念。設丈六像。諷彌陀經・或觀經・或勢至章。然後繫念十帀。周而復始。一晝夜四十餘遍。中宵策勸曰。我等未知念佛之時。其心在在常處。諸根隨逐諸塵。作諸不善。犯一吉羅。九百千歲墮泥犂中。況餘輕重篇。聚罪等河沙。若不繫念彌陀。苦難難拔。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復父母生我劬勞。本求度脫。若我破戒墮苦。父母寧不失望。如此思惟。得不復痛。宜各勤行精進。聞者瀝膽傾心。舉身自撲。又曰。如是繫念。乃依小阿彌陀經一日功勛。今幸已成。諸人皆當各有一華生淨土池內。如東都資福曦師。定中見圓照禪師已有一金蓮華甚大。汝等自今日去。常須念佛。養取此華。鄰峰興福璘禪師每聞繫念。領眾隨喜。嘗著四十八願序文富義博。能詩。清婉可愛。如云之子四明去。令余憶四明。釋天千載照。教海一番清。左丞葉夢得塔銘曰。余政和初。葬先君於辨山。求方外士與之遊。得二人。體真大師思恭與師也。葢其為人警悟通敏。得於天資。玅達禪那。不役名相。出入孔老。更發其言。每正席。環座數百人。其辭如車下坂水。建瓴不可捕詰。而性甚和。與物接未嘗見喜慍色。郎中劉嶸跋謚號。塔銘曰。師孤高峻潔。學行過人。以慈悲開導迷惑。以遊戲文章而作佛事。道俗仰而尊之。是真能克肖辨才。祖風慈辨家法者也。

應如

婺之。浦江胡氏。受業龍德。博聞強記。議論軼群。依慈辨於天竺。訪靈山舊友。友出六能教義。師與論辨。觀者如堵。彼義墮而退。師揭竿繫帛。謂同學曰。外國破敵則竪勝旛。道場降魔亦表勝相。今揭一竿。葢倣此也。眾服其烈。目為虎子。馮給事贊云。平生眾裏得虎子之稱。葢指同列。聞風膽喪也。初慈辨得南屏通相三觀。欲付慧覺壁。許以靜夜入室密授。師聞之於室外陟梯揭瓦。側

耳竊聽。盡得法要。飛雪翻空。身如被鎧。且謂慈辨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陰相。已解得徹。慈辨曰。應如賊漢。盜我法耶。即欲擯斥。眾與告免。禮謝而止。洎主上竺。兀术殘破。鞠為煨燼。唯藏殿存。每就講演。來眾雲委。或勸遣化創巨堂。師曰。我只流通。不管湫隘。後必有修造者來。師之逝也果有普覺。果任其事焉。紹興五年九月。朔車駕。然香大士殿。師稽首祝聖天威。咫尺奏對如流。賜萬歲香山供養大士。山家以如虎稱者三人。東山本如・四明道如・次則師也。師臨文即講。不尚著述。唯出指難三分而已。其傳法偈云。告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實相。玅空假中。一念法界。生佛體同。凡聖一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湛若虛空。若曉斯旨。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得法崇先志・白蓮僊等數十人。塔在寺西北隅。

蘊齊

字擇賢。錫號清辨。錢唐周氏。師湖山淨明子猷。二十三試經進具。傳教觀於法明會賢。慈潤靈玩。因患疫病。百藥不治。力課觀音尊號。夢大士以斤斧鑿開胸臆。易以他臟。用手捫摩。所患即愈。凡平日經服。微文奧義。靡不洞達。講唱無滯。舉筆成章。咸謂大士以辨才三昧錫之。住錢唐道林常熟上方・次東靈・次南屏・次姑蘇廣化・次三衢浮石・後又住上方。老于東。方丈南屏乃蔣樞密所請。贈詩云。道人重演蓮華教。佛隴家風好諦聽。浮石疏云。坐斷頂山。悲垂廣化。酌東靈之水。潤焦穀牙。起南屏之雲。注甘露雨。政和中述菩薩戒記於上方。世號頂山記。有二十八偈贊妙經。皆囊括經旨。匪恃騷雅也。如序品云。彌勒・文殊兩饒舌。方知貂禦舊威仗。建炎四年正月十一集眾。諷彌陀經。稱彌陀號。作頌曰。七十七年機關木。逢場作戲任縱橫。如今線索俱收了。北斗藏身即便行。門人法清分舍利藏於上方方丈。高弟姑蘇景德法雲。編翻譯名義七卷。

仲閔

衢之祥符僧。久依扶宗忠。次依南屏。文以雄辨見稱虎子。政和中還鄉主浮石。戶外屨滿。常大言云。吾座下無五百眾不講大部。故一生唯講小部帙。將順世集眾於祥符法堂。升師子座。方趺足銀臺。自西方至。喝曰。吾平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瞑目遽逝。見者驚呼。師子座者。以木雕飾作師子狀。高丈餘。安蓮華臺座。是寺多出高流。每以是為升陟之階。自師一登後。無繼者。今革為

禪。棄之殿角矣。著憲章集。自序曰。釋氏子有所述。必求公卿大夫為序。冠其首。跋其尾。駕其記行。其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非。儻是而無序。天能喪乎哉。設非而有序。人能駕乎哉。予僻於事操。心則有所不然耳。何也。如契聖心。自流通而無壅。稍違教旨。諒湮沒而不行。無壅而少贊。真風不行而免悞來學。是與不是。行與不行。其孰為知我者乎至哉。天下之公言也。周公營洛之議。何以尚此。

釋門正統第六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中興第四世十五傳

法鄰

錫號慧照。明智高弟。義天僧統來求法。首至四明。太守命明智與師館伴。義天師事明智而友師。請跋教乘類書。歸國流通。其文曰。文字者。聖人寓玅道之器也。作者猶不可忽。治者所宜盡心。昔之畫卦作書。天應孔著。或河出圖。或鬼以泣。迄至堯舜。四時巡守。先考書文。孔子作春秋彌謹。其法左氏授經。顯諸義例。殆無一言苟發。至於止才為武。皿蟲為蠱。以至一大為天。貫三為王。茲又見文字之為用。非人所為。詩書之文。爾雅有訓炎劉之舊。文教大興。許慎於是撰集說文。梁武天縱玉篇四聲開益天下。雖萬世不能易。是知文字之業。顧不大哉。皇宋有校書正字之官。董孤遷固之職。凡以此也。艸菴云。此文甚高。殆追史筆。其主三學。患學者不克進德修業。少則志氣慵懦。晚則問命相形。因戲曰。余主法席有二大戒。三十以前不得念彌陀佛。七十以後不得持消災呪語。雖類俳。實中時病。

覺先

錫號澄照。慈溪陳氏。生九月喪父母。王撫之曰。兒骨相奇偉。當出家。七歲師精進子南受經。一讀成誦。進具。學教於明智。次南屏清辨。次天竺慈辨。記莂重重。靖康初主寶林。日講大部。學徒滿座。眾以春旱請講光明。一會纔畢。降三日之霖。百里歡傳神異。豎金光明幢。請僧誦萬部為一邑領。次主延慶。大弘祖席。紹興八年。以病投老寶林。於方丈後築一小室號玅蓮堂。安住其中。課經要期萬部。又誦彌陀四十七藏。十五年歲抄集眾。說傳法心要。明年正月十六坐逝。壽七十八。臘五十。塔于寢側。博士廉布銘。後有靜夜聞塔中誦經者。啟龕見靈骨栓索不萎。色如青銅。

宗肇

與艸菴厚。為作小溪興教請疏云。湛氣內滋。孤風外溢。研幾五千卷。不墮筌間。焦心二十年。謂如食頃。中旋延慶累載。貳講於天

台宗旨。八教・五時・十乘・三觀因所游刃。而疏明審密。貫穿該存類服其長。紹興丙辰。明帥請住壽聖。厄于建炎。僅存大殿。主者三易。事無所集。茆茨數千椽。殘僧數十輩。處之裕如。未嘗覬望。常曰。諸佛菩薩盡虛空徧法界建立佛事。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成就。葢緣力耳。縱我能為之。何足為多祇陀太子・給孤長者所施亡慮。億百千萬。而但知服勤講貫。篤志進修。來學日臻。道化彌布。徒屬檀信有欲從事者。盡底新之。乃至受用。四年而成。口年三月二十五日終于法蓮。其德業槩見於薛澄忌疏。疏云。超果尊者萬行。金堅孤標壁立。自別靈山之座席。蚤宣台嶺之宗風。慕法智之道。登明智之堂。存亡不隔。觸澄照之機。入圓照之室。主伴交參。三領名藍。四馳休聞。講秘藏之琅函。則青衣給侍禮。恒沙之紺相。則白叟欣隨。舉百畝之荒犁。建一區之淨院。寒孟雪滿。燡骨蓮浮。方期慈雨之普滋。豈意法梁之告折。七十二年之口說。尚且遺編。數千百載之心傳復聯正統。

道琛

字元常。錫號圓辨。樂清彭氏。母王夢紫氣縈繞而生。兒時有出世趣。進具。學律。通大旨。傳教觀於息菴淵。淵器之曰。再來人也。最後見圓照光於延慶。住廣濟十二年。移廣慈。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院。擇主之者。呂丞相以師應詔。改創之。初資用不給。以僧伽梨質來於估者。估者夜見流光煜煜。旦捧衣還山。素無井。指土鑿之。自古傳有天康字。泉涌其下。甘而洌。圓照告老迎師主之。兵火所殘。金碧之區化為艸莽。禪觀之地雜於氓俗。歎曰。選佛之場豈宜久廢。誠心禱聖。日就月將。歸心者眾。煥然一新。或病篤難療者。為說法呪食。病則隨愈。太守秦檜猛於政。囚繫滿獄。僚吏無敢言者。夏旱禱雨。委曲言之。秦感悟。立出囚者百餘人。是夕雨沛。歲大有年。其在資福樂清。江岸數崩。相傳有物憑之。吏民請授大乘戒法。神附語謝。岸不復頹。因看育王諶師疾歸。語徒曰。大言無當。終用不得。於每月二十三建繫念會。勸化道俗。每會幾萬人。行之累年。示疾。命僧輪諷無量壽經。危坐同諷。晝夜不絕。求覩聖相。七日語首座曰。證相矣。眾聞異香。見彌陀小身。次見大身。喜氣津津。形於眉睫。沐浴更衣。書頌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令諷安樂行。嗒然坐去。龕留幾月。顏色如生。紹興癸酉十二月十六日也。壽六十八。臘五十一。小師三人。法嗣餘二百。葬崇法祖塔之側。初在受業。修彌陀懺。禪觀中夢老僧坐蒲褥上云。吾四明也。師作禮問曰。道琛於一家習氣法相未能深通。願尊者開

示微密。尊者首肯。既覺心地冰解。於是殊途一歸於正。又資福僧清順。夢諸祖謁師。侍者持位圖於旁。而闕其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補其處。及主延慶。果第八代。王伯庠記行業。師有文曰。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剎。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離一念。雖近而遠。過十萬億剎。譬如青天皓月。影臨眾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照映。

智僊

字德老。錫號真教。仙居季氏。世業坊沽。同產三人。師處其季。忽喟然曰。世之濁富。可能陷我一生清志耶。投師落髮進具。學于天竺明義首座。還卿依白蓮慧。聽摩訶止觀乃傳乃習。年四十一繼慧席。講演十三載。勤於繫念。日十二時。各西向十念。回向發願。或問。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師何不依摩訶止觀修法華玅行而為生因。師曰。荊溪云。且如分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即三佛身。此大眾即一切眾。以惑未斷故。故安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也。故不離同居穢。見同居淨。問。同居類多。何必極樂。答。教說多故。由物機故。是攝生故。令專注故。宿緣厚故。約多分故。師當結制。稍覺微恙。乃入城辭郡縣官。還丈室。杜門絕客。其徒召醫至。師愕然。眾曰。請其用藥耳。幸順世諦胗候訖。令厚送之。易牀西向。供彌陀像。忽問侍者。上方懺堂擊犍稚未。曰。擊已。師曰。請行人為我諷經。經未終息已盡。東山兩剎鐘鼓相聞。能仁觀堂聞佛聲沸。天樂聲嘹亮。行人開牕眺望。嘆未曾有。昧爽訃至。驗聞見不虛。塔于院東北。法嗣三十餘人。業載寶珠集。

了然

臨海薛氏。母胡。禱子章安無礙院石觀音像。(唐末浮海至)夢陞佛殿。龐眉皓齒。僧立于階。持蓮華語曰。食時當孕在。母十三月生異常兒。七歲師道中於祥符。十六進具。學於安國慧。慧器之。夢踞石盤泛海。海山巋然。具足玅相。坐竹林間。自念平生受持聞見。此觀音居也。起立以百偈合掌贊歎。覺猶記其半。自此辨才無礙。侍慧遷白蓮。慧沒。謁延慶立。立接以殊禮。嘗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荊溪那云。指的玅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門。法華十如是活法門。立首肯之。晁說之時。為般官。少公事。絕外慕。常與論台道。四明講者。道如勇猛。強厲時。號如虎。與師難問。終屈其人。廣嚴

來請曰。吾不敢負所學。以一辨為慧。公居六年。白蓮虛席。李駙馬諸孫雅善晁。晁以師名達焉。書疏至辭。不獲。居二十四年。學者爭歸。塔廟崇俊。水旱不事。雩禁而惟師是祈。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法會。師為講演。見持符牒者曰。兜率天請說法。師曰。會未終。使曰。不可緩也。當先其次者。視符凡數人。師毀師名去。辛酉五月夢兩龍戲於空中。一龍化為神。自空而下。袖出文書。昌曰。師七日當歸。應曰。唯唯。既寤。為眾說法。謝客作觀。大書二百餘言示眾。書尾云。世尊涅槃。說遺教經。智者臨終說觀心法。吾今說此書。即沐浴更衣。端坐集眾。諷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八月壬申。葬于東岡。壽六十五。臘四十九。錫號智涌。示寂之夕。能仁行人聞天樂異常。見祥光燭天。行願道力。廣大可知。登門萬計。傳道二百餘。多主名剎。護法大臣無不禮重。范丞相名其所居之堂。謝參政贊真刻諸石。所著釋南嶽止觀宗圓記五卷。解十不二門樞要二卷。教義虎溪前後集八卷。里人疾病。呪之輒差。寧海胡氏闢室。神物憑依說戒他徙。後園龍潭路險。祈者艱苦。呪徙寬處。風雨大作。飛砂走石。窒室遷徙。至今便之。

如湛

字從遠。永嘉焦氏。母夢吞寶塔而生。幼出家試經得度。肆業教庠。扣浙西東靈欽普・慈暉等。抵橫山為慧覺高弟。主壽聖。戶外屨滿。講無虛日。凡作佛事必有感驗。日課法華七軸。彌陀號二萬聲作淨業記。記觀經疏護國記。記光明疏各四卷。假名集三卷。復宗起疑一卷。金剛般若會解二卷。平日少睡。盛暑斂昏停扇。坐艸莽際。誦彌陀經。以身法二財。施諸蚊蜩。門人以年邁難堪。請罷苦行。師曰。翾飛之類。安值玆乘。願啖我血。經耳成緣。今有餧蚊臺存。建炎中。述聲聞會異題其末云。匈奴離杭入秀。兵火沿塘。劫掠蜂起。嘆命在旦夕。而聊書此。此與章安當寇盜縱橫而述涅槃玄義何異。方其造車溪也。明窻淨几。為他所先。惟斗室尚虛。與四友遷入。即楊央淵・空相融等。劇暑中埋一大甕。實以寒泉環外。靠背以爽其軀。肆習不輟者數載。眾戲以五溫堂。目之皆能角立一方。恢張祖道。實厲器育德于茲。晚歲宴處菴院。以紹興庚申七月無疾坐逝。闍維烟至處悉有舍利。求者滿願。

法久

字則久。餘姚邵氏。七歲師龍泉宗瑋。十五試經中選。明年勅下祝髮。隸當州開元受戒。依智涌於廣嚴。見慧覺於觀音。洎赴天竺。

師亦偕行。比入寂。復依能仁法照。建炎中國步艱難。禪衲多避地入閩。師亦徧詢。以廣聞見。久從佛日果。果召師夜坐。必詢台宗境觀及楞嚴大意。甚蒙稱賞。吏部何圭聞其誦玅經有功。於二親諱日試命之。果有冥感。作一乘菴記以表襮之。慈溪羅氏請主圓湛菴。學者鼎來。紹興十三年。太守莫將延以清修。清修距小溪鎮幾一舍。深藏巖壑中。泉洌石寒。煙雲晝暝。居七年。法宇一新。學者輻湊。患修生單寮多弊。乃闢眾堂。淨几明窻。禪板蒲褥。宴坐經行。語默視聽。濟濟肅肅。雖有病弱。不敢少懈。葢身率之致也。又見學者膠於章句。鼓於頰舌。嘆曰。天台之道。雖由四明而興。亦由而廢。苟非聖人復生。孰能扶持。院左有師子巖。因創小室。名以無畏。安住其中。日課七經。示寂於十九年冬。壽五十。臘三十五。塔于院西。山麓癡絕。道人顏聖徒自謂造師藩籬。撰銘及挽歌七章。嗣法慈室。玅雲主延慶。日欲勒石。沮於眾議。師天資慧利。強記過人。平居沈默。似不能言。疎決滯礙。其辯如流。舉止委蛇。與物無忤。同舍久居。亦不見喜慍。雲解行甚高。久隱明之二靈。著圓覺直解。學者韙之。

神煥

字堯文。湖之安吉人。學於慧覺。同門推抜萃。紹興間主思溪覺悟。講訓之餘。唯事著述。大部難文先達出義。未盡者。悉明辨之。凡一百章。世稱煥百章。以諸方供天。位次不定。乃考究大藏。參以祖言。全以己意。作諸天傳。其序曰。據百錄。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辨及四天王座在右。則知世人或七或十六・十八・二十一位皆唯鬼神品。任其增減耳。今欲定尊卑。列昭穆。良亦甚難。只如鬼子母乃羅剎也。豈得與大梵同列。有女名功德天。男名散脂大將。今以功德天居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子母。非失序耶。予嗟習俗之迷。未有表章者。因檢尋大藏。作諸天列傳。排出位次。隨位釋之。葢天有主客。有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為三界主。帝釋為三十三天主。四王為八部主。若功德・大辨但客寄耳。功德寄北天。大辨寄山澤。初無主領。茲所謂有主客也。功德・大辨・樹神等竝女質。梵天四王等竝男身。茲所謂有男女也。金剛密跡五百徒黨。皆大菩薩本也。現居神像迹也。茲所謂有本迹也。大辨對佛宣揚正法。雖位處客天。身拘女質。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眾。不事敷揚。縱權有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茲所謂有顯晦也。知此四端。可與言天矣。如日月光明照世故。加摩利支救兵才難故。加娑竭羅保風雨故。加毗摩羅王冥界故。共二十一位。若合訶利帝南同鬼子母。即二十位耳。觀師云。

只數百字。囊括諸天。發誓護持之意盡矣。又安樂記一卷。圓覺疏二卷。高弟覺菴。簡言教苑。推服孫鑑。堂思義近。主上天竺。

思梵

號丘山。錫號圓通。杭之臨平湛氏。七歲師廣嚴神應。法中六十六進具。傳大智律學。志慕台道。事普明靖於淨社。升座元為法嗣。請遷覺悟。與師偕行。又徙上竺。謂曰。覺悟虛席。無以易子。郡檄且來不可辭。開門受徒。艸屨充滿。王檀加敬。施予無筭。斥以供眾。囊無儲焉。圓覺慈受深互相敬慕。四眾兩歸。行道十年。築歸雲菴。於西山親塋。影不入塵。湖以空相再三延之不應。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者謁曰。六月之望。師死日也。師笑曰。造物果能制我耶。却可少須秋涼。為偈云爾。謂六月亡我待八月。看信否。蓋相半也。其月二十六日沐浴更淨。趺坐龕惲。肅僧廣嚴。誦佛而瞑。九月塔于方丈。弟子智崇・智泉。傳道名聞者眾。初師歸里。意在度親室。廬僅庇風雨。及奉供源源。屋亦荐增。所居東偏不盈丈。初寒盛暑終日危坐。以佛祖經論。宗門語錄。參較商搉。著會宗集。四川制置晁公武序之。刊于成都。師禳禬灾疾。沴蕩妖凶。應如答響。自言。生平多得於菩薩戒。凡有怪厲。不可制禦。一為說戒。即不復作。

中皎

號法照。慈溪張氏。母夢墮月而生。十八落剃。永明初學于明智。遊天竺。圓覺慈為首座。與之講貫。深有造詣。印圈錐穴。了無差殊。靖康初劉都請(光)守台。能仁虛席。屬講艾舉所知智涌。以師應命粥飯。不給不能安眾。闢斥鹵為膏腴。二十頃香積沛然。大小部帙。敷繹不絕。乙卯夏旱。臨湫施戒。甘雨旋至。歲以稔登庚申。老于藏密之新菴。僅六年。書偈坐逝。年七十九。李南壽撰銘。

有明

字育才。號牧菴。金華人。受業善因。學于能仁圓覺。見車溪卿得記。主數剎。學徒羶慕。每講不預看讀。但令侍者簽出起盡。以樂說辨。流瀉無竭。罔不歎伏。嘗曰。我領徒來七番摩訶止觀。於正修中未嘗舉口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个小難如片紙大。亦作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今教苑。略無義目。惟不二

門。口義露一班耳。或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何故荊溪云。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師曰。向爾道攝事成理。了其辨惑解蔽。類若此。初主仙潭適天。依持老分衛艤舟。聞講皷聲。詣寺觀瞻。就座側聽。臨止觀破法徧。橫破九種禪那。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竦然曰。我平生未聞此玅法。設禮而去。晚在延慶座上。臨講調御丈夫。忽數丈夫至聽。師曰。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臣不畏死。勇士不願生。立天下大事。成億代顯名。不為聲色名利惑溺。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以一心三觀為舟航。六時五悔為槹棹。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為分段變易生死所籠檻。方名丈夫耳。士夫服之。亦設禮去。其投機說法。入人如此。在延慶日。道尊行滿。不非時白眾。只四季於起信堂誡勵後學曰。我所以不數數白眾者。汝知之乎。不見道頻雷天失威。若座下能守規繩。譬如鴻鵠青霄。爵羅安施。皆愕然。遞相敬畏。其訓徒眾又如此。乾道四年十二月初三。坐青玉軒。令侍者請十六觀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令罷誦。召維那。集眾。念西方佛助我往生。時眾圍繞。正首座云。和尚五十年說法度人。臨行豈得無語。師曰。儞既知我五十年說法度人。臨行又要饒舌作麼。懇之不已。乃留偈曰。住世八十。為虵[書-曰+皿]足。寄語方來。響傳空谷。葬崇法祖塔傍。弟子天王用隱學。然浮石慧等甚眾。延慶住持不十載。不入祖堂。師未及二載。故眾以祔廟為疑惑。厲聲曰。大道弘傳。豈以歲月為斷。遂入之。

可觀

字宜翁。號解空。華亭戚氏。出家寶雲。十六進具。依南屏精微彥。車溪聲震江浙。負笈從之。嘗舉唱曰。般若寂寥。言下有省。如服一杯降氣湯。依慧覺。於苕溪有橫山。命師偕往。雪窻下讀指要鈔。至若不謂實。鐵牀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壽聖。紹興改元德藏。佛照堅赴天竺。魯正議聞于邑。以師補處星未周而拂袖。越三載。正議復請。方來霧集。施者山委。講暇補注楞嚴於閱世堂。霽以祥符延之。兩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且曰。松風山月。自與作無盡衣鉢。何言齏鹽淡薄耶。乾道七年。魏相([木*巳])殿平江。請主北禪。正值九日。指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聞者稱之。魏得法語謝云。日敬拳拳。忽然打破漆桶。不敢辜負。竹菴趙相(汝愚)守台李參邴師。越皆以名剎招。不赴。淳熙七年。魏憲王牧鄞親製疏。請主延慶。時八十九矣。抵在所。而王已薨。專使力挽其行。於天竺受請云。白雲堂上。威德頗嚴。(訥久從學不稟法)老謬到此。無可拈出。記得世尊道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

應也。王旨如生。豈容辭免行。李蕭然。怡雲平寄詩云。一籌已勝招提老。行李真堪赴洛陽。(富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迓之適溫公至。同出郭候郵亭。見數十擔過。溫公問。誰行李。以新招提對溫公遽歸。公曰。要見華嚴。何故先歸。溫公云。已見此了。)不二載。歸竹菴。九年二月十九示寂。壽九十一。臘七十八。荼毗舌根不壞。舍利無數。塔德藏期懺觀堂。故香火不衰。有挽之者云。五至湖邊似未曾。而今拗折這烏藤。不愁般若今牢落。一點光分幾處燈。蓋五住當湖。皆以竹菴退隱。今稱竹菴者。以此續斷絃者神辨・清一。師骨寒性急。一生清貧。所得遠嘬。眼未嘗睹。但令人手掬支費。以盡為度。嘗戲云。孔方兄悉向叢林大剎掛塔。著罕有一箇半箇來。我且過堂作暫到。不亦省事乎。晚年取艸菴歌。菴雖小含法界語。立法界。菴述記曰。菴主投老。一身常得自寬。如法界量。屬門人曰。我滅後。當揀三無(風雨事)為我荼毗。散舍利於月在波心。(雪竇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與誰。)聞者仰其高風。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四卷。蘭盆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一卷山家義苑二卷艸錄一卷。若菊坡百艸錄十卷。及法語・書疏・偈頌。多散失。漫錄數偈。平生方寸要分明。沙土深沈水便清。為己為他只如此。出生入死一時輕。萬緣消落一絲頭。萬里無雲一片秋。直到箇中無事處。瀟湘夜雨正添愁。禮船子云。夾山不在一揖上。明月蘆華夜夜寒。船子固應無可做。偶來此地弄釣竿。三祖信心銘云。心是何物云何信。如箭射空空不受。空不受兮箭無用。十方諸佛齊拱手。中論四句云。中論因緣所生法。一句道盡無剩語。我說即是空假中。珠簾暮捲西山雨。答復禮云。性本無真妄。說故隨緣起。有妄乃有真。了妄無可止。一悟無始終。順迷有終始。昔在金剛藏。圓覺問斯理。有見即輪迴。安能出生死。自贊反著襪。多王梵志得人憎。是孔方兄灰頭垢面。只如此也好。一枚村裏僧。

晁說之

字以道。太子太傅文元公迥四世孫。文元懸車深頤貝多。著法藏碎金道院集行世。公家學有傳為一時文傑。嘗著九學論見其門戶之廣。政和中為四明般官。聞教觀於明智。傾心事之。與智涌為方外友。明智示寂。撰塔銘。發明宗教無餘蘊。(三世傳)序仁王般若疏。(世家)述淨土略因。談四土淨穢。匪專事相。慕溫公稱迂叟。號景迂生。又欲盡未來際。以一乘因果斷疑生信。號淆上老法華。隆興間姪侍郎(公武)會圓通梵。示以答龍學劉樞所問語。會宗集為序曰。嘗聞世父景迂生云。浙江東西有天台教。通其說者無禪講之病。可以為人天眼目。聞此三紀矣。講席益衰。禪宗盛行。其失尤

甚。村墅愚氓。棲止叢林。聞善知識之風而悅之。曾不深究始末。即斕班其衣。攝齊升堂。非毀聖賢。詆訶經教。虐辭濫說。欺惑愚眾。搢紳寡識。亦樂其遙庭。而師範焉。每訕笑之。茲又公之垂裕子孫也。著述嵩山景迂生文集(二十卷刊板汀州)。

陳瓘

字瑩中。號了翁。南劒州沙縣人。少登甲科。謙和無競。見人短微。示意以警之。事親孝。親亡廬墓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艸之瑞。輔道錄云。荊公之門多小人。溫公之門多君子。荊公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則公之立朝剛鯁。誠有所自。公學雜華頗有所得。曾以習禪法偈請問仁師。旨趣已高。貶丹丘會明智。明智以止觀・十境・十乘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語之。頓領圓旨。屏棄舊學。備見於與明智書及有門偈。偈曰。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三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而非一非三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玅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說。見思修證無不玅。心能觀此體具故。若只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自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落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第二第三第四門。此則次第而生者。猶如器鈍而力羸。何能頓破彼三賊。應當燒冶古珠鐵。種種燒冶玅假法。不思議境本自具。古珠元無空假中。今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色假是心。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體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則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唯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樓參跋曰。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自罹百謫。視死生如夜旦。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學佛得力。豈易測哉。序止觀(世家)。晚年剋意西歸。作延慶淨土院記云。如來序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不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又曰。譬如清淨滿月影現諸水。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繞。中然一燈。燈體交參。東西莫辨。而方有定位。西不自西。名隨相融。境將誰執。安以在纏。勢方之見。測度如來。無礙之境。艸菴曰。了翁可謂深賾佛祖閫奧者。今人言淨土。或得於佛則失於祖。或得於理則失於事。得此失彼。而後是非矛盾。支離分裂。至於老死而不能合。了翁不數百字。籠罩諸說。得淨土之全。

豈非天資之高乎。公以貶去。諸子皆白衣。未甞懷不滿意。宣和六年無疾而逝。靖康贈諫議大夫。紹興謚忠肅。

中興第五世五傳

圓智

號證悟。天台林氏。母沈夢老儒托宿而生。幼聰穎。精於處決。喜人誦書。羣兒拉以竹馬。方挾策問難。略不酬對。父母異之。令習儒業。欣然聽命。經目之書。悉能講說。醫方卜筮。皆亦詳究。用一藥即舉寒涼。治療使服者開曉。而病隨愈。甞造僧舍。律師方講觀經。聽而嘆曰。落日之處。吾有故鄉。今歷耳根。得家信矣。世間名利。非我所為。流浪生死。徒自困耳。必依空寂之法。橫截苦趣。丈夫志氣。豈不在茲。潛往細聽。尤慕天台教觀。謂可傳持。父母不奪其志。二十四祝髮受具。依白蓮僊。問具變義。僊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左焉。(鎧曰。具如珠具寶。即理具三千。變如珠雨。寶即事造三千。僊言恐非祖意。)師不契。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意遂豁然。言於僊。僊曰。且喜大事判然。法華止觀此為喉襟。汝能省知。誠造微入玅也。自是留心昭曠。多以此示人。每五日一寢。涵泳道要。惟恐不及。勝日佳時。或邀放步。師曰。我游不然。明牕淨几。舒卷赤軸。參五佛。歷三周。若閱止觀。則十境・十乘。見祖師於塵劫。居東山二十四年。兩山千眾。多藏耆宿論辨。莫及推為上首。甞患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或者以一宗之傳為文字之學。勉之曰。豈不思吾佛云。是精進處。只此一句。便有向上機緣。何不覿面激揚斯事。聞者警悟。每半月必作布薩。或曰。圓頓何必爾。師曰。圓家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豈撥事求理。吾時刻中未甞不以波羅提木叉為師。及三十七道品綱紀其性。故縱辨宣揚。餘五十載而扶律談常。未始輒易。台帥謝參請主祥符。劉殿撰問教中一句如何舉揚。以即事而真詳說之。劉領悟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移日山。胡端明問。住鴻祐時。被旨面誦大悲圓滿心呪。呪則不問如何是大悲圓滿心。師曰。呪前列十願心。若能將此投向刀山。山即摧折。施諸餓鬼。鬼即飽滿。豈不因心而然。十年之間。道俗推仰。更白蓮赤城慶善。慶善受業也。欲以投老鄉曲。競為整治。忽奉詔住上竺。師曰。上國名藍。豈容冒居。既應帝命。理難違拒。秦相見問。止觀一法耶。二法耶。師曰。譬之於水。湛然而清者止也。可鑒須髮者觀也。水則一耳。又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以眾生有重昏巨散之病。用止觀之

藥。救其心性。歸為全一之體。俾法界寂然。其名曰止寂而常照。其名曰觀。若專其所止。則何所觀。如公垂紳正笏。燕坐廟堂。不動干戈。中興海宇。亦若是也。公曰。幾乎蹉過。佛法之玅。乃如此王醫師。(繼先)請於覺苑講華嚴。秦見又問。覺苑所講。如何是大方廣。師曰。大則無乎不在。方則非背非向。廣則無所不有。又問四種法界。師順他宗剖折。復以吾宗格之。公曰。可謂得華嚴髓。桐江瑛髦頭知解超卓。自恃其能。不肯預先看讀。遇大部文相交羅。荊溪著意辨明處。輒斥為穿鑿。至云。荊溪可斬。玅樂可燒。說一難。難天下學士。世雖憤悱而莫敢抗。師作攻瑛集追破之。讀者一快。却恨二師不竝世也。又著普賢觀指文等。其造天竺煨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知師者。裒金五萬餘緡。殿堂門廊煥爾一新。當建造日。術者謂。主星不利師曰。佛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寶坊輪奐。死復何憾。未幾微恙。夢仙人飲以藥曰。此天液也。所疾頓除。步武益輕。神采加健。紹興二十七年。夏旱。秦旨祈求至誠宜禱雨。則隨應。於明慶講玅經一席以霑足。聞抵寺莊。聞其牲祭曰。何可違佛禁。為神說戒。代以香羞。年穀倍常。次夏督役甚速。至冬眾屋咸備。示疾書偈云。人作辭世頌。我無世可辭。白雲四望合。青靄入看無。知舊道俗悉與遺書。放筆坐逝。十二月十二已經二七。塔于寺東。初普覺日住持。於二十三年夢一羅漢。來自天台。踞其主位。即住台之無相。亦預於十九年。夢老僧自云。賓頭盧從乳竇峰特來相謁。授山茶一合而去。住持緣法豈偶然哉。節使曹勛記行業。

智連

字文秀。鄞人。杜姓。母山。幼師叔父惠宗於崇壽。十八進具。明智目為僧中鳳雛。初從圓照光。年三十依智涌。頓悟圓宗。脩幹古貌。丹唇碧眼。若長松野鶴。無一點塵俗氣。與之談。愈扣而愈不窮。代講延慶。講才宏放。落落風生。靖康後更主五剎。惟玅音遽退。餘皆兵火之餘。化瓦礫為寶坊。圓辨起廢。延慶未竟而逝。天童宏智舉師經營十年。眾字悉備。真俗竝行。有達官問法師劇談禪律。官曰。師禪律談通耶。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似繁。師曰。佛加被四大菩薩。兼彼次第說圓融法。所以浩博。若據佛意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官肅然。感疾。眾以藥進。師曰。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偈畢拊掌大哂。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覺觀歎悅。鐘鳴吾逝矣。隆興癸未十二月十八。火浴二十八。葬祖塔旁。樓參述銘。壽七十六。臘五十八。弟子行丕等十二人。得法三十六人。嗚呼。死生亦大矣。若覺雲連之敏銳。

宜無憾焉。其啟手足不明言所證。又不以豎升兜率。橫截清泰的示後昆。而惟歡悅自幸亦無。乃大瞞頇籠統也。夫世或以往來幻迹推之。知其復來些位極人。以師之自幸無乃悞耶。嗚呼。死生亦大矣。

與咸

字虛中。號明祖。黃巖章氏。母牟夢白蓮。惠食之以柑。寤覺甘澱而生。七歲披緇香積院。九歲進具。依智涌。涌曰。再來人也。心益明。行益峻。遂以晚進首眾。智涌沒。證悟繼之。證悟去大理。李丞言于郡。具禮屈之。辭不獲。為白蓮九祖。年三十八。不數載。一家部帙。講析殆徧。學徒雲集。十有五年。歲歉。行化浙西。捐貲問法。所至沓然。孟郡王問十六觀。答曰。佛國在極西十萬億剎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能觀列十六階而造聖域者不遠。鄭資政問楞嚴八還。答曰。迷心為境。八法聳亂。達人大觀。一見何疑。皆能發悟。厚給其資。仍歲遣供。漸倦酬酢。隱于受經。大道所托。珠光玉氣。不容悶嗇赤城。益告寂。錢參白師強起之。善類傾向有加於前。著菩薩戒疏集注三卷。金剛辨惑一卷。復宗二卷。法華誦經撮要一卷。又精於易。折衷諸解。因取諸咸號澤山叟。詞疏偈頌。應求立成。廣斥鹵以羨厨供。嚴塔廟以崇像教。今多賴之。所居肅然。筆硯外無穴長之儲。嘗於臨海法輪施戒。千人俱會請聖師。時寶光燭空。五芯芻降。隆興改元。五月戊戌坐寂。龕于東岡 。乾道三夏。茶毗祔智涌塔。員外郎鹿何銘曰。嗚呼異哉。茲其所以坐而亡。久而真體不壞。火而舍利五色。為人所敬信。白蓮赤城二剎之塔角立。是宜為書。淳熙三年嗣子法希紹其席云。

慧詢

號月堂。永嘉陳氏。寓于明之朐山。夢僧求化而妊。幼而傑異。從師祖印院授法華。數徧成誦。以披緇省親。祖母諭曰。汝既出家。當學吾鄉忠。佛子無事勿戀父母家。師因志學投澄照。請益于首座。艸菴曰。天台智者圓悟大事。乘機演法。牢籠眾典。抗折諸宗。為帝師範。後有繼者。皆懷抱日月。游刃世諦。為王公大人宗仰。今徒守其乾枯小學。分裂破碎。雕篆怪僻。使其徒附口而書。朝繁夕冗。自救不暇。安在其能游刃世諦。懷抱日月者哉。王臣忽之。為小道異宗鄙其為筭沙。豈古今為道不同。抑學者乏其才耶。菴曰。才常有而匠不常有。吾宗所以日弊。梗楠[木*已]梓。遇非匠石。則繩墨剖劂之不當。卒為段於溝中。吾佛有言末世眾生說病

為法。名為可怜憫者。天資不高。管窺蠡酌。專文失其要會。領略失其精微。由小徑失其大塗。弊一曲失其該徧。蓋人以大口。擾人以細科。非毀以作新。滋蔓以誇廣。雜以禪語而謂深宗旨。私然其說。而公為異。同是數者星分棊布。中人以下安得不染。其化高者竊笑而不顧。愚者趍之恐不及。欲吾道之光不可得也。夫學先宗旨。餘說次之。餘說異味可無也。宗旨稻梁不可無也。古云養大體為大人。養小體為小人。抑宗旨大體也。子為大人乎。小人乎。又以序送其徧參曰。繼祖克家。必和平忠厚。操履靜正。然後博學於文。異義深旨。黑白了然。則勍敵糾紛。開深進始。赫然興起。蓋不難矣。其本深。其流長。人到于今。咸受其賜。則法智是也。則如教徧參。反南湖。依圓辨。紹興末中選住持四遷。而紹祖席。恣辨宣揚玅經。日課寒暑不違。示疾書偈有云。身繞祖庭香火心。與魔佛同遊。念佛結印。坐逝遺言。分骨為二。一祔親隴。一塔祖原。眾以歷代窆全身。惟薙髮以酬師志。越歲未葬。學徒有啟髮瞻禮者。覩舍利可掬。光彩陸離。詳具陸提舉(沅)贊。

善榮

號悟空。烏程潘氏。母朱妊。屏葷血。誕生有光二道自庭。除衝霄漢。則雙產二男。歲餘皆病。忽亡其一。有巫云。若不出家。亦不保。捨侍法忍智純。具戒能誦本經。十六學教。得記於清辨道昕。紹興末以祥符席端。主太湖寶林。移慧通。遷車溪。淳熙癸卯董越圓通。五月十四示寂。頌云。要死便死。要活便死。萬里清風。一輪明月。火浴求舍利者皆滿其願。所著大部決疑行世參學李中書・張知閤。嗣法紫金・法通等百餘人。年七十七。臘七十四。

景咨

新市人。從梵圓通於思溪。得意教觀。戒淨精勤。以賾禪師十六觀頌弘贊淨業。語帶葛藤。行人難曉。啟梵別頌。梵念其留心利他。為其頌已。暨覽往生傳。知其已生。而傳不云先究台道。是不知彼有學大乘。功似隱其德。因備書於十六觀頌序。

宗印

字元實。號北峰。鹽官陳氏。師慧力德鄰。十五進具。學教當湖。得記竹菴。徧參東澗。修長懺於南湖。周氏命住菴。師數其量非法佃者所苦。請革之歲。減三百斛而從命。參象田圓悟演。演徵西來

意。答有屈無叫處。佛隴忌夕。深夜炷香大殿。泣淚失聲。演厚禮歸之延慶。嘗思寂光有無。聞空聲曰。寂光土體如水中月。資教空虛堂。延以首座堂。著宗極論。扶智涌。事理角立一性宗旨。師設九難宗極。墮負。通守蘇玭。覩不二門。文雖簡嚴。而昧其說。撮示機要。領旨白師座。請住正覺。降聞人參議樓五通神館。香積啟杜。國珍建寺之願。正覺瞰海。海風作祟。勢同拉朽。藏殿僅存。扶搖愈厲。僧徒散去。師以死誦呪。竟保無虞。徐整治之。未暮而還舊觀。明越尚淫祀。有請為神授戒者。師感夢而赴。以兆問神。若響應焉。他廟附語・尸祝・求易祭者。數十遷。隱學蘇亦環召貳上竺。邀師偕曰。知和尚心者我也。盍西歸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而復澍右貳上竺。講止觀。時叢脞之弊。熾于澤國。支離名相。輕毀戒律。因痛加針砭。學者或謗・或疑。終則翕然。從歸于正。圍座挾策。非復吳下阿蒙主者。以多士忌之。隱雪峰毛氏菴。問道者沓至。嚴陵趙子敬彥肅洛學翹楚。以慶元龍飛詔起問。如來山世先轉何法。答。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異說。來至法華何平平也。答。機未熟時。鼓舞動蕩。機熟會入。衒駭何為。趙悟時教大旨。每稱為南山肉身菩薩。從受刪定止觀嘆曰。四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必自晦菴(朱熹)・趙相(汝愚)。始志未酬而卒。初趙望風觝排。與僧論議。理左輿襯。僧沒。行衰服門。人恠之。答曰。法恩逾父母。非小子所知。亦信道之篤者無何。林氏以普光落成。來命晝講夜禪。法席濟濟。有以鬼道惑眾者。欲以抄化。自便其私。師斥拒之。俄以偽敗。德藏來迎。慨然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風行艸偃。古剎一新。繼領超果。易門南向。講閣・懺院肅。圓通香火。朝旨優之。縣尹錢閶苦旱。師曰。勉釋疑誤。結請觀音期七日。必得雨至。朝陽燄蘊。隆行道焦枯。尹猶問。有雨否。師云。有雨。率徒厲聲誦呪。雨逐雲至。豐及比境。其後精神資以升濟。疾瘵賴以平復。妖邪息跡。疵厲變祥。括為生佛。平江北禪。以久圮迓事方興。適靈山海空英。舉以自代。詔從之。學徒逾五百。於慈雲有光焉。召對便殿。錫賚良渥。有問者直告而無飾辭。識者以為暗合大本。(仁廟賜對。人問之。應曰。喫茶閑話耳)嘉定六年。以觀室緣行化松江。十二月初八示寂。於弟子行一菴。壽六十六。臘五十一。葬慈雲塔傍。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平居燕處。穆如清風。臨眾涖事。嚴如畏日。訓俗訓徒。各得其體。常云。凡為講者。略知十事。具宗眼・點旨趣・示境觀・提大節・盡文義・緩言語・省繁辭・整戒儀・除我慢・責講住。具此十已。依稀駕說。所著金剛新解及釋彌勒偈。簡示親什。同異有功。教義幾百章。初師友青龍文慧。慧詩律高。因閑琢句。慧奪筆擲之曰。兄大法柱石。豈我等比。故折節精一。以至有成。

慧專淨業。臨終空聲云。中品中生。嗣法俊芿。先傳密教於日本。慕台道。航海來學。開禧逆虜犯順。芿欲結壇誦呪。如不空解安西圍者。時論骫靡。扣閽無路。師俾芿遣徒於日本。取五部法。而徒死于海。吁聖教行否亦有時耶。茲足以表其無我故其沒也。同宗異派。山城水國。無不悲號。譙大卿(令憲)嘗貽書約共弘法。師友徵所以弘者。譙曰。使師徒各安其分。不以小人加君子上。法自行矣。後之人師頗知此理耶。抑亦病於知易而行難耶。嘉定十七刪子元粹紹其席云。

中興第六世二傳

若訥

字希言。嘉興孫氏。十三出家普濟。進具依竹菴於德藏。刳心請益。虔奉觀音。誦呪積億。嬰疾瀕死。夢美女灌以靈液。寤失其疾。禮佛隴塔。恍惚神交。依證悟於赤城。質疑問難。靡不悟解。同袍多富室子。罕禁非時食果。師攻苦食淡。結喉長頸。狀如病鶴。以窮目之。笑頷而已。歸覲親。智撫之曰。勉營福德。中興吾道。回受經。親建窣堵。智主上竺。召以首眾。講法華文句。四座竦服。智示滅。詔師嗣之。時禁度牒。學侶星稀。講席宏開。方袍競集。孝廟以雨賜小愆。命禱大士。無不立應。出御府玉器。嚴奉親製。贊壽成皇太后。造寶冠嚴其首。乾道三年。賜右街僧錄。易院為寺。宣問光明懺法。答曰。方等會中。四大天王流通正教。帝王・士庶亦可修持。詔建觀堂。大內倣為之。每四月八日。領三十僧重修。嘗問。佛法固奇玅。安得有如許演說。答云。有本者如是。佛證中體。譬猶明鏡。從體起用。安有窮盡。陛下端居九重。目應庶政。亦如一大明鏡。隨體發現。進左街僧錄。慧光師號。淳熙初詔建藏殿。明年臨幸賜供。上曰。最初得和尚發明圓覺。悟箇待對法門。譬如著棊。勝負既分。不但打併。棊子連棊槃一時打併去。師云。打併底亦不可得。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豈存待對。上曰。和尚非但說通。亦復宗通。詔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書其語。以賜問金剛旨要。師曰。此乃大般若六百卷中一分興問斷疑。特喻金剛。故無著論。此小金剛波羅蜜以如是名。顯示勢力。絓是般若。皆有是力。此既諸般若之釋疑。是故金剛二字。文雖出此。義實通。為諸般若作譬。故持說者福重功深。上曰。朕日看三卷。却來和尚處懺揚。命僧各誦合三萬卷。御劄云。平昔以來。禽・魚・獸類傷害或多。適一時情。造三等罪。

是仗般若。悉為消除。庶使羣靈。俱登正覺。茲有以見帝王好生大德。雖玉食之奉。不忘責己。吳興汀王尚幼。上所鍾愛。敷座中殿。詔為摩頂說法。以疾丐閑。上曰。旦賜地築室。更待數年。彼此作閑人。水邊石上共話無生。十一年。歸興福。授兩街都錄。光宗在東宮書歸隱字牓。其室製贊褒之重華。退養召注金剛。肩輿出入宿于殿廬。嘗奏復試經。已得旨。但不先委。稟都堂令知利害。所繫及下。僧司搜其格式。莫能供申。竟為執政懷疑。尼之欲復申請幸鑒覆轍。山家・玄句・止觀三大部。雖蒙仁廟宣賜東掖。曾王二公。建藏南湖下竺。既不獲。預大士輪藏閱者。初未覩焉。淳熙三年。御批下福州東禪。鏤板永同大藏流行經肆。申到兩藏。一以供御覽。一以畀覺徒。大部廣行。師之力也。西湖兩圓覺。諸后妃功德皆為教庠。亦以一時慶會也。生平少病。晚益堅瘦。紹熙二年十月一日謂侍者曰。浮幻之軀世緣疇。昔宗法華。講法華。斯須不離。既以此始終。可糾僧三七員。修法華期散懺。取道具進。兩宮澡身。書偈坐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九。葬于正寢。謚宗教廣慈。塔名普照。給事宋之瑞撰銘。

端信

字孚叟。號正菴。永嘉人。稟一菴處躬。躬稟圓辨。宗旨明白。談辨無滯。主南湖。臨行集僧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而逝。偈云。生既恁麼。死也恁麼。雲散天一碧。日輪恰當午。葉水心題端信大師教觀書云。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古今。咸中機要。比難駭曰。信書厨勿與爭也。甄監簿(良友)意疎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猝疑詭問。必釐折。首未使傲消氣折。乃已甄深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趍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

(七世)慧明

字無晦。號晦菴。鹽官趙氏。母王。誕有光異。年十一事化度圓智如果。果長期別墅。師誦法華乞四事以奉惟謹。果滅時禁度僧。或勉業儒。師舉袖示之曰。畢命此服矣。更侍祥符嗣持。禁施度戒。師上竺訓錄未久。戶屨告滿。霅以慧通招迥而後應。張端靖(子正)闢富春菴將奉。撥田甚夥。辭不多受。憂互用也。上竺踵習傳家虛座。元擬補處致師。師宵遁。德藏慈感競延皆不受。與常照叶有縞紵契謝事。依之時謂大宋二高僧。慶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示偈。天

樂盤空而逝。火化求舍利者如願。高弟本淨塔其骨。良渚建真寂。念佛入社者萬人。師山門出抜。投籌盈室。製空寂菴記・修心要術有功兩土。文具順俗志。

護法內傳

南嶽云。法付法臣。法王無事。我子孫勇猛精進。擐甲冑 。愾讎敵。責講任。工著述。以筭數孔目為正信。以落日懸鼓為期心。凝神玅三觀之場。頓轡四三昧之域。皆法臣也。今錄其言行可攷。世代難明者于傳。或埋光鏟采。而他文不能自揜者。嗣書之不無望於同志也。

法誠

雍州人。師藍田神異僧僧弘。奉訓誦法華。行三昧。夢普賢勸書大教。即命書八部般若及華嚴經案感瑞。手寫法華感瑞尤異。貞觀示疾。願生兜率曰。有童子相迎。吾去矣。光自口出。異香充室。怡然坐委。師坐夏輒誦玅經三百徧。餘日兼持。猶得二徧。縱值賓朋。非部終不語。計十年輒萬餘部。

法嚮

揚州人。十六出家。事勤。苦誦法華。立法華堂於棲霞寺。行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虎暴人民。道俗設齋。忽入堂搏一人去。師喚曰。莫造次。今為設齋。可放此人。虎放之。其虎皆集。以杖扣頭。為說正法。遂不為害。

恒景

當陽文氏。以貞觀二十二年勅度。習律於文綱。一聞能誦思惟。而行入玉泉追智者遺蹤。修止觀。於寺南十里立龍興寺。天后中宗朝三詔供養為戒師。景龍三年奏乞還山。詔中書門下及學士設齋林光宮。帝賦詩餞之。中書令李嶠等和師捧詩振錫而行。先天元年卒。葬寺西。

飛錫

神氣高邈。識量過人。初學律。後與楚金研究教觀入京。止終南紫閣峰艸堂寺。勅住千福・法華幾三十載。不空翻譯新經。遴選英髦。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詔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嚴經于天明宮內道場。與不空及學士柳伉重加詳定充證。義正員。辭筆無媿。晚撰念佛三昧寶王論。列二十門難疑答問。於欣厭取舍深有發明。

楚金

廣平程氏。母高。夢佛而妊。七歲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進具。夜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懷一啟。檀信善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眾聞天樂異香。玄宗夢覩楚下金字。詰朝訪問。咸以師對。乃親書額。廣錫縑緡。落成之日。五色雲團塔頂。謂同學曰。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諧。凡我七人。聿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春秋二時。集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為常式。前後道場感舍利三千七十粒。謀葬舍利。又降一百八粒。圖普賢變相。筆鋒得一十九粒。圓體自動。浮光瑩然。血書法華菩薩戒。以答九重及所生。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又寫千部。散施受持。化緣既畢。右脇而逝。新盡火滅。雪顏如生。壽六十二。臘三十七。天子遣使吊之。塔于城西。岑勛著碑。師自幼書經。不衣繒纊。寒加艾衲。貞元十三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道場。六十餘年。經聲不斷。乞加旌表。賜謚大圓。

智琰

宋姓。母張。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八歲出俗。十二誦徹玅經。咸謂神童。祝髮聽講。聰慧開發。隱虎丘山講懺。外誦法華三千部。霄鑪未爇。自起烟芬。夕罐纔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侍焉。行三淨業。修十六觀。糾五百餘人日建齋講。逾十年。講法華淨名皆三十徧。觀音百徧。緣畢化去。

行滿

萬州南浦人。受具依石霜。抵豫章。仰天台靈跡。棲華頂峰智者院。十載知茶竈無慍色。臥土狀。燒糞掃以煖其下。曰。解衣就席。餧飼蚤虱。已著衣如故。檻外巨松橫枝有小樹寄生。每宴坐必

嫋嫋而側人。謂。樹作禮。滿茶頭也。不信伺之。見其坐則作禮如故。退則屹立亭亭。四十年隨眾糜膳。未嘗便溺。開寶中言。我當行矣。念文殊號助我。少選。默然而化年八十餘。

王安石

丞相舒王也。初宰。鄞聽廣智講故修性事理。體用之談。往往言於講義。與崇法端教主善。音問不絕。崇法留題曰。小亭臨水間修篁。郁郁餘華席地香。惟願時人觀此境。盡將煩惱作清涼。葬鄞女於崇法。解官以詩。別曰。今汎扃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俾淨人靈照守之。既相書與崇法。會公因呼靈照。照至甚喜。問。能讀誦書寫否。皆曰。不能。能調味耳。王曰。膳奴也。遣歸書與會曰。靈照回。與法華經一部。觀音菩薩一幀。紙二千幅。筆一百枚。王薨。夫人始與靈照僧吁王。真受佛付屬者。不妄與人。僧今愚夫懦卒。刑餘殘疾之人。率廁於金界福田中。在職者弗顧也。或謂三寶如大海。平等無高下者。此一體三寶耳。非住持三寶也。王收國手[書-曰+皿]觀音。為火焚其半。因遊蘭若。於金剛足間獲半身。試合之。無毫髮差。王喜敘以流傳。鄞泮得其本刻石講。陳天俞贊曰。菩薩身相本無離合。即物為相。離合宛然。或露全身。或現半體。隨緣赴感。皆我自心。當知[書-曰+皿]自心生。燒從心滅。但眾生不知一相而滯二邊。故菩薩示二身而歸一體。一體非體。非體亦非離。此亦非是名菩薩。又法智忌疏云。法體如如。本無出沒。世緣冉冉。乃有會離。自智者示寂於天台。道若懸絲。而引石洎通。師傳芳於鄞水。聲如出谷。而遷喬寥寥。像法之餘渺渺。荊溪之下。南輝台嶺。東紹麗師。雖作者蔑以加於若住世異此也云云。若赫日之中天。似迅雷之出地。艸木瓦礫。盡演真詮。鳥獸蟲魚。咸通玅教。味其語。可卜其所得矣。

子昉

吳人。淨覺高弟。嵩明教作定祖圖正宗記以付法藏傳。熒惑天下。斥為可焚。專據達磨多羅禪經黨附智炬寶林傳。師援經質論。作祖說。以救付法藏。又三年。嵩度禪經有窒礙。輒云。傳寫有誤。改削遷就。影帶私說。倚傍僧祐。出三藏記律宗名字而作解誣。師亦出止訛。折之以圖會禪經。出三藏記文示之。則嵩窮矣。嘉祐治平間。都官沈起。施邈序其前後。實為今家不刊之典。又與譯苑衍公書答興教臻書辨折。尤力附集後。夫師禦侮勤矣。備矣。肆侵軼者得不以萬里長城為憚干。

楊傑

字次公。無為人。以處為號。玅年登科。官至主客郎中提點浙東刑獄。宿稟靈機。徧扣禪那。又深玅三觀旨趣。高麗義天表乞徧參中國禪講。朝以公接伴至台之白蓮。與法真咸契。執弟子禮。禮智者塔。題其文曰。詔陪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訪道吳越。徧遊天台。登定光佛隴。觀智者親筆願文。僧統禮於塔前。誓傳教觀于東國。抑亦知師之用心。與夫今之號為行脚者。區區謀之道路。惟飲饌豐美。起居便適。足間幢幢。往來老死而不悟者大相遼矣。(五偈世家)咸示寂。公守京口。得遺書。寄贊曰。三觀通明念念圓。祖師爐拂秖心傳。遺書封了加趺坐。不住白蓮生白蓮。撰無相院碑言。能仁一代化意。如指諸掌。仍云。智者建化天台。以法華三昧為極致。以安養國土為依歸。葢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玅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玅法。瞻禮雙林。藏忽自轉。諸僧請贊。贊云。雙林寶藏轉毗盧。不假旁人用力扶。四海高僧莫驚歎。譬如盤裡一明珠。晚專淨業。游官奉丈六彌陀畫像以行。臨終坐逝。感佛來迎。頌云。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時荊王夫人夢與亡婢遊淨土。見朝服坐華上者。瓔珞變身。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婢云。楊傑也。比寤詢之。逝已數日。文集外有釋氏別集・轉輔道集。其十疑論序決疑集序談淨教尤力。有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亦有善士廢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斯言真可龜。鑑照律師贊云。道德仁義。教・觀・禪・律。信手拈來。一源流出。彼上人者難可酬。其誰敢造毗耶室。無相碑云。有善勤者。因院欲興衰。其徒告于郡縣。願延博學高行。講智者教觀之士領之。而以勤為稱。勤住淨名。則有嚴繼。嚴住赤城。則利贇繼。贇赴寶藏部。使者復命勤。眾無所容。卜遷勝處鼎新之。識者謂若非諸清淨眾。講玅教觀。則不能成就如是道場。而譜系無聞焉。台史缺典久矣。

能

嘉禾人。少學能仁。熏修懺室。幾四十載。行人之名聞于江浙。然不敢自謂修行者。智者六時行道。四時坐禪。云。修行常儀。於我何有。同修接膝。未嘗見齒。有患不廢禪誦。惟不食數日自愈。雖老。看讀如初學。艸菴問。師未忘筌耶。師曰。筌何所忘。菴大慙。當暑晒衣。歎曰。慷慨丈夫却同藏。獲輩悉以入常住。留二布

單。一弊如糸。夏被其一。餘則篾束置梁椳間。冬則旋取禦寒。或入林施蚊。或入山施虎。逢二虎低回而去。室中資具或者戲玩。則持與之曰。我無用。(然指請慈三世傳)山神興供。一方道力所感。常與交接。欲遊山。則神荷之。香積有乏。知事告急。師閉戶力拒。次日山門方闢。施者源源。皆曰。昨夜行人巡門報云。常住空虛是知山。神荷也。終于能仁。

思淨

錢唐喻氏。號淨土子。三十五祝髮。依桐江瑛。聽法華。受淨土觀念法門。誦彌陀・觀無量壽為日課。畫丈六彌陀像結眾緣。雖市曹刑人之所。亦別作之。每下筆澄神淨室。憶佛念佛。得光明相好。方解衣盤礴。義天僧統同伴使楊傑覩畫佛於靈芝。歎曰。此真喻彌陀也。其得名自此。有部使者問。能畫彌陀。何不參禪。答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會參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於西湖畔鐫石為佛。誓以三生而成。既及百尺。薛侍郎問。彌勒見在天宮說法。於此鑿石何為。答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大觀中僦舍城北。領眾乞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載。已踰八倍。郡守移劾行額以旌之。宣和盜起。清溪所至。無噍類犯錢唐。告渠魁曰。願以一身代滿城命。賊鋒為戢。紹興庚申十一月。靜想西方。七日而逝。異香浹旬。呂丞相(頤浩)命葬于法堂左。張侍郎(九成)撰銘。

元潁

霅人。號佛慧祖覺。大觀中傳台道。政和癸巳建智者院于受業。秉筆於慈霪閣。始正像統紀。終教藏目錄計百卷。於天台宗元錄自敘曰。宿因所發。早投足於天台。像運獲逢。忝留懷於教觀。常歎宗元失緒。祖裔迷倫。雖奔走於江山。恨蔑聞於傳注。圖籍縱有。各擅一途。況記行業者。漫誇平昔榮。碑刻者。徒攀高尚。後代狂簡。茲實有之潁。不撥汲深。每懷露惑。書其萬一。呈似後賢。庶幾將來。刪補有漸。於寶雲通云。考其事迹。殊無識其大者・小者。此式禮二公過也。及至寶雲。但一影堂耳。茲可見其為法之心。述法華靈瑞十科。普賢證明。玅因成就。鬼神恭敬。禽獸欽伏。所願成就。化佛來迎。往生淨土。果報生天。舌根不壞。香光表瑞。乃結云。若以實相為法華。則諸經諸行莫非法華。若以希有為靈瑞。則此身・他身莫非靈瑞。良由佛乘是一。感召隨機。瑞相滋多。聊用囊括。郡補都帥有利其富者。倚勢奪之。民其衣聞者流

涕。李詠史。講業端能繼祖承。僧綱復振競儀刑。主張遺教真龍象。緇侶詵詵仰德馨。厄會權臣宿債酬。幅巾短褐恣遨遊。鹽橋菴上歸真寂。尚有遺基著遠猷。

鐘離松

字少公。婺人。冠隸上庠。覩江諫議念佛三昧詠。預京師慧林淨土。因兄木訥。首座知自性彌陀。唯心安養。年逾七十。兵火飄零。晨昏不懈。乾道中奉祠吳郡。過寶積。實重增信念。遐想蓮社清風。東林高躅。會東平呂 侯洎諸名德。刻意熏修。遂結念佛。再月一集。社友吳克己曰。發菩提心。必具悲智二行。矧求生聖域。須啟迪羣迷。安得寫十界九品。俾瞻敬省。覺為廣大無窮利耶。公率眾捐金。圖寶積門廡捃摭教藏。發明旨趣。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徑路。勒石以記。壽八十六。無疾而化。

江公望

字民表。嚴人。少第進士。崇寧初恪謹言責。著心性二說。納忠於君。述念佛方便。文率諸寓公及解行僧建發菩提心會。坐定合掌。一一致問。仁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對曰。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退大得楞嚴淵旨。謂鐘離松曰。程氏已造于閫第。未入其中耳。宣和末。知廣濟軍亡子夢于舅王曰。煩稟我父為我就天寧誦寶積經。即有生處。我父修行功成。冥間標名。金字牌矣。數日坐逝。

吳克己

字復之。號鎧菴。建安節使世胄 。曾大父達學居婺之浦江。幼穎悟志學。開卷輒通。所友皆名人。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為可復。經傳子史。學路源委。無不透徹。淳熙中四魁待補。歎曰。射目中眉。命與時違。遁于左溪。感韓書觝斥。志深決拾。苦目疾。叔僧如益勉禱圓通。輒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語杜祁公。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有試持大士號。而目旋愈。稍廢復劇。深信精持。其疾良已。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豁發蒙。成兩頌焉。觀山谷詩讚美宗鏡。潛心此書。甫畢兩函。以所得告開上人。上人折之寶積。實令廢宗鏡讀止觀。洞悟一家境智之學可修證。如母得食而憶其子。懷友人詩云。但悲三界苦。難使一身閑。為孫如珪註。玅經空相輝。贈詩曰。却有劉虬老

居士。見處或過生公賢。公亦耻與棗柏埒謂彼弘兼麤之典。我釋第一之經也。棗林敬賡。其詩有云。私淑諸人歸至化。倒修凡事入玄門。嘉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終于在所寶山。李侯舘以僧禮茶毗南屏。明年正月入塔浦安院。頂齒衬葬左溪。壽七十五。所著儒語讀史精騎二卷。雜著歷代綱領各一卷。習易遺藁集封建井田各三卷。語孟集註五卷。入道後科四教儀楞嚴綱目止觀大科法華樞鍵盛行。楞嚴集解・行議入梓。晚編釋門正統曰紀運。曰列傳。曰總論。未就倫理今茲所集資彼為多宗鑑。不沒其實。於其高議。必標鎧菴曰字以冠之。一生清介食貧。栖栖利物。善巧方便。有豪貴不能行者。其生也。家人夢湛。假名托宿。洎其學教議論暗合。又嗜其文吁異哉。

釋門正統第七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護法外傳

原夫宗途前導。此紹介之能也。于橧禦侮。此將帥之勞也。異派朝宗。此扶持之力也。揄揚褒拂。此游談之助也。四者不備。人未有能自立者。維聖凡難辨。權實罔測。但該四用化功。依世代哀之名曰護法外傳。

曇鸞

鴈門人。從陶隱居受仙經。聞三藏菩提流支。佛道有長生乎能却老不死乎。支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以十六觀授之曰。誦此三界無復生。六道無長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為壽也。有劫石焉。有河沙焉。沙石之數有限。壽量之數無窮。此金仙氏長生也。深信之。焚所學而誦觀經。修三福業。想像九蓮。寒暑之變。疾病之侵不懈于始。魏主號為神鸞。一夕誦持。梵僧入曰。吾龍樹也。所居淨土。以汝有淨土心。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樹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隨。言訖而失。集眾陳誡。令高唱阿彌陀佛。西向而瞑。天樂西來。良久而寂。勅葬汾西。

劉虯

字靈預。南陽人。宋泰始中宰當陽。年三十二以南郡丞歸。隱居艸堂。服鹿皮。袷餌木胡麻。覃思佛理。六時禮誦。疏華嚴以頓・漸二門。判教注法華・金剛。躬自講說。世咸高之。荊溪云。生公以雲喻法。居士以雲喻應。奈何天中道真而謝。俗子篤論其理。何道俗哉。齊高受禪。以蒲輪束帛。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比委竟陵王致書。答曰。虯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耶。建武初以國子博士徵。不起。年六十卒于江州。白雲徘徊。異香滿室。鐘梵鳴空。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朝以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謚文範先生。

傅翕

字玄風。義烏人。母王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端靖淳和。無所受著。與里人漁。以籠盛魚沈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留。人以為愚。年十六娶留氏。子二人。普建・普成。洎二十四漁於稽停塘下。梵僧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眾生。今兜率宮受用悉在。何當還耶。令視水。則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爐韝之所多鈍鐵。良醫門下足病人。方急度生。何暇思兜率樂。從僧至松山下雙檮樹間曰。此修行地也。結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任人採取。為人傭工。與妻玅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宴坐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東來。放光如日。又金色自天下集于身。拳握之內或吐玅香。胸臆之間乍表金色。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由此四眾沓至作禮。郡守王侁謂是妖妄。囚之。兼旬不食。媿而釋之。還山愈精進。師事者日眾。乃曰。我從兜率宮來。為說無上菩提。昔隱此事。今不覆藏。正為相接。大通六年使奉書詣闕。謂帝國主。救世菩薩。其言上・中・下三善。以虛懷為上。護養眾生為終。且云。大士誓弘正教。普度羣物。聞皇帝志善。欲來議論。詔曰。善慧欲度脫眾生。解一切纏縛。大士行無方所。欲來隨意。十二月至鐘山。明年三月八日至闕。帝素聞神異。預勑鎖門。及門不得入。以大槌一扣諸門盡開。徑入善言殿。謁者三贊不拜。直上御榻。對語異常。為設食。食竟出鐘山。坐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勝士雲集。初入都持二木槌。至是號扣門槌云。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眾皆迎。大士不動。御史中丞問。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已而辨詰如響。講罷賜徑寸水火珠。二取於日月。翌日獨延其語。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五年入都與帝論息而不滅。謂帝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無量玅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太清二年三月白眾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燈供養三寶。普度切。弟子哀懼。勸請願輸已命代者十九人。燒臂・燒指・劓耳・劓鼻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不食者十五人。賣身奉供者二十餘人。梁末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揉艸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若願生千佛中。即得見我。弟子慧榮等欲建龍華會。大士曰。汝可作諸佛停光會。龍華會是我事也。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只為釋迦能捨身。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謂弟子曰。七佛中唯釋迦數與我語。光大二年冬。嵩示寂龍丘。巖大士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度生之侶去已盡矣。我不得久住。作還源詩十二章。大建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年七十三。三日體猶柔煖香潔。又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受香。眾益驚嘆。葬潛邵渚松山

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上。遵遺命也。尚書僕射徐陵奉勅撰碑。今雙林寺即所居山。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以斧為誓願度眾生。今斧痕存。俗呼斧跡樹。以剩飯飼虎擲林間化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人謂飯石。鎧菴云。荊溪止觀義例。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以三觀四運為心要。故獨自詩云。獨自精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融萬品。荊棘叢林何處生。獨自作。問我心中何所著。推撿四運併無生。千端萬累何能縛。觀此則五十挍計。經謂始自凡夫。終至等覺。皆行五悔。豈不脗合。今暗證者未得謂得。忽棄修證。豈不為大士所羞。傳燈云。武帝命大士講經。執拍板唱四十九頌。或以經相參題為夾頌金剛觀。竹菴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師竊大士名也。大士既彌勒化身。若以無著所受偈計之。何矛盾如此。如云優波初請問經首立何言。準大論阿泥樓豆策。阿難請問本非優波或云只以拍板揮案一下帝問誌公。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公已去世二十一年。何從有此問答。樓穎編大士言行錄其與帝問答佛法玅義。及講經旨趣。甚詳何獨講般若時揮案一下。俾帝罔措耶。

僧稠

鉅鹿孫氏。年二十八依實法師於景明寺。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攝心旬日得定。又修涅槃聖行。四念處法。觀身不淨。寐夢寤見都無慾想。安居五夏。夏惟一食。計米四斗。或未熟入定。則竝為禽鳥所啖。嘗九日修死想觀。以所詣白少林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禪定者。汝為最矣。復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遇兩虎鬬。哮吼震巖。以錫杖中解散去。黃門侍郎李弁求禪要。為說止觀法兩卷。北齊文宣詔教化眾生。郊迎出山。為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榮華世相曷可常保。帝毛豎汗流。搆雲門於鄴城禮奉甚至。師宴坐一室。殊不送迎。弟子陳曰。皇帝降駕。師不送迎。輿情不悅。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國。吾德不逮。儀相忝同。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惑讒譖。欲躬加害。師冥知。五鼓乘牛車往谷口。距寺二十里拱立道周。帝怪問。師曰。身血不淨。恐污伽藍。待罪于此。帝拜伏媿悔。謂楊遵彥曰。若此真人。何可毀謗。欲負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同輦還宮。問。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剎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親見羅剎像。又問。弟子未見佛之靈異。師為我示現。師曰。非沙門所宜。強之投加沙于地。帝遣人舉。增至數十不能動。師令沙彌取之。初無難矣。帝益敬信。請受菩薩大戒。留禁中四十日。

乾明四年四月示寂。壽八十一。臘五十。勅設齋・闍維・建塔。僕射魏收銘。

抱玉

前身尼道蹟。號總持。得法達磨。磨西返令言所得。蹟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遁居湖之下嶺峰頂。誦法華十萬部。二十年不下山。示寂塔于廬。大同元年出青蓮華。啟塔肉身不壞。華出舌根。獲蓮經一部。勅置法華寺。今改觀音。以法華名山。尼塔猶存。淳熙中僧淨然立祖堂碑云。唐肅宗時。抱玉姓唐。母梅孕協靈祥。即惡葷穢。既誕齠歲思佛。乘於彼出家。願誦蓮經。三月通貫。日持七部。年二十詣京受戒。時帝夢僧誦法華。口出異光。吳音清亮。翌旦勅誦法華僧二百餘人入禁中。視之。非所夢者。其抱玉方入關。關令問來意。答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令奏。帝召見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夢中所覩光即此也。經畢賜七寶湯。別為築壇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勅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詔住資聖。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勅不允。再加首飾載經誦念。有詔許還。奏臣有三願。就養老母。乞度天下僧。增造法華寺。詔許之。勅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乃依法華松徑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恩。永貞改元。季冬別刺史顏防善還寺坐逝。異香三日不消。葬菴側。眾謂總持後身。至人垂化。孰得而議哉。宋傳誤為二人云。師居藍田。寺僧夢天童告言大光經聲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宴坐。見天神下。以手按摩于心。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山行墜龍井。思多寶塔。願持此品十萬遍。恍然奮脫。若神人捧。詔住文德皇后資聖寺。寺遭回祿。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降旨重造。乞歸吳止烏程李伸刺郡醉於道場。醒見白光滿室。光方持經。面門光起。經聲向息。光亦隨斂。平生一衲。四十年不洗濯。而戒香鬱然。一日一飯。七十年不犯非時。李素寡信而篤敬光。親著碑文。題曰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又京兆抱玉。行業高卓。罕接人事。言未來如目繫。誨大光曰。汝誦佛經。宜高揭法音。諸天傾聽。必蒙輔翼。果符記莂。緇素歸信。每夕獨坐。闔扉撒燭。窺門隙者。見口出慶雲。華采可愛。第五琦善師乾元貶忠州寶應。入為太子賓客。至京尹皆預言無爽。年九十無疾而終。極暑尸不萎。琦臨喪哀甚。以香乳灌口。祥光四照。

皎然

字晝。居湖之安吉。謝康樂十世孫。雖世為詩人。而植性清和。中閎空寂。外開方便。玅言說於文字。了心境於定慧。有詩枒山集。刺史于頔序曰。得詩人之奧旨。傳乃祖之青華。江南詞人莫不模範。極於緣情綺靡。故詞多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真如。又不可得而思議也。贈詩云。吳山為我高。霅水為我深。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其作支硎遵碑云。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沛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覩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已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海內髦士咸歸于我。如凱風徵陽。嘉禾先發。北齊慧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承也。慧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肯。以十身佛剎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綱。不出正念。無違即中。葢如來一期教之局鑰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教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左溪。左溪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倫教記文。又作天台和尚法門義讚云。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此江月還名法身。

延壽

字冲元。號抱一子。丹陽王氏遷于餘杭。生周脞。因二親諍在高榻。自擲于地。驚抱之而諍以息。長乃歎曰。丈夫不可墜於凡倫。立身行道光顯宗親莫如為學。晝夜不懈。俄有所成。如對雪吟江邊。千里海濤深。蟾蜍徹旦光。不沈人所歎。伏年十六。獻講德詩・齊天賦於錢武肅。二十一悟世無常。從釋誦蓮經。羝羊伏聽。三十四依龍冊寺慧日永明師落剃受具。一食三衣。長坐不臥。朝供堂僧。夜習禪定。參韶國師。宴坐天柱峰。尺鷃巢于衣裓時不去。歎曰。鵲巢覆頂也。祇如此自是工夫不到耳。暑天洮米見蟲。恨以資身損物。入國清修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師訶之。答曰。久積淨業方得抵此。中夜旋遶見普賢像前蓮華在手。因思夙有二願。一則終身誦蓮經。一則畢世利羣品。上智者院羅漢堂作二鬮。曰一心禪定。曰誦經萬善生淨土。冥心自期於此二途。倘遂其一。須七度拈得為驗。擲於佛前拈至七度。竝得萬善生淨土鬮。篤志淨業於天柱峰。誦經三載。禪觀中蒙觀音甘露灌口。獲觀音辨。下筆盈軸。著五賦曰。神棲安養。法華靈瑞。華嚴感通。觀音應現。金剛證驗。又萬善同歸集及雜文數百卷。入雪竇。聚徒十載。夜念阿彌陀佛。行道發願。日課一百八。事於西湖淨慈。石崖鐫刻聖像。修法華懺。以法華名堂。國初忠懿王請為靈隱開山。又為永明第二代。眾至二千。號慈氏下生。王請出山。賜智覺號。所至普為四眾授菩

薩戒。江南廟神降語。我於延壽長老處受戒。今有祭奠。祇用蔬素。又常放生。奏乞西湖為放生池。撰放鰕序云救一期湯炭之苦。減萬家食噉之冤。嘗曰。四分律文是佛壽命。理無分隔。近代禪宗翻成忌諱。後生新學觸事面墻。罔辨威儀。寧知觸淨。人自執著。玅見本通。遂長講律文。常行布薩。時王城戒壇累歲不開。台州禁童行。未通經業。不可剃染。師特以聞。咸與剃度。撰垂誡文曰。近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說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云云。饒汝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且云。不依地位修行。盡屬天魔外道。時高麗國主致書問道。奉金絲熾成伽梨・水精・數珠・金澡瓶遣三十六僧。傳法歸國。各化一方。在淨慈慨天台・賢首・慈恩互相同異。建閣於寢堂兩廡。館其徒精法儀者。博閱義海。更相質問。而以心宗之衡準平之。集大乘經論六十餘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宗鏡錄一百卷。開寶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焚香告眾。趺坐而逝。塔于大慈山。壽七十四。臘四十。李詠史曰。七返俱拈淨土闡。畢生不退事精修。神棲安養已成賦。宜以慈容掛九幽。(無州僧見雙王禮師畫像)僧寶傳云。予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曰百八件。計其狀貌枯悴陋劣。及覩畫像。凜然豐碩。眉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月。研其說法如禹治水。孔子聞韶羿之射。良之御孫子用兵。左丘明太史公文章嗚呼真乘。非願而至者乎。鎧菴曰。讀山谷詩云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罏香因閱之。及兩函寶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今悟境觀二字可為几杖。服味者一言之力也。至哉。規矩之說。若以十大章・十境・十乘觀之。真所謂至方足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足以圓天下之不圓。曰盡未來際不復易轍。荊溪豈欺我哉。今二書具在。識者竝取而深究之。則規矩有無斷可見矣。

贊寧

渤海高氏。徙于德清。母周以梁貞明五年生于金鵝別墅。天成中出家杭之祥符。清泰初進具。天台忠懿王延為上客。日夕切磋。公姓公族。多所歸向。侍郎慎知禮等。唱和詩什。得作文關鍵。于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于進士龍共霖工律學。以虎子稱。署本國監壇。兩浙僧統賜明義宗文號太平興國。三年王奉版圖歸朝。師奉釋迦舍利塔入見。上素聞之。對于滋福殿。一日七宣。召賜方服。改通慧號除翰苑與陶穀同職。有以青瑣朱楹安容此物。講者折以儒典。敢不欽伏。八年詔修宋僧傳。聽歸。秉筆既成詣闕。獻之王內翰(禹

偁)賜詩云。支公兼有董狐才。史傳修成乙夜開。又赴闕尚騎支遁馬援亳。猶待仲尼。麟進御璽書褒美。未幾徵入京住天壽寺。淳化二年充史館編修。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章。聖登極賜對有加禮。咸平初擢右街僧錄。三年遷左街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師與道士。韓德純主其事。著鷲嶺聖賢錄及事迹凡一百卷。補左街首座。明年二月示寂故里。葬錢唐龍井塢。崇寧四年加謚圓明。所著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僧史略三卷。入藏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箏譜十卷。物外集皆別行。王公序其文集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屠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王文正欲以朝州龐眉九人繪之。以繼樂天九老之勝。師亦預焉。孤山拜像詩曰。寂爾歸真界。人間化已成。兩朝欽至業。四海仰高名。舊迹存華社。遺編滿帝京。徘徊想前事。庭樹晚鴉鳴。師撰結社法集文謂。社名起廬山遠。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淨住社。梁僧祐撰法社。建功德邑會文。歷代以來咸就僧寺為法會社。社之法以眾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供社共作福田。約束嚴明。愈於公法。互相策勵。勤於修行。則社有生養之功。周鄭邑社。結守庚申會。鐃鈸歌讚。念佛行道。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帝注罪奪筭。實道家法。庸僧謀利不尋根本。誤行邪術。深可痛哉。師護教縝密至於如此。鎧菴曰。歸田錄云。太祖幸相國。炷香佛前。問當拜不。師奏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因罷拜禮。令行幸焚香。皆不拜也。師以太平興國入朝則歸田云云。特好事者語。而歐公誤采耳。元夜觀燈。王內翰嘲略無假借。豈於法門苟為姑息。高孝二廟幸天竺。明慶未嘗不屈膝也。

戒珠

字耀之。長樂黃氏。篤學日誦萬言。師法性子光。試經披剃。樂於修善。博記能文。翕張進退。各適其施。名曰默書及雜文數十萬言。忽曰。知道而已。何以文為聚。而焚之。存者碑記傳序耳。得法法海懷要。住黃檗時。要沒祭以文。又作別傳。議(下竺刪定止觀後)於禪教分岐。深有發明。熙寧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示。寂壽九十三。臘七十三。葬骨飛山。郎中李肖銘。

法端

丘姓。霅人。幼不茹葷。試經祝髮吳山解空。傳淨覺教觀。參黃龍禪法。出世三遷至西余。常作師子吼。戲號端師子。退居歸雲菴。

日夜誦法華。作詩曰。年老惺惺神更清。夜深幽室誦蓮經。兒孫睡覺應嫌我。石板時敲三四聲。母冢在山前。晨朝徐步誦經一部而歸。請誦者得錢五百。及開帙目數句擔錢去。遇飢寒者散之。好歌漁父。歌輒達旦。霅僧回頭。士夫安其妄秀。有狂人不托說法誑世。竝勘破之命。俞秀老開堂疏云。推倒回頭。踢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聞已登座。引吟曰。本是濟湘一釣裔。自東自西自南北。眾稱善。便下座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七十二遷化。人祠為散聖。

義天

王姓。高麗文宗仁孝大王第四子。辭榮祝髮。內外典籍靡不研究。每歎生於東裔。罔知佛法宗旨。求入上國參尋知識。元祐初上表哲宗。乞傳賢首宗教歸國流通。達四明郡。以明智立慧照鄰館伴。詣育王禮舍利塔。請大覺璉陞座舉揚。勅兩街舉可以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自代勅朝奉郎楊傑接伴至彼受法。吳中諸剎迎餞視行人。見天竺慈辨。執弟子儀。咨詢教觀。獻雲鳳磨衲衣・淨缾・經帙等。慈辨贈偈曰。醍醐極唱最尊崇。菡萏華奇喻有功。五祖當年親玅悟。僧王今喜繼高蹤。戒香流出金爐上。法語親傳塵尾中。他日海東敷演處。智燈列焰照無窮。蔣師(之奇)同飯亦贈一絕。玅達顯空中。一通無不通。寄語定光莫招手。道場方盛鎮遼東。靈芝大智為陞座發揚。請所著書歸國流通。參金山佛印。元坐納師禮。楊公問故。元曰。義天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蠅如是。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豈師心哉。元曰。不然。屈道徇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贈加沙・經帙。答二偈曰。海外名衣得自誰。逾城王子丈夫兒。袞章舊換曾無價。合是金剛座上披。經帙樓鋪錦繡堆。水包黃卷有時開。藥山只要閑遮眼。正眼何曾遮得來。至京。范舍人蘇郎中館伴抵相國。慧林訪圓照。本亦示宗旨。師遍入諸宗閫域。諒不逃其皮裏陽秋矣。贈楊公古律二十韻。雅健清新。得騷人句法。公和云。孰若祐世師。五宗窮玅理。我媿陪。彌天才辨非鑿齒。兩相尊敬契同支。許跋飛山別傳義。摧顯有功文曰。甚矣。古禪之與今禪名實相遼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習禪者也。今之所謂禪者。離教說禪者也。說禪者執其名而遺其實。習禪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救今人矯詐之弊。復古聖精醇之道。珠公論辨斯其至焉。近者大遼皇帝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被焚除其偽妄條例。則重修貞元續錄三卷。中載之詳矣。有以見我佛付囑之心。帝王弘護之志。而比世中國所行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海東

人師疑華夏無人。及見飛山高議。乃知有護法菩薩焉。昨奉王旨刊諸翠琰。而恐流通未廣。勒之方板。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賴珠公力乎。還國後音問不絕。遣使祭奠。初離其國。辭王表云。不思今世之難行。竊慕古人之篤信。渴朝聞而甘夕死。輕尺璧以惜寸陰。敢効玄奘之遺風。緬思義相之高躅。(相師求法中朝傳華嚴性宗歸)因圖絕海。唯恐失時。然則西尋勝境。該究竟之見。聞東轉法輪。闡圓通之利益。永贊流行於長世。式資悟解於羣心。及游佛隴觀智者。親筆願文禮於塔前。誓傳教觀於東國。其心豈不盛哉。鎧菴曰。東坡論高麗狀貼黃云。體問得慧因。主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妄行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司遍遭擾亂。私謂義天求法非聊爾。僧淨源亦有功教門。東坡為國論事一期言耳。

永道(朝省旌其護法剳改法道)

西京順昌毛氏。幼師承天羅漢安恭。崇寧三年受具。游上都。受唯識百法二論。過眼成誦。因入聚落。市藥方士惡語相加。乃折以大言。批其頰而去。識者謂其必為法門梁棟。政和三年。賜椹衣主左街崇先香積禪院。五年錫寶覺號。林靈素幻術罔上。宣和改元。正月詔天下革釋氏教法。寺為神霄。佛為金仙。菩薩為大士。僧號德士。服中冠執木笏。諸山告眾云。權抽肩上之田衣。且卷頂門之螺髻。雖然不改舊時人。且喜一番添姓字。三年八月。京城大水。水族出於市居。靈素治水弗驗。士民益懼。僧伽大士現禁中。就祈禳水。大士振錫登城。稱誦密語。水勢頓殺。以至竭涸。靈素氣沮。又衝太子節上惡之。放還溫州。道死。復釋氏舊名。諸山謝恩云。歸木笏於裴相公。抽冠簪於傅大士。重圓應真之頂相。再披屈眴之田衣。勅令初行誰不俯聽。唯師抗詔。黥流道州。防人曰。途涉萬里。宜茹葷酒助色力。師曰。罪大責重。君恩寬貸。尚延殘喘。已為幸矣。嬰瘴殞身。亦天命也。戒可犯乎。防人益護。其行將至。師夢佛像荷伽入城。僚夢有同者。翌旦師至。師曰。僧必異人。未幾軍民多患寒疾求救。師受西天總持三藏明因玅善普濟法師真言軌範。靈答如響。又傳圓頓戒法於圓照大師。故病者飲所呪水。或為摩頂。無不痊安。求者既多。為沼營中以應之。郡有廢寺。擬重建。數月而成。二年量移近郡。道過湘潭。洪覺範贈詩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直欲袒肩擔佛法。故甘引頸受誅鋤。三年竄逐心無媿。萬里歸來貌不枯。他日教門綱紀者。近聞靴笏趁朝趍。七年六月還僧住昭慶昭先禪院。撥賜右街顯聖寺・釋迦院廨舍兼領之。建炎初。留守宗澤。請主左街天清寺浦宣教郎。充留守

司招論官兼總管。使司參謀軍事。為國加持護佑軍旅。住淮潁間。勸諸豪右分粮助師。未暮稛載而歸。三軍歡呼。車駕南巡。累召至都堂陪軍國重議。請加冠冕領兵權。恢復故疆。辭以詩曰。昔年為法致遭黯。天使更衣助甲兵。枷鎖蠻荒經半紀。間關水陸越千程。冰霜不易松筠操。鑪炭難移鐵石情。願與瞿曇為弟子。不堪簪笏簉公歸。即奏加賜圓通法濟號。(准祖宗制係試鴻臚鄉崇觀添賜六字比視官品)四年。明帥請住寶林。夏旱奉旨禱雨。越之圓通。應期滂沛。紹興賜對上曰。先帝為妖術所惑。廢卿形服。朕與卿去其黯涅可乎。師曰。雖感聖恩。然先皇墨寶不忍毀除。上曰。這僧到老倔強。江州請住東林太平興龍禪寺。兼廣福院事。師嘗讀大宋僧史略見云。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其次竝立殿庭。僧東道西。獨遇郊天道左僧右。葢本祖宗之制。昨緣崇觀之後。道士叨冒資品。王仔息・林靈素之徒紊亂朝綱。由是起例遽厭僧班。乘勢毀壞祖宗舊制。靖康建炎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其於班列自合復仍舊貫。遂與道士劉若謙詣朝廷抗辨。乃以短箚申稟乞降指揮。特賜改正。奉朝旨批降依修施行。令僧道聚會得正其名分者。皆師力也。五年奉旨入內禱雨。結壇登座。聲呪以四金鉼各盛鮮鯽。噀水密呪。遣四急足放諸江沼。急足未回雨已浹洽。特賜金鉢。師常以相國寺珍藏三朝(太真仁)御製所頌唐宣律師天神密授釋迦文佛靈牙。隨身供養。或求舍利。虔禱與之。師欲建閣。於在所祥符寺奉安三千化佛像。大開講席。行化鳥鎮。普靜寺僧禮足求之。置金盆內。迎出祈禱。合鎮道俗稱禮三日。殊無彰感。訶責其徒。益勵三業。夜半鏗然。師曰。如來顯現。視有八粒。滅燭。見盆底光發屬天。移刻乃息。盛以木塔。迄今三月七日建禮塔會。葛待制(勝仲)疏敘緣起云。惟茲震旦獨寶靈牙。昔在京都奔走。人天之供今留吳會。襲藏兵火之。餘矧古成之。萬家建法筵之三日云云。率同志重刊僧史。略冠以序於別立禪居。傳禪觀法二門。問註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王道興焉。佛寺僧規。稟如來制。則正法住矣。不遵王化名曰叛臣。不繼父蹤呼為逆子。敢有不循佛說。是謂魔外之徒。所以三世諸佛法無異說。十方眾聖受學同文。夫釋迦經本也。達磨之言末也。背本逐末良可悲夫。愚素習眾胥力根貝葉。徧問西來藏。仍閱古今求法記文。天竺禪定竝稟佛乘。所以入聖位者不絕。葢依法不依人。務實而行。佛言聖法真不悞後學也。敢咨同志學佛修禪。庶幾速離苦津高登彼岸。無以利口欺人自瞞。靈府經云。若欲得道。當依佛語。違而得者。無有是處。可誣也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告其徒曰。法門扶持。更在諸公。吾當行矣。端坐而化。偈曰。萬法本空。一真絕妄。如彼太虛。元同谷響。荼毗已寶護塔于九里松。

子光

蘭溪人。習台學。南詢見杲大慧。住莆田・福清作依托明師勝地論三卷。謂。佛法高玅若增上勝緣。唯明師勝地為堪依托。葢學道貴見性。見性貴修習。見性未明必務求師。修習未成必務於地。得其師。則模範正。得其地。則心跡安。人間中國聖賢所居。兜率陁天彌勒說法。西方淨土彌陀闡化。三處皆名勝地。竝得依托修行中下二卷。專明西方法門。勸人修習。序跋在樂邦文類。

葉適

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中賢良大科。孝宗朝為士林英特。仍染指法門。今錄集中三文以儆吾人之不能存神教觀者。其題[書-曰+皿]婆須密女云。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戾矣。其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隨虛假則元祐之學雖不為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此可見公於彼門中。雖小小疑似。亦審訂決擇。非筆下有萬鈞神力。則不敢破元祐諸公也。其題張君注佛書云。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圖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為說。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氷解。則多自得。按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圖本書也。西戒僻阻。無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為聖狂賢否之分。葢世外奇偉廣博之論。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世之儒者不知淺深。強欲攘斥。反以中國之學佐佑之而曰。吾能自信不惑其於道鮮矣。余既為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耳。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聞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鷄後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要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知者止於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此可見公於儒釋不同處審訂決擇。否則不能笑韓歐之浪戰也。其宗記序云。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

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背也。有胡僧教以悉棄舊書。不用即己。為佛而已。學之者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粲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己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己即佛。而甚者以為過於佛。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儒者則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亡異耳。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艸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恣縱。終於不返。是不為大慼歟。余嘗問埜。儒之強者之慍。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別下。取要捨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今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書則信悟矣。此可見公於禪・教分岐處。審訂決擇。否則不能笑暗證者無父無君也。暗合孫吳於斯。為信吾儕少聞淺解。不諳經論。輕趣宗途。而輒與此等士夫語。豈不為法門羞。況撫尾乞憐於其間乎。

禪宗相涉載記

天下無二道。佛祖無二心。心無二焉。其者迹耳。或者不忍赤子之跼蹐於蠱瘵癘瘧也。則鳥喙蝮蝎以藥之。既凱旋矣。而藥之不已。無亦執藥以成病乎。世固有以腊毒傷其生者。亦告以薄滋味可也。飲食椒桂詎容廢耶。不善逞機者。直投以大羹元酒。又懼其飽而奪之是宜。彼此相拒而不得。其觀心故。為學之難。難於無私。無私之難。難於通理。不通乎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為通理故撰禪宗載記。

菩提達磨

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東震。以法相導。初達宋境。次度後魏。隨其所止。誨以禪寂。時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二弟子。道育・慧可。早夜親事。經涉數載。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客塵偽妄不入曰壁)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大教多途。要唯二種。理與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他法也。凡聖一等。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

無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二・隨緣行。眾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宿因所搆。今方得之。緣盡還去。何喜之有。得失由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道。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而誰為樂。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四・名稱法行。性淨之理以此法開化。魏土學者錄其言行。流布於世。自言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唐代宗謚圓覺。

慧可(神光)

武牢姬氏。博涉詩書。超悟內典。年四十遇達磨。悅之。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太平初行化京畿。盛開祕苑。滯文之徒謂是魔語。貨財公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致其死。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林公同學共護經像。亦被斫臂。號叫通夕。師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怒師手不便。師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汝不知耶。師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悉問方知故世云無臂林。師告慧滿。此經四世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汝善護持。莫測所終。德宗謚大祖。

慧能

新興盧氏。採樵養母。負薪入市聞誦金剛。問。從誰受。曰。蘄州黃梅忍大師勸持云見性成佛。辭母前邁至韶與。劉志略為心友。略姑為尼。號無盡藏。嘗讀涅槃。師暫聽之。即為說義。尼因問字。師云。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易能會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尼異之。號為行者。居人瞻禮。奉以寶林。咸亨中達黃梅。師資道契。廼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忍俾眾述偈。上座神秀以偈書壁。師密令童子書偈於旁。忍呼入室。寄託法衣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捧衣南邁。儀鳳改元。正月十五。南海印宗法師為師會眾落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戒。即開東山法門。(信忍竝住東山)回寶林。韶守韋據請住大梵。學者逾千。封土為壇。說法其上。錄為壇經。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示寂。葬曹溪。壽七十六。憲宗謚大鑒。塔曰。元和正真。達磨至師

六世。因稱六祖。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此分宗。四祖嘗於九江遙望雙峰。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岐。問忍。知之乎。曰。師當旁出一枝。相踵六世。果出法融闡化金陵。牛頭至南陽忠六世。亦號牛頭六祖。嵩山普宗立秀為六祖。自稱七祖。故杜詩云門求七祖禪。

懷海

王姓。閩人。依馬祖於南康甘氏。游氏施山峻極千尺故名百丈。方丈以前多居律院說法。住持未有規度。師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耶。乃即其地別建禪剎。凡衣服・飲食・寢處之類始與毗尼相翻。四方叢林皆以為式。或曰。瑜伽・瓔珞・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師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衷。設其規矩。務歸於善耳。大槩具道眼者號長老。如天竺須菩提呼也。云云。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年九十五。穆宗謚大智塔曰大寶勝輪。鎧菴曰。昉師辨祖書云。宣律師續高僧傳載達磨理行二種。固其真法。其後智炬於曹溪門下。撰出寶林傳。詭說百端。以惑無識。(隻履西歸・立雪斷臂・傳法偈・讖候語)至於達磨等事迹。皆與僧傳不同。由是誇衒。寶林之憑虛滅沒。僧傳之紀實巴人一唱。屬而和者滔滔。皆是如何。通曾未詳省也。柳子厚學佛最為淵源。於大鑒碑秖稱達磨譏梁氏。作為空術益顯於龍安碑。有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語。於無姓碑乃云。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正。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則知柳公於此二途固已了然於胸中。又如來滅度。衣付迦葉。迦葉守衣入定鷄足。俟彌勒下生。華林三會方爾奉獻。則授慧可者乃達磨自衣。如寶林傳梵語屈眴。唐言第一布。紡木綿。華心為之。其色青黑。即達磨所傳七條也。世謂傳如來衣者謬矣。

玄覺

字明道。號真覺。永嘉戴氏。精究台道。常習禪寂。惟服大布僧伽梨。充飢脫粟淡齏而已。同產兄宣猶子二人。一門蘭玉。都捐我相。不染客塵。住龍興寺。寺旁別有勝境。乃於巖下搆生禪菴。未幾與東陽策徧游講肆。因覽涅槃。洞明玅旨。復往曹溪。印其所證。少留一宿。號一宿覺。猶云河南半遍冶也。先天二年十月十七示寂。殯于西山之陰。年四十九。謚無相。塔曰淨光。括守李邕為神道碑銘。刺史魏靜編其文。號永嘉集戒珠行靖注之珠序曰。退而約三乘之義有述焉。述書一卷。勒為十篇。捐花同實。誅剪妄偽。

大以定慧遮照之旨。是其本也。又曰。出入乎空假之門。游泳乎遮照之淵。提領乎與奪之綱。控御乎諦緣之轡。凡十篇之內。四教之通別。二知之離合。五念之起續。三藏之齊劣。必條幽折微。章灼同異。而不容三乘外百家迂疎之說。彷彿參混於其間。其猶坐鴻崖視平地。遠近事物昭昭然不能逃遁於隱奧也。神智曰。永嘉集全用天台圓頓法而不言天台。豈不奪他成己。鎧菴曰。傳燈云。初見六祖振錫。擕缾繞祖三匝曰。速道速道。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不動。豈有速乎。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據此問答。乃是勘辨之辭。問畢具儀設禮。亦是比丘相見常儀。少留一宿。自是曲從主意。錄者卻謂一宿覺。抑又誣牧菴謂逃逝。天台螟蛉。達磨夷。攷當時徵詰之語。亦未嘗逃逝螟蛉也。證道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又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豈非將錯就錯。轉增誣罔。此歌盛行。諸方宿德或注或頌。搢紳之士亦有序跋。獨神智有議(本傳)。艸菴有疑。疑云。魏靜序將大師在日。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為一卷。答友人書尚附于中。而不收此歌。何也。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乎。洪覺範云。梵僧覺。稱謂。本國目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議例之。此歌特未遭有識者毀耳。必若含光所遇。則可謂具眼梵僧也。又龐居士臨終語于頔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挍之玅三觀不無異同。居士之名。雖以西域修淨行者而得。實因淨名輔佛揚化而彰。觀其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弟子菩薩無敢嬰其鋒。領眾問疾。玅德一人而已。豈止修一淨行。唯務禪悅而已乎。學者勿眩名失實焉。

賢首相涉載記

山家自清涼隘路叛出之後曰。教觀皆有莠苗・朱紫之患。故荊溪以金錍義例窮其失。其心豈得已哉。一則曰願來世諸佛會中與子相遇。二則曰歸命諸賢聖。願舍是非心。為樹涅槃因。非欲貶量失至于今日。積有年矣。兩家學者枘鑿冰炭。倘無知彼知己之功。徒勞接響承虛之力。為知彼故。撰賢首載記。

法順

萬年杜氏。幼於舍旁塚上說法。聞者悟入。十五代親遠戍。十八出家。師因聖僧珍受持定業。聾啞遇之能聞能語。驅園圃蟲。誡惡性馬。道濟異類。隱顯難測。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久而不愈。聞師神力。何以蠲除。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須大赦。聖躬必安。從之而瘳。錫帝心號。患瘡膿潰人。有敬而味者。有以帛拭者。香氣異常。或毀或譽。不慍不忻。游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撰五悔文讚揚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巫覡所事。躬為併儅。禎祥屢見。絕無障礙。貞觀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坐滅於南郊義善。雙鳥入房。異香滿寺。壽八十四。肉身經月愈鮮。常有異香熏于座前。有弟子詣五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老人語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也。言訖不見。弟子趁歸。師已長往。關中常作文殊忌齋。豈為師乎。塔樊川北原。翰林學士許康佐銘。師著法界觀門弘華嚴經。付雲華智儼。儼付賢首法藏。

法藏

康姓。康居人。年十六鍊一指供養明之育王舍利塔。尋聽華嚴。則天策名宮禁。落髮住太原寺。佐于闐實叉難陀。譯華嚴成八十卷。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乃京師。地動光自口出。騰涌如蓋。詔十大法師為授戒。擢為賢首并菩薩戒師。睿宗內禪亦受大戒。冀衣糲食。講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等經。起信論凡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終于大薦福寺。壽七十。贈鴻臚卿。葬神和原祕書少監閻朝隱碑。滅百年而得澄觀。

澄觀

字大休。會稽夏侯氏。九歲師寶林體真。十一恩度。乾元中學相部律於潤州樓霞澧。受南山行事止作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禪師。啟厥十誓。傳關河三論於金陵。玄壁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曆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等經論。及終南法界觀。康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又從成郡慧量。覆尋三論十年。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見慧雲明了北宗玄理。(鎧云撮台衡三觀之玄趣。使教合亡言之旨。心同諸佛之心。不假更看他面。謂別有亡機之門。昔人不參善友。但尚尋文。年事稍衰。便欲廢教求禪。豈惟抑乎佛心。亦乃翻誤後學。師雖有遍參之勤。亦悔學路之雜)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圍。五明顯密儀軌。旁通博

綜。天縱多能。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蒙現瑞。旋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講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講經內殿。以玅法清凉帝心。錫清凉號。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宣河東節度禮部尚書李詵備禮奉迎。與罽賓三藏譯烏荼國王所進行願品。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如比丘法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勅鑄金印。加號大統國師。主教門事。開成二年三月六日示寂。葬終南石室。塔曰玅覺。裴相國銘。壽一百二。臘八十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曰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乎九朝。為七帝師。荊溪與江淮四十僧禮五臺。師領徒萬指。郊迎尊師。如是不可以頓。頓異見掩其美也。著疏記流傳者四百餘卷。講貫大經殆五十遍。建無遮大會十有五。學者計弘法三十八人。造堂奧者僧睿・宗密。

宗密

何姓。果州西充人。年二十八進具。得法於荷澤會五世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傳清凉華嚴句義於病僧。即為他講故圓覺疏序。有講雖濫泰學且師安明沐猶吾之納。謬當真子之印。葢清凉答書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真子誠所謂也。又語云。毗盧華藏能隨我游者。其汝乎。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修證科儀等凡九十餘卷。太和二年。文宗詔問佛法。賜紫方服為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賜謚定慧。塔曰。青蓮裴相國銘。壽六十二。臘三十四。李訓敗走終南。師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師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洪覺範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多犯法辱教。而師獨超然。吏亦欣然疾書。葢其履踐明也。鎧菴曰。東坡寄子由詩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楊龜山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和尚作法界觀樣。前輩士夫留心學佛。但趁禪那一門。少知入道觀法。二公所尚誠為難矣。然以天台教觀格之。曾未造其藩籬。葢凡立觀。要令行人修證必須依教。修何因。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如荊溪云。立三觀。破三惑。顯三諦。證三智。成三德。今法界觀於彼宗五教中。未知定屬何教。破惑顯理。如何修證。若云依一乘圓教立茲觀門者。且五教建立始自賢首。豈賢首未判教而杜順先立觀耶。抑杜順立觀與賢首判教懸合耶。豈彼教宗賢首觀宗杜順耶。圭峰注法界觀修字云。止觀熏習。造詣不知。是何止觀。若單止單觀乃屬小乘偏空修證。(阿含比丘當修二法所謂止觀)如何入華嚴

稱性法界。若三止三觀為次第耶。為一心耶。若次第者。須說先修何止觀。到何位。斷何惑。顯何理。若一心者。亦須明說何位圓融而修。何位圓融而證。倘如舊傳。乃文殊示現。豈菩薩別為一緣。立此觀法乎。不然豈免永明之機。

子璿

秀人。聽洪敏講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琅耶覺道重當世。趍其席。值上堂。師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俯伏汗流。豁然大悟。方披襟。敢稱座主。禮謝願侍巾缾。覺曰。汝宗不振久矣。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師如教以辭。住長水。眾幾一千。慶南疏楞嚴。丞相王隨序。鎧菴曰。天台所判四教。本乎佛意。蓋依如來藏同體權實。大悲願力隨順物機。不獲已而用。既機宜不同。致法有差降。從一實理。開於權理。權實二理能詮。教殊故有四種差別教起。荊溪云。此之四釋。關涉五時。牢籠八教。彼賢首五教。畢竟准何建立。愚法小乘雖僅同天台。然不說轉小成衍。又無別圓被接。又無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頓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徒用經論。相似語言配合耳。況天台所立四教。教下有觀法。賢首既不遵天台判釋。自立五教。至說起信觀法。卻云修之次第。如顗師摩訶止觀豈非有教無觀。解行胡越清凉。雖稟荊溪止觀。卻宗賢首判教。廣造華嚴疏鈔。謬亦同科。圭峰圓覺長水。楞嚴雖廣有云云。葢同坑無異土矣。李長者新論四十卷。錢氏時永嘉永安分注經下成一百二十卷。名華嚴合論。其判教與天台不同。亦與賢首大異。茲乃三世達道所系。未易談其始末。姑俟後賢明辨云。

淨源

存伯長。號潛叟。晉江楊氏。師東京報慈海達恩度。受大經於承遷。受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肇公四絕等經論。宿學推為教海。義龍省親于泉。泉人請住清凉。遊吳。吳人請住報恩觀音。杭帥沈學士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檀越沓至。給眾外悉以印造教藏。身衣布褐。自奉甚約。或為致賜衣名。號曰。吾豈為世間名利恭敬哉。義天航海問道。申弟子禮。閱歲而歸。一宗疏鈔。時已亡絕。義天持至。咨決所疑。逸而復行。師之力也。蒲左丞鎮杭。歎其苦志。千學行解俱到。奏以慧因。易禪為教。義天還國。以金書

華嚴三譯本凡一百七十卷歸師以祝聖壽。彼宗自圭峰來。未有若斯之盛。故稱中興教主。元祐三年十一月庚午示寂。年七十八。臘五十四。塔舍利于院西北。曾運使敗銘。

義和

號圓澄。乾道中住慧因。居平江能仁閱淨土傳錄論。讚。未有華嚴念佛法門著無盡燈。以華嚴念佛至相和會。偏讚西方。觀念彌陀。(樂邦文類)然彼宗期心華藏。願見舍那。以生安養。覲彌陀為所斥。或以斷惑通別。感土淨穢。與違行願闢之。其說窮矣。和乃強欲和會。終以言論事理混淆。自畔其說。乃知佛隴無礙之辨。挽銀河傾溟渤。孰得而障之哉。

慈恩相涉載記

慈恩賢父子之盛德。大業可枚數哉。方三藏之從戒賢也。吾無憾焉。玄贊之作。遽以口耳所傳。與靈山親承授受者杭衡對壘。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以傳而不習。君子耻之。恐後學以一生目大德撰慈恩載記。

玄弉

洛陽陳氏。年十一通維摩・法華。進具。道基化行長安。負笈趍之。受阿毗曇・婆沙・雜心等論。基曰。予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武德中講心論。不泥文相。僕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誓往五天。具覿成言。用通神解。貞觀二年。年二十九。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策前邁至[葸-十+夕]嶺。積雪未解。有毒龍・飛沙塞路。盤空而進下。顧皆千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為梁。躡而涉水。闊八十步。次登雪山。壁立千仞。步步俱有棧孔相對。人持四棧以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三日始到平地。張騫・甘延壽所不至也。過沙河。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一心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又西北行三百里。度一磧。至凌山[葸-十+夕]嶺北隅也。險峭峻極。開闢以來。冰雪聚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泜汗漫。與雲連屬。莫觀其際。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蹊徑崎嶇。登陟艱險。風雪雜飛。復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懸崖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徒侶凍餒死者十四。又山行三百里。入鐵門峰。壁狹峭崖。多鐵礦。依之為門扉。仍鍱鐵。鑄鐵為鈴。多懸於上。即突厥關塞也。窮歷

百三十國。凡吾佛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申禮敬。備覩靈奇。獲寶像・舍利及貝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凡如來一代所說。耆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所製作及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畢其玅。蒙祇羅國王賜青象・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抵京。留守房玄齡備幢旛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十萬眾。乘師寶輦若兜率下生。舘弘福寺。翌日見上儀鸞殿。慰勞勤至。翻經所須。竝令留守司供給。先進瑜伽師地論。歎曰。瞻天瞰海。莫極高深。雖軍國務。敷未暇委。尋然知宗源杳曠。顧視九流。若汀瀅之方溟渤爾。勅鈔所譯經論。每本九部。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茲率土開稟未聞。勅紫微殿西。別翬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自隨。與帝論道之餘。任便宣譯。又勅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誰論聲教。故諸夏有疑。竝於師。師乃轉吾唐言。依彼西梵。令彼讀者尊崇震旦。又勅老子為梵言。以遺西域。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況復鄙陋異邦。聞之有玷上國。遂止。永徽三年。表請翬塔慈恩。奉安所取梵本經論及二帝製聖教序制許仍裒七宮亡人衣物。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中宗)。神光滿室。亭亭燭天。賜號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落髮授歸戒。進金字心經及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陪駕便道陳留改葬二親。勅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居之。於此譯大般若經。涉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正月九日告眾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令傍稱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二月四日右脇累足。以手支頭。堅然不動。眾問。定生彌勒前否。答決定得生而氣絕。壽六十四。帝哭之慟。廢朝五日。給其喪費。洎葬。五詔褒恤。四月十四。用佛故事金棺銀槨葬于滻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之。見二長人共捧白蓮師前云。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及諸惡業。因今小疾。竝得消殄。應生欣慶。師顧大眾。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而輕受乎。初遊天竺。手摩門徑松曰。吾西求法。汝可枝向西長。吾歸即東。使弟子預知。既往。枝果西指。一日忽東。弟子曰。教主歸矣。號摩頂松。其達彼也。遇龍樹宗。欲從其學。彼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極宗旨。自念本欲求經。仙術不成。有負宿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旨。兼以瑜伽授窺基。傳俱舍宗旨兼以婆沙授門下光。起信論雖出馬鳴。彼元未覩。乃譯唐為梵。流布五天。

基

字道洪。尉遲恭猶子。父金吾衛將軍。宗母裴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儀貌端偉。眉目明秀。身長八尺。氣蓋萬夫。項有玉枕。手十指紋盤折如印。三歲遇見曰。真將種也。倘因緣幸會。度為弟子。則吾法有寄。念於天竺起歸歟。興卜人曰。師但東歸。弟子生矣。讖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伊類麤悍。那受師訓。弈曰。即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諾之。而師未受命。厲聲曰。聽三事方可。謂不斷欲心。茹葷血。過中食也。念以欲鉤牽。矯許焉。年十七。勅落髮。住廣福。二十五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篤志稟承戒賢所授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或宗・或釋。撰述幾百部。時號百部論師。隨方演化。獲益者眾。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示滅慈恩翻經院。壽五十一。御製畫像贊。勅諸路寺院圖形以祀。祔葬三藏塋焉。嘗造彌勒像曰。對像誦菩薩戒。祈生內院。又造玉文殊像。金書大般若。皆獲應感。鎧菴曰。無著頻升知足。咨參慈氏唯識宗旨。厥弟天親蒙其指迷。深悔著小相。與製論弘贊大乘。代有聖賢繼之。至正法藏。戒賢論師年一百有三。蒙文殊大士畀托。忍死以遲三藏。三藏至彼。盡以瑜伽師地唯識授之。至師罔羅舊說。廣製疏論。依賢三時判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烜赫一時。以名厥家。是為慈恩五祖。謂慈氏・無著・戒賢・奘・及師也。然造疏釋經窄聞立行攝法入心成觀等說專用唯識等論定性。滅種之文。以通法華。茲乃徒援權典。用證實教。誤亦甚矣。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蓋多。

律宗相關載記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況堂堂大智為彼記主。親見廣慈神悟飽諳天台血脈。可不尚歟條例之相舛。綱目之或差。誰能免此。捨其萬殊歸於一致。則有志宗・教者。於三學首。容自外耶。撰律宗載記。

道宣

字法徧。京兆錢氏。母姚夢月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曰。仁者所懷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顗公。十六念法華。兩旬通徹。復誦餘經。兼解其義。十七剃髮。二十依首師進具。三衣唯布。常坐一食。始終不變。行必促步。蚤虱任遊。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然好禪那。樂山水。

擬隱遯習定。頠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閑持犯焉。識汝且專聽吾自為汝知掌僧事。三往三返。共聽律部四十遍。方乃覆文。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製行事鈔三卷。貞觀四年。行般舟三昧于清官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將諸眷屬。禮覲聽法。沙彌染心顧盼。其女欲害之。忽思師教。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勿飲此水。師省之。其水涌沸。即令封閉。又雲際寺行是三昧二十會。隱沁部天童給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之為最。永徽元年。居紵麻。勞發毗沙門天王授補心。方因曰。今當像末。諸惡比丘但起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誦。且不識字。縱有識者。千有一二。又言。此土靈蹤。西天聖跡。計有三千八百餘條。隨問隨錄。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艸。隱居之水。地涌白泉。或操觚續傳。鴻儒服膺。或封土築壇。梵僧稱贊。或捷疾送奇華異果。或非人獻甘露名香(行狀)。乾封二春。天人告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乃設無遮大會。十月三日。告門人曰。吾氣衰力憊。殆將逝矣。道俗見空旛華異香。天樂同聲。請師歸覩史陀天慈氏內院。壽七十二。臘五十二。荼毗分舍利塔藏者三。創堂寫真贊云。伊梁高僧。有唐上德。異代同志。其儀不忒詔天下蘭若。圖形塑像以為標範。初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陸廉。有物護持。履空無害。熟視一少年也。師問之。答曰。毗沙門天王子那吒。父王勅我侍衛和尚。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作佛事者。卻願致之。太子曰。我有佛牙・寶掌已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師珍藏供養。龍朔初。請楞伽于清官。龍化人形。數來潛聽。求受歸戒。供房暫睡。沙彌窺之。見赤龍。甚長怖而白師。師止勿言。劉禹錫嘉話律師持律第一。忽霹靂遶戶不絕。師曰。我持律無犯。若宿業則不知。褫三衣戶外。恐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止。視右手小指甲有黑點。若胡麻。試出指。隔孔一震。而失其點。穆宗製贊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捧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謚澄照李邕撰行狀宋傳曰。宣之持律。聲震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故無畏三藏初至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畏奏。聞西明寺宣律師持秉第一。願往依止。勅允之。宣捫虱以綿紙。畏投于地。畏曰。撲有情于地之聲也。凡諸密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貞觀・顯慶間別有無畏)又曰。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肹蠁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游果證之中。知無不為。繩愆糾繆。以護持教法為己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之行事者。以南山為司南矣。我大中祥符間。天竺沙門覺稱至京師。館傳法院。年四十

許。解四十餘本。經論云。生酤蘭。古國剎利種。丁晉公使譯問何所見。授曰。欲瞻禮宣律師塔。公曰。此土聖賢甚多。何獨及此。曰。律師名重五天。鎧菴曰。南山一宗。始優波離結集毗尼藏。自曹魏時。僧祇四分等律文送來此土。自是戒律稍備。李唐初葉澄照律師。屢感天神降現。商搉律相等事。遂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鈔。破斥諸家。大弘厥旨。但據古來弘成論。論師之義。謂空宗五義。分通大乘。遂立圓宗戒體。(令被日本法師立問。終莫能答)又立三種懺法。不依方等普賢。而卻取唯識別教以為末世初心懺。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可議。我皇祐・元祐間。堪・照二師接武而出。各述記文。聚徒講演。後因生・照二師爭論。旋遶左右。衣製短長。二事遂分。會正資持二派焉。竊嘗究之南山祖師。洎大莊嚴寺恭禪師・西明寺真懿律師共定。東回北轉以為右遶。且引俗中城門東入西出以為誠證。因艸菴又引右祖右脇。及右回詮善聖髮右旋。三義證之。顯自我右。若夫涅槃。金棺右遶。拘尸謂自東而南。此特譯人誤耳。況大論謂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常從東方至南方至北方圍繞須彌山。顯然不達天道左旋日月右旋之義(晉天文志)。則其所譯之誤。又甚於涅槃後分矣。曷足憑乎。彼金總持。三藏所判。亦本大論之文耳。艸菴又謂。嘗聞宿德曰。右繞或錯。經有神祇。咸怒之說。實心學佛者。幸察之。若夫三衣或挂止肩上。或垂左臂上。總持雖判以右會覆肩。次將衣角遶於左臂。然資持一宗。有律文短量之說。則又不可專用會正為斷也。僧祇部者。法顯・賈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諸部文多僧祇卷略)二・中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

元照

字湛然。號安忍子。餘杭唐氏。母竺。幼依祥符東藏鑒律師。十八通經得度。學毗尼。冰寒藍出與擇瑛。從寶閣神悟謙。謙曰。近世律學中微。失亡者眾。汝當為時宗匠。蓋明法華以弘四分。吾道不在茲乎。乃博究諸宗。以律為本。從廣慈受菩薩戒。戒光發現。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赫爾大振。披布僧伽黎。振錫擎鉢。乞食于市。曰。吾佛蓋爾。學者羞為之乎。習俗駭異。楊無為贊曰。持鉢出。持鉢歸。示人長在四威儀。遵佛入廛時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主法慧・大悲・祥符・戒壇・淨土・寶閣・靈芝・崇福凡三十年。眾常三百。義天求法。為提綱要幾三千言。請歸鏤板。授菩薩戒。幾萬會。增戒度人六十會。嘗言。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述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應法記住法記報恩記十六

觀小彌陀義疏及刪定尼戒本共百餘卷。芝園集二十卷。每曰。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惟二法門。其他述作。從予所好。(樂邦文類禮懺儀自序)施貧。授戒。追福。禳災。應若谷響。政和六秋。命諷普賢行願品。舍枕舉首。若有所見。趺坐而絕。湖上漁人聞天樂聲。壽六十九。臘五十一。得法・用欽等五十人葬寺西北。謚大智塔曰戒光。祕撰劉壽銘曰。一切諸佛悲愍眾生。說法度人。其書無量。流傳震旦。為一大藏。凡此經論。雖皆世雄為之宗導然。或出於菩薩・羅漢及諸天人。宣演對揚。佛為印可。未必皆佛語也。唯毗尼之學或大・或小・或廣・或略。皆出金口。親為垂範。文殊已下。莫措一詞。猶云前著為律。後疏為令。世輕世重。雖若不同。然惟天子令之。然後天下守之。月為之說。事為之制。隨時陳戒。因犯立文。根鈍・根利。雖若不同。然惟諸佛戒之。然後四眾遵之。是教不亦大乎。贊曰。端嚴具足相如其心。耿介孤高心如其相。謂方則圓。若拘而放。不持不犯。人天歸向。李詠史曰。道繼。

偈加趺化湖上。俱聞天樂聲。玅生□□□終說□□暉宗師也。久侍以眾首。繼席主杭□□□。得度□□揭日月。遂與大智杭衡資。稟質□□□□。道若□□寅首夏設供作安養。別命諷彌□□□□觀。庚□□弟子梵忠・有贇・法孫・智珣・惟定□□□□四十。

密教思復載記

顧六道而常悲。育四生而為子。覺皇盛心。其欲躋天下於仁壽者。尚無間於含靈・蠢蠢之徒。而況於齊類乎。故援溺救鬪。方便多門。奈何羣生薄祐。密教陵遲。切於護世者懷憤歎息久矣。嘗觀道三藏行事。則此土不為無人。而道之後無聞焉。亦應感之未逮也。撰密教載記。

金剛智

西域王種。出家傳龍智阿闍梨法。初金剛薩埵受毗盧遮那佛(法身梵語翻徧一切處。唐僧却作他報譯。荊溪斥法報不分。二三莫辨。)瑜伽最上乘義。數百歲傳龍猛。龍猛又數百歲傳龍智。而師世之。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恩。夏旱。詔禱雨。結壇圖七俱胝像。約像開眸。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沛雨。詔褒之。明年。辭遊鴈門不允。遷薦福。容止凝眸。喜慍不形於色。人莫測其量。所至必作結壇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告

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旋繞毗盧遮那像。頂貝葉趺坐而寂。謚灌頂國師。塔伊川。中書杜鴻漸碑。法傳不空。

不空

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待以梵僧。莫[弓*夕]姓氏。賦性聰朗。博觀經論。金剛智來。從之。傳瑜伽義。天寶五年召至。特見高仰肅。代朝皆為灌頂師。玄言德辭。開佑。至尊以特進試鴻臚卿。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三千戶。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六月癸未示寂大興善寺。廢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辨廣正智。塔舍利于舊居。壽七十。臘五十。譯經七十七部一百三十餘卷。自幼至終。澡心育德。入佛知見。祁寒盛暑。無懈怠容。得誦呪法。慧朗為最。初事金剛智。智授梵本悉曇章聲明論。旬日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為勝已。因求授瑜伽五部。智未即許。師擬求於天竺。智夢京師佛像皆東行。寤以語師。師啟西游意。智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悉軌範。智沒。奉遺教重游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法。傳經論五百餘部。其生也。母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舍有池水竭涸之異。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興衰志)解安西圍。所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眾環視。兩目瞬動。感格遄臻。雖大鈞之功可奪也。朝野奉之如佛。御史太夫嚴郢碑曰。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動容悟道之速。發聲集社之玅。戴天履地莫知高厚。固非末學所能詳也。然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姑據見聞序大歸云。宋傳曰。五部曼拏羅法。攝取鬼物必附麗童男・處女。去疾除妖絕易。世人用是圖利身口。乃寡徵驗。率為時所慢。吁。正法醨薄。一至於此。又曰。傳教令輪者(瑜伽輪結)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朗為三祖。厥後岐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徒則眾矣。其如寡驗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已降。則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鎧菴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又欲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密談大法矣。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罄無側影。所謂密者尚何施耶。唯大佛頂首楞嚴經重為末後機緣故。有顯說・密說。俾其破妄顯真。必獲常住真心。所謂顯・密二教。大槩如此。今師所以名動九重。有功大法者。良由人能弘道。故密教賴以有傳。惜乎厥嗣寢微。流入異邦。(弟子志)今但有所謂瑜伽佛事

存耳。可不為之長太息哉。姑以克己。上趙尚書(師澤)古風附此。有志復古者覽焉。卓然身篤出大雄。廣長舌相談無窮。猶如一雨沾四域。三艸二木自不同。顯示既為經律論。密談復施神呪功。顯密二教根于此。傳之者眾乃分宗。天台玅悟鷲峰典。理事三千空假中。浪浪雄辨闡佛意。五時八教俱牢籠。賢首五教弘雜華。破塵經卷顯龍宮。造修雖祖法界觀。虗談妄闢門三重。慈恩錙銖折名相。筭沙安得三年通。南山傳持毗尼藏。開遮品因何其叢。如上四家爭作古。鷹揚虎視舒其風。中間忽唱單傳學。掀翻掃蕩各誇雄。戶庭各立亦復五。一國三公誰適從。端似儒家有莊老。搥提仁義難啟蒙。獨怜祕密晚方振。當日權輿由不空。再傳慧朗盛可見。經疏隨舶過日東。不幸佛運值唐末。悉付劫火與刀鋒。餘波秖存瑜伽法。市井歌唄悅盲聾。況雜皇華鄙俚曲。五聲誰與正黃鍾。今逢日本二三釋。遠効杯渡來吳松。我曾請業造其室。自言茲教久磨礲。非惟明敏通義句。飛白梵筆最所工。烏乎中國法已失。直須問道登崆峒。妄意欲結十同志。早夜相與究始終。已許元珠還合浦。一書無計託征鴻。安得為立白馬寺。館此異國摩騰翁。明公派出天潢近。奉詔四勸行都農。德業未許饒伊旦。政事寧復數黃龔。編珉固已歸防稗。種寘口憲咸驅範。僧英出世多陶鎔。盡謂據挫乃興隆。只應曾受靈山囑。令作夏屋普併懞。天台教藏兩處立。實賴曾王千載逢。(魯公延慶冀公天竺)明公諸宗但淹貫。有如列宿羅心胸。更令華夏全吾教。勛績當踰二巨公。法利廣資誠有自。福祿將齊岱與嵩。

無畏

甘露飯王。後遜國出家。道成德備。所至說法。必有異相。在烏茶演遮那經。咸見毗盧遮那四金字名徑尋丈。排列空中。又過龍河。駝負經入水遂隨之。龍王邀入宮講法三日。駝經不濕。開元初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風度壞異。及寤追憶。命畫工肖形于壁。洎師入對。帝熟視。即夢見者。館西明寺。秋旱。詔禱雨。師以數定難之曰。心欲致雨。恐龍暴物。使諭曰。民若秋旱。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水。以小刀攪。誦密語百餘遍。俄有物若虬龍。矯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速歸。雨即至矣。使回視。見雲如練。自講堂盤施而上。風雷震電。驟雨大作。飄蕩廬舍。彌日方息。又以積雨詔師。師止之提泥媼五軀。作梵語向之。若叱罵者。即刻而霽。譯大毗盧遮那蘇息地揭羅等經十餘部。寶月・一行預焉。鄭棨開天傳信記誤云。依宣律師。言行麤易。飲啗無擇。令宿戶外。平夜捫虱投地。大呼。律師撲殺佛子。(時宣沒五十六年)性好禪觀。亦

勸他習。數求還不許。二十三年示滅。壽九十九。鴻臚丞李現量監護喪事。塔龍門西山。

一行

張公瑾孫。從禪僧普寂剃落。盧鴻乙謂。寂此子非君所能摸範。當縱其東。請南詢。所至倒屣。西竺貝葉・陰陽讖緯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喻伽五部法。因求曆學。遠至國清。聞僧布算。謂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踵吾門。未有紹介。除一算子曰。門前水西流。乃至師究入。稽首請業受訣畢。水復東。自是算法卓詭。開元三年。詔見問所長。奏。粗能記覽。示以宮籍。過目覆誦。無一字遺。帝曰。師實聖人。留光泰殿。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術。睿眷日隆。時號天師。十一年製黃道儀。所著開元天衍曆五十二卷。七政曆三卷。大衍論二十卷。易論十二卷。五音地理經十五卷。釋氏係錄大衍玄圖心機算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歌六壬髓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李吉甫傳行業。(唐藝文志)帝問國祚。奏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之當歸。少許祿山亂。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洗然忘憂。社稷終吉者。至昭唐絕。昭曾封吉王也。(唐史小異)里媼。王氏子。坐罪當死。求救。令弟子捕生物。得稚狍。七日藏其一。於甕封以六一泥(林連龍虎閉對六泥)呪之。七日北斗盡沒。太史奏有大變。師勸帝赦過宥罪。帝大赦。媼子得脫。日出一狍。七日魁枸如故。師未解奕於燕公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為敵手。謂燕公曰。此但爭先法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國手。邢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曆。時云。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太衍曆出閎。言皆驗。一行其聖人乎。十五年九月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十大德為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滅華嚴寺。壽五十五。帝哀泣輟朝三日。停龕三七。容貌如生。謚大慧塔銅人原。御製銘書之。明年駕經原下。徘徊瞻望。遣使蒔松柏云。

策終

紹定癸巳。刊釋門正統畢。或示以玉泉開山。智者禪師實錄。葢張南軒所撰者。所載與百錄等頗異。先敘所生。謂母孕時夢五色香雲繞懷。及吞白鼠。卜之。日者曰鼠。龍也。次生緣。次出家。次僧招手。次遊方。母問甘旨依誰。即運慈心指其茅。化為稻。指其水。化為油。今茅穗村。油河尚存。次大蘇悟道。次金陵揚化。次定光遜居。次太極說法。次關王玉泉。緣文甚長。次示寂。仍云師未回荊渚。時大雲僧幼。論遣行者出邑。以稽緩責之。行者云。見

山下池澄泓鏡。淨水影中樓臺殿閣。不覺久觀。論曰。此菩薩所居。暫使龍神保護。勿泄也。今廟有龍王祠。即此金龍池也。小師行簡化耕牛。澧州回路逢賊。斬首奪牛。簡捧頭項上追賊。賊還牛。捨身為奴懺謝。今莊客向姓者。賊之裔也。文無撰人名。但主僧思達跋數十字。乃紹興十五中秋重刻。(摧本)次房州司理耿吉甫。怨其妄。摧於淳熙十年十一月八日。再刊住持元菴真慈不從。耿喻以頌云。見邊不見邊。是則名擔板。莫作如是念。透脫澄天眼。知彼不知此。是名執一義。斷除人我相。彼是我亦是。意慈不欲立。教碑於禪剎。而耿不平。年賒路杳。同異難詢。但文有可恨者。意若綢繆。而不能補苴罅漏。語如怪誕。而不能張皇幽眇。固南軒所蔑也。彼張無盡關王祠堂記。誰能摧之。自古聖賢澤及天下。利濟未來。不幸非良史者書之。千載之下。文不足以垂世。而盛德大業亦湮沒無聞。反不若田父・田媼之附名詩史也。陶潛預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彼非惡穢史之不足。著其實而拙學之不足。知其心耶。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函蓋相應。啐啄同時。其誰不深嘉而屢歎。又作者土人也。言玉泉詳而大蘇金陵天台事例。皆踳駮。輒錄為後序。備撿計者。

(附南嶽下)慧命

郭姓。梁大通二生。于長沙出家。人以為入如來室者。十五誦法華。七日終部。他文亦然。度戒。咨稟恩光禪師。三載大通要玅。與南嶽友善。謂嶽。吾與子植因淨業。遠而結之。正以西方為期。嶽曰。區區之意。孰敢少忘。但願龍驥之尾。無拒蒼蠅。道士孟壽久棲仙城山。期心反正。且以居舘充建寺宇。忽夢金甲者數百。嚴衛舘側。號令相警。若有所待。壽曰。豈異人將至邪。明日命至。壽即捨所居。未幾命曰。始造之寺。尚煩經置。豈棄禪觀。縈心於此。乃歸長沙。法音禪師同郡王氏亦淨土友。命携音手。顧笑曰。時至不行。謂之貪生。可去不去。謂之苟欲。吾其去矣。音曰。相知之義。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且示疾一日而終。周天和三年十月五日也。或目天人持幢旛降。或聞房宇唱善哉音。奇香異樂彌日不散。十日後音終。瑞相亦同。

慧耀

襄陽岐氏。度戒。訪鄭川命及南嶽思。思歎其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數年。思逝。欲隱武當。至巴丘道懿相携居江陵導因積。十四年

智者返里。歎故鄉不乏賢友。足為楷模。仁壽三年二月示疾。思命二師來。迓三月六日坐逝。眾夢寶剎傾倒。葬荊州內華。

(九第後)法素

長安人。操業奇卓。教主專勸行福。在江表頻設萬人會。夜纔告竟。明即成辦。唐取王世充。素在洛圍。有鎔金像餘米作糜賑餓事。險譎不書。

釋門正統第八(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